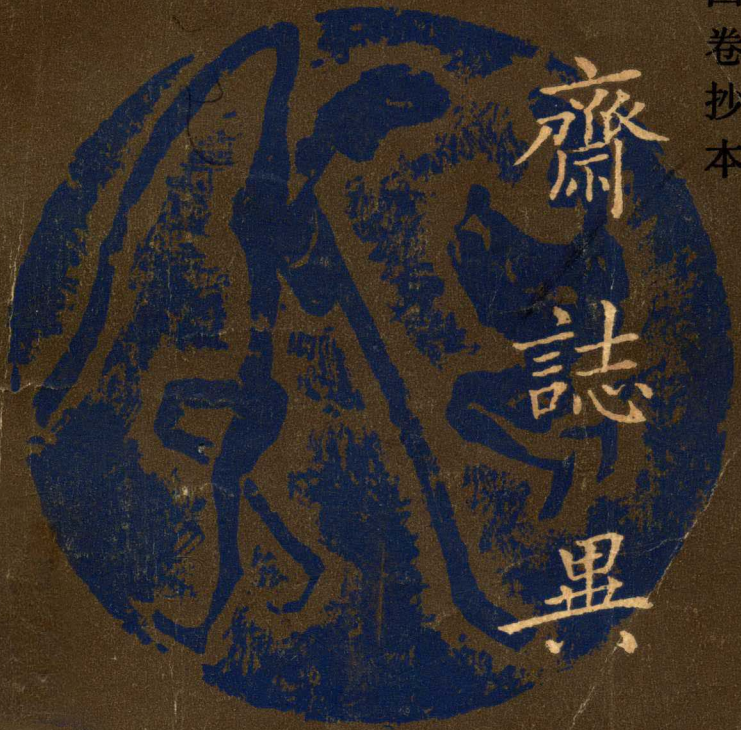
聊齋誌異

二十四卷抄本



封面设计：蒋陈阡

二十四卷抄本

聊斋志异

上

齐鲁书社
一九八一年·济南

二十四卷抄本
聊斋志异
（共两册）
〔清〕蒲松龄著
*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*
787×1092毫米32开本　27印张　562千字
1981年9月第1版　1981年9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100,000
书号 10206·34　定价 2.20 元

出版说明

《聊斋志异》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短篇小说集。作者蒲松龄（公元一六四〇——一七一五年），山东淄川蒲家庄（今淄博市）人，字留仙，号柳泉，世称聊斋先生。他的作品，除《聊斋志异》外，还有《聊斋诗集》、《聊斋文集》和《聊斋俚曲》等。

《聊斋志异》虽然谈狐说鬼，实际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，批判了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和婚姻制度，寄托着作者的满腔"孤愤"。作品多是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，具有想象丰富、构思奇特、情节曲折、境界瑰异的特色。但是，作品也存在一些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和迷信色彩。

《聊斋志异》在作者在世时就"人竞传写，远迩借求"，但那些抄本后来均已失传。现存各种较重要的版本，凡十余种，其中最重要的为半部手稿本、铸雪斋抄本、青柯亭刻本。我们于一九六二年，在距蒲松龄家乡不远的淄博市周村区所发现的这部二十四卷抄本，是世人所未知的一部重要抄本。

二十四卷抄本，出自一人手迹，字体工整，文中有为改正笔误而挖补的痕迹，但无有关抄写、批校和收藏的印记和说明。从避讳和题诗等方面鉴定，这个抄本很可能抄于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年间（一七五〇——一七六五），也可能是道

光、同治年间，根据乾隆年间的抄本重抄的。

二十四卷抄本同铸雪斋抄本比较，实有篇数相等，篇目不同；二十四卷抄本缺少的篇章，基本上是所谓“单章只句”“意味平浅”者，而多出的篇章，则篇幅较长，多为思想内容较为深刻的作品。以二十四卷抄本、铸雪斋抄本、青柯亭刻本与蒲松龄手稿本异文对比，则二十四卷抄本似最接近手稿本。由此可见，二十四卷抄本具有较大的校勘价值，是研究《聊斋志异》的新的宝贵资料。

为满足读者需要，这部二十四卷抄本，我社除出版影印本外，特加标点，改正明显笔误，铅字排印出版。这部抄本未收篇章，作为补遗，不能肯定蒲氏所作的，作为附录，均附书末，以供参考。

齐鲁书社

一九八一年二月

序

志而曰异，明其不同于常也。然而圣人曰："君子以同而异。"何耶？其义广矣、大矣。夫圣人之言，虽多主于人事；而吾谓三才之理，六经之文，诸圣之义，可一以贯之。则谓异之为义，即易之冒道，无不可也。夫人但知居仁由义，克己复礼，足为善人君子矣；而陟降而在帝左右，祷祝而感召风雷，乃近于巫祝之说者，何耶？神禹创铸九鼎，而山海一经，复垂万世，岂上古圣人而喜语怪乎？抑争"子虚""乌有"之赋，以预为分道扬镳者地乎？后世拘墟之士，双瞳如豆，一叶迷山，目所不见，率以仲尼"不语"为辞，不知鹢飞石陨，是何人载笔尔尔也？倘概以左氏之诬蔽之，无异掩耳者高语无雷矣。引而伸之，即"阊阖九天，衣冠万国"之句，深山穷谷中人，亦以为欺我无疑也。余谓：欲读天下之奇书，须明天下之大道。盖以人伦大道淑世者，圣人之所为木铎也。然而天下有解人，则虽言孔子之所"不语"者，皆足补功令教化之所不及。而诸皋、夷坚，亦可与六经同功。苟非其人，则虽日述孔子之所常言，而皆足以佐慝。如读南子之见，则以为淫辟皆可周旋；泥佛肸之往，则以为叛逆不妨共事；不止诗书发冢，周官资篡已也。彼拘墟之士多疑者，其言则未尝不近于正也。一则疑曰：政教自堪治世，因果无乃渺茫乎？曰：是也。然而阴骘上帝，幽有鬼神，亦圣人之

言否乎？彼彭生觋面，申生语巫，武嬰宫中，田蚡枕畔，九幽斧钺，严于王章多矣。而世人往往多疑者，以报应之或爽，诚有可疑。即如圣门之士，贤隽无多，德行四人，二者夭亡；一厄继母，几乎同于伯奇。天道懵懵，一至此乎！是非远洞三世，不足消释群憾。释迦马麦，袁盎人疮，世亦安能知之？故非天道愦愦，人自愦愦故也。或再疑曰：报应示戒可矣，妖邪不宜黜乎？曰：是也。然而天地大矣，无所不有；古今变矣，未可舟胶。人世不皆君子，阴曹反皆正人乎？岂夏姬谢世，便侪共姜；荣公撤瑟，可参孤竹乎？有以知其必不然矣。且江河日下，人鬼颇同，不则幽冥之中，反是圣贤道场，日日唐虞三代，有是理乎？或又疑而且规之曰：异事，世固间有之矣，或亦不妨抵掌，而竟驰想天外，幻迹人区，无乃为齐谐滥觞乎？曰：是也。然子长列传，不厌滑稽；卮言寓意，蒙庄嚆矢。且二十一史果皆实录乎？仙人之议李郭也，固有遗憾久矣。而况勃窣文心，笔补造化，不止生花，且同炼石。佳狐佳鬼之奇俊也，降福既以孔皆，敦伦更复无敩，人中大贤，犹有愧焉。是在解人不为法缚，不死句下可也。夫中郎帐底，应饶子家之异味；邺候架上，何须鬼册之常诠？余愿为婆娑艺林者，职调人之役焉。古人著书，其正也则以天常民彝为则，使天下之人，听一事如闻雷霆，奉一言如亲日月。外此而书或奇也，则新鬼故鬼，鲁庙依稀；内蛇外蛇，郑门踯躅，非尽矫诬也。倘尽以“不语”二字奉为金科，则萍实、商羊、羡羊、楛矢，但当摇首闭目而谢之足矣。然乎否耶？吾愿读书之士，览此奇文，须深慧业，眼光如电，墙壁皆通，能知作者之意，并能知圣人或雅言、或罕言、或不语之故，则六经之义，三才之统，

诸圣之衡，一以贯之。异而同者，忘其异焉可矣。不然，痴人每苦情深，入耳便多濡首。一字魂飞，心月之精灵冉冉；三生梦渺，牡丹之亭下依依。檀板动而忽来，桃蒭遣而不去，君将为魍魉曹丘生，仆何辞齐谐鲁仲连乎？

康熙己未春日穀旦，紫霞道人高珩题。

序

谚有之云："见橐驼谓马肿背。"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矣。夫人于目所见者为有，所不见者为无。曰，此其常也；倏有而倏无则怪之。至于草木之荣落，昆虫之变化，倏有倏无，又不之怪；而独于神龙则怪之。彼万窍之刁刁，百川之活活，无所持之而动，无所激之而鸣，岂非怪乎？又习而安焉。独至于鬼狐则怪之，至于人则又不怪。夫人，则亦谁持之而动，谁激之而鸣者乎？莫不曰："我实为之。"夫我之所以为我者，目能视而不能视其所以视，耳能闻而不能闻其所以闻，而况于见闻所不能及者乎？夫见闻所及以为有，所不及以为无，其为见闻也几何矣。人之言曰："有形形者，有物物者。"而不知有以无形为形，无物为物者。夫无形无物，则耳目穷矣，而不可谓之无也。有见蚊睫者，有不见泰山者；有闻蚁斗者，有不闻雷鸣者。闻见之不同者，聋瞽未可妄论也。自小儒为"人死如风火散"之说，而原始要终之道，不明于天下；于是所见者愈少，所怪者愈多，而"马肿背"之说昌行于天下。无可如何，辄以"孔子不语"之辞了之，而齐谐志怪，虞初记异之编，疑信之者参半矣。不知孔子所不语者，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闻者耳，而谓春秋尽删神怪哉！留仙蒲子，幼而颖异，长而特达。下笔风起云涌，能为记载之言。于制艺举业之暇，凡所见闻，辄为笔记，大约皆鬼狐怪异之

事。向得其一卷，辄为同人取去；今再得其一卷阅之。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，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，而与夏虫语冰也。余谓事无论常怪，但以有害于人者为妖。故日蚀星陨，鹆飞鸲巢，石言龙斗，不可谓异；惟土木甲兵之不时，与乱臣贼子，乃为妖异耳。今观留仙所著，其论断大义，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，足以开物而成务，正如杨云法言，桓谭谓其必传矣。

康熙壬戌仲秋既望，豹岩樵史唐梦赉题。

自　序

披萝带荔，三闾氏感而为骚；牛鬼蛇神，长爪郎吟而成癖。自鸣天籁，不择好音，有由然矣。松落落秋萤之火，魑魅争光；逐逐野马之尘，魍魉见笑。才非干宝，雅爱搜神；情类黄州，喜人谈鬼。闻则命笔，遂以成编。久之，四方同人，又以邮筒相寄，因而物以好聚，所积益夥。甚者：人非化外，事或奇于断发之乡；睫在眼前，怪有过于飞头之国。遄飞逸兴，狂固难辞；永托旷怀，痴且不讳。展如之人，得勿向我胡卢耶？然五父衢头，或涉滥听；而三生石上，颇悟前因。放纵之言，有未可概以人废者。松悬弧时，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，偏袒入室，药膏如钱，圆粘乳际，寤而松生，果符墨志。且也少羸多病，长命不犹。门庭之栖寂，则冷淡如僧；笔墨之耕耘，则萧条似钵。每搔头自念：勿亦面壁人果吾前身耶？盖有漏根因，未结人天之果；而随风荡堕，竟成藩溷之花。茫茫六道，何可谓无其理哉！独是子夜荧荧，灯昏欲蕊；萧斋瑟瑟，案冷疑冰。集腋为裘，妄绪幽冥之录；浮白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：寄托如比，亦足悲矣！嗟乎！惊霜寒雀，抱树无温，吊月秋虫，偎栏自热。知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间乎！

康熙己未春日柳泉氏题

上册目录

序……高　珩（1）
序……唐梦赉（4）
自序……（6）

卷　一

考城隍……（1）
耳中人……（2）
尸　变……（2）
瞳人语……（4）
画　壁……（5）
山　魈……（7）
咬　鬼……（8）
捉　狐……（8）
妆中怪……（9）
宅　妖……（10）
王六郎……（10）
偷　桃……（13）
种　梨……（14）
丐　仙……（15）
僧　孽……（18）
鬼　哭……（19）
蛇　癖……（20）
庙　鬼……（20）
义　鼠……（21）
地　震……（21）
猪婆龙……（22）
陕右某公……（22）
好快刀……（23）
江中鬼……（23）
戏　术……（24）
蛰　龙……（24）
小　髻……（25）
金永年……（25）
夏　雪……（25）
美人首……（26）
车　夫……（27）
杨疤眼……（27）
鼠　戏……（27）

卷　二

劳山道士……（29）
长清僧……（31）

蛇　人……(32)
斫　蟒……(34)
犬　奸……(34)
雹　神……(35)
狐嫁女……(36)
娇　娜……(38)
妖　术……(42)
野　狗……(43)
三　生……(44)
狐入瓶……(45)
真定女……(46)
焦　螟……(46)
叶　生……(47)
四十千……(49)
成　仙……(49)
新　郎……(53)
灵　官……(54)
王　兰……(55)
王　成……(57)
梦　别……(60)
李　公……(61)
鄱阳神……(62)
骂　鸭……(62)
柳氏子……(63)

卷　三

青　凤……(65)
画　皮……(68)
贾　儿……(71)
董　生……(73)
乩　石……(75)
陆　判……(76)
婴　宁……(80)
聂小倩……(86)
海公子……(90)
丁前溪……(91)
张老相公……(92)
水莽草……(93)
造　畜……(95)
头　滚……(96)
侯静山……(96)
钱　流……(97)
龙　肉……(97)
魁　星……(97)
潞　令……(98)
山　神……(98)

卷　四

凤阳士人……(99)
耿十八……(101)
珠　儿……(102)
小官人……(105)
胡四姐……(106)

祝　翁……(108)
侠　女……(109)
酒　友……(112)
莲　香……(113)
阿　宝……(120)
九山王……(123)
遵化署狐……(125)
张　诚……(125)
跳　神……(129)
铁布衫法……(130)
吴门画工……(130)
豢　蛇……(131)
化　男……(132)

卷　五

汾州狐……(133)
巧　娘……(133)
吴　令……(138)
口　技……(139)
狐　联……(140)
潍水狐……(140)
红　玉……(141)
林四娘……(145)
鲁公女……(147)
道　士……(150)
胡　氏……(151)
丐　僧……(153)
伏　狐……(154)
苏　仙……(154)
李伯言……(155)
黄九郎……(157)
金陵女子……(161)
汤　公……(162)
阎　罗……(163)
厍将军……(163)
雷　公……(164)
戏　缢……(164)
死　僧……(165)
赤　字……(165)
梓橦令……(165)
鬼　津……(166)
禄　数……(166)
鬼　令……(167)
禽　侠……(167)
负　尸……(168)

卷　六

连　琐……(169)
单道士……(172)
白于玉……(173)
夜叉国……(177)
西　僧……(181)

老　饕……(181)
连　城……(183)
霍　生……(186)
汪士秀……(187)
商三官……(189)
于　江……(190)
小　二……(191)
庚　娘……(194)
宦梦弼……(197)
泥　鬼……(201)

卷　七

鸽　鹆……(203)
刘海石……(204)
谕　鬼……(205)
犬　灯……(206)
番　僧……(207)
狐　妾……(207)
雷　曹……(210)
赌　符……(212)
阿　霞……(214)
李司鉴……(216)
毛　狐……(216)
翩　翩……(218)
黑　兽……(220)
余　德……(221)
青　梅……(223)
罗刹海市……(228)
紫花和尚……(233)
鞠乐如……(234)
盗　户……(234)
某　乙……(235)

卷　八

田七郎……(237)
保　住……(241)
公孙九娘……(241)
促　织……(245)
柳秀才……(248)
水　灾……(249)
诸城某甲……(249)
库　官……(250)
酆都御史……(250)
狐　谐……(251)
雨　钱……(254)
妾杖击贼……(255)
秀才驱怪……(255)
姊妹易嫁……(257)
续黄粱……(259)
小猎犬……(263)
棋　鬼……(264)
辛十四娘……(266)

卷　九

白莲教……(273)
双　灯……(274)
蹇偿债……(275)
鬼作筵……(276)
胡相公……(277)
念　秧……(279)
泥书生……(285)
土地夫人……(286)
寒月芙蕖……(286)
酒　狂……(288)
阳五侯……(291)
赵城虎……(292)
武　技……(293)
小　人……(294)
秦　生……(294)
鸦　头……(295)
封三娘……(299)
狐　梦……(303)

卷　十

布　客……(307)
农人驱狐……(308)
章阿端……(309)
花姑子……(312)
武孝廉……(316)
西湖主……(318)
孝　子……(322)
阎　王……(323)
土　偶……(324)
长治女子……(325)
义　犬……(326)
伍秋月……(327)
莲花公主……(330)
绿衣女……(332)
黎　氏……(333)
荷花三娘子……(335)
采薇翁……(337)
鹿衔草……(338)
小　棺……(339)
李　生……(339)
蒋太史……(340)
澂　俗……(340)

卷十一

郭　生……(341)
金生色……(342)
彭海秋……(344)
堪　舆……(348)
窦　氏……(349)
马介甫……(351)

绛　妃……(357)
河间生……(360)
云翠仙……(361)
大力将军……(364)
白莲教……(366)
颜　氏……(366)
木偶戏……(368)
邵士梅……(369)
邵临淄……(369)
狂　生……(370)
辽阳军……(371)
张贡士……(371)
孙必振……(372)
元　宝……(372)
龙……(372)
砚　石……(373)
武　夷……(373)
大　鼠……(373)
张不量……(374)
牧　竖……(374)
富　翁……(375)
王司马……(375)

卷十二

杜　翁……(377)
小谢秋容……(378)
林　氏……(382)
胡大姑……(384)
细　侯……(385)
狼三则……(387)
刘亮采……(388)
蕙　芳……(389)
萧　七……(391)
乱　离二则……(394)
菱　角……(395)
饿　鬼……(397)
考弊司……(398)
大　人……(400)
向　杲……(401)
董公子……(402)
周　三……(403)
鸽　异……(404)
聂　政……(407)
冷　生……(408)
药　僧……(409)
皂　隶……(409)
红毛毡……(410)
抽　肠……(410)
牛　飞……(411)

卷 一

考城隍

予姊丈之祖宋公，讳焘，邑廪生。一日，病卧，见吏人持牒，牵白颠马来，云："请赴试。"公言："文宗未临，何遽得考？"吏不言，但敦促之。公力病乘马从去。路甚生疏。至一城郭，如王者都。移时入府廨，宫室壮丽。上坐十余官，都不知何人，惟关壮缪可识。檐下设几、墩各二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，公便与连肩。几上各有笔札。俄题纸飞下。视之，有八字云："一人二人，有心无心。"二公文成，呈殿上。公文中有云："有心为善，虽善不赏；无心为恶，虽恶不罚。"诸神传赞不已。召公上，谕曰："河南缺一城隍，君称其职。"公方悟，顿首泣曰："辱膺宠命，何敢多辞？但老母七旬，奉养无人，请得终其天年，惟听录用。"上一帝王者像，即命稽母寿籍。有长须吏捧册翻阅一过，白："有阳算九年。"共踌躇间，关帝曰："不妨，令张生摄篆九年，瓜代可也。"乃谓公："应即赴任；今推仁孝之心，给假九年，及期当复相召。"又勉励秀才数语。二公稽首并下。秀才握手送诸郊野，自言长山张某，以诗赠别，都忘其词，中有"有花有酒春常在，无烛无灯夜自明"之句。公既骑，乃别而去。及抵里，豁然梦寤。时卒已三日。母闻棺中呻吟，扶出，半日始能语。

问之长山，果有张生于是日死矣。后九年，母果卒。营葬既毕，浣濯入室而没。其岳家居城中西门里，忽见公镂膺朱帻，與马甚众，登其堂，一拜而行。相共惊疑，不知其为神。奔询乡中，则已殁矣。公有自记小传，惜乱后无存，此其略耳。

耳中人

谭晋玄，邑诸生也。笃信导引之术，寒暑不辍，行之数月，若有所得。一日，方趺坐，闻耳中小语如蝇，曰："可以见矣。"开目即不复闻；合眸定息，又闻如故。谓是丹将成，窃喜。自是每坐辄闻。因俟其再言，当应以靦之。一日，又言。乃微应曰："可以见矣。"俄觉耳中习习然似有物出。微睨之，小人长三寸许，貌狞恶如夜叉状，旋转地下。心窃异之，姑凝神以观其变。忽有邻人假物，扣门而呼。小人闻之，意甚张皇，绕屋而转，如鼠失窟。谭觉神魂俱失，复不知小人何所之矣。遂得颠疾，号叫不休，医药半年始渐愈。

尸变

阳信某翁者，邑之蔡店人。村去城五六里，父子设临路店，宿行商。有车夫数人，往来负贩，辄寓其家。一日昏暮，四人偕来，望门投止。则翁家客宿邸满。四人计无复之，坚请容纳。翁沉吟思得一所，似恐不当客意。客言："但求一席

厦宇，更不敢有所择。”时翁有子妇新死，停尸室中，子出购材木未归。翁以灵所室寂，遂穿衢导客往。入其庐，灯昏案上，案后有搭帐，衣纸衾覆逝者。又观寝所，则复室中有连榻。四客奔波颇困，甫就枕，鼻息渐粗。惟一客尚蒙眬。忽闻床上察察有声，急开目，则灵前灯火照视甚了：女尸已揭衾起；俄而下，渐入卧室。面淡金色，生绢抹额。俯近榻前，遍吹卧客者三。客大惧，恐将及己，潜引被覆首，闭息忍咽以听之。未几，女果来吹之如诸客。觉出房去，即闻纸衾声。出首微窥，见僵卧犹初矣。客惧甚，不敢作声，阴以足踏诸客；而诸客绝无少动。顾念无计，不如着衣以窜。才起振衣，而察察之声又作。客惧，复伏，缩首衾中。觉女复来，连续吹数数始去。少间，闻灵床作响，知其复卧。乃从被底渐渐出手，得袴遽就着之，白足奔出。尸亦起，似将逐客。比其离帏，而客已拔关出矣。尸驰从之。客且奔且号，村中人无有警者。欲叩主人之门，又恐迟为所及，遂望邑城路极力窜去。至东郊，瞥见兰若，闻木鱼声，乃急投山门。道人讶其非常，又不即纳。旋踵尸已至，去身盈尺。客窘益甚。门外有白杨，围四五尺许，因以树自障，彼右则左之，彼左则右之。尸益怒。然各寝倦矣。尸顿立。客汗促气逆，庇树间。尸暴起，伸两臂隔树探扑之。客惊仆。尸捉之不得，抱树而僵。道人窃听良久，无声，始渐出，见客卧地上。烛之死，然心下丝丝有动气。负入，终夜始苏。饮以汤水而问之，客具以状对。时晨钟已尽，晓色迷濛，道人觇树上，果见僵女。大骇，报邑宰。宰亲诣质验。使人拔女手，牢不可开。审谛之，则左右四指并卷如钩，入木没甲。又数人力拔乃得下。视指穴如凿孔然。遣役探翁家，则以尸亡客毙，纷纷正

哗。役告之故。翁乃从往，舁尸归。客泣告宰曰："身四人出，今一人归，此情何以信乡里？"宰与之牒，赍送以归。

瞳人语

长安士方栋，颇有才名，而佻脱不持仪节。每陌上见游女，辄轻薄尾缀之。清明前一日，偶步郊郭，见一小车，朱茀绣幰，青衣数辈款段以从。内一婢，乘小骊，容光绝美。稍稍近覘之，见车幔洞开，内坐二八女郎，红妆艳丽，尤生平所未睹。目炫神夺，瞻恋弗舍，或先或后驰数里。忽闻女郎呼婢近车侧，曰："为我垂帘下。何处风狂儿郎，频来窥瞻！"婢乃下帘，怒顾生曰："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妇归宁，非同田舍娘子，放教秀才胡觑！"言已，掬辙土飏生。生眯目不可开。才一拭视，而车马已渺。惊疑而返，觉目终不快。倩人启睑拨视，则睛上生小翳；经宿益剧，泪簌簌不得止；翳渐大，数日厚如钱；右睛起旋螺，百药无效。懊闷欲绝，颇思自忏悔。闻光明经能解厄。持一卷浼人教诵。初犹烦躁，久渐自安。旦晚无事，惟趺坐捻珠。持之一年，万缘俱静。忽闻左目中小语如蝇，曰："黑漆似，叵耐杀人！"右目中应曰："可同小遨游，出此闷气。"渐觉两鼻蠕蠕作痒，似有物出，离孔而去。久之乃返，复自鼻入眶中。又言曰："许时不窥园亭，珍珠兰遽枯瘠死！"生素喜香兰，园中多种植，日常自灌溉；自失明，久置不问。忽闻此言，遽问妻："兰花何使憔悴死？"妻诘其所自知，因告之故。妻趋验之，花果槁矣。大异之。静匿房中以俟之，见有小人自生鼻内出，大不

及豆，营营然竟出门去。渐远，遂迷所在。俄，连背归飞上面，如蜂蠖之投穴者。如此二三日，又闻左言曰："隧道迂，还往甚非所便，不如自启门。"右应云："我壁子厚，大不易。"左曰："我试辟，得与尔俱。"遂觉左眶内隐似抓裂。少顷，开视，豁见几物。喜告妻。妻审之，则脂膜破小窍，黑睛荧荧，才如劈椒。越一宿，障尽消。细视，竟重瞳也，但右目旋螺如故，乃知两瞳人合居一眶矣。生虽一目眇，而较之双目者殊更了了。由是益自检束，乡中称盛德焉。

异史氏曰："乡有士人偕二友于途，遥见少妇控驴出其前，戏而吟曰：'有美人兮！'顾二友曰：'驱之！'相与笑骋。俄追及，乃其子妇。心赧气丧，默不复语。友伪为不知也者，评骘殊亵。士人忸怩，吃吃而言曰：'此长男妇也。'各隐笑而罢。轻薄者往往自侮，良可笑也。至于眯目失明，又鬼神之惨报矣。芙蓉城主，不知何神，岂菩萨现身耶？然小郎君生辟门户，鬼神虽恶，亦何尝不许人自新哉。"

画　壁

江西孟龙潭，与朱孝廉客都中。偶涉一兰若，殿宇禅舍，俱不甚弘敞，惟一老僧挂搭其中。见客入，肃衣出迓，导与随喜。殿中塑志公像。两壁图绘精妙，人物如生。东壁画散花天女，内一垂髫者，拈花微笑，樱唇欲动，眼波将流。朱注目久，不觉神摇意夺，恍然凝想。身忽飘飘如驾云雾，已到壁上。见殿阁重重，非复人世。一老僧说法座上，偏袒绕视者甚众。朱亦杂立其中。少间，似有人暗牵其裾。

回顾，则垂髫儿輾然竟去，履迹从之。过曲栏，入一小舍，朱趦趄不敢前。女回首摇手中花，遥遥作招状，乃趋之。舍内寂无人，遽拥之，亦不甚拒，遂与狎好。既而闭户去，嘱勿咳，夜乃复至，如此二日。女伴共觉之，共搜得生，戏谓女曰："腹内小郎已许大，尚发蓬蓬学处子耶？"共捧簪珥促令上鬟，女含羞不语。一女曰："妹妹姊姊，吾等勿久住，恐人不欢。"群笑而去。生视女，髻云高簇，鬟凤低垂，比垂髫时尤艳绝也。四顾无人，渐入猥亵，兰麝薰心，乐方未艾。忽闻吉莫靴铿铿甚厉，缨锁锵然；旋有纷嚣腾辨之声。女惊起，与朱窃窥，则见一金甲使者，黑面如漆，绾锁挈槌，众女环绕之。使者曰："全未？"答言："已全。"使者曰："如有藏匿下界人，即共出首，勿贻伊戚。"又同声言："无。"使者反身鹜顾，似将搜匿。女大惧，面如死灰，张皇谓朱曰："可急匿榻下。"乃启壁上小扉，猝遁去。朱伏，不敢少息。俄闻靴声至房内，复出。未几，烦喧渐远，心稍安；然户外辄有往来语论者。朱踡蹐既久，觉耳际蝉鸣，目中火出，景状殆不可忍，惟静听以待女归，竟不复忆身之何自来也。时孟龙潭在殿中，转瞬不见朱，疑以问僧。僧笑曰："往听说法去矣。"问："何处？"曰："不远。"少时，以指弹壁而呼曰："朱檀越何久游不归？"旋见壁间画有朱像，倾耳伫立，若有听察。僧又呼曰："游侣久待矣。"遂飘忽自壁而下，灰心木立，目瞪足耎。孟大骇，从容问之，盖方伏榻下，闻扣声如雷，故出房窥听也。共视拈花人，螺髻翘然，不复垂髫矣。朱惊拜老僧而问其故。僧笑曰："幻由人生，贫道何能解？"朱气结而不扬，孟心骇叹而无主。即起，历阶而出。

异史氏曰："幻由人作，此言类有道者。人有淫心，是生褒境。人有褒心，是生怖境。菩萨点化愚蒙，千幻并作，皆人心所自动耳。老婆心切，惜不闻其言下大悟，披发入山也。"

山　魈

孙太白尝言：其曾祖肄业于南山柳沟寺。麦秋旋里，经旬始返。启斋门，则案上尘生，窗间丝满。命仆粪除至晚，始觉清爽可坐。乃拂榻陈卧具，扃扉就枕，月色已满窗矣。辗转移时，万籁俱寂。忽闻风声隆隆，山门豁然作响。窃谓寺僧失扃。注念间，风声渐近居庐，俄而房门辟矣。大疑之。思未定，声已入屋；又有靴声铿铿然渐傍寝门。心始怖。俄而寝门辟矣。急视之，一大鬼鞠躬塞入，突立榻前，殆与梁齐。面似老鸦皮色；目光睒闪，绕室四顾；张巨口如盆，齿疏疏长三寸许；舌动喉鸣，呵喇之声，响连四壁。公惧极；又念咫尺之地，势无所逃，不如因而刺之。乃阴抽枕下佩刀，遽拔而斫之，中腹，作石缶声。鬼大怒，伸巨爪攫公。公少缩。鬼攫得衾，捽之，忿忿而去。公随衾堕，伏地号呼。家人持火奔集，则门闭如故，排窗入，见公状，大骇。扶曳登床，始言其故。共验之，则衾夹于寝门之隙，启扉捡照，见有爪痕如箕，五指着处皆穿。既明，不敢复留，负笈而归。后问僧人，无复他异。

咬　鬼

沈麟生云：其友某翁者，夏月昼寝，蒙眬间，见一女子搴帘入，以白布裹首，缞服麻裙，向内室去。疑邻妇访内人者；又转念，何遽以凶服入人家？正自皇惑，女子已出。细审之，年可三十余，颜色黄肿，眉目蹙蹙然，神情可畏。又逡巡不去，渐逼近榻。遂伪睡以观其变。无何，女子摄衣登床压腹上，觉如百钧重。心虽了了，而举其手，手如缚；举其足，足如痿也。急欲号救，而苦不能声。女子以喙嗅翁面，颧鼻眉额殆遍。觉喙冷如水，气寒透骨。翁窘急中，思得计：待嗅至颐颊，当即因而啮之。未几，果及颐。翁乘势力龁其颧，齿没于肉。女负痛身离，且挣且啼。翁龁益力。但觉血液交颐，湿流枕畔。相持正苦，庭外忽闻夫人声，急呼有鬼，一缓颊而女子已飘忽遁去。夫人奔入，无所见，笑其魇梦之诬。翁述其异，且言有血证焉。相与检视，如屋漏之水，流枕浃席。伏而嗅之，腥臭异常。翁乃大吐。过数日，口中尚有余臭云。

捉　狐

孙翁者，余姻家清服之伯父也，素有胆。一日，昼卧，仿佛有物登床，遂觉身摇摇如驾云雾。窃意无乃压狐耶？微窥之，物如猫，黄毛而碧嘴，自足边来。蠕蠕伏行，如恐翁

寤。逡巡附体：着足足痿，着股股耎。甫及腹，翁骤起，按而捉之，握其项。物鸣急莫能脱。翁亟呼夫人，以带系其腰。乃执带之两端，笑曰："闻汝善化，今注目在此，看作如何化法。"言次，物忽缩其腹，细如管，几脱去。翁大愕，急力缚之，则又鼓其腹，粗于碗，坚不可下；力稍懈，又缩之。翁恐其脱，命夫人急杀之。夫人张皇四顾，不知刀之所在。翁左顾示以处。比回首，则带在手如环然，物已渺矣。

菽中怪

长山安翁者，性喜操农功。秋间荞熟，刈堆陇畔。时近村有盗稼者，因命佃人乘月辇运登场；俟其装载归，而自留逻守。遂枕戈露卧。目稍瞑，忽闻有人践菽根咋咋作响。心疑暴客。急举首，则一大鬼，高丈余，赤发髯须，去身已近，大怖，不遑他计，踊身暴起，狠刺之。鬼鸣如雷而逝。恐其复来，荷戈而归。迎佃人于途，告以所见，且戒无往。众未深信。越日，曝麦于场，忽闻空际有声。翁骇曰："鬼物来矣！"乃奔，众亦奔。移时复聚，翁命多设弓弩以俟之。异日，果复来。数矢齐发，物惧而遁。二三日竟不复来。麦既登仓，禾藁杂遝，翁命收积为垛，而亲登践实之，高至数尺。忽遥望骇曰："鬼物至矣！"众急觅弓矢，物已奔公。公仆，眍其额而去。共登视，则去额骨如掌，昏不知人。负至家中，遂卒。后不复见。不知其为何怪也。

宅　妖

长山李公，大司寇之姪也。宅多妖异。尝见厦有春凳，肉红色，甚修润。李以故无此物，近抚按之，随手而曲，殆如肉耎。骇而却走。旋回视，则四足移动，渐入壁中。又见壁间倚白梃，洁泽修长。近扶之，腻然而倒，委蛇入壁，移时始没。康熙十七年，王生浚升设帐其家。日暮，灯火初张，生著履卧榻上。忽见小人长三寸许，自外入，略一盘旋，即复去。少顷，荷二小凳来，设堂中，宛如小儿辈用梁藎心所制者。又顷之，二小人舁一棺入，长四寸许，停置凳上。安厝未已，一女子率厮婢数人来，率细小如前状。女子衰衣，麻绖束腰际，布裹首；以袖掩口，嘤嘤而哭，声类巨蝇。生睥睨良久，毛发森立，如霜被于体。因大呼，遽走，颠床下，摇战莫能起。馆中人闻声异，集堂中，人物杳然矣。

王　六　郎

许姓，家淄之北郭，业渔。每夜携酒河上，饮且渔。饮则酹酒于地，祝云："河中溺鬼得饮。"以为常。他人渔，迄无所获，而许独满筐。一夕，方独酌，有少年来，徘徊其侧。让之饮，慨与同酌。既而终夜不获一鱼，意颇失。少年起曰："请于下流为君驱之。"遂飘然去。少间复返，曰："鱼大至

矣。”果闻唼呷有声。举网而得数头，皆盈尺。喜极，申谢。欲归，赠以鱼，不受，曰：“屡叨佳酝，区区何足云报。如不弃，要当以为常耳。”许曰：“方共一夕，何言屡也？如肯永顾，诚所甚愿；但愧无以为情。”询其姓字，曰：“姓王，无字，相见可呼王六郎。”遂别。明日，许货鱼益利。沽酒，晚至河干，少年已先在，遂与欢饮。饮数杯，辄为许驱鱼。如是半载。忽告许曰：“拜识清扬，情逾骨肉。然相别有日矣。”语甚凄楚。惊问之。欲言而止者再，乃曰：“情好如吾两人，言之或勿讶耶？今将别，无妨明告：我实鬼也。素嗜酒，沉醉溺死，数年于此矣。前君之获鱼，独胜于他人者，皆仆之暗驱，以报酹奠耳。明日业满，当有代者，将往投生。相聚只今夕，故不能无感。”许初闻甚骇；然亲狎既久，不复恐怖。因亦欷歔，酌而言曰：“六郎饮此，勿戚也。相见遽违，良足悲恻；然业满劫脱，正宜相贺，悲乃不伦。”遂与畅饮。因问：“代者何人？”曰：“兄于河畔视之，亭午，有女子渡河而溺者，是也。”听村鸡既唱，洒涕而别。明日，敬伺河边，以觇其异。果有妇人抱婴儿来，及河而堕。儿抛岸上，扬手掷足而啼。妇沉浮者屡矣，忽淋淋攀岸以出，藉地少息，抱儿迳去。当妇溺时，意良不忍，思欲奔救；转念是所以代六郎者，故止不救。及妇自出，疑其言不验。抵暮，渔旧处。少年复至，曰：“今又聚首，且不言别矣。”问其故。曰：“女子已相代矣；仆怜其抱中儿，代弟一人，遂残二命，故舍之。更代不知何期。或吾两人之缘未尽耳！”许感叹曰：“此仁人之心，可以通上帝矣。”由此相聚如初。数日，又来告别。许疑其复有代者。曰：“非也。前一念恻隐，果达帝天。今授为韶远县邬镇土地，来日赴任。倘不忘故交，当一往探，勿

惮修阻。”许贺曰：“君正直为神，甚慰人心。但人神路隔，即不惮修阻，将复如何？”少年曰：“但往，勿虑。”再三叮咛而去。许归，即欲制装东下，妻笑曰：“此去数百里，即有其地，恐土偶不可以共语。”许不听，竟抵招远。问之居人，果有邬镇。寻至其处，息肩逆旅，问祠所在。主人惊曰：“得无客姓为许？”许曰：“然。何见知？”又曰：“得无客邑为淄？”曰：“然。何见知？”主人不答，遽出。俄而丈夫抱子，媳女窥门，杂沓而来，环如墙堵。许亦惊。众乃告曰：“数夜前，梦神言：淄川许友当即来，可助一资斧。祗候已久。”许亦异之，乃往祭于祠而祝曰：“别君后，寤寐不去心，远践曩约。又蒙梦示居人，感篆中怀。愧无腆物，仅有卮酒；如不弃，当如河上之饮。”祝毕，焚钱纸。俄见风起座后，旋转移时始散。至夜，梦少年来，衣冠楚楚，大异平时。谢曰：“远劳顾问，喜泪交并。担任微职，不便会面，咫尺河山，甚怆于怀。居人薄有所赠，聊酬夙好。归如有期，尚当走送。”居数日，许欲归。众留殷恳，朝请暮邀，日更数主。许坚辞欲行。众乃折柬抱襆，争来致赆，不终朝，馈遗盈橐。苍头稚子毕集，祖送出村。欵有羊角风起，随行十余里。许再拜曰：“六郎珍重！勿劳远涉。君心仁爱，自能造福一方，无庸故人嘱也。”风盘旋久之，乃去，村人亦嗟讶而返。许归，家稍裕，遂不复渔。后见招远人问之，其灵应如响云。或言：即章丘石坑庄。未知孰是。

异史氏曰：“置身青云，无忘贫贱，此其所以神也。今日车中贵介，宁复识戴笠人哉？余乡有林下者，家綦贫。有童稚交，任肥秩。计投之必相周顾。竭力办装，奔涉千里，殊失所望；泻囊货骑，始得归。其族弟甚谐，作月令嘲之云：

'是月也，哥哥至，貂帽解，华盖不张，马化为驴，靴始收声。'念此可为一笑。"

偷　桃

童时赴郡试，值春节。旧例，先一日，各行商贾，彩楼鼓吹赴藩司，名曰"演春"。余从友人戏瞩。是日游人如堵。堂上四官皆赤衣，东西相向坐。时方稚，亦不解其何官。但闻人语哄嘈，鼓吹聒耳。忽有一人，率披发童荷担而上，似有所白；万声汹涌，亦不闻为何语。但视堂上作笑声。即有青衣人大声命作剧。其人应命方兴，问："作何剧？"堂上相顾数语。吏下宣问所长。答言："能颠倒生物。"吏以白官。少顷复下，命取桃子。术人应诺，解衣覆笥上，故作怨状，曰："官长殊不了了！坚冰未解，安所得桃？不取，又恐为南面者怒。奈何！"其子曰："父已诺之，又焉辞？"术人惆怅良久，乃曰："我筹之烂熟。春初雪积，人间何处可觅？惟王母园中，四时常不凋谢，或有之。必窃之天上乃可。"子曰："嘻！天可阶而升乎？"曰："有术在。"乃启笥，出绳一团，约数十丈，理其端，望空中掷去；绳即悬立空际，若有物以挂之。未几，愈掷愈高，渺入云中；手中绳亦尽。乃呼子曰："儿来！余老惫，体重拙，不能行，得汝一往。"遂以绳授子，曰："持此可登。"子受绳有难色，怨曰："阿翁亦大愦愦！如此一线之绳，欲我附之以登万仞之高天。倘中道断绝，骸骨何存矣！"父又强鸣拍之，曰："我已失口，追悔无及。烦儿一行。倘窃得来，必有百金赏，当为儿娶一美

妇。”子乃持索盘旋而上，手移足随，如蛛趁丝，渐入云霄，不可复见。久之，坠一桃如碗大。术人喜，持献公堂。堂上传示良久，亦不知其真伪。忽而绳落地上，术人惊曰：“殆矣！上有人断吾绳，儿将焉托！”移时，一物坠。视之，其子首也。捧而泣曰：“是必偷桃为监者所觉。吾儿休矣！”又移时，一足落；无何，肢体纷坠，无复存者。术人大悲，一一拾置筒中而阁之，曰：“老夫止此儿，日从我南北游。今承严命，不意罹此奇惨！当负去瘞之。”乃升堂而跪，曰：“为桃故，杀吾子矣！如怜小人而助之葬，当结草以图报耳。”坐官骇诧，各有赐金。术人受而缠诸腰，乃扣筒而呼曰：“八八儿，不出谢赏，将何待？”忽一蓬首童，头抵筒盖而出，望北稽首，则其子也。以其术奇，故至今犹记之。后闻白莲教能为此术，意此其苗裔耶？

种　梨

有乡人货梨于市，颇甘芳，价腾贵。有道士破巾絮衣，丐于车前。乡人咄之亦不去；乡人怒，加以叱骂。道士曰：“一车数百颗，老衲止丐其一，于居士亦无大损，何怒为？”观者劝置劣者一枚令去，乡人执不肯。肆中佣保者见喋聒不堪，遂出钱市一枚付道士。道士拜谢，谓众曰：“出家人不解吝惜。我有佳梨，请出供客。”或曰：“既有之，何不自食？”曰：“我特需此核作种。”于是掬梨啖且尽，把核于手，解肩上鑱，坎地深数寸纳之，而覆以土。向市人索汤沃灌。好事者于临路店索得沸瀋，道士接浸坎上。万目攒视，

见有勾萌出，渐大；俄成树，枝叶扶苏；倏而花，倏而实，硕大芳馥，累累满树。道士乃即树头摘赐观者，顷刻向尽。已，乃以鑱伐树，丁丁良久方断；带叶荷肩头，从容徐步而去。初，道士作法时，乡人亦杂立众中，引领注目，竟忘其业。道士既去，始顾车中，则梨已空矣。方悟适所俵散皆己物也。又细视车上一耙亡，是新凿断者。心大愤恨。急迹之，转墙隅，则断耙弃垣下，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。道士不知所在。一市粲然。

异史氏曰："乡人愦愦，憨状可掬，其见笑于市人有以哉。每见乡中称素封者，良朋乞米，则怫然，且计曰：'是数日之资也。'或劝济一危难，饭一茕独，则又忿然，又计曰：'此十人、五人之食也。'甚而父子兄弟，较尽锱铢。及至淫博迷心，则倾囊不吝；刀锯临颈，则赎命不遑。诸如此类，正不胜道，蠢尔乡人，又何足怪。"

丐　仙

高玉成，故家子。居金城之广里。善针灸，不择贫富辄医之。里中来一丐者，胫有废疮，卧于道。脓血狼籍，臭不可近。居人恐其死，日一饴之。高见而怜焉。遣人扶归，置于耳舍。家人恶其臭，掩鼻遥立。高出艾亲为之灸，日饷以蔬食。数日，丐者索汤饼，仆怒诃之。高闻，即命仆赐以汤饼。未几又乞酒肉，仆走告曰："乞人可笑之甚。方其卧于道也，日求一餐不可得；今三饭犹嫌粗粝，既与汤饼，又乞酒肉。此等贪饕，只宜仍弃之道上耳。"高问其疮。曰："痂渐

脱落，似能步履，故假咿嘤作呻楚状。高曰："所费几何，即以酒肉馈之，待其健，或不吾仇也。"仆伪诺之，而竟不与。且与诸曹偶语，共笑主人痴。次日，高亲诣视丐，丐跛而起，谢曰："蒙君高义，生死人而肉白骨，惠深覆载。但新瘥未健，妄思馋嚼耳。"高知前命不行，呼仆痛笞之，立命持酒炙饵丐者。仆衔之，夜分纵火焚耳舍，乃故呼号。高起视，舍已烬。叹曰："丐者休矣！"督众救灭。见丐者酣卧火中，鼾声雷动。唤之起，故惊曰："屋何往？"群始惊其异。高弥重之。卧以客舍，衣以新衣，日与同坐处。问其姓名，自言："陈九。"居数日，容益光泽。言论多风格，又善手谈。高与对局辄败。乃日从之学，颇得其奥秘。如此半年，丐者不言去，高亦一时少之不乐也。即有贵客来，亦必偕之同饮。或掷骰为令，陈每代高呼采，雉卢无不如意。高大奇之。每求作剧，辄辞不知。一日，语高曰："我欲告别，向受君惠且深，今薄设相邀，勿以人从也。"高曰："相得甚欢，何遽决绝？且君杖头空虚，亦不敢烦作东道主。"陈固邀之曰："杯酒耳，亦无所费。"高曰："何处？"答云："园中。"时方严冬，高虑园亭苦寒，陈固言："不妨。"乃从至园中，觉气候顿暖，似三月初旬。又至亭中，见异鸟成群，乱弄清哢，彷彿暮春景象。亭中几案，皆镶以瑠玉。有一水晶屏，莹澈可鉴，中有花树，摇曳开落不一，又有白禽似雪，往来勾輈于其上，以手抚之，殊无一物。高愕然良久。坐见鹦鸱栖架上，呼曰："茶来！"俄见朝阳丹凤，衔一赤玉盘，上有玻璃盏二，盛香茗，伸颈屹立。饮已，置盏其中，凤衔之振翼而去。鹦鸱又呼曰："酒来！"即有青鸾黄鹤，翩翩自日中来，衔壶衔杯，纷置案上。顷之，则诸鸟进馔，往来无停

翅，珍错杂陈，瞬息满案，肴香酒冽，都非常品。陈见高饮甚豪，乃曰："君宏量，是得大爵。"鹦鸲又呼曰："取大爵来！"忽见日边闪闪有巨蝶，撄鹦鹉杯受斗许，翔集案间。高视蝶大于雁，两翼绰约，文采灿丽，亟加赞叹。陈唤曰："蝶子劝酒！"蝶展然一飞，化为丽人，绣衣蹁跹，前席进酒。陈曰："不可无以佐觞。"女乃仙仙而舞，舞到酣际，足离于地者尺余，辄仰折其首，直与足齐，倒翻身而起立，身未尝着于尘埃。且歌曰："连翩笑语踏芳丛，低亚花枝拂面红，曲折不知金钿落，更随蝴蝶过篱东。"余音袅袅，不啻绕梁。高大喜，拉与同饮，陈命之坐，亦饮之酒。高酒后心摇意动，遽起狎抱，视之则变为夜叉。睛突于眦，牙出于喙，黑肉凹凸，怪恶不可言状。高惊释手，伏几战栗。陈以箸击其喙，诃曰："速去！"随击而化，又为蝴蝶，飘然飏去。高惊定辞出。见月色如洗，漫语陈曰："君旨酒佳肴，来自空中。君家当在天上，盍携故人一游。"陈曰："可。"即与携手跃起，遂觉身在空冥。渐与天近，见有高门口圆如井，入则光明似昼，阶路皆苍石砌成，滑洁无纤翳。有大树一株，高数丈，上开赤花，大如莲，纷纭满树。下一女子，掏绛红之衣于砧上，艳丽无双。高木立睛停，竟忘行步。女子见之，怒曰："何处狂郎，妄来此处？"辄以杵投之，中其背。陈急曳于虚所，切责之。高被杵，酒亦顿醒，殊觉汗愧，乃从陈出。有白云接于足下。陈曰："从此别矣，有所嘱，慎志勿忘：君寿不永，明日速避西山中，当可免。"高欲挽之，返身竟去。高觉云渐低，身落园中，则景物大非。归与妻子言，共相骇异。视衣上着杵处，异红如锦，有奇香。早起，从陈言，裹粮入山，大雾障天，茫茫然不辨径路。蹑荒急奔，忽失足堕

云窟中，觉深不可测，而身幸不损。定醒良久，仰见云气如笼。乃自叹曰："仙人令我逃避大数，终不能免。何时出此窟耶？"又坐移时，见深处隐隐有光，遂起而渐入，则别有天地。有三老方对奕，见高至，亦不顾问，奕不辍。高蹲而观焉。局终，敛子入盒，方问："客何得至此？"高言："迷堕失路。"老者曰："此非人间，不宜久淹，我送君归。"乃导至窟下。觉云气拥之以升，遂履平地。见山中树色深黄，萧萧木落，似是秋杪。大惊曰："我以冬来，何变暮秋？"奔赴家中，妻、子尽惊，相聚而泣。高讶问之。妻曰："君去三年不返，皆以为异物矣。"高曰："异哉，才顷刻耳。"于腰中出其糗粮，已若灰烬，相与诧异。妻曰："君行后，我梦二人，皂衣闪带，似诤赋者，汹汹然入室张顾曰：'彼何往？'我诃之曰：'彼已外出。尔即官差，何得入人闺闼？'二人乃出。且行且语曰'怪事怪事'而去。"高乃悟己所遇者仙也，妻所遇者鬼也。高每对客，衷杵衣于内，满座皆香，非麝非兰，著汗弥盛云。

僧孽

张姓暴卒，随鬼使去见冥王。王稽簿，怒鬼使误捉，责令送归。张下，私浼鬼使，求观冥狱。鬼导历九幽，刀山、剑树，一一指点。末至一处，有一僧孔股穿绳而倒悬之，号痛欲绝。近视，则其兄也。张见之惊哀，问："何罪至此？"鬼曰："是为僧，广募金钱，悉供淫赌，故罚之。欲脱此厄，须其自忏。"张既苏，疑兄已死。时其兄居兴福寺，因往探

之。入门便闻其号痛声。入室，见创生股间，脓血崩溃，挂足壁上，宛如冥司倒悬状。骇问其故。曰："挂之稍可，不则痛彻心腑。"张因告以所见。僧大骇，乃戒荤酒，虔诵经咒。半月寻愈。遂为戒僧。

鬼　哭

谢迁之变，宦第皆为贼窟。王学使七襄之宅，盗聚尤众。城破兵入，扫荡群丑，尸填阶墀，血至盈门而流。公入城，扛尸涤血而居。往往白昼见鬼；夜则床下磷飞，墙角鬼哭。一日，王生皞迪寄宿公家，闻床底小声连呼："皞迪！皞迪！"已而声渐大，曰："我死得苦！"因哭，满庭皆哭。公闻，杖而入，大言曰："汝不识我王学院耶？"但闻百声嗤嗤，笑之以鼻。公于是设水陆道场，命释道忏度之。夜抛鬼饭，则见磷火荧荧，随地皆出。先是，阖人王姓者疾笃，昏不知人者数日矣。是日，忽欠伸若醒。妇以食进。王曰："适主人不知何事施饭于庭，我亦随众啖啜，食已方归，故不饥耳。"由此鬼怪遂绝。岂铙钹钟鼓，焰口瑜珈，果有益耶？

异史氏曰："邪怪之物，惟德可以已之。当陷城之时，王公势正烜赫，闻声者皆股栗；而鬼且揶揄之，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终耶？普告天下大人先生：出人面犹不可以吓鬼，愿勿出鬼面以吓人也。"

蛇　癖

予乡王蒲令仆吕奉宁，性嗜蛇。每得小蛇，则全吞之，如啜葱状；大者以刀寸寸断之，始掬以食。嚼之铮铮，血水沾颐。且善嗅，尝隔墙闻蛇香，急奔墙外，果得蛇盈尺。时无佩刀，先啮其头，尾尚蜿蜒于口际。

庙　鬼

新城诸生王启后者，方伯中宇公象坤曾孙。见一妇人入室，貌肥黑不扬。笑近坐榻，意甚亵。王拒之，不去。由此坐卧辄见之。而王意坚定，终不摇。妇怒，批其颊有声，而亦不甚痛。妇以带悬梁上，捽与并缢。王不觉自投梁下，引颈作缢状。人见其足不履地，挺然立空中，即亦不能死。自是病颠，忽曰："彼将与我投河矣。"望河狂奔，曳之乃止。如此百端，日常数作，术药罔效。一日，忽见有武士绾锁而入，怒叱曰："朴诚者汝何敢扰！"即絷妇项自梁中出。才至窗外，妇不复人形，目光电闪，口血赤如盆。忆城隍庙门中有泥鬼四，绝类其一焉。于是病若失。

义　鼠

杨天一见二鼠出，其一为蛇所吞；其一瞪目如椒，似甚恨怒，然遥望不敢前。蛇果腹，蜿蜒入穴方将过半，鼠奔来，力啮其尾。蛇怒，退身出。鼠故便捷，欻然遁去。蛇追不及而返。及入穴，鼠又来啮如前状。蛇入则来，蛇出则往，如是者久。蛇出，吐死鼠于地上。鼠来嗅之，啾啾如悼惜，衔之而去。友人张历友为作"义鼠行"。

地　震

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，地大震。余适客稷下，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。忽闻有声如雷，自东南来，向西北去。众骇异，不解其故。俄而几案摆簸，酒杯倾覆；屋梁椽柱，错折有声。相顾失色。久之方知地震，各疾趋出。见楼阁房舍，仆而复起；墙倾屋塌之声，与儿啼女号，喧如鼎沸。人眩晕不能立，坐地上随地转侧。河水倾丈余，鸭鸣犬吠满城中。逾一时许，始稍定。视街上，则男女裸聚，竞相告语，并忘其未衣也。后闻某处井倾侧，不可汲；某家楼台南北易向；栖霞山裂，沂水陷穴广数亩。此真非常之奇变也。

有邑人妇夜起溲溺，回则狼衔其子。妇急与狼争。狼一缓颊，妇夺儿出，携抱中。狼蹲不去。妇大号。邻人奔集，狼乃去。妇惊定作喜，指天画地，述狼衔儿状，与己夺儿状。良久，忽悟一身未着寸缕，乃奔。此与地震时男妇两忘

者，同一状也。人之惶急无谋，一何可笑！

猪婆龙

猪婆龙，产于西江。形似龙而短，能横飞，常出沿江岸扑食鹅鸭。或猎得之，则货其肉于陈、柯。此二姓皆友谅之裔，世食婆龙肉，他族不敢食也。一客自江右来，得一头，絷舟中。一日，泊舟钱塘，缚稍懈，忽跃入江。俄顷，波涛大作，估舟倾沉。

陕右某公

陕右某公，辛丑进士。能记前身。尝言前生为士人，中年而死。死后见冥王判事，鼎镬油镬，一如世传。殿东隅设数架，上搭犬羊牛马诸皮。簿吏呼名，或罚作马，或罚作猪。皆裸之，于架上取皮被之。俄至公，闻冥王曰："是宜作羊。"鬼取一白羊皮来，捺覆公体。吏白："是曾拯一人死。"王检籍覆视，曰："免之。恶虽多，此善可赎。"鬼又褫其毛革。革已粘体，不可复动。两鬼捉臂按胸力脱之，痛苦不可名状；皮片片断裂不得尽净。既脱，近肩处犹粘羊皮大如掌。公既生，背上有羊毛丛生，剪去复出。

好快刀

明末，济属多盗。邑各置兵，捕得辄杀之。章丘盗尤多。有一兵佩刀甚利，杀辄导窾。一日，捕盗十余名，押赴市曹。内一盗识兵，逡巡告曰："闻君刀甚快，斩首无二割。求杀我！"兵曰："喏。其谨依我，勿离也。"盗从之刑所，出刀挥之，豁然头落。数步外，犹圆转而大赞曰："好快刀！"

江中鬼

王圣俞南游，泊舟江心。既寝，视月明如练，未能寐，使童仆为之按摩。忽闻舟顶如小儿行，踏芦席作响，远自舟尾来，渐近舱户。虑为盗，急起问童。童亦闻之。问答间，见一人伏舟顶上，垂首窥舱内。王大愕，按剑呼诸仆，一舟俱醒。告以所见。或疑错误。俄响声又作。群出四顾，渺然无人，惟疏星皓月，漫漫江波而已。众危坐舟上，旋见青火如萤灯状，突出水面，随水浮游；渐近船，则火顿灭。即有黑人骤起，屹立水面，以手攀舟而行。众噪曰："必此物也！"欲射之。方开弓，则遽伏水中，不可见矣。问舟人，舟人曰："此古战场，鬼时出没，其无足怪。"

戏　术

有桶戏者，桶可容升，无底，中空，亦如俗戏。戏人以二席置地上，持一升入桶中；旋出，即有白米满升，倾注席上；又取又倾，顷刻两席皆满。然后一一量入，毕而举之，犹是空桶。奇在多也。

利津李见田，在颜镇闲游陶场，欲市巨瓮，与陶人争直，不成而去。至夜，窑中未出者六十余瓮，启视一空。陶人大惊，疑李，踵门求之。李谢不知。固哀之，乃曰："我代汝出陶，一瓮不损，在魁星楼下非与？"如言往视，果一一俱在。楼在镇之南山，去场三里余。佣工运之，三日乃尽焉。

蛰　龙

於陵曲银台公，读书楼上。值阴雨晦冥，见一小物，有光如萤，蠕蠕登几。过处，辄黑如蚰迹。渐盘卷上，卷亦焦。意为龙，乃捧卷送之。至门外，持立良久，蠖屈不少动。公曰："将毋谓我不恭耶？"执卷返，仍置案上，冠带长揖而后送之。方至檐下，但见昂首乍伸，离卷横飞，其声嗤然，光一道如缕；数步外，回首向公，则头大于瓮，身数十围矣；又一折反，霹雳震惊，腾霄而去。回视所行处，盖曲曲自书笥中出焉。

小　髻

长山居民某，暇居，辄有短客来，久与扳谈。素不识其生平，颇注疑念。客曰："三数日，即便徙居，与君比邻矣。"过四五日，又曰："今已同里，旦晚可以承教。"问："乔居何所？"亦不详告，但以手北指。自是，日辄一来，时向人假器具；或吝不与，则自失之。群疑其狐。村北有古冢，陷不可测，意必居此。共操兵仗往。伏听之，久无少异。一更向尽，闻穴中戢戢然，似数十百人作耳语。众寂不动。俄而尺许小人，连缀而出，至不可数。众起大噪，并击之。杖杖皆火，瞬息四散。惟遗一小髻，如胡桃壳然，纱饰而金线。嗅之，骚臭不可言。

金永年

利津金永年，八十二岁无子，媪亦七十八岁，自分绝望。忽梦神告曰："本应绝嗣，念汝贸贩平准，赐予一子。"醒以告媪。媪曰："此真妄想。两人皆将就木，何由生子？"无何，媪腹震动；十月，竟举一男。

夏　雪

丁亥年七月初六日，苏州大雪。百姓皇骇，共祷诸大王

之庙。大王忽附人而言曰："如今称老爷者，皆增一大字；其以我神为小，消不得一大字耶？"众悚然，齐呼"大老爷"，雪立止。由此观之，神亦喜谄，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车多矣。

异史氏曰："世风之变也，下者益谄，上者益骄。即康熙四十余年中，称谓之不古，甚可笑也。举人称爷，二十年始；进士称老爷，三十年始；司、院称大老爷，二十五年始。昔者大令谒中丞，亦不过老大人而止；今则此称久废矣。即有君子，亦素谄媚行乎谄媚，莫敢有异词也。若缙绅之妻呼太太，裁数年耳。昔惟缙绅之母，始有此称；以妻而得此称者，惟淫史中有乔林耳，他未之见也。唐时，上欲加张说大学士。说辞曰：'学士从无大名，臣不敢称。'今之大，谁大之？初由于小人之谄，而因得贵倨者之悦，居之不疑，而纷纷者遂遍天下矣。窃意数年以后，称爷者必进而老，称老爷者必进而大，但不知大上造何尊称？匪夷所思已！"

丁亥年六月初三日，河南归德府大雪尺余，禾皆冻死，惜乎其未知媚大王之术也。悲夫！

美人首

诸商寓居京舍。舍与邻屋相连，中隔板壁，板有杉节脱处，穴如盏。忽女子探首入，挽凤髻，绝美；旋伸一臂，洁白如玉。众骇其妖，欲捉，已缩去。少顷，又至，但隔壁不见其身。奔之，则又去之。一商操刀伏壁下。俄首出，暴决之，应手而落，血溅尘土。众惊告主人。主人惧，以其首首

焉。逮诸商鞫之，殊荒唐。淹系半年，迄无情词，亦未有以人命讼者，乃释商，瘗女首。

车　夫

有车夫载重登坡，方极力时，一狼来啮其臀。欲释手，则货敝身压，忍痛推之。既上，则狼已齕片肉而去。乘其不能为力之际，而窃尝一脔，亦黠而可笑也。

杨　疤　眼

一猎人，夜伏山中，见有小人长二尺已来，踽踽行涧底。少间，又一人来，高亦如之。适相值，交问何之。前者曰："我将往望杨疤眼。前见其气色晦暗，多罹不吉。"后人曰："我亦为此，汝言不谬。"猎者知其非人，厉声大叱，二人并无有矣。夜获一狐，左目上有疤痕，大如钱。

鼠　戏

长安市上有卖鼠戏者，背负一囊，中蓄小鼠十余头。每于稠人中，出小木架置肩上，俨如戏楼状。乃拍鼓板，唱古杂剧。歌声甫动，则有鼠自囊中出，蒙假面，被小装服，自背登楼，人立而舞。男女悲欢，悉合剧中关目。

卷 二

劳山道士

邑有王生，行七，故家子。少慕道，闻劳山多仙人，负笈往游。登一顶，有观宇甚幽；一道士坐蒲团上，素发垂领，而神光爽迈。叩而与语，理甚玄妙。请师之。道士曰："恐娇惰不能作苦。"答言："能之。"其门人甚众，薄暮毕集。王俱与稽首，遂留观中。凌晨，道士呼王去；授一斧，使随众采樵。王谨受教。过月余，手足重茧，不堪其苦，阴有归志。一夕归，见二人与师共酌，日已暮，尚无灯烛；师乃剪纸如镜，粘壁间。俄顷，月明辉室，光鉴毫芒。诸门人环听奔走。一客曰："良宵胜乐，不可不同。"乃于案上取酒壶，分赍诸徒，且嘱尽醉。王自思：七八人，壶酒何能遍给？遂各觅盎宇，竞饮先罄，惟恐樽尽；而往复挹注，竟不少减。心奇之。俄一客曰："蒙赐月明之照，乃尔寂饮。何不呼嫦娥来？"乃以箸掷月中。见一美人自光中出。初不盈尺；至地，遂与人等。纤腰秀项，翩翩作"霓裳舞"。已而歌曰："仙仙乎，而还乎，而幽我于广寒乎！"其声清越，烈如箫管。歌毕，盘旋而起，跃登几上。惊顾之间，已复为箸。三人大笑。又一客曰："今宵最乐，然不胜酒力矣。其饯我于月宫可乎？"三人移席，渐入月中。众视三人，坐月中饮，须眉毕见，如影之在镜中。

移时，月渐暗；门人燃烛来，则道士独坐，而客杳矣。几上肴核尚故；壁上月，纸圆如镜而已。道士问众："饮足乎？"曰："足矣！""足，宜早寝，勿误樵苏。"众诺而退。王窃欣慕，归念遂息。又一月，苦不可忍，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。心不能待，辞曰："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，纵不能得长生术，或小有传习，亦可慰求教之心；今阅两三月，不过早樵而暮归。弟子在家，未谙此苦。"道士笑曰："吾固谓不能作苦，今果然。明早当遣汝行。"王曰："弟子操作多日，师略授小技，此来为不负也。"道士问："何术之求？"王曰："每见师行处，墙壁所不能隔，但得此法足矣。"道士笑而允之。乃传一诀，令自咒毕，呼曰："入之！"王面墙不敢入。又曰："试入之。"王果从容入，及墙而阻。道士曰："俯首骤入，勿逡巡。"王果去墙数步，奔而入。及墙，虚若无物；回视，果在墙外矣。大喜，入谢。道士曰："归宜洁持，否则不验。"遂助资斧遣之归。抵家，自诩"遇仙，坚壁所不能阻"。妻不信。王傚其作为：去墙数尺，奔而入；头触硬壁，蓦然而踣。妻扶视之，额上坟起，如巨卵焉。妻揶揄之。王惭忿，骂老道士无良而已。

异史氏曰："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，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。今有怆父，喜疢毒而畏药石，遂有舐痈吮痔者，进宣威逞暴之术以迎其旨，绐之曰："执此术也以往，可以横行而无碍。"初试，未尝不小效，遂谓天下之大，举可以如是行矣，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。"

长清僧

长清僧某，道行高洁，年七十余猶健。一日，颠仆不起；寺僧奔救，已圆寂矣。僧不自知死，魂飘去，至河南界。河南有故绅子，率十余骑，按鹰猎兔；马逸，坠毙。魂适相值，翕然而合，遂渐苏。厮仆环问之。张目曰："胡至此？"众扶归。入门，则粉白黛绿者，纷集顾问。大骇曰："我僧也，胡至此？"家人以为妄，共提耳悟之。僧亦不自申解，但闭目不复有言。饷以脱粟则食，酒肉则拒。夜独宿，不受妻妾奉。数日后，忽思少步。众皆喜。既出，少定，即有诸仆纷来，钱簿谷籍，杂请会计。公子托以病倦，悉谢绝之；惟问："山东长清县，知之否？"共答："知之。"曰："我郁无聊赖，欲往游瞩，宜即治任。"众谓："新瘳，未应远涉。"不听。翼日遂发。抵长清，视风物如故。无烦问途，竟至兰若。弟子数人见贵客至，伏谒甚恭。乃问："老僧焉往？"答云："吾师曩已物化。"问墓所。群导引以往，则三尺孤坟，荒草猶未合也。众僧不知何意。既而戒马欲归，嘱曰："汝师戒行之僧，所遗手泽，宜恪守，勿俾损坏。"众唯唯。乃行。既归，灰心木坐，了不勾当家务。居数月，出门自遁，直抵旧寺。谓弟子曰："我即汝师。"众疑其谬，相视而笑。乃述返魂之由；又言生平所为，悉符。众乃信，居以故榻，事之如平日。后，公子家屡以舆马来，哀请之。略不顾瞻。又年余，夫人遣纪纲至，多所馈遗。金帛皆却之，唯受布袍一袭而已。友人或至其乡，敬造之。见其人默然诚笃，年仅而立，而辄道其八

十余年事。

异史氏曰："人死则魂散。其千里而不散者，性定故耳。余于僧，不异之乎其再生，而异之乎其入纷华靡丽之乡，而能绝人以逃世也。眼睛一闪，而兰麝薰心，有求死不得者矣，况僧乎哉！"

蛇　人

东郡某甲，以弄蛇为业。尝蓄驯蛇二：皆青色；其大者，呼之大青，小曰二青。二青额有赤点，尤灵驯，盘旋无不如意。蛇人爱之，异于他蛇。期年，大青死；思补其缺，未暇遑也。一夜，寄宿山寺。既明，启笥，二青亦渺。蛇人怅恨欲死，冥搜亟呼，迄无影兆。然每至丰林茂草，辄纵之去，俾得自适，寻复还；以此故，冀其自至。坐伺之，日既高，亦已绝望，怏怏遂行。出门数武，闻丛薪错楚中窸窣作响。停趾愕顾，则二青来也。大喜，如获拱璧。息肩路隅，蛇亦顿止。视其后，小蛇从焉。抚之曰："我以汝为逝矣。小侣而所荐也？"出饵饲之，兼饲小蛇。小蛇虽不去，然瑟缩不敢食。二青含饵之，宛似主人之让客者。蛇人又饲之，乃食。食已，随二青俱入笥中。荷去；教之旋折，辄中规矩，与二青无少异，因名之小青。衒技四方，获利无算。大抵蛇人之弄蛇也，止以二尺为率；大则过重，辄更易之。缘二青驯，故未遽弃。又二三年，长三尺余；卧则笥为之满，遂决去之。一日，至淄邑东山间，饲以美饵，祝而纵之。既去，顷之复来，蜿蜒笥外。蛇人挥曰："去之。世无百年不散之筵；从此

隐身大谷，必且为神龙。笥中何可以久居也！”蛇乃去，蛇人目送之。已而复返，挥之不去，以首触笥。小青在中，亦震震而动。蛇人悟曰：“得勿欲别小青耶？”乃发笥，小青迳出；因与交首吐舌，似相告语。已而委蛇并去。方意小青不返，俄而踽踽独来，竟入笥卧。由此随在物色，迄无佳者。而小青亦渐大不可弄。后得一头，亦颇驯，然终不如小青良。而小青粗于儿臂矣。先是，二青在山中，樵人多见之；又数年，长数尺，围如盌，渐出逐人。因而行旅相戒，罔敢出其途。一日，蛇人经其处。蛇暴出如风。蛇者大怖而奔。蛇逐益急。回顾，已将及矣；而视其首，朱点俨然，始悟为二青。下担呼曰：“二青！二青！”蛇顿止；昂首久之，纵身绕蛇人，如昔弄状。觉其意殊不恶，但躯巨重，不胜其绕，仆地呼祷。乃释之；又以首触笥。蛇人悟其意，开笥出小青。二蛇相见，交缠如饴糖状；久之始开。蛇人乃祝小青：“我久欲与汝别，今有伴矣。”谓二青曰：“君原引之来，可还引之去。更嘱一言：深山不乏食饮，勿扰行人，以犯天谴。”二蛇垂头，似相领受。遽起，大者前，小者后，过处，林木为之中分。蛇人伫立望之，不见乃去。此后，行人如常，不知其何往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蛇蠢然物耳，乃恋恋有故人之意，且其从谏也如转圜。独怪俨然而人也者，以十年把臂之交，数世蒙恩之主，辄思下井复投石焉；又不然，则药石相投，悍然不顾，且怒而仇焉者，不且出斯蛇下哉！”

斫　蟒

胡田村胡姓者，兄弟采樵；深入幽谷，遇巨蟒。兄在前，为所吞。弟初骇欲奔，见兄被噬，遂忿怒；出樵斧斫蟒首。首伤，而吞不已。然头虽已没，幸肩际不能下。弟急极无计，乃两手持兄足，力与蟒争，竟曳兄出。蟒亦负痛去。视兄，则鼻耳俱化，奄将气尽。肩负以行，途中凡十余息，始至家。医养半年方愈。至今面目皆瘢痕，鼻耳处，惟孔存焉。噫！农人中乃有悌弟如此哉！或言："蟒不为害，乃德义所感。"信然。

犬　奸

青州贾某，客于外，恒经岁不归。家蓄一白犬，妻引与交，习为常。一日，夫至，与妻共卧。犬突入，登榻啮贾人竟死。后，里舍稍闻之，共为不平，鸣于官。官械妇，妇不肯伏。收之。命缚犬来，始取妇出。犬忽见妇，直前碎衣作交状，妇始无词。使两役解部院。一解人，而一解犬。有欲观其合者，共欵钱赂役，役乃牵聚令交。所止处，观者常百人。役以此网利焉。后，人、犬俱寸磔以死。呜呼！天地之大，真无所不有矣！然人面而兽交者，独一妇也乎哉！

异史氏为之判曰："会于濮上，古所交讥；约于桑中，人且不齿。乃某者，不堪雌守之苦，浪思苟合之欢。夜叉伏

床，竟是家中牝兽；捷卿入窦，遂为被底情郎。云雨台前，乱摇续貂之尾；温柔乡里，频款曳象之腰。锐锥处于皮囊，一纵股而脱颖；留情结于镞项，复饮羽而生根。忽思异类之交，真属匪夷之想。龙吠奸而为奸，妬残凶杀，律难治以萧曹；人非兽而实兽，奸秽淫腥，肉不食于豺虎。呜呼！人奸杀，则女拟以剐；至于犬奸杀，阳世遂无其刑。人不良，则罚人作犬；至于犬不良，阴曹应穷于法。宜肢解以追魂魄，请押赴以问阎罗。”

雹　神

王公筠苍，莅任楚中，拟登龙虎山谒天师。及湖，甫登舟，即有一人驾小艇来，使舟中人为通。公见之，貌修伟，怀中出天师刺曰：“闻驺从将临，先遣负弩。”公讶其预知，益神之，诚意而往。天师治具相款。其服役者，衣冠须鬣，多不类常人。前使者亦侍其侧；少间，向天师细语。天师谓公曰：“此先生同乡，不之识耶？”公问之。曰：“此即世所传雹神李左车也。”公愕然改容。天师曰：“适言奉旨雨雹，故告辞耳。”公问：“何处？”曰：“章邱。”公以接壤关切，离席乞免。天师曰：“此上帝玉勅。雹有额数，何能相狗？”公哀不已。天师垂思良久，乃顾而嘱曰：“其多降山谷，勿伤禾稼可也。”又嘱：“贵客在座，文去勿武。”神出，至庭中，忽足下生烟，氤氲匝地。俄延逾刻，极力腾起，才高于庭树；又起，高于楼阁。霹雳一声，向北飞去，屋宇震动，筵器摆簸。公骇曰：“去乃作雷霆耶？”天师曰：“适戒之，所

以迟迟；不然，平地一声，便逝去矣。“公别归，志其月日，遣人问章邱，是日果大雨雹，沟渠皆满，而田中仅数枚焉。

狐嫁女

历城殷天官，少贫，有胆略。邑有故家之第，广数十亩，楼宇连亘，常见怪异，以故废无居人；久之，蓬蒿渐满，白昼亦无敢入者。会公与诸生饮，或戏云：“有能寄此一宿者，共醵为筵。”公跃起曰：“是亦何难！”携一席往，众送诸门，戏曰：“吾等暂候之，如有所见，当急号。”公笑云：“有鬼狐，当捉证耳。”遂入。见长莎蔽径，蒿艾如麻。时值上弦，幸月色晕黄，门户可辨。摩挲数进，始抵后楼。登月台，光洁可爱，遂止焉。西望月明，惟御山一线耳。坐良久，更无少异，窃笑传言之讹。席地枕石，卧看牛女。一更向尽，恍惚欲寐，楼下有履声，籍籍而上。假寐睨之，见一青衣人，挑莲灯，猝见公，惊而却退，语后人曰：“有生人在。”下问：“谁也。”答云：“不识。”俄一老翁上，就公谛视曰：“此殷尚书，其睡已酣。但办吾事，相公倜傥，或不叱怪。”乃相率入楼，楼门尽辟。移时，往来者益众，楼上灯辉如昼。公稍稍转侧，作嚏咳。翁闻公醒，乃出，跪而言曰：“小人有箕帚女，今值于归。不意有触贵人，望勿深罪。”公起，曳之曰：“不知今夕嘉礼，惭无以贺。”翁曰：“贵人光临，压除凶煞，幸矣。即烦陪坐，倍益光宠。”公喜应之。入视楼中，陈设芳丽。遂有妇人出拜，年可四十余。翁曰：“此拙荆。”公揖之。俄闻笙乐聒耳，有奔而上者曰：“至矣。”翁趋

迎。公亦立俟。少间，笼纱一簇，导新郎入。年可十七八，丰采韶秀。翁命先与贵客为礼。少年目公。公若为傧，执半主礼。次，翁婿交拜，已，乃即席。少间，粉黛云从，酒彝雾霈，玉椀金瓯，光映几案。酒数行，翁唤女奴请小姐来。女奴诺而入，良久不出。翁自起，搴帏促之。俄，婢媪辈拥新人出。环珮璆然，麝兰散馥。翁命向上拜。起，即坐母侧。微目之：翠凤明璫，容华绝世。既而酌以金爵，大容数斗。公思此物可以持验同人，阴内袖中；伪醉隐几，颓然而寝。皆曰："相公醉矣。"居无何，闻新郎告行，笙乐暴作，纷纷下楼而去。已而主人欽酒具，少一爵，冥搜不得。或窃议卧客，翁急戒"勿语"，惟恐公闻。移时，内外俱寂，公始起。暗无灯火，惟脂香酒气，充溢四堵。视东方既白，乃从容出。探袖中，金爵犹在。及门，则诸生先俟，疑其夜出而早入者。公出爵示之。众骇问，因以状告。共思此物非寒士所有，乃信之。后，举进士，任于肥丘。有世家朱姓宴公，命取巨觥；久之不至。有细奴掩口与主人语。主人有怒色。俄奉金爵劝客饮。谛视之，款式雕文，与狐物更无殊别。大疑，问所从制。答云："爵凡八只，大人为京卿时，觅良工监制。此传物，什袭已久。缘明府辱临，适取诸箱箧，仅存其七。疑家人所窃取；而十年尘封如故，殊不可解。"公笑曰："金杯羽化矣。然世守之珍不可失。仆有一具，颇近似之，当以奉赠。"终筵归署，拣爵驰送之。主人审视，骇绝；亲诣谢公，诘所自来。公乃历陈颠末。始知千里之物，狐能摄致，而不敢终留也。

娇　娜

孔生雪笠，圣裔也。为人蕴藉，工诗。有执友令天台，寄函招之。生往，令适卒。落拓不得归；寓菩陀寺，傭为寺僧抄录。寺西百余步，有单先生第。先生故，公子以大讼萧条，眷口寡，移而乡居，宅遂旷焉。一日，大雪崩腾，寂无行旅。偶过其门，一少年出，丰采甚都；见生，趋与为礼，略致慰问，即屈降临。生爱悦之，慨然从入。屋宇都不甚广，处处悉悬锦幕，壁上多古人书画。案头书一册，籤云《瑯环琐记》。翻阅一过，俱目所未睹。生以居单第，意为第主，即亦不审官阀。少年细诘行踪，意怜之，劝设帐授徒。生叹曰："羁旅之人，谁作曹丘者？"少年曰："倘不以驽骀见斥，愿拜门墙。"生喜，不敢当师，请为友。便问："宅何久锢？"答曰："此为单府，曩以公子乡居，是宅久旷。仆皇甫氏，祖居陕，以家宅焚于野火，暂借安顿。"生始知非单。当晚，谈笑甚欢，即留共榻。昧爽，即有童子炽炭火于室。少年先起，入内，生尚拥被坐。僮入白："太翁来。"生惊起。一叟入，鬓发皤然，向生殷谢曰："先生不弃顽儿，遂肯赐教。小子初学涂鸦，勿以友故，行辈视之也。"已，乃进锦衣一袭，貂帽、袜履各一事。视生盥栉已，乃呼酒荐馔。几榻、裙衣，不知何名，光彩射目。酒数行，叟兴辞，曳杖而去。餐讫，公子呈课业，类皆古文词，并无时艺。问之，笑云："仆不求进取也。"抵暮，更酌曰："今夕尽欢，明日便不许矣。"呼僮曰："视太翁寝未。已寝，可暗唤香奴来。"僮去，先以绣囊

将琵琶至。少顷，一婢入，红妆艳绝。公子命弹"湘妃曲"。婢以牙拨勾动，激扬哀烈，节拍不类夙闻。又命以巨觞行酒，三更始罢。次日，早起共读。公子最慧，过目成咏；二三月后，命笔惊绝。相约五日一饮，每饮必招香奴。一夕，酒酣气热，目注之。公子已会其意，曰："此婢为老父所豢养。兄旷邈无家，我夙夜代筹久矣。行当为君谋一佳耦。"生曰："如果惠好，必如香奴者。"公子笑曰："君诚'少所见而多所怪'者矣。以此为佳，君愿亦易足也。"居半载，生欲翱翔郊郭；至门，则双扉外扃。问之，公子曰："家君恐交游纷意念，故谢客耳。"生亦安之。时盛暑溽热，移斋园亭。生胸间肿起如桃，一夜如盌，痛楚呻吟。公子朝夕省视，眠食俱废。又数日，创剧，益绝食饮。太翁亦至，相对太息。公子曰："儿前夜思先生清恙，娇娜妹子能疗之。遣人于外祖母处，呼令归，何久不至？"俄僮入曰："娜姑至。姨与松姑同来。"父子即趋入内。少间，引妹来视生。年约十三四，娇波流慧，细柳生姿。生望见艳色，嘛呻都忘，精神为之一爽。公子便言："此兄良友，不啻同胞也，妹子好医之。"女乃敛羞容，揄长袖，就榻诊视。把握之间，觉芳气胜兰。女笑曰："宜有是疾，心脉动矣。然症虽危，可治。但肤块已凝，非伐皮削肉不可。"乃脱臂上金钏安患处。徐徐按下之，创突起寸许，高出钏外，而根际余肿，尽束在内，不似前如盌阔矣。乃一手启罗衿，解佩刀，刃薄于纸，把钏握刃，轻轻附根而割。紫血流溢，沾染床席。生贪近娇姿，不惟不觉其苦，且恐速竣割事，假傍不久。未几，割断；腐肉团团然，如树上削下之瘿。又呼水来，为洗割处。口吐红丸如弹大，着肉上按令旋转：才一周，觉热火蒸腾；再一周，习习作痒；三周，已遍

体清凉，沁入骨髓。女收丸入咽曰："愈矣。"趋步出。生跃起走谢，沉痼若失。而悬想容辉，苦不自已。自是废卷痴坐，无复聊赖。公子已窥之，曰："弟为兄物色得一佳耦。"问："何人？"曰："亦弟眷属。"生凝思良久，但云："勿须。"面壁吟曰："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"公子会其旨，曰："家君仰慕鸿才，常欲附为婚姻。但止一少妹，齿太稚。有姨女阿松，年十八矣，颇不粗陋。如不见信，松姊日涉园亭，伺前厢可望见之。"生如其教，果见娇娜偕丽人来：画黛弯蛾，莲钩蹴凤，与娇娜相伯仲也。生大悦，请公子作伐。公子异日自内出，贺曰："谐矣。"乃除别院，为生成礼。是夕，鼓吹阗咽，尘落漫飞；以望中仙人，忽同衾幄，遂疑广寒宫殿未必在云霄矣。合卺之后，甚惬心怀。一夕，公子谓生曰："切磋之惠，无日可以忘之。近单公子解讼归，索宅甚急。意将弃此而西。势难复聚，因而离绪萦怀。"生愿从之而去，公子劝还乡闾。生难之。公子曰："勿虑，可即送君行。"无何，太翁引松娘至；以黄金百两赠生。公子以左右手与生夫妇相把握，嘱闭目勿视。飘然履空，但觉耳际风鸣。久之，曰："至矣。"启目，果见故里；始知公子非人。喜扣家门。母出非望，又睹美妇，方共欣慰。及回顾，则公子逝矣。松娘事姑孝，艳色贤名，声闻遐迩。后，生举进士，授延安司李。携家之任，母以道远不行。松娘举一男，名小宦。生以忤直指罢官，罣碍不得归。偶猎郊野，逢一美少年，跨骊驹，频频瞻视。细看，则皇甫公子也。揽辔停骖，悲喜交至。邀生去，至一村，树木浓昏，荫翳天日。入其家，则金枢浮钉，宛然世家。问妹子已嫁，岳母已亡，深相感悼。经宿别去，偕妻同返。娇娜亦至，抱生子掇提而弄曰："姊姊乱

吾种矣。”生拜谢曩德。笑曰：“姊夫贵矣。创口已合，未忘痛耶？”妹夫吴郎亦来拜谒，信宿乃去。一日，公子有忧色，谓生曰：“天降凶殃，能相救否？”生不知何事，但锐自任。公子趋出，招一家人，罗拜堂上。生大骇，亟问。公子曰：“余非人类，狐也。今有雷霆之劫。君肯一身赴难，一门可望生全。不然，请抱子而行，无相累。”生矢共生死。乃使仗剑于门，嘱曰：“雷霆轰击，勿动也。”生如所教。果见阴云昼暝，昏黑如盘。回视旧居，无复闬闳，惟见高冢岿然，巨穴无底。方错愕间，霹雳一声，摆簸山岳；急雨狂风，老树为拔。生目眩耳聋，屹不少动。忽于繁烟黑絮之中，见一鬼物，利喙长爪，自穴攫一人出，随烟直上。瞥睹衣履，念似娇娜。乃急跃离地，以剑击之，随手坠落。忽而崩雷暴裂，生仆遂毙。少间，晴霁，娇娜已能自苏；见生死于旁，大哭曰：“孔郎为我而死，我何生矣！”松娘亦出，共舁生归。娇娜使松娘捧其首，先以金簪拨其齿；自乃撮其颐，以舌度红丸入，又接吻而呵之。红丸随气入喉，格格作响。移时，醒然而苏；见眷口，恍如梦晤。于是一门团圞，惊定而喜。生以幽圹不可久居，议同旋里；满堂交赞，惟娇娜不乐。生请与吴郎俱，又虑翁媪不肯离幼子。终日议不果。忽吴家一小奴汗流气促而至。惊致研诘，则吴郎家亦同日遭劫，一门俱没。娇娜顿足悲伤，涕不可止。共慰劝之，而同归之计遂决。生入城勾当数日，连夜趋装。既归，以闲园寓公子，恒返关之；生及松娘至，始发扃。生与公子兄妹棋酒、谈谑若一家然。小宦长成，貌韶秀，有狐意。出游都市，共知其为狐儿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余于孔生，不羡其得艳妻，而羡其得腻友

也。观其容，可以忘饥；听其声，可以解颐。得此良友，时一谈宴，则‘色授魂与’，尤胜于‘颠倒衣裳’矣。”

妖　术

于公者，少任侠，喜拳勇，力能持高壶作旋风舞。崇祯间，殿试在都，仆疫不起，患之。会市上有善卜者，能决人生死，将代问之。既至，未言。卜者曰：“君莫欲问仆病乎？”公骇，应之。曰：“病者无害，君可危。”公乃自卜。卜者起卦，愕然曰：“君三日当死。”公惊诧良久。卜者从容曰：“鄙人有小术，报我十金，当代禳之。”公自念：生死已定，术岂能解。不应而起，欲出。卜者曰：“惜此小费，勿悔勿悔！”爱公者皆为公惧，劝罄橐以哀之。公不听。倏忽至三日，公端坐旅舍，静以觇之，终日无恙。至夜，阖户挑灯，倚剑危坐。一漏向尽，更无死法。意欲就枕，忽闻窗隙窸窣有声。急视之，一小人荷戈入；及地，则高如人。公捉剑起，急击之，飘忽未中。遂遽小，复寻窗隙，意欲遁去。公疾斫之，应手而倒。烛之，则纸人已腰断矣。公不敢卧，又坐待之。踰时，一物穿窗入，怪狞如鬼。才及地，急击之，断而为两，皆蠕动。恐其复起，又连击之，剑剑皆中，其声不耎。审视，则土偶，片片已碎。于是移坐窗下，目注隙中。久之，闻窗外如牛喘，有物推窗棂，房壁震摇，其势欲倾。公惧覆压，计不如出斗，遂划然脱扃，奔而出。见一鬼，高与簷齐；昏月中，见其面黑如煤，眼闪烁有黄光；上无衣，下无履，手弓而腰矢。公方骇，鬼则关矣。公以剑拨矢，矢堕；欲击之，则又

关矣。公急跃避，矢贯于壁，战战有声。鬼怒甚，拔佩刀，挥如风，望公力劈。公猱进。刀中庭石，石立断。公出其股间，削鬼中踝，铿然有声。鬼益怒，吼如雷，转身复剁。公又伏身入。刀落，断公裙。公已及胁下，猛斫之，亦铿然有声，鬼仆而僵。公乱击之，声硬如柝。烛之，则一木偶：高大如人，弓矢尚缠腰际；刻画狰狞，剑击处皆有血出。公因秉烛待旦。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，欲致人于死，以神其术也。次日，遍告知交，与共诣卜所。卜人遥见公，瞥不可见。或曰："皆翳形术也，犬血可破。"公如其言，戒备而往。卜人又匿如前。急以犬血沃立处，但见卜人头面，皆为犬血模糊，目灼灼如鬼立。乃执付有司而杀之。

异史氏曰："尝谓买卜为一痴，世之讲此道而不爽于生死者几人？卜之而爽，犹不卜也。且即明明告我以死期之至，将复如何？况有借人命以神其术者，其可畏尤甚耶！"

野　狗

于七之乱，杀人如麻。乡民李化龙，自山中窜归；值大兵宵进，恐罹炎崛之祸，急无所匿，僵卧于死人之丛，诈作尸。兵过既尽，未敢遽出。忽见阙头断臂之尸，起立如林。内一尸，断首犹连肩上，口中作语曰："野狗子来奈何！"群尸参差而言曰："奈何！"俄顷，蹶然尽倒，遂寂无声。李方惊颤欲起，有一物来：兽首人身，伏啮人首，遍吸其脑。李惧，匿首尸下。物来，拨李肩，欲得李首。李力伏，俾不可得。物乃推覆尸而移之。首见，李大惧，手索腰下，得巨石

如椀，握之。物俯身欲齕。李骤起，大呼，击其首，中嘴。物嗥如鸱，掩口负痛而奔，吐血道上。就视之，于血中得二齿，中曲而端锐，长四寸余。怀归以示人，皆不知其何物也。

三　生

刘孝廉，能记前身事，与先文贲兄为同年，尝历历言之。一世为搢绅，行多玷，六十二岁而没。初见冥王，待以乡先生礼，赐坐，饮以茶。觑冥王盏中茶色清沏，己盏中浊如醪；暗疑迷魂汤得勿此耶？乘冥王他顾，以盏就案角泻之，伪为尽者。俄顷，稽前生恶录；怒命群鬼捽下，罚作马。即有厉鬼絷去。行至一家，门限甚高，不可踰。方趦趄间，鬼力楚下。痛甚而蹶。自顾，则身已在枥下矣。但闻人曰："骊马生驹矣！牡也。"心甚明了，但不能言。觉大馁，不得已，就牝马求乳。逾四五年，体修伟，甚畏挞楚，见鞭则惧而逸。主人骑，必覆障泥，缓辔徐徐，犹不甚苦；惟奴仆圉人，不加鞴装以行，两髁夹击，痛彻心腑。于是愤甚，三日不食，遂死。至冥司，冥王查其罚限未满，责其规避，剥其皮革，罚为犬。意懊丧，不欲行。群鬼乱挞之。痛极而窜于野，自念不如死，愤投绝壁，颠莫能起。自顾，则身伏窦中，牝犬舐而腓字之，乃知身已复生于人世矣。稍长，见便液，亦知秽；然嗅之而香，但立念不食耳。为犬经年，常忿欲死，又恐罪其规避。而主人又豢养不肯戮。乃故噬主人，脱股肉。主人怒，杖杀之。冥王鞫状，怒其狂獝，笞数百，俾作蛇。

囚于幽室，暗不见天。闷甚，缘壁而上，穴屋而出。自视，则身伏茂草，居然蛇矣。遂矢志不残生类，饥吞木实。积年余，每思：自尽，不可；害人而死，又不可。欲求以善死之策而未得也。一日，卧草中，闻车过，遽出当路。车驰压之，断为两。冥王讶其速至。因匍伏自剖。冥王以其无罪见杀，原之，准其满限，复为人，是为刘公。公生而能言，文章书史，过辄成诵。辛酉，举孝廉。每劝人：乘马必厚其障泥；股夹之刑，胜于鞭楚也。

异史氏曰："毛角之俦，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。所以然者，王公大人之内，原未必无毛角者在其中也。故贱者为善，如求花而种其树；贵者为善，如已花而培其本。种者可大，培者可久。不然，且将负盐车，受羁轭，与之为马；不然，且将咯便液，受烹割，与之为犬；又不然，且将披鳞介，葬鹤鹳，与之为蛇。"

狐入瓶

万村石氏之妇祟于狐，患之，而不能遣。扉后有瓶，每闻妇翁来，狐辄遁匿其中。妇窥之熟，暗计而不言。一日，窜入。妇急以絮塞其口；置釜中，燂汤而沸之。瓶热，狐呼曰："热甚！勿恶作剧！"妇不语，号益急；久之，无声。拔塞而验之，毛一堆，血数点而已。

真 定 女

真定界有孤女，方六七岁，收养于夫家。相居二三年，夫诱与交而孕。腹膨膨，而以为病也，告之母。母曰："动否？"曰："动。"又益异之。然以其齿太稚，不敢决。未几，生男。母叹曰："不图拳母，竟生锥儿！"

焦 螟

董侍读默庵家，为狐所扰。瓦砾砖石，忽如雹落，家人相率奔匿，待其间歇，乃敢出操作。公患之，假祚庭孙司马第移避之，而狐扰犹故。一日，朝中待漏，适言其异。大臣或言："关东道士焦螟，居内城，总持勅勒之术，颇有效。"公造庐而请之。道士朱书符，使归粘壁上。狐竟不惧，抛掷有加焉。公复告道士。道士怒，亲诣公家，筑坛作法。俄见一巨狐，伏坛下。家人受虐已久，啣恨綦深，一婢近击之。婢忽仆地气绝。道士曰："此物猖獗，我尚不能遽服之。女子何轻犯尔尔！"既而曰："可借鞠狐词亦得。"戟指咒移时，婢忽起，长跪。道士诘其里居。婢作狐言："我西域产，入都者十八辈。"道士曰："辇毂之下，何容尔辈久居！可速去！"狐不答。道士击案怒曰："汝欲梗吾令耶？再若迁延，法不汝宥！"狐乃蹙怖作色，愿谨奉教。道士又速之，婢又仆绝，良久始苏。俄见白块四五团，滚滚如毬，附簷际而行；次第追逐，

顷刻俱去。由是遂安。

叶　生

淮阳叶生者，失其名字。文章词赋，冠绝当时；而所遇不偶，困于名场。会关东丁乘鹤来令是邑，见其文，奇之；召与语，大悦。使即官署，受灯火；时赐饯谷邮其家。值科试，公游扬于学使，遂领冠军。公期望綦切，闱后，索文读之，击节称叹。不意时数限人，文章憎命，榜即放，依然鎩羽。生嗒丧而归，愧负知己，形销骨立，痴若木偶。公闻，召之来而慰之。生零涕不已。公怜之，相期考满入都，携与俱北。生甚感佩，辞而归；杜门不出。无何，寝疾。公遗问不绝。而服药百裹，殊罔所效。公适以忤上官免，将解任去，函致之，其略云："仆东归有日，所以迟迟者，待足下耳。足下朝至，则仆夕发矣。"传之卧榻，生持书啜泣，寄语来使："疾革难遽瘥，请先发。"使人返白。公不忍去，徐待之。踰数日，门者忽通叶生至。公喜，迎而问之。生曰："以犬马病，劳夫子久待，万虑不宁。今幸可从杖履。"公乃束装戒旦。抵里，命子师事生，夙夜与俱。公子名再昌，时年十六，尚不能文；然绝慧，凡文艺三两过，辄无遗忘。居之期岁，便能落笔成文。益之公力，遂入邑庠。生以生平所拟举业，悉录授读。闱中七题，并无脱漏，中亚魁。公一日谓生曰："君出余绪，遂使孺子成名。然黄钟长弃若何！"生曰："是殆有命。借福泽为文章吐气，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，非战之罪也，愿亦足矣。且士得一人知己，可无憾。何必抛却白纻，

乃谓之利市哉！”公以其久客，恐悞岁试，劝令归省。惨然不乐。公不忍强，嘱公子至都为之纳粟。公子又捷南宫，授部中主政。携生赴监，与共晨夕。踰岁，生入北闱，竟领乡荐。会公子差南河典务，因谓生曰：“此去离贵乡不远，先生奋迹云霄，锦还为快。”生亦喜。择吉就道，抵淮阳界，命仆马送生归。见门户萧条，意甚悲恻。逡巡至庭中。妻携簸具以出，见生，掷具骇走。生凄然曰：“我今贵矣，三四年不觐，何遂顿不相识？”妻遥谓曰：“君死已久，何复言贵？所以久淹君柩者，以家贫子幼耳。今阿大亦已成立，将卜窀穸，勿作怪异吓生人。”生闻之，怃然惆怅。逡巡入室，见灵柩俨然，扑地而灭。妻惊视之，衣冠履舄如脱委焉；大恸，抱衣悲哭。子自塾中归，见结驷于门，审所自来，骇奔告母。母挥涕告诉。又细询从者，始得颠末。从者返，公子闻之，涕坠垂膺。即命驾哭诸其室；出橐营葬，葬以孝廉礼。又厚遗其子，为延师教读。言于学使，逾年游泮。

异史氏曰：“魂从知己，竟忘死耶？闻者疑之，余深信焉。同心倩女，至离枕上之魂；千里良朋，犹识梦中之路。而况茧丝蝇迹，吐学士之心肝；流水高山，通我曹之性命者哉！嗟乎！遇合难期，遭逢不偶。行踪落落，对影长愁；傲骨嶙嶙，搔头自爱。叹面目之酸涩，来鬼物之揶揄。频居康了之中，则须发之条条可丑；一落孙山之外，则文章之处处皆疵。古今痛哭之人，卞和惟尔；颠倒逸群之物，伯乐伊谁？抱刺于怀，三年灭字；侧身以望，四海无家。人生世上，只须合眼放步，以听造物之低昂而已。天下之肮脏沦落，如叶生其人者，亦复不少，顾安得令威复来，而生死从之也哉？噫！”

四十千

新城王大司马有主计仆，家称素封。忽梦一人奔入曰："汝欠四十千，今宜还矣。"问之，不答，径入内去。既醒，妻产男。知为夙孽，遂以四十千捆置一室，凡儿衣食病药，皆取给焉。过三四岁，视室中钱，仅存七百。适乳姥抱儿至，调笑于侧，呼之曰："四十千将尽，汝宜行矣。"言已，儿忽颜色蹙变，项折目张。再抚之，气已绝矣。乃以余资置葬具而瘞之。此可为负欠者戒也。昔有老而无子者，问诸高僧。僧云："汝不欠人者，人又不欠汝者，乌得子？"盖生佳儿，所以报我之缘；生顽儿，所以取我之债。生者勿喜，死者勿悲也。

成仙

文登周生，与成生少共笔砚，遂订为杵臼交。而成贫，故终岁依周。以齿，则周为长，呼周妻以嫂。节序登堂，如一家焉。周妻生子，产后暴卒。继聘王氏。成以少故，未尝请见之。一日，王氏弟来省姊，宴于内寝。成适至。家人通白，周坐命邀之。成不入，辞去。周移席外舍，追之而还。甫坐，即有人白"别业之仆，为邑宰重笞者"。先是：黄吏部家牧佣，牛蹊周田，以是相诟。牧佣奔告主，捉仆送官，遂被笞责。周诘得其故，大怒曰："黄家牧猪奴，何敢尔！其先

世为大父服役；促得志，乃无人耶！”气填吭臆，忿而起，欲往寻黄。成捺而止之曰：“强梁世界，原无皂白。况今日官宰，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！”周不听。成谏止再三，至泣下。周乃止。怒终不释，转侧达旦。谓家人曰：“黄家欺我，我仇也，姑置之。邑令朝廷官，非势家官，纵有互争，亦须两造，何至如狗之随嗾者！我亦呈治其佣，视彼将何处分。”家人悉怂恿之，计遂决。以状赴宰，宰裂而掷之。周怒，语侵宰。宰惭恚，因逮系之。辰后，成往访周，始知入城讼理。急奔劝止，则已在囹圄矣。顿足无所为计。时获海寇三名，宰与黄赂嘱之，使捏周党。据词申黜衣顶，搒掠酷惨。成入狱，相顾凄酸，谋叩阙。周曰：“身系重犴，如鸟在笼；虽有弱弟，止足供囚饭耳。”成锐身自任曰：“是予责也。难而不急，乌用友也！”乃行。周弟赙之，则去已久矣。至都，无门入控。相传驾将出猎，成预隐木市中。俄驾过，伏舞哀号，遂得准。驿送而下，着部院审奏。时阅十月余，周已诬服论辟。院接御批，大骇，复提躬谳。黄亦骇，谋杀周。因赂监者绝其食饮；弟来馈问，苦禁拒之。成又为赴院声屈，始蒙提问。业已饥饿不起。院台怒，杖毙监者。黄大怖，纳数千金，嘱为营脱，以是得矇眬题免。宰以枉法拟流。周放归，益肝胆成。成自经讼系，世情尽灰，招周偕隐。周溺少妇，辄迂笑之。成虽不言，而意甚决。别后，数日不至。周使探诸其家，家人方疑其在周所。两无所见，始疑。周心知其异，遣人踪迹之，寺观壑谷，物色殆遍。时以金帛恤其子。又八九年，成忽自至，黄巾氅服，岸然道貌。周喜，把臂曰：“君何往？使我寻欲遍。”笑曰：“孤云野鹤，栖无定所。别后幸复顽健。”周命置酒，略通间阔，欲为变

易道装。成笑，不语。周曰："愚哉！何弃妻孥犹敝屣也？"成笑曰："不然。人将弃予，其何人之能弃！"问所栖止。答在劳山之上清宫。既而抵足寝，梦成裸伏身上，气不得息。讶问何为，殊不答。忽惊而寤，呼成，不应；坐而索之，杳然不知所往。定移时，始觉在成榻，骇曰："昨不醉。何颠倒至此耶？"乃呼家人。家人火之，俨然成也。周固多髭，以手自捋，则疏无几茎。取镜自照，讶曰："成生在此，我何往？"已而大悟，知成以幻术招隐。意欲归内，弟以其貌异，禁不听前。周亦无以自明。即命仆马往寻成。数日，入劳山；马行疾，仆不能及。休止树下，见羽客往来甚众。内一道人目周，周因以成问。道士笑曰："耳其名矣。似在上清。"言已迳去。周目送之，见一矢之外，又与一人语；亦不数言而去。与语者渐至，乃同社生。见周，愕曰："数年不见，人以君学道名山。今尚游戏人间耶？"周数其异。生惊曰："我适遇之，而以为君也。去无几时，或亦不远。"周大异曰："怪哉！何自己面目，觌面而不之识？"仆寻至，急驰之，竟无踪兆。一望寥阔，进退难以自主。自念无家可归，遂决意穷追。而怪险不复可骑，遂以马付仆归，迤逦自往。遥见一僮独坐，趋近问程，且告以故。童自言为成弟子，代荷衣粮，导与俱行。星饭露宿，逵行殊远。三日始至，又非世之所谓上清。时十月中，山花满路，不类初冬。童入报，成即遽出；始认己形。执手而入，置酒宴语。见异彩之禽，驯人不惊；声如笙簧，时来鸣于坐上。心甚异之。然尘俗念切，无意留连。地下有蒲团二，曳与并坐。至二更后，万虑俱寂。忽似瞥然一盹，身觉与成易位。疑之，自捋颔下，则于思者如故矣。既曙，浩然思返。成固留之。越三日，乃

曰："乞少寐息，早送君行。"甫交睫，闻成呼曰："行装已俱矣。"遂起从之。所行殊非旧途，觉无几时，里居已在望中。成坐候路侧，俾自归。周强之不得，因踽踽至家门。叩不能应；思欲越墙，觉身飘似叶，一跃已过。凡踰数重垣，始抵卧室：灯烛荧然，内人未寝，咳咳与人语。舐窗以窥，则妻与一断仆同杯饮，状甚狎亵。于是怒火如焚。计将掩执，又恐孤力难胜，遂潜身脱扃而出。奔告成，且乞为助。成慨然从之。直抵内寝，周举石掇门。内张皇甚。擂愈急，内闭益坚。成拨以剑，划然顿辟。周奔入，仆冲户而走。成在门外，以剑击之，断其肩臂。周执妻拷讯，乃知被收时即与仆私。周借剑决其首，胃肠庭树间。乃从成出，寻途而返。蓦然忽醒，则身在卧榻，惊而言曰："怪梦参差，使人骇惧！"成笑曰："梦者，兄以为真；真者，乃以为梦。"周愕而问之。成出剑示之，溅血犹存。周惊怛欲绝，窃疑成诡张为幻。成知其意，乃促装送之归。荏苒至里门，乃曰："畴昔之夜，倚剑而相待者，非此处耶？吾厌见恶浊，请还待君于此。如过晡不来，予自去。"周至家，门户萧索，似无居人；还入弟家。弟见兄，双泪交坠，曰："兄去后，盗夜杀嫂，刳肠去，酷惨可悼。于今官捕未获。"周如梦醒，因以情告，戒勿究。弟错愕良久。周问其子。乃命老妪抱至。周曰："此禋祀物，宗绪所关，弟好视之。兄欲辞人世矣。"遂起，迳去。弟涕泗追挽。笑行不顾。至野外，见成，与俱行；遥回顾曰："忍事最乐。"弟欲有言，成阔袖一举，即不可见。怅立移时，痛哭而返。周弟朴拙，不善治家人生产，居数年，家益贫。周子渐长，不能延师，因自教读。一日，早至斋，见案头有函书，缄封甚固，签题"仲氏启"。审之，为

兄迹；开视，则虚无所有，只见爪甲一枚，长二指许，心怪之。以甲置砚上，出问家人所自来。并无知者。回视，则砚石粲粲，化为黄金。大惊。以试铜铁，皆然。由此大富。以千金赐成氏子。因相传两家有点金术云。

新　郎

江南梅孝廉耦长，言其乡孙公为德州宰，鞫一奇案。初，村人有为子取妇者。新人入门，戚里毕贺。饮至更余，新郎出。见新妇炫妆，趋转舍后，疑而尾之。宅后有长溪，小桥通之。见新妇渡桥迳去，益疑。呼之不应。遥以手招婿。婿急趁之。相去盈尺，而卒不可及。行数里，入一村落。妇止，谓婿曰："君家寂寞，我不惯住。请与暂居妾家，数日便同归省。"言已，抽簪扣扉，轧然有女僮应门。妇先入。不得已，从之。既入，则岳父母俱在堂上。谓婿曰："我女少娇惯，未尝一刻离膝下；一旦去故里，心辄戚戚。今同郎来，甚慰系念。居数日，当送两人归。"乃为除室，床褥备具，遂居之。家中客，见新郎久不至，共索之。室中惟新妇在，不知婿之何往。由此遐迩访问，并无耗息。翁媪零涕，谓其必死。将半载，妇家悼女无偶，遂请于村人父，欲别醮女。村人父益悲，曰："骸骨衣裳，无所验证。何知吾儿遂为异物？纵其奄丧，周岁而嫁，当亦未晚。胡为如是急耶？"妇父益啣之，讼于庭。孙公怪疑，无所措力，断令待以三年。存案，遣去。村人子居女家，家人亦大相欣待。每与妇议归，妇亦诺之，而因循不即行。积半年余，中心徘徊，万虑不安。欲

独归，而妇固留之。一日，合家遑遽，似有急难。仓卒谓婿曰："本拟三二日遣夫妇偕归，不意仪装未备，忽遘闵凶。不得已，先送郎还。"于是送出门，旋踵即返，周旋言动，颇甚草草。方欲觅途，回视，院宇无存，但见高冢。大惊，寻路急归。至家，历述端末，因与投官陈诉。孙公拘妇父谕之，送女于归，使合卺焉。

灵　官

朝天观道士某，喜吐纳之术。有翁假寓观中，适同所好，遂为玄友。居数年，每至郊祭时，辄先旬日而去，郊后乃返。道士疑而问之。翁曰："我两人莫逆，可以实告。我狐也，郊期至，则诸神清秽，我无所容，故行遁耳。"又一年，及期而去，久不复返。疑之。一日忽至，因问其故，答曰："我几不复见子矣。曩欲远避，心颇怠，视阴沟甚隐，遂潜伏卷瓮下。不意灵官粪除至此，瞥为所睹，愤欲加鞭。余惧而逃。灵官追逐甚急。至黄河上，濒将及矣。大窘无计，窜伏溷中。神恶其秽，始返身去。既出，臭恶沾染，不可复游人世。乃投水自濯讫，又蛰穴中凡百日，垢浊始净。今来相别，兼亦致嘱：君亦宜隐身他去，大劫将来，此非福地也。"言已，辞去。道士依言别徙。未几而有甲申之变。

王　兰

利津王兰暴病死。阎王复勘，乃鬼卒之误勾也。责送还生，则尸已败。鬼惧罪，谓王曰："人而鬼也则苦，鬼而仙也则乐。苟乐矣，何必生？"王以为然。鬼曰："此处一狐，金丹成矣。窃其丹吞之，则魂不散，可以长存，但凭所之，罔不如意。子愿之否？"王从之。鬼导去，入一高第。见楼阁渠然，而悄无一人。有狐在月下，仰首望空际，气一呼，有丸自口中出，直上入月中；一吸，复落，以口承之，则又呼之：如是不已。鬼潜伺其侧，俟其出，急掇于手，付王吞之。狐惊，盛气相向；见二人在，恐不敌，愤恨而去。王与鬼别。至其家，妻子见之，咸惧却走。王告以故，乃渐集。由此在家，寝处如平时。其友张姓者，闻而省之。相见话温凉，因谓张曰："我与君家夙贫，今有术可以致富，子能从我游乎？"张唯唯。曰："我能不药而医，不卜而断。我欲现身，恐识我者相惊怪。附子而行，可乎？"张又唯唯。于是即日趋装。至山西界，富室有女得暴疾，眩然瞀瞑，前后药禳既穷。张造其庐，以术自炫。富翁止此女，常珍惜之，能医者，愿以千金为报。张请视之，从翁入室，见女瞑卧；启其衾，抚其体，女昏不觉。王私告张曰："此魂亡也，当为觅之。"张乃告翁："病虽危，可救。"问："需何药？"俱言不须："女公子魂离他所，业遣神觅之矣。"约一时许，王忽来，具言已得。张乃请翁再入，又抚之。少顷，女欠伸，目遽张。翁大喜，抚问。女言："向戏园中，见一少年郎携弹弹雀，数人牵

骏马，从诸其后。急欲奔避，横被阻止。少年以弓授儿，教儿弹。方羞诃之，便携儿马上，累骑而行，笑曰：‘我乐与子戏，勿羞也。’数里，入山中。我马上号且骂。少年怒，推堕路旁。欲归无路。适有一人捉儿臂，疾若驰，瞬息至家，忽若梦醒。”翁神之，果贻千金。王宿与张谋，留二百金作路费，余俱摄去，款门而付其子。又命以三百馈张氏，乃复还。次日，与翁别，不见金藏何所，益奇之，厚礼而送之。逾数日，张于郊外遇同乡人贺才。才饮赌，不事生业，其贫如丐；闻张得异术，获金无算，因奔寻之。王劝，薄赠令归。才不改故行，旬日荡尽，将复寻张。王已知之，曰：“才狂悖，不可与处。只宜赂之使去，纵祸犹浅。”逾日，才果至，强从与俱。张曰：“我固知汝复来，然日事酗赌，千金何能满无底窦！诚改若所为，我百金相赠。”才诺之。张泻囊与之。才去，以百金在橐，赌益豪；益之狭邪游，挥金如土。邑中捕役疑而执之，质于官，拷掠酷惨。才实告金所自来。乃遣隶押才捉张。创剧，毙于途。魂不忘张，复往依之，因与王会。一日，聚饮于烟墩，才大醉，狂呼。王止之，不听。适巡方御史过，闻呼搜之，获张。张惧，以实告。御史怒，笞而牒于神。夜梦金甲人告曰：“查王兰无辜而死，今为鬼仙，医亦仁术，不可律以妖魅。今奉帝命，授为清道使。贺才邪荡，已罚窜铁围山。张某无罪，当宥之。”御史醒而异之，乃释张。张制装旋里，囊中存数百金，敬以半送王家。王氏子孙以此致富焉。

王　成

王成，平原故家子。性最懒，生涯日落，惟剩破屋数间，与妻卧牛衣中，交谪不堪。时盛夏燠热，村外故有周氏园，墙宇尽倾，惟存一亭；村人多寄宿其中，王亦在焉。既晓，睡者尽去。红日三竿，王始起，逡巡欲归。见草际金钗一股，拾视之，镌有细字云：仪宾府造。王祖为衡府仪宾，家中故物，多此款式。因把钗筹酬。歘一妪来寻钗。王虽故贫，然性介，邃出授之。妪喜，极赞盛德，曰："钗值几何！先夫之遗泽也。"问："夫君伊谁？"答云："故仪宾王柬之。"王惊曰："吾祖也。何以相遇？"妪亦惊曰："汝即王柬之之孙耶？我乃狐仙，百年前与君祖缱绻。君祖没，老身遂隐。过此遗钗，适入子手，非天数耶！"王亦曾闻祖有狐妻，信其言，便邀临顾。妪从之。王呼妻出见，负败絮，菜色黯焉。妪叹曰："嘻！王柬之之孙，乃一贫至此哉！"顾败灶无烟，曰："家计若此，何以聊生？"妻因细述贫状，呜咽饮泣。妪以钗授妇，使姑质钱市米，三日外请复相见。王挽留之。妪曰："汝妻犹不能存活；我在，仰屋而居，复何裨益？"遂径去。王为妻言其故，妻大怖。王诵其义，使姑事之。妻诺。逾三日，果至。出数金，籴粟麦各一石。夜与妇宿短榻。妇初惧之，然察其意殊拳拳，遂不之疑。翌日，谓王曰："孙勿惰，宜操小生业；坐食，乌可长也？"王告以无资。曰："汝祖在时，金帛凭所取；我以世外人无需是物，故未尝多取。积花粉之金四十两，至今犹存。贮亦无所用，可

将去，悉以市葛，刻日赴都，可得微息。”王从之，购五十余端以归。妪命趋装，计六七日可达燕都。嘱曰：“宜勤勿懒，宜急勿缓，迟之一日，悔之已晚。”王敬诺，囊货就路。中途遇雨如绳，过宿，泞益甚。见往来行人践淖没趾，心畏苦之。待至停午，始渐燥，而阴云复合，雨又大作。信宿乃行。将近京，传闻葛价翔贵，心窃喜。入都解装，客店主人深惜其晚。先是，南道初通，葛至绝少。贝勒府购致甚急，价顿昂，较常可三倍。前一日方购足，后来者，并皆失望。主人以故告王，王郁郁不乐。越日，葛至愈多，价益下。王以无利，不肯售。迟十余日，计食耗烦多，倍益忧闷。主人劝令贱卖，改而他图。从之。亏资十余两，悉脱去。早起，将作归计，启视囊中，则金亡矣。惊告主人。主人无所为计。或劝鸣官，责主人偿。王叹曰：此我数也，于主人何干？”主人闻而德之，赠金五两，慰之使归。自念无以见祖母，蹀躞内外，进退维谷。适见斗鹑者，一赌数千；每市一鹑，恒百千不止。意忽动，计囊中资，仅足贩鹑；乃归市贩鹑而返。主人喜，贺其速售。至夜，大雨彻曙。天明，衢水如河，淋零犹未休也。居以待晴；连绵数日，更无休止。起视笼中，鹑渐死。王大惧，不知计之所出。越日，死愈多，仅余数头，并一笼饲之；经宿往窥，则一鹑仅存。因告主人，不觉涕堕。主人亦为扼腕。王自度金尽罔归，但欲觅死。主人劝慰之。共往视鹑，审谛之曰：“此似英物，诸鹑之死，未必非此之斗杀之也。君暇亦无所事，请把之；如其良也，赌亦可以谋生。”王如其教。既驯，主人令持向街头赌酒食。鹑健甚，辄赢。主人喜，以金授王，使复与子弟决赌，三战三胜。半年，蓄积二十金，心益慰，视鹑如命。先

是，大亲王好鹑，每值"上元"，辄放民间把鹑者入邸相角。主人谓王曰："今大富宜可立致；所不可知者，在子之命矣。"因告以故，导与俱往。嘱曰："脱败则丧气出耳；倘有万分一，鹑斗胜，王必欲市之，君勿应；如固强之，惟予首是瞻，待首肯而后应之。"王曰："诺。"至邸，则鹑人肩摩于墀下。顷之，王出御殿。左右宣言："有愿斗者上！"即有一人把鹑，趋而进。王命放鹑，客亦放。略一腾踔，客鹑已败。王大笑。王命把鹑者再进。俄而败者数人。主人曰："可矣。"相将俱登。王相之曰："睛有怒脉，此健羽也，不可轻敌。"命取铁喙者当之。一再腾跃，而王鹑铩羽。更选其良，再易再败。王急命取宫中玉鹑。片时把出，素羽如鹭，神骏不凡。王成意倭，跪而求罢。王笑曰："总之，脱斗而死，当厚尔赏。"成乃纵之。王鹑直奔之。而玉鹑方来，则伏如怒鸡以待之；玉鹑健喙，则起如翔鹤以击之。进退颉颃，相持约一伏时，玉鹑渐懈；而其怒益烈，其斗益急。未几，雪毛摧落，垂羽而逃。观者千人，罔不叹羡。王乃索取而亲把之。自喙至爪，审周一过，问成曰："鹑可货否？"答曰："小人无恒产，与相依为命，不愿售也。"王曰："赐尔重直，中人之产可致，颇愿之乎？"成俛思良久曰："本不乐置，顾大王既爱好之，苟使小人得衣食业，又何求？"王问直，答以千金。王笑曰："痴男子，此何珍宝而千金直也？"成曰："大王不以为宝，臣以为连城之璧不过也。"王曰："如何？"曰："小人把向市中，日得数金，易升斗粟，一家十余口食指无冻馁忧，是何宝如之？"王言："余不相亏，便与二百金。"成摇首。又增百数。成目视主人色不动，乃曰："承大王命，请减百价。"王曰："休矣！谁肯以九百金易一鹑

者？”成囊鹐欲行。王呼曰：“鹐人来！实给六百。肯则售，否则已耳！”成又目主人，主人仍自若。成心愿盈溢，惟恐失时。曰：“以此数售，心实怏怏。但交而不成，则获戾滋大。无已，即如命。”王喜，即称付之。成囊金，拜赐而出。主人怼曰：“我言如何？子乃急自鬻也。再少靳之，八百金在掌中矣。”成归，掷金案上，请主人自取之，主人不受。又固让之，乃盘计饭直而受之。王治装归。至家，历述所为，出金相庆。妪命置良田三百亩，起屋作器，居然世家。早起，使成督耕，妇督织，稍惰，辄诃之。夫妇相安，不敢有怨词。过三年，家益富。妪辞欲去，夫妇共挽之，至泣下。妪亦随止。旭旦候之，已杳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富皆得于勤，此独得于惰，亦创闻也。不知一贫彻骨，而至性不移，此天之所以始弃之而终怜之也。懒中岂果有富贵乎哉！”

梦　别

王春李先生之祖，与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。一夜，梦公至其家，黯然相语。问：“何来？”曰：“仆将长往，故与君别耳。”问：“何之？”曰：“远矣。”遂出。送至谷中，见石壁有裂罅，便拱手作别。以背向罅，逡巡倒行而入。呼之，不应，因而惊悟。及明，以告太公敬一，且使备弔具，曰：“玉田公捐舍矣。”太公请先探之，信而后弔之。不听，竟以素服往。至门，则提幡挂矣。呜呼！古人于友，其死生相信如此；丧舆待巨卿而行，岂妄哉！

李　公

李公著明，睢宁令襟卓先生公子也。为人豪爽无馁怯。为新城王季良先生内弟。季良家多楼阁，往往睹怪异。公常暑月寄宿，爰阁上晚凉。或告之异，公笑，不听，固命设榻。主人如请，嘱仆辈伴公寝。公辞，言："喜独宿，生平不解怖。"主人乃使炷息香于炉，始息烛覆扉而去。公即枕移时，于月色中，见几上茗瓯倾侧旋转，不休，亦不堕。公咄之，铿然立止；即若有人拔香炷，炫摇空际，纵横作花缕。公起叱曰："何物鬼魅敢尔！"裸裼下榻，欲就捉之。以足觅床下，仅得一履，不暇冥搜，赤足挝摇处，炷顿插炉，竟寂无兆。公俯身遍摸暗陬，忽一物腾击颊际，竟似履状。索之，亦殊不得。乃启覆下楼，呼从人；燕火以烛，空无一物，乃复就枕。既明，使数人搜履。翻席倒榻，不知所在。主人为公易屧。越日，偶一仰首，见一屧夹塞椽间。挑拨而下，则公履也。公益都人，侨居于淄之孙氏第。第綦阔，皆置闲旷，公仅居其半。南院临高阁，止隔一堵，时见阁扉自启闭，公亦不置念。偶与家人语于庭，阁门忽开。见一小人，面北而坐，身不盈三尺，绿袍白袜。众指顾之，亦不动。公曰："此狐也。"急取弓矢，对关欲射。小人见之，嗤嗤作揶揄声。遂不复见。公捉刀登阁，且骂且搜，竟无所睹，乃返。异遂绝。公居数年，安妥无恙。公长公友三，为余姻家，其所目睹。

异史氏曰："予生也晚，未得奉公杖履。然闻之父老，大

约慷慨刚毅丈夫也。观此二事，大概可睹。浩然中存，鬼狐何为乎哉！”

鄱阳神

翟湛持，司理饶州，道经鄱阳湖。湖上有神祠，停盖游瞻。内雕木普郎死节臣像。翟姓一神，最居末座。翟曰：“吾家宗人，何得在下？”遂于上易一座。既而登舟，大风断帆；桅樯倾侧，一家哀号。俄一小舟，破浪而来，既近官舟，急挽翟登小舟。于是家人尽登。审视其人，与翟姓神无少异。无何，浪息，寻之已杳。

骂鸭

邑西白家庄居民某，盗邻鸭烹之。至夜，觉肤痒；天明视之，鸭毛茸生，触之则痛。大惧，无术可医。夜梦一人告之曰：“汝病乃天罚，须得失者骂，毛乃可落。”而邻翁素雅量，生平失物，未尝征于声色。某诡告翁曰：“鸭乃某甲所盗，彼甚畏骂焉。骂之亦可儆将来。”翁笑曰：“谁有闲气骂恶人！”卒不骂。某益窘，因实告邻翁。翁乃骂，其病良已。

异史氏曰：“甚矣，攘者之可惧也：一攘而鸭毛生！甚矣，骂者之宜戒也：一骂而盗罪减！然为善有术，彼邻翁者，是以骂行其术者也。”

柳氏子

胶州柳西川，法内史之主计仆也。年四十，生一子，溺爱甚至；纵任之，惟恐拂。既长，荡侈逾检，翁囊积为空。无何，子病。翁故畜善骡。子曰："骡肥可啗，杀啖我，我病可愈。"柳谋杀蹇劣者。子闻之，即大怒骂，病益剧。柳惧，杀骡以进，乃喜。然尝一脔便弃去，病卒不减，寻毙。柳悼叹欲死。后三四年，村人以香社登岱。至山半，见一人乘骡行，驶而来，怪似柳子。比至，果是。下骡遍揖，各道寒暄。村人共骇，亦不敢诘其死；但问："在此何作？"答云："亦无甚事，东西奔驰而已。"便问逆旅主人姓名。众具告之。柳子拱手曰："适有小故，不暇叙间阔，明日当相谒。"上骡遂去。众既归寓，亦谓其未必即来。晏旦俟之，子果至。系骡厩柱，趋进笑言。众谓："尊大人日切思慕，何不一归省视？"子讶问："言者何人？"众以柳对。子神色俱变，久之曰："被既见思，请归传语：我于四月七日，在此相候。"言讫别去。众归，以情致翁。翁大哭，如期而往，自以故告主人。主人止之曰："曩见公子神情冷落，似未必有嘉意。以我卜之，殆不可见。"柳涕泣不信。主人曰："我非阻君，神鬼无常，恐遭不吉。如必欲见，请伏棘中。待其来，察其词色。可见则出。"柳如其言。既而，子果至。问："柳某来否？"主人答云："无。"子盛气骂曰："老畜产那便不来！"主人惊曰："何骂父？"答曰："彼是我何父？初与伊为客侣，不图包藏祸心，隐我血资悍不还。今愿得而甘心焉，何父之有！"

言已，出门曰："便宜他！"柳在棱历历闻之，汗流接踵，不敢出气。主人呼之，乃出，狼狈而归。

异史氏曰："暴得多金，何如其乐！所难堪者偿耳！荡费殆尽，尚不忘于夜台，怨毒之于人，甚矣哉！"

卷　三

青　凤

太原耿氏，故大家，第宅宏阔。后凌夷，楼舍连亘，半旷废之。因生怪异，堂门辄自关掩，家人恒中夜骇哗。耿患之，移居别墅，留老翁门焉。由此荒落益甚。或闻笑语歌吹声。耿有从子去病，狂放不羁，嘱翁有所闻见，奔告之。至夜，见楼上灯光明灭，走报生。生欲入觇其异。止之，不听。门户素所习识，竟拨蒿蓬，曲折而入。登楼，初无少异；穿楼而过，闻人语切切。潜窥之，见巨烛双烧，其明如昼。一叟儒冠南面坐，一妪相对，俱年四十余。东向一少年，可二十许；右一女郎，才及笄耳。酒胾满案，团坐笑语。生突入，笑呼曰："有不速之客一人来！"群惊奔匿。独叟诧问："谁何入人闺阁？"生曰："此我家也，君占之。旨酒自饮，不邀主人，毋乃太吝？"叟审睇之，曰："非主人也。"生曰："我狂生耿去病，主人之从子耳。"叟致敬曰："久仰山斗！"及揖生入，便呼家人易馔。生止之。叟乃酌客。生曰："吾辈通家，坐客无容见避，还祈招饮。"叟呼："孝儿！"俄少年自外入。叟曰："此豚儿也。"揖而坐，略审门阀。叟自言："义君姓胡。"生素豪，谈议风生，孝儿亦倜傥；倾吐间，雅相爱悦。生二十一，长孝儿二岁，因弟之。叟曰："闻君祖

纂'涂山外传'，知之乎？"答："知之。"叟曰："我涂山氏之苗裔也。唐以后，谱系犹能忆之；五代而上无传焉。幸公子一垂教也。"生略述涂山女佐禹之功，粉饰多词，妙绪泉涌。叟大喜，谓子曰："今幸得闻所未闻。公子亦非他人，可请阿母及青凤来共听之，亦令知我祖德也。"孝儿入帏中。少时，媪偕女郎出。审顾之，弱态生娇，秋波流慧，人间无其丽也。叟指妇云："此为老荆。"又指女郎："此名青凤，鄙人之犹女也。颇慧，所闻见，辄记不忘，故唤令听之。"生谈竟而饮，瞻顾女郎，停睇不转。女觉之，俛其首。生隐蹑莲钩，女急敛足，亦无愠怒。生神志飞扬，不能自主，拍案曰："得妇如此，南面王不易也！"媪见生渐醉益狂，与女俱去。生失望，乃辞叟出。而心萦萦，不能忘情于青凤也。至夜，复往，则兰麝犹芳，凝待终宵，寂无声咳。归与妻谋，欲携家而居之，冀得一遇。妻不从，生乃自往，读于楼下。夜凭几，一鬼披发入，面黑如漆，张目视生。生笑，捻指研墨自涂，灼灼然相与对视，鬼惭而去。次夜更深，灭烛欲寝，闻楼后发扃，辟之闶然。急起窥觇，则扉半启。俄闻履声细碎，有烛光自房中出。视之，则青凤也。骤见生，骇而却退，遽阖双扉。生长跪致词曰："小生不避险恶，实以卿故。幸无他人，得一握手为笑，死不憾耳。"女遥语曰："惓惓深情，妾岂不知？但吾叔闺训严谨，不敢奉命。"生固哀之，云："亦不敢望肌肤之亲，但一见颜色足矣。"女似肯可，启关出，捉其臂而曳之。生狂喜，相将入楼下，拥而加诸膝。女曰："幸有夙分；过此一夕，即相思无益矣。"问："何故？"曰："阿叔畏君狂，故化厉鬼以相吓，而君不动也。今已卜居他所，一家皆移，什物赴新居，而妾留守，明日即发矣。"

言已，欲去，云："恐叔归。"生强止之，欲与为欢。方持论间，叟掩入。女羞惧无以自容，挽手依床，拈带不语。叟怒曰："贱婢辱我门户！不速去，鞭挞且从其后！"女低头急去，叟亦出。生尾而听之，訶诟万端，闻青凤嘤嘤啜泣。生心意如割，大声曰："罪在小生，于青凤何与？倘宥青凤，刀锯鈇钺，愿身受之！"良久寂然，乃归寝。自此第内，绝不复声息矣。生叔闻而奇之，愿售以居，不较值。生喜，携家口而迁焉。居逾年，甚适，而未尝须臾忘青凤也。会清明上墓归，见小狐二，为犬逼逐。其一投荒窜去，一则皇急道上。望见生，依依哀啼，蒿耳辑首，似乞其援。生怜之，启裳衿，提抱以归。闭门，置床上，则青凤也。大喜，慰问。女曰："适与婢子戏，遣此大厄。脱非郎君，必葬犬腹。望无以非类见憎。"生曰："日切怀思，系于魂梦。见卿如获异宝，何憎之云！"女曰："此天数也，不因颠覆，何得相从？然幸矣，婢子必言妾已死，可与君坚永约耳。"生喜，另舍舍之。积二年余，生方夜读，孝儿忽入。生辍读，讶诘所来。孝儿伏地，怆然曰："家君有横难，非君莫救。将自诣恳，恐不见纳，故以某来。"问："何事？"曰："公子识莫三郎否？"曰："此吾年家子也。"孝儿曰："明日将过，倘携有猎狐，望君留之也。"生曰："楼下之羞，耿耿在念，他事不敢预闻。必欲仆效绵薄，非青凤来不可。"孝儿零涕曰："凤妹已野死三年矣。"生拂衣曰："既尔，则恨滋深耳！"执卷高吟，殊不顾瞻。孝儿起，哭失声，掩面而去。生如青凤所，告以故。女失色曰："果救之否？"曰："救则救之；适不之诺者，亦聊以报前横耳。"女乃喜曰："妾少孤，依叔成立。昔虽获罪，乃家范应尔。"生曰："诚然，但使人不能无介介

耳。卿果死，定不相援。”女笑曰：“忍哉！”次日，莫三郎果至，镂膺虎韔，仆从甚赫。生门逆之。见获禽甚多，中一黑狐，血殷毛革；抚之，皮肉犹温。便托裘敝，乞得缀补。莫慨然解赠。生即付青凤，乃与客饮。客既去，女抱狐于怀，三日而苏，展转复化为叟。举目见凤，疑非人间。女历言其情。叟乃下拜，惭谢前愆。喜顾女曰：“我固谓汝不死，今果然矣。”女谓生曰：“君如念妾，还祈以楼宅相假，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。”生诺之。叟赧然谢别而去。入夜，果举家来。由此如家人父子，无复猜忌矣。生斋居，孝儿时共谈谦。生嫡出子渐长，遂使傅之；盖循循善教，有师范焉。

画　皮

太原王生，早行，遇一女郎，抱襆独行，甚艰于步。急走趁之，乃二八姝丽。心相爱乐，问：“何夙夜踽踽而独？”女曰：“行道之人，不能解愁忧，何劳相问？”生曰：“卿何愁忧？或可效力，不辞也。”女黯然曰：“父母贪赂，鬻妾朱门。嫡妒甚，朝詈而夕楚辱之，所弗堪也，将远遁耳。”问：“何之？”曰：“在亡之人，乌有定所。”生言：“敝庐不远，即烦枉顾。”女喜从之。生代携襆物，导与同归。女顾室无人，问：“君何无家口？”答云：“斋耳。”女曰：“此所良佳。如怜妾而活之，须秘密勿泄。”生诺之。乃与寝合。使匿密室，过数日而人不知也。生微告妻。妻陈，疑为大姓媵妾，劝遣之。生不听。偶适市，遇一道士，顾生而愕。问：“何所遇？”答言：“无之。”道士曰：“君身邪气萦绕，何言无？”生又力白。

道士乃去，曰："惑哉！世固有死将临而不悟者。"生以其言异，颇疑女；转思明明丽人，何至为妖，意道士借魇禳以猎食者。无何，至斋门，门内杜，不得入。心疑所作，乃踰垝垣。则室门已闭。蹑足而窗窥之，见一狞鬼，面翠色，齿巉然如锯。铺人皮于榻上，执彩笔而画之；已而掷笔，举皮如振衣状，披于身，遂化为女子。睹此状，大惧，兽伏而出。急追道士，不知所往。遍迹之，遇于野，长跪乞救，请遣除之。道士曰："此物亦良苦，甫能觅代者，予亦不忍伤其生。"乃以蝇拂授生，令挂寝门。临别，约会于青帝庙。生归，不敢入斋，乃寝内室，悬拂焉。一更许，闻门外戛戛有声，自不敢窥，使妻窥之。但见女子来，望拂子不敢进；立而切齿，良久乃去。少时复来，骂曰："道士吓我。终不然，宁入口而吐之耶！"取拂碎之，坏寝门而入。径登生床，裂生腹，掏生心而去。妻号，婢入烛之，生已死，腔血狼藉。陈骇涕不敢声。明日，使弟二郎奔告道士。道士怒曰："我固怜之，鬼子乃敢尔！"即从生弟来。女子已失所在。既而仰首四望，曰："幸遁未远。"问："南院谁家？"二郎曰："小生所舍也。"道士曰："现在君家。"二郎愕然，以为未有。道士问曰："曾否有不识者一人来？"答曰："仆早赴青帝庙，良不知，当归问之。"去，少顷而返，曰："果有之。晨间一妪来，欲佣为仆家操作，室人止之，尚在也。"道士曰："即是物矣。"遂与俱往。仗木剑，立庭心，呼曰："孽鬼！偿我拂子来！"妪在室，惶遽无色，出门欲遁。道士逐击之。妪仆，人皮划然而脱，化为厉鬼，卧嗥如猪。道士以木剑枭其首；身变作浓烟，匝地作堆。道士出一葫芦，拔其塞，置烟中，飓飓然如口吸气，瞬息烟尽。道士塞口入囊。共视人皮，眉目手足，

无不备具。道士卷之，如卷画轴声，亦囊之，乃别欲去。陈氏拜迎于门，哭求回生之法。道士谢不能。陈益悲，伏地不起。道士沉思曰："我术浅，诚不能起死。我指一人，或能之。"问："何人？"曰："市上有疯者，时卧粪土中。试叩而哀之。倘狂辱夫人，夫人勿怒也。"二郎亦习知之。乃别道士，与嫂俱往。见乞人颠歌道上，鼻涕三尺，秽不可近。陈膝行而前。乞人笑曰："佳人爱我乎？"陈告以故。又大笑曰："人尽夫也，活之何为？"陈固哀之。乃曰："异哉！人死而乞活于我。我阎摩耶？"怒以杖击陈。陈忍痛受之。市人渐集如堵。乞人咯痰唾盈把，举向陈吻曰："食之！"陈红涨于面，有难色；既思道士之嘱，遂强啖焉。觉入喉中，硬如团絮，格格而下，停结胸间。乞人大笑曰："佳人爱我哉！"遂起，行已不顾。尾之，入于庙中。迫而求之，不知所在；前后冥搜，殊无端兆，惭恨而归。既悼夫亡之惨，又悔食唾之羞，俯仰哀啼，但愿即死。方欲展血敛尸，家人伫望，无敢近者。陈抱尸收肠，且理且哭。哭极声嘶，顿欲呕。觉鬲中结物，突奔而出，不及回首，已落腔中。惊而视之，乃人心也。在腔中突突犹跃，热气腾蒸如烟然。大异之。急以两手合腔，极力抱挤。少懈，则气氤氲自缝中出。乃裂缯帛急束之。以手抚尸，渐温。覆以衾裯。中夜起视，有鼻息矣。天明，竟活。为言："恍惚若梦，但觉腹隐痛耳。"视破处，痂结如钱，寻愈。

异史氏曰："愚哉世人！明明妖也，而以为美。迷哉愚人！明明忠也，而以为妄。然爱人之色而渔之，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。天道好还，无往不复，但愚而迷者不悟耳。可哀也夫！"

贾　儿

楚某翁贾于外。妇独居，梦与人交，醒而扪之，小丈夫也。察其情，与人异，知为狐。未几，下床去，门未开而已逝矣。入暮，邀庖媪伴焉。有子十岁，素别榻卧，亦招与俱。夜既深，媪儿皆寐，狐复来。妇喃喃如梦语。媪觉，呼之，狐遂去。自是，身忽忽若有亡。至夜，不敢息烛，戒子睡勿熟。夜阑，儿及媪倚壁少寐。既醒，失妇，意其出遗；久待不至，始疑。媪惧，不敢往觅；儿执火遍烛之，至他室，则母裸卧其中，近扶之，亦不羞缩。自是遂狂，歌哭叫詈，日万状。夜厌与人居，另榻寝，儿媪亦遣去。儿每闻母笑语，辄起火之。母反怒诃儿，儿亦不为意，因共壮儿胆。然嬉戏无节，日效杇者以砖石叠窗上，止之不听。或去其一石，则滚地作娇啼，人无敢气触之。过数日，两窗尽塞无少明。已乃和泥涂壁孔，终日营营，不惮其劳。涂已，无所作，遂把厨刀霍霍磨之。见者皆憎其顽，不以人齿。儿宵分隐刀于怀，以瓢覆灯。伺母呓语，急启灯，杜门声喊。久之无异，乃离门，扬言诈作欲搜状。欻有一物如狸，突奔门隙。急击之，仅断其尾，约二寸许，湿血犹滴。初，挑灯起，母便诟骂，儿若弗闻。击之不中，懊恨而寝。自念虽不即戮，可以幸其不来。及明，视血迹，逾垣而去。迹之，入何氏园中。至夜果绝，儿窃喜。但母痴卧如死。未几，贾人归，就榻问讯。妇谩骂，视若仇。儿以状对。翁惊，延医药之。妇泻药诟骂。潜以药入汤水杂饮之，数日渐安。父子俱喜。一夜睡

醒，失妇所在，父子又觅得于别室。由是复颠，不欲与夫同室处。向夕，竟奔他室。挽之，骂益甚。翁无策，尽扃他扉。妇奔去，则门自辟。翁患之，驱襄备至，殊无少验。儿薄暮潜入何氏园，伏莽中，将以探狐所在。月初升，乍闻人语。暗拨蓬科，见二人来饮，一长鬣奴捧壶，衣老棕色。俱细隐，不甚可辨。移时，闻一人曰："明日可取白酒一瓶来。"顷之，俱去，惟长鬣独留，脱衣卧石上。审顾之，四肢皆如人，但尾垂后部。儿欲归，恐狐觉，遂终夜伏。未明，又闻二人以次复来，哝哝入竹丛中。儿乃归。翁问所往，答："宿阿伯家。"适从父入市，见帽肆挂狐尾，乞翁市之。翁不顾。儿牵父衣，娇聒之。翁不忍过拂，市焉。父贸易廛中，儿戏弄其侧，乘父他顾，盗钱去，沽白酒，寄肆廊。有舅氏城居，素业猎。儿奔其家，舅他出。妗诘母疾，答云："连日少可。又以耗子啮衣，怒涕不解，故遣我乞猎药耳。"妗捡柜中，出钱许，裹付儿，儿少之。妗欲作汤饼啖儿，儿觑室无人，自发药裹，窃盈掬而怀之。乃趋告妗，俾勿举火，"父待市中，不遑食也"。遂去，隐以药置酒中。遨游市上，抵暮方归。父问所在，托在舅家。儿自是日游廛肆间。一日，见长鬣杂在人中。儿审之确，阴缀系之。渐与语，诘其里居。答言："北村。"亦询儿，儿伪云："山洞。"长鬣怪其洞居。儿笑曰："我世居洞府，君固否耶？"其人益惊，便诘姓氏。儿曰："我胡氏子。曾在何处见君从两郎，顾忘之耶？"其人熟审之，若信若疑。儿微启下裳，少少露其假尾，曰："我辈混迹人中，但此物犹存，为可恨耳。"其人问："在市欲何为？"儿曰："父遣我沽。"其人亦以沽告。儿问："沽未？"曰："吾侪多贫，故常窃时多。"儿曰："此役亦良苦，耽惊忧。"其人曰：

"受主人遣，不得不尔。"因问："主人伊谁？"曰："即曩所见两郎兄弟也。一私北郭王氏妇，一宿东村某翁家。翁家儿大恶，被断尾，十日始瘥，今复往矣。"言已欲别，曰："勿误我事。"儿曰："窃之难，不若沽之易。我先沽寄廊下，敬以相赠。我囊中尚有余钱，不愁沽也。"其人愧无以报。儿曰："我本同类，何靳些须？暇时，尚当与君痛饮耳。"遂与俱去，取酒授之，乃归。至夜，母竟安寝，不复奔。心知有异，告父同往验之，则两狐毙于亭上，一狐死于草中，喙津津尚有血出。酒瓶犹在，持而摇之，未尽也。父惊问："何不早告？"曰："此物最灵，一泄，则彼知之。"翁喜曰："我儿，讨狐之陈平也。"于是父子荷狐归。见一狐秃尾，刀痕宛然。自是遂安。而妇瘠殊甚，心渐明了，但益之嗽，呕痰数升，寻愈。北郭王氏妇，向祟于狐，至是问之，则狐绝而病亦愈。翁由此奇儿，教之骑射。后贵至总戎焉。

董　生

董生，字遐思，青州之西鄙人。冬月薄暮，展被于榻而炽炭焉。方将篝灯，适友人招饮，遂扃户去。至友人所，座有医人，善太素脉，遍诊诸客。末顾王生九思及董曰："余阅人多矣，脉之奇无如两君者：贵脉而贱兆，寿脉而有促征。此非鄙人所敢知也。然而董君实甚。"共惊问之。曰："某至此亦穷于术，未敢臆决。愿两君自慎之。"二人初闻甚骇，既以为模棱语，置不为意。半夜，董归，见斋门虚掩，大疑。醺中自忆，必去时忙促，故忘扃键。入室，未遑爇火，先以

手入衾中探其温否。才一探入，则腻有卧人。大惊，敛手。急火之，竟为姝丽，韶颜稚齿，神仙不殊。狂喜，戏探下体，则毛尾修然。大惧，欲遁。女已醒，出手捉生臂，问："君何往？"董益惧，战栗哀求，愿仙人怜恕。女笑曰："何所见而仙我？"董曰："我不畏首而畏尾。"女又笑曰："君误矣。尾于何有？"引董手，强使复探，则髀肉如脂，尻骨童童。笑曰："何如？醉态蒙眬，不知所见伊何，遂诬人若此。"董固喜其丽，至此益惑，反自咎适然之错。然疑其所来无因。女曰："君不忆东邻之黄发女乎？屈指移居者已十年矣。尔时我未笄，君垂髫也。"董恍然曰："卿周氏之阿琐耶？"女曰："是矣。"董曰："卿言之，我仿佛忆之。十年不见，遂窈窕如此。然何邃能来？"女曰："妾适痴郎四五年，翁姑相继逝，又不幸为文君。剩妾一身，茕无所依。忆孩时相识者惟君，故来相见就。入门已暮，邀饮者始至，遂潜隐以待君归。待之既久，足冰肌粟，故借被以自温耳。幸勿见疑。"董喜，解衣共寝，意殊自得。月余，渐羸瘦，家人怪问，辄言不自知。久之，面目益支离，乃惧，复造善脉者诊之。医曰："此妖脉也。前日之死征验矣，疾不可为也。"董大哭，不去。医不得已，为之针手灸脐，而赠以药。嘱曰："如有所遇，力绝之。"董亦自危。既归，女笑要之。怫然曰："勿复相纠缠，我行且死！"走不顾。女大惭，亦怒曰："汝尚欲生耶！"至夜，董服药独寝，甫交睫，梦与女交，醒已遗矣。益恐，移寝于内，妻子火守之。梦如故。窥女子已失所在。积数日，董吐血斗余而死。王九思在斋中，见一女子来，悦其美而私之。诘所自，曰："妾遐思之邻也。渠旧与妾善，不意为狐惑而死。此地妖气可畏，读书人宜慎相防。"王益佩之，遂相

欢待。居数日，迷惘病瘠。忽梦董曰："与君好者狐也。杀我矣，又欲杀我友。我已诉之冥府，泄此幽愤。七日之夜，当灶香室外，勿忘却。"省而异之。谓女曰："我病甚，恐将委沟壑，或劝勿室也。"女曰："命当寿，室亦生；不寿，勿室亦死也。"坐与调笑。王心不能自持，又乱之。已而悔之，而不能绝。及暮，插香户上。女来，拔弃之。夜又梦董来，让其违嘱。次夜，暗嘱家人，俟寝后潜灶之。女在榻上忽惊曰："又置香耶？"王言："不知。"女急起得香，又折灭之。入曰："谁教君为此者？"王曰："或室人忧病，听巫家厌禳耳。"女傍徨不乐。家人潜窥香灭，又灶之。女忽叹曰："君福泽良厚。我误害遐思而奔子，诚我之过。我将与彼就质于冥曹。君如不忘夙好，勿坏我皮囊也。"逡巡下榻，仆地而死。烛之，狐也。犹恐其活，遽呼家人，剥其革而悬焉。王病甚，见狐来曰："我诉诸法曹。法曹谓董君见色而动，死当其罪；但咎我不当惑人，追金丹去，复令还生。皮囊何在？"曰："家人不知，已脱之矣。"狐惨然曰："余杀人多矣，今死已晚；然忍哉君乎！"恨恨而去。王病几危，半年乃瘥。

齕　石

新城王钦文家，有圉人王姓，幼入劳山学道。久之，不火食，唯啖松子及白石。遍体生毛。既数年，念母老归里，渐复火食，犹啖石如故。向日视之，即知石之甘苦酸咸，如啗芋然。母死，复入劳山，今又十七八年矣。

陆　判

陵阳朱尔旦，字小明。性豪放，然素钝，学虽笃，尚未知名。一日，文社众饮。或戏之云："君有豪名，能深夜负十王殿左廊下判官来，众当醵作筵以相款。"盖陵阳有十王殿，神鬼皆木雕，妆饰如生。东庑有立判，绿面红须，貌尤狞恶。或夜闻两廊拷讯声。入者，毛皆森竖。故众以此难朱。朱笑起，径去。居无何，门外大呼曰："我请髯宗师至矣！"众皆起。俄负判入，置几上，奉觞酹之三。众睹之，瑟缩不安于座。仍请负去。朱又把酒灌地，祝曰："门生狂率不文，大宗师谅不为怪。荒舍非遥，合乘兴来觅饮，幸勿畛畦。"乃负之去。次日，众果招朱饮。抵暮，半醉而归，兴未阑，挑灯独酌。忽有人搴帘入，视之，乃判官也。起曰："噫，吾殆将死矣！前夕冒渎，今来加斧鑕耶？"判启浓髯微笑曰："非也。昨蒙高义相订，夜偶暇，敬践达人之约。"朱大悦，牵衣促坐，自起涤器爇火。判曰："天道温和，可以冷饮。"朱如命，置瓶案上，奔告家人治肴果。妻闻大骇，戒勿出。朱不听，立俟治具以出。易盏交酬，始询姓氏。判曰："我陆姓，无名字。"与谈古典，应答如响。问："知制艺否？"曰："妍媸亦颇辨之。阴司诵读，与阳世略同。"陆豪饮，一举十觥。朱因竟日饮，遂不觉玉山倾颓，伏几醺睡。比醒，则残烛昏黄，鬼客已去。自是三两日辄一来，情益洽，时抵足眠。朱献窗稿，陆辄红勒之，都言不佳。一夜，朱醉先寝，陆犹自酌。忽醉梦中觉脏腹微痛；醒而视之，则陆危坐床前，破腔

出肠胃，条条整理。愕曰："夙无仇怨，何以见杀？"陆笑曰："勿惧，我为君易慧心耳。"从容纳肠已，复合之，末以裹足布束朱腰。作用毕，视榻上亦无血迹。腹间觉少麻木。见陆置肉块几上，问之。曰："此君心也。作文不快，知君之毛窍塞耳。适在冥间，于千万心中，拣得佳者一枚，为君易之，留此以补缺数。"乃起，掩扉去。天明解视，则创缝已合，有线而赤者存焉。自是文思大进，过眼不忘。数日，又出稿示陆。陆曰："可矣。但君福薄，不能大显贵，乡、科而已。"问："何时？"曰："今岁必魁。"未几，科试冠军，果中经元。同社生素揶揄之；及见阘墨，相视而惊，细询始知其异。共求朱先容，愿纳交陆。陆诺之。众大设以待之。更初，陆至，赤髯生动，目炯炯如电。众茫乎无色，齿欲相击，渐引去。朱乃携陆归饮。既醺，朱曰："煎肠伐胃，受赐已多。尚有一事相烦，不知可否？"陆便请命。朱曰："余结发人，下体颇亦不恶，但面目不甚佳丽。欲烦君刀斧，何如？"陆笑曰："诺，容徐图之。"过数日，半夜来叩关。朱急起延入，烛之，见襟裹一物。诘之。曰："君曩所嘱，向艰物色。适得一美人首，敬报君命。"朱拨视，颈血犹湿。陆立促急入，勿惊鸡犬。朱虑门户夜扃。陆至，以手推扉，扉自开。引至卧室，见夫人侧身眠。陆以头授朱抱之；自于靴中出白刃如匕首，按夫人项，著力如切腐状，迎刃而解，首落枕畔。急于朱怀取美人首合项上，详审端正，而后按捺。已而移枕塞肩际，命朱瘗首静所，乃去。朱妻醒，觉颈间微麻，搓之，得血片。甚骇，呼婢汲盥。婢见面血狼藉，惊绝。濯之，盆水尽赤。举首则面目全非，又骇极。夫人引镜自照，错愕不能自解。朱入告之。因反覆细视，则长眉掩鬓，

笑龋承颧，画中人也。解领验之，有线一周，上下肉色，判然而异。先是，吴侍御有女甚美，未嫁而丧二夫，故年十九犹未醮也。上元游十王殿时，游人甚杂，内有无赖贼窥而艳之，遂阴访里居，乘夜梯入，穴寝门，杀一婢于床下，逼女与淫。女力拒声喊，贼怒杀之。吴夫人微闻闹声，呼婢往视，见尸骇绝。举家尽起，停尸庭上，置首项侧，一门涕号，纷腾终夜。诘旦启衾，则身在而失其首。遍挞诸婢，谓所守不恪，致葬犬腹。侍御告郡，郡严限捕贼，三月而贼人弗得。渐有以朱家换头之异闻吴公者。吴公疑之，遣婢探诸其家，入见夫人，骇走以告吴公。公视女尸故存，惊疑无以自决。猜朱以左道杀女，往诘朱。朱曰："室人梦易其首，实不解其何故。谓仆杀之则冤也。"吴不信，讼之。收家人鞫之，一如朱言，郡守不能决。朱归，求计于陆。陆曰："不难，当使伊女自言之。"吴夜梦女曰："儿为苏溪杨大年所杀，无与于朱孝廉也。彼不艳于其妻，陆判官取儿首为易之，是儿身死而头生也。愿勿相仇。"醒告夫人，而夫人所梦亦然。乃言于官。问之，果有杨大年，执而械之，遂伏其辜。吴乃诣朱，请见夫人，由此为翁婿。乃以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。朱三入礼闱，皆以场规被放。于是灰心仕进。积三十年，一夕，陆告曰："君寿不永矣。"问其期，对以五日。问："能救否？"曰："惟天所命，人何能私？且自达人观之，生死一耳，又何必生之为乐，而死之为悲乎？"朱以为然。即制衣衾棺椁，既竟，盛服而没。翌日，夫人方扶柩哭，朱忽冉冉自外至。夫人惧。朱曰："我诚鬼，无异生时。虑尔寡妇孤儿，殊悬悬耳。"夫人大恸，涕泪垂膺。朱依依慰解之。夫人曰："古有还魂之说，君既有灵，何不再生？"朱曰："天数不可

违也。”问：“在阴司作何务？”曰：“陆判官荐我督案务，受有官爵，亦无所苦。”夫人欲再语，朱曰：“陆公与我同来，可设酒馔。”趋而出。夫人依言营办。但闻室中笑饮，亮气高声，宛若生前。半夜窥之，窅然已逝。自是三数日辄一来，时而留宿缱绻，家中事就便经纪。子玮方五岁，来辄提抱之；至七八岁，则灯下教读。子亦慧，九岁能文，十五入邑庠，竟不知无父也。从此来渐疏，日月至焉而已矣。又一夕来，谓夫人曰：“今与卿永诀矣。”问：“何往？”曰：“承帝命为太华卿，行将远赴，事烦途隔，故不能来。”子母持之哭，曰：“勿尔！儿已成立，家计尚可存活，世岂有百岁不拆之鸾凤耶！”顾子曰：“好为人，勿坠父业。十年后一相见耳。”迳出门去，于是遂绝。后玮二十五举进士，官行人。奉命祭西岳，道经华阴，忽有舆从羽葆，驰冲卤簿。讶之，审视车中人，则其父也。下马哭伏道左。父停舆曰：“官声好，我瞑目矣。”玮伏不起。朱促舆行，驰不顾。去数步，回望，解佩刀遣人持赠，遥语曰：“佩之当贵。”玮欲追从，则舆马人从飘忽若风，瞬息不见。痛恨良久。抽刀视之，制极精工，镌字一行，曰：“胆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圆而行欲方。”玮后官至司马。生五子，曰沉，曰潜，曰沔，曰浑，曰深。一夕，梦父曰：“佩刀宜赠浑也。”从之。后浑仕为总宪，有政声。

异史氏曰：“断鹤续凫，矫作者妄；移花接木，创始者奇；而况加斲削于肠胃，施刀锥于颈项者哉？陆公者，可谓媲皮裹妍骨矣。明季至今，为岁不远，陵阳陆公犹存乎？尚有灵焉否耶？虽为之执鞭，所忻慕焉。”

婴　宁

王子服，莒之罗店人。早孤，绝慧，十四入泮。母最爱之，寻常不令游郊野。聘萧氏，未嫁而夭，故求凰未就也。会上元，有舅氏子吴生，邀同眺瞩。方至村外，舅家有仆来招吴去。生见游女如云，乘兴独遨。有女郎携婢，拈梅花一枝，容华绝代，笑容可掬。生注目不移，竟忘顾忌。女过行数武，顾婢子笑曰："个儿郎目灼灼似贼！"遗花地上，笑语自去。生拾花怅然，神魂丧失，怏怏遂返。至家，藏花枕底，垂头而睡，不语亦不食。母忧之。醮禳益剧，肌革锐减。医师诊视，投剂发表，忽忽若迷。母抚问所由，默然不答。适吴生来，嘱秘诘之。吴至榻前，生见之泪下。吴就榻慰解，渐致研诘。生具吐其实，且求谋画。吴笑曰："君意亦痴！此愿有何难遂？当代访之。徒步于野，必非世家。如其未字，事固谐矣；不然，拚以重赂，计必允遂。但待痊瘳，成事在我。"生闻之，不觉解颐。吴出告母，物色女子居里，而探访既穷，并无踪续。母大忧，无所为计。然自吴去后，颜顿开，食亦略进。数日，吴复来。生问所谋。吴绐之曰："已得之矣。我以为谁何人，乃我姑之女，即君姨妹，今尚待聘。虽内戚有婚姻之嫌，实告之，无不谐者。"生喜溢眉宇，问："居何里？"吴诡曰："西南山中，去此可三十余里。"生又嘱再四，吴锐身自任而去。生由是饮食渐加，日就平复。探视枕底，花虽枯，未便雕落。凝思把玩，如见其人。怪吴不至，折柬招之。吴支托不肯赴招。生恚怒，悒悒不欢。母虑其复

病，急为议姻，略与商榷，辄摇首不愿，惟日盼吴。吴迄无耗，益怨恨之。转思三十里非遥，何必仰息他人？怀梅袖中，负气自往，而家人不知也。伶仃独步，无可问程，但望南山行去。约三十余里，乱山合沓，空翠爽肌，寂无人行，止有鸟道。遥望谷底，丛花乱树中，隐隐有小里落。下山入村，见舍宇无多，皆茅屋，而意甚修雅。北向一家，门前皆细柳，墙内桃杏尤繁，间以修竹，野鸟格磔其中。意其园亭，不敢遽入。回顾对户，有巨石滑洁，因坐少憩。俄闻墙内有女子，长呼"小荣"，其声娇细。方伫听间，一女郎由东而西，执杏花一朵，俛首自簪。举头见生，遂不复簪，含笑拈花而入。审视之，即上元途中所遇也。心骤喜。但念无以阶进，欲呼媪氏，顾从无还往，惧有讹误。门内无人可问。坐卧徘徊，自朝至于日昃，盈盈望断，并忘饥渴。时见女子露半面来窥，似讶其不去者。忽一老媪扶杖出，顾生曰："何处郎君，闻自辰刻来，以至于今。意将何为？得毋饥耶？"生急起揖之，答云："将以探亲。"媪聋聩不闻。又大言之。乃问："贵戚何姓？"生不能答。媪笑曰："奇哉！姓名尚自不知，何亲可探？我视郎君亦书痴耳。不如从我来，啖以粗粝，家有短榻可卧。待明朝归，询知姓氏，再来探访。"生方腹馁思啖，又从此渐近丽人，大喜。从媪入，见门内白石砌路，夹道红花，片片坠阶上；曲折而西，又启一关，豆棚花架满庭中。肃客入舍，粉壁光明如镜；窗外海棠枝朵，探入室中；裀藉几榻，罔不洁泽。甫坐，即有人自窗外隐约相窥。媪唤："小荣！可速作黍。"外有婢子嗷声而应。坐次，具展宗阀。媪曰："郎君外祖，莫姓吴否？"曰："然。"媪惊曰："是吾甥也！尊堂，我妹子。年来以家屡贫，又无三尺男，遂至音问

梗塞。甥长成如许，尚不相识。”生曰：“此来即为姨也，匆遽遂忘姓氏。”媪曰：“老身秦姓，并无诞育；弱息亦为庶产。渠母改醮，遗我鞠养。颇亦不钝，但少教训，嬉不知愁。少顷使来拜识。”未几，婢子具饭，雏尾盈握。媪劝餐已，婢来敛具。媪曰：“唤宁姑来！”婢应去。良久，闻户外隐有笑声。媪又唤曰：“婴宁，汝姨兄在此。”户外嗤嗤笑不已。婢推之以入，犹掩其口，笑不可遏。媪嗔目曰：“有客在，咤咤叱叱，景象何堪？”女忍笑而立，生揖之。媪曰：“此王郎，汝姨子。一家尚不相识，可笑人也。”问：“妹子年几何矣？”媪未能解。生又言之。女复笑，不可仰视。媪谓生曰：“我言少教诲，此可见矣，年已十六，呆痴如婴儿。”生曰：“小生一岁。”曰：“阿甥已十七矣，得非庚午属马者耶？”生首应之。又问：“甥妇阿谁？”答云：“无之。”曰：“如甥才貌，何十七岁犹未聘？婴宁亦无姑家，极相匹敌。惜有内亲之嫌。”生无语，目注婴宁，不遑他瞬。婢向女小语云：“目灼灼贼腔未改！”女又大笑，顾婢曰：“视碧桃开未？”遽起，以袖掩口，细碎莲步而出。至门外，笑声始纵。媪亦起，唤婢襆被，为生安置。曰：“阿甥来不易，宜留三五日，迟迟送汝归。如嫌幽闷，舍后有小园，可供消遣；有书可读。”次日，至舍后，果有园半亩，细草铺毡，杨花糁径；有草舍三楹，花木四合其所。穿花小步，闻树头苏苏有声，仰视，则婴宁在上。见生来，狂笑欲堕。生曰：“勿尔，堕矣！”女且下且笑，不能自止。方将及地，失手而堕，笑乃止。生扶之，阴捘其腕。女笑又作，倚树不能行，良久乃罢。生俟其笑歇，乃出袖中花示之。女接之，曰：“枯矣。何留之？”曰：“此上元妹子所遗，故存之。”问：“存之何益？”曰：“以示相爱不忘。自

上元相遇，凝思成疾，自分化为异物；不图得见颜色，幸垂怜悯。”女曰：“此大细事。至戚何所靳惜？待郎行时，园中花，当唤老奴来，折一巨捆负送之。”生曰：“妹子痴耶？”女曰：“何便是痴？”生曰：“我非爱花，爱拈花之人耳。”女曰：“葭莩之情，爱何待言。”生曰：“我所为爱，非瓜葛之爱，乃夫妇之爱。”女曰：“有以异乎？”曰：“夜共枕席耳。”女俛首思良久，曰：“我不惯与生人睡。”语未已，婢潜至，生惶恐遁去。少时，会母所。母问：“何往？”女答以园中共话。媪曰：“饭熟已久，有何长言，周遮乃尔。”女曰：“大哥欲我共寝。”言未已，生大窘，急目瞪之。女微笑而止。幸媪不闻，犹絮絮究诘。生急以他词掩之，因小语责女。女曰：“适此语不应说耶？”生曰：“此背人语。”女曰：“背他人，岂得背老母。且寝处亦常事，何讳之？”生恨其痴，无术可以悟之。食方竟，家人捉双卫来寻生。先是，母待生久不归，始疑；村中搜觅几遍，竟无踪兆。因往寻吴。吴忆曩言，因教于西南山村行觅。凡历数村，始至于此。生出门，适相值，便入告媪，且请偕女同归。媪喜曰：“我有志，匪伊朝夕。但残躯不能远涉，得甥携妹子去，识认阿姨，大好！”呼婴宁。宁笑至。媪曰：“大哥欲同汝去，可便装束。”又饷家人酒食，始送之出曰：“姨家田产丰裕，能养冗人。到彼且勿归，少学诗礼，亦好事翁姑。即烦阿姨，择一良匹与汝。”二人遂发。至山坳，回顾，犹依稀见媪倚门北望也。抵家，母睹姝丽，惊问为谁。生以姨女对。母曰：“前吴郎与儿言者，诈也。我未有姊，何以得甥？”问女，女曰：“我非母出。父为秦氏，没时，儿在襁中，不能记忆。”母曰：“我一姊适秦氏，良确；然殂谢已久，那得复存？”因审诘面庞、志赘，一一符合。又

疑曰："是矣。然亡已多年。"疑虑间，吴生至，女避入室。吴询得故，惘然久之。忽曰："此女名婴宁耶？"生然之。吴极称怪事。问所自知，吴曰："秦家姑去后，姑夫鳏居，祟于狐，病瘠死。狐生女名婴宁，绷卧床上，家人皆见之。姑夫没，狐犹时来；后求天师符粘壁上，狐遂携女去。将毋此耶？"彼此疑参。但闻室中嗤嗤皆婴宁笑声。母曰："此女亦太憨。"吴生请面之。母入室，女犹浓笑不顾。母促令出，始极力忍笑，又面壁移时，方出。才一展拜，翻然遽入，放声大笑。满室妇女，为之粲然。吴请往觇其异，就便执柯。寻至村所，庐舍全无，山花零落而已。吴忆姑葬处，仿佛不远，然坟垅湮没，莫可辨识，诧叹而返。母疑其为鬼。入告吴言，女略无骇异；又吊其无家，亦殊无悲意，孜孜憨笑而已。众莫之测。母令与少女同寝止。昧爽即来省问，操女红精巧绝伦。但善笑，禁之亦不可止；然笑处嫣然，狂而不损其媚，人皆乐之。邻女少妇，争承迎之。母择吉为之合卺，而终恐为鬼物。窃于日中窥之，形影殊无少异。至日，使华妆行新妇礼；女笑极，不能俯仰，遂罢。生以憨痴，恐漏泄房中隐事；而女殊密秘，不肯道一语。每值母忧怒，女至，一笑即解。奴婢小过，恐遭鞭楚，辄求诣母共话；罪婢投见，恒得免。而爱花成癖，物色遍戚党；窃典金钗购佳种，数月，阶砌藩溷，无非花者。庭后有木香一架，故邻西家。女每攀登其上，摘供簪玩。母时遇见，辄诃之。女卒不改。一日，西人子见之，凝注倾倒。女不避而笑。西人子谓女意已属，心益荡。女指墙底笑而下，西人子谓示约处，大悦。及昏而往，女果在焉。就而淫之，则阴如锥刺，痛彻于心，大号而踣。细视非女，则一枯木卧墙边，所接乃水淋穷也。邻

父闻声，急奔研问，呻而不言。妻来，始以实告。燕火烛窥，见中有巨蝎如小蟹然。翁碎木捉杀之。负子至家，半夜寻卒。邻人讼生，讦发婴宁妖异。邑宰素仰生才，稔知其笃行士，谓邻翁讼诬，将杖责之。生为乞免，遂释而出。母谓女曰："憨狂尔尔，早知过喜而伏忧也。邑令神明，幸不牵累；设鹘突官宰，必逮妇女质公堂，我儿何颜见戚里？"女正色，矢不复笑。母曰："人罔不笑，但须有时。"而女由是竟不复笑，虽故逗之，亦终不笑；然竟日未尝有戚容。一夕，对生零涕。异之。女哽咽曰："曩以相从日浅，言之恐致骇怪。今日察姑及郎，皆过爱无有异心，直告或无妨乎？妾本狐产。临去以妾托鬼母，相依十余年，始有今日。妾又无兄弟，所恃者惟君。老母岑寂山阿，无人怜而合厝之，九泉辄为悼恨。君倘不惜烦费，使地下人消此怨恫，庶养女者不忍溺弃。"生诺之，然虑坟冢迷于荒草。女言无虑。刻日，夫妇舆榇而往。女于荒烟错楚中，指示墓处，果得媪尸，肤革犹存。女抚哭哀痛。舁归，寻秦氏墓合葬焉。是夜，生梦媪来称谢，寤而述之。女曰："妾夜见之，嘱勿惊郎君耳。"生恨不邀留。女曰："彼鬼也，生人多，阳气胜，何能久居？"生问小荣，曰："是亦狐，最黠。狐母留以视妾，每摄饵相哺，故德之常不去心。昨问母，云已嫁之。"由是岁值寒食，夫妻登秦墓拜扫无缺。女逾年生一子。在怀抱中，不畏生人，见人辄笑，亦大有母风云。

异史氏曰："观其孜孜憨笑，似全无心肝者；而墙下恶作剧，其黠孰甚焉。至凄恋鬼母，反笑为哭，我婴宁何尝憨耶？窃闻山中有草，名'笑矣乎'。嗅之则笑不可止。房中值此一种，则合欢、忘忧，并无颜色矣。若解语花，正嫌其作

态耳。”

聂小倩

宁采臣，浙人。性慷爽，廉隅自重。每对人言：“生平无二色。”适赶金华，至北郭，解装兰若。寺中殿塔壮丽，然蓬蒿没人，似绝行踪。东西僧舍，双扉虚掩，惟南一小舍，扃键如新。又顾殿东隅，修竹拱把，阶下有巨池，野藕已花。意甚乐其幽杳。会学使案临，城舍价昂，思便留止，遂散步以待僧归。日暮，有士人来启南扉，宁趋为礼，且告以意。士人曰：“此间无房主，仆亦侨居。能甘荒落，旦暮惠教，幸甚。”宁喜，籍藁代床，支板作几，为久客计。是夜，月明高洁，清光似水，二人促膝殿廊，各展姓字。士人自言：“燕姓，字赤霞。”宁疑为赴试者，而听其音声，殊不类浙。诘之，自言：“秦人。”语甚朴诚。既而相对词竭，遂拱别归寝。宁以新居，久不成寐。闻舍北喁喁，如有家口。起伏北壁石窗下，微窥之。见短墙外一小院落，有妇可四十余；又一媪衣黝绯，插蓬沓，鲒背龙钟，偶语月下。妇曰：“小倩何久不来？”媪云：“殆好至矣。”妇曰：“将无向姥姥有怨言否？”曰：“不闻，但意似蹙蹙。”妇曰：“婢子不宜好相识。”言未已，有一十七八女子来，仿佛艳绝。媪笑曰：“齐地不言人，我两个正谈道，小妖婢俏来无迹响。幸不訾着短处。”又曰：“小娘子端好是画中人，遮莫老身是男子，也被摄魂去。”女曰：“姥姥不相訾，更阿谁道好？”妇人女子又不知何言。宁意其邻人眷口，寝不复听。又许时，始寂

无声。方将睡去，觉有人至寝所。急起审顾，则北院女子也。惊问之。女笑曰："月夜不寐，愿修燕好。"宁正容曰："卿防物议，我畏人言。略一失足，廉耻道丧。"女云："夜无知者。"宁又咄之。女逡巡若复有词。宁叱："速去！不然，当呼南舍生知。"女惧，乃退。至户外忽返，以黄金一锭置褥上。宁掇掷庭墀，曰："非义之物，污我囊橐！"女惭，出，拾金自言曰："此汉当是铁石。"诘旦，有兰溪生携一仆来候试，寓于东厢，至夜暴亡。足心有小孔，如锥刺者，细细有血出。俱莫知故。经宿，一仆死，症亦如之。向晚，燕生归，宁质之，燕以为魅。宁素抗直，颇不在意。宵分，女子复至，谓宁曰："妾阅人多矣，未有刚肠如君者。君诚圣贤，妾不敢欺。妾小倩，姓聂氏，十八夭殂，葬于寺侧，被妖物威胁，历役贱务；腆颜向人，实非所乐。今寺中无可杀者，恐当以夜叉来。"宁骇求计。女曰："与燕生同室可免。"问："何不惑？"曰："彼奇人也，不敢近。"又问："何以迷人？"曰："狎昵我者，隐以锥刺其足，彼即茫若迷，因摄血以供妖饮；又惑以金，非金也，乃罗刹鬼骨，留之能截取人心肝：二者，凡以投时好耳。"宁感谢。问戒备之期，答以明宵。临别泣曰："妾堕玄海，求岸不得。郎君义气干云，必能拔生救苦。倘肯囊妾朽骨，归葬安宅，不啻再造。"宁毅然诺之。因问葬处，曰："但记取白杨之上，有乌巢者是也。"言已出门，纷然而灭。明日，恐燕他出，早诣邀致。辰后具酒馔，留意察燕。既邀同宿，辞以性癖耽寂。宁不听，强携卧具来。燕不得已，移榻从之，嘱曰："仆知足下丈夫，倾风良切。要有微衷，难以遽白。幸无翻窥篋襆，违之两俱不利。"宁谨受教。既而各寝，燕以箱篋置窗上，就

枕移时，鼾如雷吼。宁不能寐。近一更许，窗外隐隐有人影。俄而近窗来窥，目光睒闪。宁惧，方欲呼燕，忽有物裂篋而出，耀若匹练，触折窗上石棂，飘然一射，即遽敛入，宛如电灭。燕觉而起，宁伪睡以觇之。燕捧篋检征，取一物，对月嗅视，白光晶莹，长可二寸，径韭叶许。已而数重包固，仍置破篋中。自语曰："何物老魅，直尔大胆，致坏篋子。"遂复卧。宁大奇之，因起问之，且告以所见。燕曰："既相知爱，何敢深隐。我，剑客也。若非石棂，妖当立毙；虽然，亦伤。"问："所缄何物？"曰："剑也。适嗅之，有妖气。"宁欲观之。慨出相示，荧荧然一小剑也。于是益厚重燕。明日，视窗外，有血迹。遂出寺北，见荒坟累累，果有白杨，乌巢其颠。迨营谋既就，趋装欲归。燕生设祖帐，情义殷渥。以破革囊赠宁，曰："此剑袋也。宝藏可远魑魅。"宁欲从授其术。曰："如君信义刚直，可以为此。然君犹富贵中人，非此道中人也。"宁乃托有妹葬此，发掘女骨，敛以衣衾，赁舟而归。宁斋临野，因营坟葬诸斋外。祭而祝曰："怜卿孤魂，葬近蜗居，歌哭相闻，庶不见凌于雄鬼。一瓯浆水饮，殊不清旨，幸不为嫌！"祝毕而返。后有人呼曰："缓待同行！"回顾，则小倩也。欢喜谢曰："君信义，十死不足以报。请从归，拜识姑嫜，媵御无悔。"审谛之，肌映流霞，足翘细笋，白昼端相，娇艳尤绝。遂与俱至斋中。嘱坐少待，先入白母。母愕然。时宁妻久病，母戒勿言，恐致惊咳。言次，女已翩然入，拜伏地下。宁曰："此小倩也。"母惊顾不遑。女谓母曰："儿飘然一身，远父母兄弟。蒙公子露覆，泽被发肤，愿执箕帚，以报高义。"母见其绰约可爱，始敢与语，曰："小娘子惠顾吾儿，老身喜不可已。但生平

止此儿，用承祧绪，不敢令有鬼偶。”女曰：“儿实无二心，泉下人既不见信于老母，请以兄事，依高堂，奉晨昏，如何？”母怜其诚，允之。即欲拜嫂。母辞以疾，乃止。女即入厨下，代母尸爨。入房穿榻，似熟居者。日暮，母畏惧之，辞使归寝，不为设床褥。女窥知母意，即竟去。过斋欲入，却退，徘徊户外，似有所惧。生呼之。女曰：“室有剑气畏人。向道途之不奉见者，良以此故。”宁悟为革囊，取悬他室。女乃入，就烛下坐。移时，殊不一语。久之，问：“夜读否？妾少诵楞严经，今强半遗忘。浼求一卷，夜暇，就兄正之。”宁诺。又坐，默然。二更向尽，不言去。宁促之，愀然曰：“异域孤魂，殊怯荒墓。”宁曰：“斋中别无床寝，且兄妹亦宜远嫌。”女起，眉颦蹙而欲啼，足倥偬而懒步，从容出门，涉阶而没。宁窃怜之，欲留宿别榻，又惧母嗔。女朝旦朝母，捧匜沃盥，下堂操作，无不曲承母志。黄昏告退，辄过斋头，就烛诵经。觉宁将寝，始惨然去。先是，宁妻病废，母劬不堪；自得女，逸甚，心德之。日渐稔，亲爱如己出，竟忘其为鬼；不忍晚令去，留与同卧起。女初来未尝饮食，半年渐啜稀酏。母子皆溺爱之，讳言其鬼，人亦不之辨也。无何，宁妻亡。母阴有纳女意，然恐于子不利。女微窥之，乘间告母，曰：“居年余，当知儿肝膈。为不欲祸行人，故从郎君来。区区无他意，正以公子光明磊落，为天人所钦瞩，实欲依赞三数年，借博封诰，以光泉壤。”母亦知无恶意，但惧不能延宗嗣。女曰：“子女惟天所授。郎君注福籍，有亢宗子三，不以鬼妻而遂夺也。”母信之，与子议。宁喜，因列筵告戚党。或请觇新妇，女慨然华妆出，一堂尽怡，反不疑其鬼，疑为仙。由是五党诸内眷，咸执贽以贺，争拜识

之。女善画兰梅，辄以尺幅酬答，得者恒什袭以为荣。一日，俛首窗前，惆怅若失。忽问："革囊何在？"曰："以卿畏之，故缄置他所。"曰："妾受生气已久，当不复畏，宜取挂床头。"宁诘其意，曰："三日来，心怔忡无停息，意金华妖物，恨妾远遁，恐旦晚寻及也。"宁果携革囊来。女反覆审视，曰："此剑仙将盛人头者也。敝败至此，不知杀人几何许！妾今日视之，肌犹粟慄。"乃悬之。次日，又命移悬户上。夜对烛坐，约宁勿寝。忽有一物如飞鸟至。女惊匿夹幕间。宁视之，物如夜叉状，电目血舌，睒闪攫拏而前。至门却步，逡巡久之，渐近革囊，以爪摘取，似将抓裂。囊忽格然一响，大可合箕，恍惚有鬼物，突出半身，揪夜叉入，声遂寂然，囊亦顿缩如故。宁骇诧。女亦出，大喜曰："无恙矣！"共视囊中，清水数斗而已。后数年，宁果登进士。举一男。纳妾后，又各生一男，皆仕进有声。

海公子

东海古迹岛，有五色耐冬花，四时不凋。而岛中古无居人，人亦罕到之。登州张生，好奇，喜游猎。闻其佳胜，备酒食，自掉扁舟而往。至则花正繁，香闻数里，树有大至十余围者。反复留连，甚慊所好。开尊自酌，恨无同游。忽花中一丽人来，红裳炫目，略无伦比。见张，笑曰："妾自谓兴致不凡，不图先有同调。"张惊问："何人？"曰："我胶娼也。适从海公子来。彼寻胜翱翔，妾以艰于步履，故留此耳。"张方苦寂，得美人，大悦，招坐共饮。女言词温婉，荡人心志。

张爱好之。恐海公子来，不得尽欢，因挽与乱。女忻从之。相狎未已，忽闻风声肃肃，草木偃折有声。女急推张起，曰："海公子至矣。"张束衣愕顾，女已失去。旋见一大蛇，自丛树中出，粗于巨桶。张惧，障身大树后，冀蛇不睹。蛇近前，以身绕人并树，纠缠数匝，两臂直束胯间，不可少屈。昂其首，以舌刺张鼻，鼻血下注，流地上成洼，乃俯就饮之。张自分必死，忽忆腰中佩荷，内有毒狐药，因以二指夹出，破裹堆掌中；又侧颈自顾其掌，令血滴药上，顷刻盈把。蛇果就掌吸饮。饮未及尽，遽伸其体，摆尾若霹雳声，触树，树半体崩落，蛇卧地如梁而毙矣。张亦眩莫能起，移时方苏，载蛇而归。大病月余方瘥。疑女子亦蛇精也。

丁前溪

丁前溪，诸城人。富有钱谷。游侠好义，慕郭解之为人。御史行台按访之。丁亡去，至安丘，遇雨，避身旅舍。雨日中不止。有少年来，馆谷丰隆。既而昏暮，止宿其家，莝豆饲畜，给食周至。问其姓字，少年云："主人杨姓，我其内侄也。主人好交游，适他出，家惟娘子在。贫不能厚客给，幸为垂谅。"问："主人何业？"则家无资产，惟日设博场，以营升斗。次日，雨仍不止，供给弗懈。至暮，剉刍，刍束湿，颇极参差。丁怪之。少年曰："实告客：家贫无以饲畜，适娘子撤屋上茅耳。"丁益异之，谓其意在得直。天明，付之金，不受；强付少年持入。俄出，仍以返客，云："娘子言：我非业此猎食者。主人在外，尝数日不携一钱；客至吾家，何遂

索偿乎？”丁赞叹而别。嘱曰：“我诸城丁某，主人归，宜告之。暇幸见顾。”数年无耗。值岁大饥，杨困甚，无所为计。妻漫劝诣丁，从之。至诸城，通姓名于门者。丁茫不忆，申言始忆之。蹑履而出，揖客入。见其衣敝踵决，居之温室，设筵相款，宠礼异常。明日，为制冠服，表里温暖。杨义之；而内顾增忧，褊心不能无少望。居数日，殊不言赠别。杨意甚急，告丁曰：“顾不敢隐，仆来时，米不满升。今过蒙推解，固乐；妻子如何矣！”丁曰：“是无烦虑，已代经纪矣。幸舒意少留，当助资斧。”走俾招诸博徒，使杨坐而抽头，终夜得百金，乃送之还。归见室人，衣履新整，小婢侍焉。惊问之。妻言：“自汝去后，次日即有车徒，赍送布帛菽粟，堆积满屋，云是丁客所赠。又给一婢，为妾驱使。”杨感不自已。由此小康，不屑旧业云。

异史氏曰：“贫而好客，饮博浮荡者优为之；可异者惟其妻耳。受之施而不报，岂人也哉？然一饭之德不忘，丁其有焉。”

张老相公

张老相公，晋人。适将嫁女，携眷至江南，躬市奁妆。舟抵金山，张先渡江，嘱家人在舟，勿爆臆腥。盖江中有鼋怪，闻香辄出，坏舟吞行人，为害已久。张去，家人忘之，炙肉舟中。忽巨浪覆舟，妻女皆没。张回棹，悼恨欲死。因登金山，谒寺僧，询鼋之异，将以仇鼋。僧闻之骇，言：“吾侪日与习近，惧为祸殃，惟神明奉之，祈勿怒；时斩牲牢，投以半体，则跃吞而去。谁复能相仇哉！”张闻，顿思得计。

便招铁工，起炉半山，冶赤铁重百余斤。审知所常伏处，使二三健男子，以大箝举投之。鼋跃出，疾吞而下。少时，波涌如山。顷之浪息，则鼋死已浮水上矣。行旅寺僧并快之，建张老相公祠，肖像其中，以为水神，祷之辄应。

水莽草

水莽，毒草也。蔓生似葛，花紫类扁豆。误食之，立死，即为水莽鬼。俗传此鬼不得轮回，必再有毒死者，始代之。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带，此鬼尤多云。楚人以同岁生者为同年，投刺相谒，呼庚兄庚弟，子侄呼庚伯，习俗然也。有祝生造其同年某，中途燥渴思饮。俄见道旁一媪，张棚施饮，趋之。媪承迎入棚，给奉甚殷。嗅之有异味，不类茶茗。置不饮，起而出。媪止客，急唤："三娘，可将好茶一杯来。"俄有少女，捧茶自棚后出，约十四五，姿容艳绝，指环臂钏，晶莹鉴影。生受盏神驰。嗅其茶，芳烈无伦。吸尽再索。觑媪出，戏捉纤腕，脱指环一枚。女赧颊微笑，生益惑。略诘门户。女云："郎暮来，妾犹在此也。"生求茶叶一撮，并藏指环而去。至同年家，觉心头作恶，疑茶为患，以情告某。某骇曰："殆矣，此水莽鬼也！先君死于是。是不可救，奈何？"生大惧，出茶叶验之，真水莽草也。又出指环，兼述女子情状。某悬想曰："此必寇三娘也！"生以其名确符，问何故知。曰："南村富室寇氏女，夙有艳名。数年前，误食水莽而死，必此为魅。"或言受魅者，若知鬼姓氏，求其故裆煮服可痊。某急诣寇所，实告以故，长跪哀恳。寇以其将代女死

故，靳不与。某忿而返，以告生。生亦切齿恨之，曰："我死，必不令彼女脱生！"某舁之归，将至家门而卒。母号啼，葬之。遗一子，甫周岁。妻不能守，半年改醮去。母留孤自哺，劬瘁不堪，朝夕悲啼。一日，方抱儿哭室中，生俏然忽入。母大骇，挥涕问之。答曰："儿地下闻母哭，甚怆于怀，故来奉晨昏耳。儿虽死，已有家室，即同来分母劳，母其勿悲。"母问："儿妇何人？"曰："寇氏坐听儿死，儿深恨之。死后欲寻三娘，而不知其处；近遇庚伯，始相指示。儿往，则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；儿驰去，强捉之来。今为儿妇，亦相得，颇无苦。"移时，门外一女子入，华妆艳丽，伏地拜母。生曰："此寇三娘也。"虽非生人，母视之，情怀差慰。生便遣三娘操作。三娘雅不习惯，然承顺殊怜人。由此居故室，遂留不去。女请母告诸其家。生意勿告，而母承女意，卒告之。寇家翁媪，闻而大骇。命车疾至，视之，果三娘也，相向哭失声。女劝止之。媪视生家良贫，意甚悼惜。女曰："人已鬼，又何厌贫？祝郎母子，情义拳拳，儿固已安之矣。"因问："茶媪谁也？"曰："彼倪姓。自惭不能惑行人，故求儿助之耳。今已生于郡城卖浆者之家。"因顾生曰："既婿矣，而不拜岳，妾复何心？"生乃投拜。女便入厨下，代母执炊供客。翁媪视之凄心，既归，即遣两婢来，为之服役；金百斤、布帛数十匹，酒胾不时馈送，小阜祝母矣。寇亦时招归宁。居数日，辄曰："家中无人，宜早送儿还。"或故稽之，则飘然自归。翁乃代生起夏屋，营备臻至。然生终未尝至翁家。一日，村中有中水莽毒者，死而复苏，传为异。生曰："是我活之也。彼为李九所害，我为之驰其鬼而去之。"母曰："汝何不取人以自代？"曰："儿深恨此等辈，方将尽驰除之，何屑为此？

且儿事母最乐，不愿生也。”由是中毒者，往往具丰筵，祷祝其庭，辄有效。积十余年，母死。生夫妇亦哀毁，但不对客，惟命儿缞麻擗踊，教以礼仪而已。葬母后，又二年余，为儿娶妇。妇，任侍郎之孙女也。先是，任公妾生女，数月而殇。后闻祝生之异，遂命驾其家，订翁婿焉。至是，遂以孙女妻其子，往来不绝矣。一日谓子曰：“上帝以我有功人世，策为‘四渎牧龙君’。今行矣。”俄见庭下有四马，驾黄幰车，马四股皆鳞甲。夫妻盛装出，同登一舆。子及妇皆泣拜，瞬息而渺。是日，寇家见女来，拜别翁媪，亦如生言。媪泣挽留。女曰：“祝郎先去矣。”出门遂不复见。其子名鹗，字离尘，请诸寇翁，以三娘骸骨与生合葬焉。

造　畜

魇昧之术，不一其道，或投美饵，给之食之，则人迷惘，相从而去，俗名曰“打絮巴”，江南谓之“扯絮”。小儿无知，辄受其害。又有变人为畜者，名曰“造畜”。此术江北犹少，河以南辄有之。杨州旅店中，有一人牵驴五头，暂絷栅下，云：“我少旋即返。”兼嘱：“勿令饮啖。”遂去。驴暴日中，蹄啮殊喧。主人牵着凉处。驴见水奔之，遂纵饮之。一滚尘皆化为妇人。怪之，诘其所由，舌强而不能答。乃匿诸室中。既而驴主至，系五羊于院中，惊问驴之所在。主人曳客坐，便进餐饮，且云：“客姑饭，驴即至矣。”主人出，悉饮五羊，辗转皆为童子。阴报郡，遣役捕获，遂械杀之。

头　滚

苏孝廉贞下封公昼卧，见一人头从地中出，其大如斛，在床下旋转不已。惊而中疾，遂以不起。后其次公就荡妇宿，罹杀身之祸，其兆于此耶？

侯　静　山

高少宰念东先生云："崇祯间，有猴仙，号静山。托神于河间之叟，与人谈诗文，决休咎，娓娓不倦。以肴置案上，啖饮狼藉，但不能见之耳。"时先生祖寝疾。或致书云："侯静山，百年人也，不可不晤。"遂以仆马往招叟。叟至经日，仙犹未来。焚香俟之，忽闻屋上大声赞叹曰："好人家！"众惊顾。俄檐间又言之。叟起曰："大仙至矣。"群从叟岸帻出迎。又闻作拱致声。既入室，遂大笑纵谈。时少宰兄弟尚诸生，方入闱归。仙言："二公闱卷亦佳；但经不熟，再须勤勉，云路亦不远矣。"二公敬问祖病，曰："生死大事，其理难明。"因共知其不祥。无何，太先生谢世。

旧有猴人弄猴于村。猴断锁而逸，不可追，入山中数十年，人犹见之。其走飘忽，见人则窜。后渐入村中，窃食果饼，人皆莫之见。一日为村人所睹，逐诸野，射而杀之。而猴之鬼竟不自知其死也，但觉身轻如叶，一息百里。遂往依河间叟，曰："汝能奉我，我为汝致富。"因自号静

山云。

钱　流

沂水刘宗玉云：其仆杜和，偶在园中，见钱流如水，深广二三尺许。杜惊喜，以两手满掬，复偃卧其上。既而起视，则钱已尽去；惟握于手者尚存。

龙　肉

姜太史玉璇言："龙堆之下，掘地数尺，有龙肉充牣其中，任人割取，但勿言'龙'字。或言'此龙肉也'，则霹雳震作，击人而死。"太史曾食其肉，实不谬也。

魁　星

郓城张济宇，卧而未寝，忽见光明满室。惊视之，一鬼执笔立，若魁星状。急起拜叩，光亦寻灭。由此自负，以为元魁之先兆也。后竟落拓无成，家亦雕落，骨肉相继死，惟生一人存焉。彼魁星者，何以不为福而为祸也？异已！

潞　令

宋国英，东平人，以教习授潞城令。贪暴不仁，催科尤酷，毙杖下者，狼藉于庭。余乡徐白山适过之，见其横，讽曰："为民父母，威焰固至此乎？"宋扬扬作得意之词曰："诺！不敢！官虽小，莅任百日，诛五十八人矣。"后半年，方据案视事，忽瞪目而起，手足挠乱，似与人撑拒状。自言曰："我罪当死！我罪当死！"扶入署中，逾刻寻卒。呜呼！幸有阴曹兼摄阳政；不然，颠越货多，则"卓异"声起矣，流毒安穷哉！

山　神

益都李会斗，偶山行，值数人籍地饮。见李至，欢然并起，曳入坐，竞觞之。视其柈馔，杂陈珍错。移时，饮甚欢，但酒味薄涩。忽遥有一人来，面狭长可二三尺许；冠之高细称是。众惊曰："山神至矣！"即纷纷四去。李亦伏匿坎窖中。既而起视，则肴酒一无所有，惟有破陶器贮溲渤，瓦片上盛蜥蜴数枚而已。

卷 四

凤阳士人

凤阳一士人，负笈远游。谓其妻曰："半年当归。"十余月竟无耗问。妻翘盼綦切。一夜才就枕，纱月摇影，离思萦怀。方反侧间，有一丽人，珠环绛帔，搴帷而入，笑问："姊姊，得无欲见郎君乎？"妻急起应之。丽人邀与俱往。妻惮修阻，丽人但请无虑。即挽女手出，并踏月色，约行一矢之远，觉丽人行迅速，女步履艰涩。呼丽人少待，将归着复履。丽人牵坐路侧，自乃捉足脱履相假。女喜着之，幸不凿枘。复起从行，健步如飞。移时见士人跨白骡来。见妻大惊，急下骑问："何往？"女曰："将以探君。"又顾问丽人伊谁。女未及答，丽人掩口笑曰："且勿问讯。娘子奔波非易，郎君星驰夜半，人畜想当俱殆。妾家不远，且请息驾，早旦而行不晚也。"顾数武之外即有村落。遂同行，入一庭院。丽人促睡婢起供客，曰："今夜月色皎然，不必命烛，小台石榻可坐。"士人揆蹇槛梧，乃即坐。丽人曰："履大不适于体，途中颇累赘否？归有代步，迄赐还也。"女称谢付之。俄顷，设酒果，丽人酌曰："鸾凤久乖，圆在今夕，浊醪一觞，敬以为贺。"士人亦执盏酬报。主客笑言，履舄交错。士人注视丽者，屡以游词相挑。夫妻乍聚，并不寒暄一语。丽人

亦眉目流情，妖言隐谜。女惟默然，伪为愚者。久之渐醺，二人语益狎，又以巨觥劝客。士人以醉辞，劝之益苦。士笑曰："卿为我度一曲即当饮。"丽人不拒，即以牙板抚提琴而歌曰："黄昏卸得残妆罢，窗外西风冷透纱。听蕉声，一阵一阵细雨下。何处与人闲嗑牙？望穿秋水，不见还家，潸潸泪似麻。又是想他，又是恨他，手拿着红绣鞋儿占鬼卦。"歌竟，笑曰："此市井里巷之谣，不足污君听。然因流俗所尚，故效颦耳。"音声靡靡，风度狎亵。士人摇惑，若不自禁。少间，丽人伪醉离席；士人亦起，从之而去。久之不至。婢子疲乏，伏睡廊下。女独坐无侣，颇难自堪。思欲遁归，而夜色微茫，不忆道路。辗转无以自主，因起而觇之。甫近窗，则断云零雨之声，隐约可闻。又听之，闻良人与己素常猥亵之状，尽情倾吐。女至此手颤心摇，殆不可遏，念不如出门窜沟壑以死。愤然方行，忽见弟三郎乘马而至。遽便下问，女具以告。三郎大怒，立与姊回，直入其家，则室门扃闭，枕上之语犹喁喁也。三郎举巨石，抛击窗櫺，三五碎断。内大呼曰："郎君脑破矣，奈何！"女闻之大哭，谓弟曰："我不与汝杀郎君，今且若何？"三郎撑目曰："汝呜呜促我来，甫能消此胸中恶，又护男儿、怨弟兄，我不惯于婢子供指使！"返身欲去。女牵衣曰："汝不携我去，将何之？"三郎挥姊仆地，脱体而去。女顿惊悟，始知其梦。越日，士人果归，乘白骡，女异之而未言。士人是夜亦梦，所见所遭，述之悉符，互相骇怪。既而三郎闻姊夫远归，亦来省问。语次谓士人曰："昨宵梦君，今果然，亦大异。"士人笑曰："幸不为巨石所毙。"三郎愕然问故，士人以梦告。三郎大异之，盖是夜三郎亦梦与姊泣诉，愤激投石也。三梦相符，但不知

丽人何许耳。

耿十八

新城耿十八，病危笃，自知不起。谓妻曰："永诀在旦晚耳！我死后嫁守由汝，请言所志。"妻默不语。耿固问之，且云："守固佳，嫁亦恒情。明言之，庸何伤？行与子诀，子守，我心慰；子嫁，我意断也。"妻乃惨然曰："家无儋石，君在犹不给，何以能守？"耿闻之，遽捉妻臂作恨声曰："忍哉！"言已而殁，手握不可开。妻号，家人至，两人搬指力擘之始开。耿不自知其死，出门见小车十余辆，辆各十人，即以方幅书名字贴车上。御人见耿，促登车。耿视车中已有九人，并己而十，又视贴车上己名最后。车行咋咋，响震耳际，亦不知何往。俄至一处，闻人言曰："此思乡地也。"闻其名疑之。又闻御人偶语云："今日剪三人。"耿又骇，及细听其言，悉阴间事，乃自悟曰："我岂不作鬼物耶！"顿念家中无复可悬念，惟老母腊高，妻嫁后，缺于奉养，念之不觉涕涟。又移时，见有台高可数仞，游人甚伙；囊头械足之辈，呜咽而上下，闻人言为"望乡台"。诸人至此，俱踏辕下，纷然竞登。御人或挞之，或止之，独至耿则促令登。登数十级，始至颠顶。翘首一望，则门闾庭院，宛在目中。但内室隐隐，如笼烟雾，凄恻不自胜。回顾，一短衣人立肩下，即以姓氏问耿。耿具以告。其人亦自言为东海匠人。见耿零涕，问："何事不了于心？"耿又告之。匠人谋与越台而遁。耿惧冥追，匠人固言无妨。耿又虑台高倾跌，匠人但令从己。遂先

跃，耿果从之。及地竟无恙。喜无觉者。视所乘车犹在台下。二人急奔数武，忽自念名字贴车上，恐不免执名之追。遂反身近车，以手指涂去己名，始复奔，哆口坌息，不敢少停。少间入里门，匠人送诸其室，蓦睹己尸，醒然而苏。觉乏疲燥渴，骤呼水。家人大骇。与之水，饮至石余。乃骤起作揖拜状，既而出门拱谢，方归。归则僵卧不转。家人以其行异，疑非真活；然渐觇之，殊无他异。稍稍近问，始历历言其本末。问："出门何故？"曰："别匠人也。""饮水何多？"曰："初为我饮，后乃匠人饮也。"投之汤羹，数日而瘥。由此厌薄其妻，不复共枕席云。

珠　儿

常州民李化，富有田产。年五十余无子。一女名小惠，容质秀美，夫妻最怜爱之。十四岁暴病夭殂，冷落庭帏，益少生趣。始纳婢。经年余，生一子，视如拱璧，名之珠儿。儿渐长，魁梧可爱。然性绝痴，五六岁尚不辨菽麦，言语蹇涩。李亦好而不知其恶。会有眇僧，募缘于市，辄知人闺阃，于是相惊以神，且云能生死祸福人。几十百千执名以索，无敢违者。诣李募百缗。李难之，给十金，不受；渐至三十金。僧厉色曰："必百金，缺一文不可。"李亦怒，收金遽去。僧忿然起曰："勿悔，勿悔！"无何，珠儿心暴痛，爬刮床席，色如土灰。李惧，将八十金诣僧乞救。僧笑曰："多金大不易！然山僧何能为？"李归而儿已死。李痛甚，以状诉邑宰。宰拘僧讯鞫，亦辨给无情词。笞之，似击鞔革。令搜其身，

得木人二，小棺一，小旗帜五。宰怒，以手叠诀举示之。僧乃惧，自投无数。宰不听，杖杀之。李叩谢而归。时已曛暮，与妻坐床上。忽一小儿倥偬入室曰："阿翁行何疾？极力不能追得。"视其体貌，当得七八岁。李惊，方将诘问，则见其若隐若现，恍惚如烟雾。宛转间已登榻坐。李推下之，坠地无声。曰："阿翁何乃尔？"瞥然复登。李惧，与妻俱奔。儿呼："阿父，阿母！"呕哑不休。李入妾室，急阖其扉；还顾，儿已在膝下。李骇问："何为？"答曰："我苏州人，姓詹氏。六岁失怙恃，不为兄嫂所容，逐居外祖家。偶戏门外，为妖僧迷杀桑树下，驱使如伥鬼，冤闭穷泉，不得脱化。幸赖阿翁昭雪，愿得为子。"李曰："人鬼殊途，何能相依？"儿曰："但除斗室，为儿设床褥，日浇一杯冷浆粥，余都无事。"李从之。儿喜，遂独卧室中。晨来出入闺阁如家生。闻妾哭子声，问："珠儿死几日矣？"答以七日。曰："天严寒，尸当不腐。试发塚启视，如未损坏，儿当得活。"李喜，与儿去，开穴验之，躯壳如故。方此切怛，回视已失儿所在。异之，舁尸归。方置榻上，目已瞥动。少顷呼汤，汤已而汗，汗已遂起。群喜珠儿复生，又加之慧黠便利，迥异平昔。但夜间僵卧，毫无气息，共转侧之，冥然若死。众大愕，谓其复死；天将明始若梦醒。群就问之。答云："昔从妖僧时，有儿等二人，其一名呼哥子。昨追阿父不及，盖其后与哥子作别耳。今在冥司，与姜员外作义嗣，亦甚优游。夜分，固来邀儿戏，适以白鼻騧送儿归。"母因问："在阴司见珠儿否？"曰："珠儿已转生矣。渠与阿翁无父子缘，不过金陵严子方来讨百十千债负耳。"初，李贩于金陵，欠严货价未偿，而严翁死，此事人无知者。李闻之大骇。母问："儿见惠姊否？"儿曰："不

知。再去，当访之。”又二三日，谓母曰：“姊在冥中大好，嫁得楚江王小郎子，珠翠满头髻。一出门便十百作呵殿声。”母曰：“何不一归宁？”曰：“人既死，与骨肉无关切。倘有人细述前生，方豁然动念耳。昨托姜员外寅缘见姊，与言父母悬念，渠都如眠睡儿。儿云：‘姊在时喜绣并蒂莲，剪刀刺手爪，血浣绫子上，姊就刺作赤水云。今母犹挂床头壁，顾念不去心。姊忘之乎？’姊始凄感，云：‘会须白郎君，归省阿母。’”母问其期，答言不知。一日谓母：“姊行且至，仆从太繁，当多备浆酒。”少间，奔入室曰：“姊来矣！”移榻中堂，曰：“姊且憩坐，少悲啼。”诸人悉无所见，儿率人焚纸酹饮于门外，反曰：“驺从暂令去矣。姊言：‘昔日所覆绿锦被，曾为烛花烧一点如豆大，尚在否？’”母曰：“在！”即启笥出之。儿曰：“姊命我陈旧闺中。乏疲，且小卧。翌日再与阿母言。”东邻赵氏女，故与惠为绣阁交。是夜，忽梦惠幞头紫帔来相望，言笑如平生。且言：“我今异物，父母觌面，不啻河山。将借妹与家人共语，勿须惊恐。”质明，方与母言，忽仆地闷绝。逾刻方醒，向母曰：“小惠与阿婶别几年矣，顿鬌鬌白发生！”母骇曰：“儿病狂耶！”女拜别即出。母知其异，从之。直达李所，抱母哀啼。母惊，不知所谓。女曰：“儿昨归颇委顿，未遑一言。儿不孝，中途弃高堂，劳父母哀爱，罪莫大焉。”母顿悟，乃哭。已而问曰：“闻儿今贵，甚慰母心。但汝栖身王家，何遂能来？”女曰：“郎君与儿极燕好，姑舅亦相抚爱，颇不谓妬丑。”惠生时好以手支颐；女言次辄作故态，神情宛似。未几，珠儿奔告曰：“接姊者至矣！”女乃起，拜别泣下，曰：“儿去矣！”言讫复踣，移时乃醒。后数月，李病剧，医药罔效。儿曰：“旦夕恐不救也！二

鬼坐床头：一执铁杖子，一挽苧麻绳，长四五尺许。儿昼夜哀之不去。”母哭，乃备衣衾。既暮，儿趋入曰：“杂人妇且退去，姊夫来视阿翁。”俄顷，鼓掌大笑。母问之，曰：“我笑二鬼见姊夫来，俱匿床下如龟鳖。”又少时，望空道寒暄，问姊起居。既而拍手曰：“二鬼奴哀之不去，至此大快！”乃出，至门外，却回曰：“姊夫去矣！二鬼被锁马鞅上。阿父当即无恙。姊夫言：归白大王，为父母乞百年寿也。”一家俱喜。至夜，病良已，数日寻瘥。延师教儿读，儿甚慧。十八岁入邑庠，犹能言冥间事。见里中病者，辄指鬼祟所在，以火爇之，往往得瘳。后暴病，体肤青紫，自言鬼神责我绽露，由是不复言。

小官人

太史某翁，忘其姓氏。昼卧斋中，忽有小卤簿出自堂陬。马大如蛙，人细如指，小仪仗以数十队；一官冠皂纱，着绣襕，乘肩舆，纷纷出门而去。公心异之，窃疑睡眼之讹。顿见一小人返入舍，携一毡包，大如拳，竟造床下。白言：“家主人有不腆之仪，敬献太史。”言已，对立，即又不陈其物。少间又自笑曰：“戋戋微物，想太史亦无所用，不如即赐小人。”太史颔之，欣然携之而去。后不复见。惜太史中馁，不曾诘所自来。

胡四姐

尚生，太山人。独居清斋。会值秋夜，银河高耿，明月在天，徘徊花阴，颇存遐想。忽一女子逾垣来，笑曰："秀才何思之深？"生就视，容华若仙，惊喜拥入，穷极狎昵。自言："胡氏，名三姐。"问其居第，但笑不言。生亦不复致问，惟相期永好而已。自此临无虚夕。一夜与生促膝灯幕，生爱之，瞩盼不转。女笑曰："眈眈视妾何为？"曰："我视卿如红叶碧桃，虽竟夜视，不为厌也。"三姐曰："妾陋质，遂蒙青盼如此，若见吾家四妹，不知何如颠倒！"生益倾动，恨不一见颜色，长跪哀请。逾夕果偕四姐来。年方及笄，荷粉露垂，杏花烟润，嫣然含笑，媚丽欲绝。生狂喜引坐。三姐与生同笑语；四姐惟手引绣带，俛首而已。未几，三姐起别，妹欲从行。生曳之不释，顾三姐曰："卿卿烦一致声。"三姐乃笑曰："狂郎情急矣！妹子一为少留。"四姐无语，姊遂去。二人备极欢好。既而引臂替枕，倾吐生平，无复隐讳。四姐言已为狐，生依恋其美，亦不之怪。四姐因言："阿姊狠毒，业杀三人矣！惑之，罔不毙者。妾幸承溺爱，不忍见灭亡，当早绝之。"生惧，求所以处。四姐曰："妾虽狐，得仙人正法，当书一符贴寝门，可以却之。"遂书之。既晓，三姐来，见符却退曰："婢子负心，倾意新郎，不意引线人矣！汝两人合有夙分，余亦不相仇，但何必尔！"乃径去。数日，四姐他适，约以隔夜。是日，生偶出门眺望，山下故有胡林，苍莽中出一少妇，亦颇风韵。近谓生曰："秀才何必日沾沾

恋胡家姊妹？渠又不能以一钱相赠。”即以一贯授生曰：“先持归，赁良酝。我即携小肴馔来，与君为欢。”生怀钱归，果如所教。少间，妇果至，置几上燔鸡、咸彘肩各一，即抽刀子缕切为脔，酾酒调谑，欢洽异常。既而灭烛登床，狎情荡甚，既明始起。方坐床头捉足易舄，忽闻人声。倾听，已入帷幕，则胡姊妹也。妇乍睹，仓惶而遁，遗舄于床。二女逐叱曰：“骚狐何敢与人同寝处？”追去，移时始返。四姐怨生曰：“君不长进，与骚狐相匹偶，不可复近。”遂悻悻欲去。生惶恐自投，情词哀恳。三姐从旁解免。四姐怒稍释，由此相好如初。一日，有陕人骑驴造门曰：“吾寻妖物匪伊朝夕，乃今始得之。”生父以其言异，讯所由来，曰：“小人日泛烟波游四方，终岁十余月，常八九月离桑梓，被妖物蛊杀吾弟。归甚悼恨，誓必寻而殄灭之。奔波数千里，殊无迹兆。今在君家，不翦当有继吾弟亡者。”时生与女密，父母微察之。闻客言大惧，延入令作法。出二瓶列地上，符咒良久，有黑雾四围，分投瓶中。客喜曰：“全家都到矣！”遂以猪脬裹瓶口，缄封甚固。生父亦喜，坚留客饭。生心恻然，近瓶窃听，闻四姐在瓶中言曰：“坐视不救，君何负心。”生意感动，急启所封而结不可解。四姐又曰：“勿须尔，但放倒坛上旗，以针刺脬作孔，余即出矣。”生如其言。果见白气一缕自孔中出，凌霄而去。客出，见旗横地，大惊曰：“遁矣！此必公子所为。”摇瓶俯听曰：“幸止亡其一。此物合不死，犹可赦。”乃携瓶别去。后生在野督佣刈麦，遥见四姐坐树下，生就近之，执手慰问。且曰：“别后十易春秋，今大丹已成，但思君之念未忘，故复一拜问。”生欲与偕归。女曰：“妾今非昔比，不可以尘情染，后当复见耳。”言已，不知所在。又二十年

余，生适独居，见四姐自外至，生喜与语。女曰："我今名列仙籍，不应再履尘世。但感君情，特报撤瑟之期。可早处分后事，亦勿悲忧，妾当度君为鬼仙，亦无苦也。"乃别而去。至日，生果卒。尚生乃友人李文玉之戚好，尝亲见之。

祝　翁

济阳有祝翁者，年五十余病卒。家人入室理缮绖，忽闻翁呼甚急。群奔集灵寝，则见翁已复活。群喜慰问。翁但谓媪曰："我适去，拚不复还。行数里，转念抛汝一副老皮骨在儿辈手，寒热仰人，亦无生趣，不如从我去。故复归，欲偕尔同行也。"咸以其新苏妄语，殊未为异。翁又言之。媪云："如此亦善。但方生，如何便得死？"翁挥之曰："是不难。家中俗务，可速料理。"媪笑不去。翁又促之。乃出户外，延迟数刻而入，绐之曰："处置安妥矣。"翁命速速理妆。媪不去，翁催益急。媪不忍拂其意，遂妆以至。媳女皆匿笑。翁移首那枕，手拍令卧。媪曰："子女皆在，双双挺卧，是何景象？"翁搥床曰："并死有何可笑！"子女辈见翁躁急，共劝媪姑从其意。媪如言，并枕僵卧，家人又共笑之。俄视媪笑容忽敛，又渐而双眸俱合，久之无声，俨如睡去。众乱近视，则肤已冰而鼻无息矣。视翁亦然，始共惊怛。时康熙二十一年。翁弟妇佣于毕刺史之家，言之甚悉。

异史氏曰："翁其夙有畸行与？泉路茫茫，来去由尔，奇矣！且白头者欲其去则呼令去，仰何其暇也！人当属纩之时，所最不忍诀者，床头之呢人耳。苟广其术，则卖履分香，

可以不事矣。”

侠　女

顾生，金陵人。博于材艺，而家綦贫。又以母老不忍离膝下，惟日为人书画，受赀以自给。行年二十有五，伉俪犹虚。对户旧有门第，一老妪及少女税居其中。以其家无男子，故未问其谁何。一日偶自外入，见女郎自母房中出，年约十八九，秀曼都雅，世罕其匹。见生不甚避，而意凛如也。生入问母，母曰：“是对户女郎，就吾祈刀尺。适言其家亦止一母。此女不似贫家产。问其何为不字，则以母老为辞。明日当往拜其母，便风以意。倘所望不奢，儿可代养其老。”明日造其室，其母一聋媪耳。视其室并无隔宿粮。问所业，则仰女十指。徐以同食之谋试之，媪意似纳而转商其女。女默然，意殊不乐。母乃归。详其状而疑之曰：“女子得非嫌吾贫乎？为人不言亦不笑，艳如桃李而冷如霜雪，奇人也！”母子猜叹而罢。一日生坐斋头，有少年来求画。姿容甚美而意颇儇佻。诘所自，以邻村对。嗣后三两日，辄一至。稍稍稔熟，渐以嘲谑，生狎抱之亦不甚拒，遂私焉。由此往来呢甚。会女郎过，少年目送之，问为谁？对以邻女。少年曰：“艳丽如此，神情一何可畏？”少间，生入内。母曰：“适女子来乞米，云不举火者经日矣。此女至孝，贫极可悯，宜少周恤之。”生从母言，负斗粟，款门而达母意。女受之，亦不申谢。日常至生家，见母作衣履，便代缝纫；出入堂中，操作如妇。生益德之。每获馈饵，必分给其母，女亦略

不置齿颊。母适疽生隐处，宵旦号咷。女时就榻省视，为之洗创敷药。日三四作，母意甚不自安，而女不厌其秽。母曰："唉！安得新妇如儿而奉老身以死也。"言讫，悲哽。女慰之曰："郎子大孝，胜我寡母孤女多矣！"母曰："床头蹀躞之役，岂孝子所能为者？且身已向暮，旦夕犯雾露，深以祧续为忧耳。"言间，生入。母泣曰："亏娘子良多，汝无忘报德。"生伏拜之。女曰："君敬我母，我勿谢也。君何谢焉？"于是益敬爱之。然其举止生硬，毫不可干。一日女出门，生目注之。女忽回首，嫣然而笑。生喜出意外，趋而从诸其家。挑之亦不拒，欣然交欢已。戒生曰："事可一而不可再。"生不应而归。明日又约之，女厉色不顾而去。日频来，时相遇，并不假以词色。少游戏之，则冷语冰人。忽于空处问生："日来少年谁也？"生告之。女曰："彼举止态状，无礼于妾频矣！以君之狎昵，故置之。请便寄语：再复尔，是不欲生也已！"生至夕以告少年，且曰："子必慎之，是不可犯！"少年曰："既不可犯，君何犯之？"生白其无。曰："如其无，则猥亵之语，何以达君听哉？"生不能答。少年曰："亦烦寄语，假惺惺勿作态。不然，我将遍播扬。"生甚怒之，情见于色，少年乃去。一夕方独坐，女忽至笑曰："我与君情缘未断，宁非天数。"生狂喜而抱于怀。忽闻履声籍籍，两人惊起，则少年推扉入矣。生惊问："子胡为者？"笑曰："我来观贞洁之人耳。"顾女曰："今日不怪人耶？"女眉竖颊红，默不一语。急翻上衣，露一革囊，应手而出，则尺许晶莹匕首也。少年见之，骇而却走。追出户外，四顾渺然。女以匕首望空抛掷，戛然有声，灿若长虹。俄一物堕地作响，生急烛之，则一白狐，身首异处矣。大骇。女

曰："此君之娈童也。我固恕之，奈渠定不欲生何！"收刃入囊，生曳令入。曰："适妖物败意，请俟来宵。"出门径去。次夕女果来，遂共绸缪。诘其术，女曰："此非君所知。宜须慎密，泄恐不为君福。"又订以嫁娶，曰："枕席焉，提汲焉，非妇伊何也？业夫妇矣，何必复言嫁娶乎？"生曰："将毋憎吾贫耶？"曰："君因贫，妾富耶？今宵之聚，正以怜君贫耳。"临别嘱曰："苟且之行，不可以屡。当来我自来，不当来相强无益。"后相值，每欲引与私语，女辄走避。然衣绽炊薪，悉为纪理，不啻妇也。积数月，其母死。生竭力营葬之。女由是独居。生意其孤寂可乱，逾垣入，隔窗频呼，迄不应，视其门则空室扃焉。窃疑女有他约。夜复往，亦如之。遂留佩玉于窗间而去之。越日，相遇于母所。既出，而女尾其后，曰："君疑妾耶？人各有心，不可以告人。今欲使君无疑而乌可得，然一事烦急为谋。"问之，曰："妾体孕已八月矣。恐旦晚临盆，'妾身未分明'，能为君生之，不能为君育之。可密告老母觅乳媪，伪为讨螟蛉者，勿言妾也。"生诺，以告母，母笑曰："异哉此女！聘之不可而顾私于我儿。"喜从其谋以待之。又月余，女数日不至。母疑之，往探其门，萧萧闭寂。叩良久，女始蓬头垢面自内出，启而入之则复阖之。入其室则呱呱者在床上矣。母惊问："诞几时矣？"答云："三日。"捉绷席而视之，则男也，且丰颐而广额。喜曰："儿已为老身育孙矣。伶仃一身，将焉所托？"女曰："区区隐衷，不敢掬示老母。俟夜无人，可即抱儿去。"母归与子言，窃共异之。夜往抱子归。更数月，夜将半，女忽款门入，手提革囊，笑曰："大事已了，请从此别。"急询其故，曰："养母之德，刻刻不去于怀。向云'可一而不可再者'，

以相报不在床第也。为君贫不能婚，将为君延一线之续。本期一索而得，不意信水复来，遂至破戒而再。今君德既酬，妾志亦遂，无憾矣！”问：“囊中何物？”曰：“仇人头耳。”捡而窥之，须发交而血模糊也。骇绝，复致研诘。曰：“向不与君言者，以机事不密，惧有宣泄。今事已成，不妨相告。妾浙人，父官司马。陷于仇，被籍吾家。妾负老母出，隐姓名，埋头项，已三年矣。所以不即报者，徒以有老母在。母去，又一块肉累腹中，因而迟之又久。曩夜出非他，道路门户未稔，恐有讹误耳。”言已出门。又嘱曰：“所生儿，善视之。君福薄无寿，此儿可光门闾。夜深不得惊老母，我去矣。”方凄然欲询所之，女一闪如电，瞥尔间遂不复见。生叹惋木立，若丧魂魄。明以告母，相为叹异而已。后三年生果卒。子十八举进士，犹奉祖母以终老云。

异史氏曰：“人为室有侠女而后可以畜娈童。不然，尔爱其艾豭，彼爱尔娄猪矣！”

王阮亭云：“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此侠女其犹龙乎！”

酒　友

车生者，家不中资而耽饮，夜非浮三白不能寐也，以故床头樽常不空。一夜睡醒，转侧间似有人共卧者，意是覆裳堕耳。摸之，则茸茸有物，似猫而巨。烛之，狐也，酣醉而犬卧。视其瓶则空矣。笑曰：“此我酒友也。”不忍惊，覆衣加臂，与之共寝。留烛以观其变。半夜，狐欠伸。生笑曰：“美哉睡乎！”启覆视之，儒冠之俊人也。起拜榻前，谢不杀之

恩。生曰："我癖于曲蘖而人以为痴。卿，我鲍叔也。如不见疑，当为糟丘之良友。"曳登榻，复共寝。且言："卿可常临，无相猜。"狐诺之。生既醒则狐已去。乃治旨酒一盛，专伺狐。抵夕，果至，促膝欣饮。狐量豪善谐，于是恨相得晚。狐曰："屡叨良酝，何以报德？"生曰："斗酒之饮，何置齿颊。"狐曰："虽然，君贫士，杖头钱大不易。当为君少谋酒资。"明夕，来告曰："去此东南七里，道侧有遗金，可早取之。"诘旦而往，果得二金，乃市佳肴，以佐夜饮。狐又告曰："院后有窖藏，宜发之。"如其言，果得钱百余千。喜曰："囊中已自有，莫漫愁沽矣。"狐曰："不然。辙中水胡可久掬？合更谋之。"异日，谓生曰："市上豉价廉，此奇货可居。"从之，收豉四十余石，人咸非笑之。未几，大旱，禾豆尽枯，惟豉可种，售种息十倍。由此益富，治沃田二百亩。但问狐，多种麦则麦收，多种黍则黍收。一切种植之早晚，皆取决于狐。日稔密，呼生妻以嫂，视生子犹子焉。后生卒，狐遂不复来。

王阮亭云："车君洒脱可喜。"

莲　香

桑生明晓，字子明，沂州人。少孤，馆于红花埠。桑为人静穆自喜，日再出，就食东邻，余时坚坐而已。东邻生偶至，戏曰："君独居不畏鬼狐耶？"笑答曰："丈夫何畏鬼狐！雄来吾有利剑，雌者尚当开门内之。"邻生归与友谋，梯妓于垣而过之。弹指叩扉，生窥问为谁，妓自言为鬼。生大惧，

齿震震有声，妓逡巡自去。邻生早至生斋。生述所见，且告将归。邻生鼓掌曰："何不开门内之？"生顿悟其假，安居如初。积半年，一女子夜来叩斋。生意友人之复戏也，启门延入，则倾国之姝。惊问所来，曰："妾莲香，西家妓女。"埠上青楼故多，信之。息烛登床，绸缪甚至。自此三五夕辄一至。一夕，独坐凝思，一女子翩然入。生意其莲，承逆与语。觌面殊非，年仅十五六，軃袖垂髫，风流秀曼，行步之间，若还若往。大愕，疑为狐。女曰："妾良家女，姓李氏。慕君高雅，幸能垂盼。"生喜，握其手冷如冰，问："何凉也？"曰："幼质单寒，夜蒙霜露，那得不尔。"既而罗襦襟解，俨然处子。女曰："妾为情缘，葳蕤之质，一朝失守。不嫌鄙陋，愿常侍枕席。房中得毋有人否？"生云："无他。止一邻娼，顾亦不常。"女曰："当谨避之。妾不与院中人等，君秘勿泄。彼来我往，彼往我来可耳。"鸡鸣始去，赠绣履一钩，曰："此妾下体所着，弄之足寄思慕，然有人慎勿弄也。"受而视之，翘翘如解结锥，心甚爱悦。越夕无人，便出审玩，女飘然忽至，遂相款昵。自此每出履，则女则必应念而至。异而诘之，笑曰："适当其时耳。"一夜莲来，惊云："郎何神气萧索？"生言："不自觉。"莲便告别，相约十日。去后，李来恒无虚夕，问："君情人何久不至？"因以相约告。李笑曰："君视妾何如莲香美？"曰："可称两绝，但莲卿肌肤温和。"李变色曰："君谓双美，对妾云尔。渠必月殿仙人，妾定不及。"因而不欢。乃屈指计十日之期已满，嘱勿漏，将窃窥之。次夜，莲香果至，笑语甚洽。及寝，大骇曰："殆矣！十日不见，何遽惫损，保无有他遇否？"生询其故，曰："妾以神气验之，脉析析如乱丝，鬼症也。"次夜李

来，生问："窥莲香何似？"曰："美矣！妾固疑世间无此佳人，果狐也。去，吾尾之，南山而穴居。"生疑其妒，漫应之。逾夕，戏莲香曰："余固不信，或谓卿狐者。"莲急问："是谁之云？"笑曰："我自戏卿。"莲曰："狐何异于人？"曰："惑之者病，甚则死，是以可惧。"莲曰："不然，如君之年，房后三日，精气可复，纵狐何害？设旦旦而伐人，人有甚于狐者矣！天下病尸瘵鬼，宁皆狐蛊死耶？虽然，必有议我者。"生力白其无。莲诘益力。生不得已，泄之。莲曰："我固怪君惫也，然何遽至此？得勿非人乎？君勿言，明宵当如渠之窥妾者。"是夜李至，才三数语，闻窗外嗽声，急亡去。莲入曰："君殆矣！是真鬼物，昵其美而不速绝，冥路近矣！"生意其妒，默不语。莲曰："固知君不能忘情，然不忍视君死。明日当携药饵，为君一除阴毒。幸病蒂犹浅，十日恙当已。请同榻以俟痊可。"次夜，果出刀圭药啖生。顷刻，洞下两三行，觉脏腑清虚，精神顿爽。心德之，然终不信为鬼。莲香夜夜同衾偎生，生欲与合，辄拒之。数日后，肤革充盈。欲别，殷殷嘱绝李。生谬应之，及闭户挑灯，辄捉履倾想。李忽至，数日隔绝，颇有怨色。生曰："彼连宵为我作巫医，请勿为怼，情好在我。"李稍怿。生枕上私语曰："我爱卿甚，乃有谓卿鬼者。"李结舌良久，骂曰："必谣狐之惑君听也。若不绝之，妾不来矣。"遂呜呜饮泣。生百词慰解乃罢。隔宿，莲香至，知李复来，怒曰："君必欲死耶？"生笑曰："卿何相妒之深？"莲益怒曰："君种死根，妾为君除之。不妒者将复何如？"生托词以戏曰："彼云前日之病，为狐祟耳。"莲乃叹曰："诚如君言，君迷不悟，万一不虞，妾百口何以自解？请从此辞。百日后当视君于卧榻中。"留之不可，怫然迳去。由

是与李夙夜必偕，约两月余，觉大困顿。初犹自宽解。日渐羸瘠，惟饮饘粥一瓯。欲归就奉养，尚恋恋不忍遽去。因循数日，沉绵不可复起。邻生见其病惫，日遣馆僮馈给食饮。生至是始疑李，因谓李曰："吾悔不听莲香之言，一至于此。"言讫而瞑。移时复苏，张目四顾，则李已去，自是遂绝。生羸卧空斋，思莲香如望岁。一日，方凝想间，忽有搴帘入者，则莲香也。向卧榻哂曰："田舍郎，我岂妄哉！"生哽咽良久，自言知罪，但求拯救。莲曰："病入膏肓，实无救法，姑来永诀，以明非妒。"生大悲曰："枕底之物，烦代碎之。"莲搜得履，持就灯前，反覆展玩。李女欻入，卒见莲香，返身欲遁。莲以身蔽门，李窘急不知所出。生责数之，李不能答。莲笑曰："妾今始得与阿姊面相质。曩谓郎君旧疾，未必非妾致，今竟何如？"李俛首谢过。莲曰："佳丽如此，乃以爱结仇耶！"李投地陨泣，乞垂怜救。莲扶起，细诘生平。曰："妾，李通判女。早夭，瘗于墙外。已死春蚕，遗丝未尽。与郎偕好，妾之愿也；致郎于死，良非素心。"莲曰："闻鬼利人死，以死后可常聚，然否？"曰："不然。两鬼相逢，并无乐趣。如乐也，泉下少年郎岂少哉！"莲曰："痴哉！夜夜为之，人且不堪而况于鬼！"李问："狐能死人，何术独否？"莲曰："是采补者流，妾非其类。故世有不害人之狐，断无不害人之鬼，以阴气盛也。"生闻其语，始知鬼狐皆真。幸习常见惯，颇不为骇。但念残息如丝，不觉失声大恸。莲顾问何以处郎君者，李赧然逊谢。莲笑曰："恐郎强健，醋娘子要食杨梅也。"李欷衽曰："如有医国手，使妾得无负郎君，便当埋首地下，敢复靦然人世耶！"莲解囊出药曰："妾早知有今，别后采药三山，凡三阅月物料始备。瘵蛊至死，投之无不苏

者。然症何由得，仍以何引，不得转求效力。”问：“何需？”曰：“樱口中一点香唾耳。我以丸进，烦接口而唾之。”李晕生颐颊，俛首转侧而视其履。莲戏曰：“妹所得意惟履耶？”李益惭，俯仰若无所容。莲曰：“此平时熟技，今何吝焉。”遂以丸纳生吻，转促逼之。李不得已，唾之。莲曰：“再！”又唾之。凡之四唾，丸已下咽。少间，腹殷然如雷鸣。复纳一丸，乃自接唇而布以气。生觉丹田火热，精神焕发。莲曰：“愈矣！”李听鸡鸣，彷徨别去。莲以新瘥尚须调摄，就食非计；因将外户返关，伪示生归，以绝交往，日夜守护之。李亦每夕必至，给奉殷勤，事莲犹姊。莲亦深怜爱之。居三月，生健如初。李遂数夕不至；偶至，一望即去。相对时亦悒悒不乐。莲常留与共寝，必不肯。生追出提抱以归，身轻若刍灵。女不得遁，遂着衣偃卧，跷其体不盈二尺。莲益怜之，阴使生狎抱之，而撼摇亦不得醒。生睡去，觉而索之已沓。后十余日更不复至，生怀思殊切，恒出履共弄。莲叹曰：“窈娜如此，妾见犹怜，何况男子。”生曰：“昔日弄履则至，心固疑之，然终不料其鬼。今对履思容，实所怆恻。”因而泣下。先是富室章姓，有女字燕儿，年十五，不汗而死。终夜复苏，起顾欲奔。章扃户不得出。女言：“我通判女魂，感桑郎眷注，遗鳥犹存彼处。我真鬼耳，扃我何益？”以其言有因，诘其至此之由。女低徊反顾，茫不自解。或有言桑生病归者，女执辨其诬。家人大疑。东邻生闻之，逾垣往窥，见生方与美人对语；掩入逼之，张皇间已失所在。邻生骇诘，生笑曰：“向固与君言，雌者则纳之耳。”邻生述燕儿之言。生乃启关，将往侦探，苦无由。章母闻生果未归，益奇之。故使佣媪索履，生遽出以授。燕儿得之喜。试着之，鞋小于

足者盈寸，大骇。揽镜自照，忽恍然悟己之借躯以生也。因陈所由，母始信之。女镜面大哭曰："当日形貌颇堪自信，每见莲姊犹增惭怍。今反若此，人也不如其鬼也！"把履号咷，劝之不解。蒙衾僵卧。食之亦不食，体肤尽肿。凡七日不食，卒不死，而肿渐消；觉饥不可忍，乃复食。数日遍体瘙痒，皮尽脱。晨起，睡鳥遗堕，索着之则硕大无朋矣。用试前履，肥瘦吻合，乃喜。复自镜，则眉目颐颊，宛肖生平，益喜。盥栉见母，见者尽怡。莲香闻其异，劝生媒通之，而以贫富悬邈，不敢遽进。会媪初度，因从其子婿行，往为寿。媪睹生名，故使燕儿窥帘认客。生最后至，女骤出捉袂，欲从与俱归。母诃谯之，始惭而入。生审视宛然，不觉零涕，因拜伏不起。媪扶之不以为侮。生出，浼女舅执柯。媪议择吉赘生。生归告莲香，且商所处。莲怅然良久，便欲别去。生大骇泣下。莲曰："君行花烛于人家，妾从而往，亦何形颜？"生谋先与旋里而后迎燕，莲乃从之。生以情白章，章闻其有室，怒加诮让。燕儿力白之，乃如所请。至日，生往亲迎，家中备具颇甚草草。及归，则自门达室，悉以罽毡贴地，百千笼烛，灿列如锦。莲香扶新妇入青庐，搭面既揭，欢若生平。莲陪卺饮，因细诘还魂之异。燕曰："尔日抑郁无聊，徒以身为异物，自觉形秽。别后愤不归墓，随风漾泊，每见生人则羡之。昼凭草木，夜则信足浮沉。偶至章家，见少女卧床上，近附之，未知遂能活也。"莲闻之，默默若有所思。逾两月，莲举一子，产后暴病，日就沉绵。捉燕臂曰："敢以孽种相累，我儿即若儿。"燕泣下，姑慰籍之。为召巫医，辄却之。沉痼弥留，气若悬丝。生及燕儿皆哭。忽张目曰："勿尔！子乐生，我自乐死耳。如有缘，十年后可复相见。"言讫而卒。

启衾将敛，尸化为狐。生不忍异视，厚葬之。子名狐儿，燕抚如己出。每清明必抱儿哭诸其墓。后生举于乡，家渐裕而燕苦不育。狐儿颇慧，然单弱多疾。燕每欲生置媵。一日，婢忽白，门外一妪，携女求售。燕呼入，大惊曰："莲姊复出耶！"生视之真似，亦骇。问："年几何？"答云："十四。""聘金几何？"曰："老身止此一块肉，但俾得所，妾亦得啜饭处，后日老骨不委沟壑足矣。"生优价而留之。燕握女手入密室，撮其颔而笑曰："汝识我否？"答言："不识。"诘其姓氏，曰："妾韦姓，父徐城卖浆者，死三年矣。"燕屈指停思，莲死恰十有四载。又审女仪容态度，无一不神肖者，乃拍其项而呼曰："莲姊，莲姊！十年相见之约，当不欺吾。"女忽如梦醒，豁然曰："咦！"熟视燕儿。生笑曰："此'似曾相识燕归来'也。"女泫然曰："是矣。闻母言，妾生时便能言，以为不祥，犬血饮之，遂昧宿因。今日始如梦寤。娘子其耻于为鬼之李妹耶！"共话前生，悲喜交至。一日寒食，燕曰："此每岁妾与郎君哭姊日也。"遂与亲登其墓，荒草离离，木已拱矣。女亦太息。燕谓生曰："妾与莲姊两世情好，不忍相离，宜令白骨同穴。"生从其言，启李冢得骸，舁归而合葬之。亲朋闻其异，吉服临穴，不期而会者数百人。余庚戌南游至沂，阻雨，休于旅舍。有刘生子敬，其中表亲，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传，约万余言，得卒读。此其崖略耳。

异史氏曰："嗟呼！死者而求其生，生者又求其死，天下所难得者非人身哉？奈何具此身者，往往而置之，遂至魆然而生不如狐，泯然而死不如鬼。"

王阮亭云："贤哉莲娘！巾帼中吾见亦罕，况狐耶！"

阿　宝

粤西孙子楚，名士也。生有枝指。性迂讷，人诳之，辄信为真。或值座有歌妓，则必遥望却走。或知其然，诱之来，使妓狎逼之，则颊颜彻颈，汗珠珠下滴。因共为笑。遂貌其呆状相邮传，作丑语而名之“孙痴”。邑大贾某翁与王侯埒富，姻戚皆贵胄。有女阿宝，绝色也。日择良匹，大家儿争委禽妆，皆不当翁意。生时失俪，有戏之者，劝其通媒。生殊不自揣，果从其教。翁素耳其名而贫之。媒媪将出，适遇宝。问之，以告。女戏曰：“渠去其枝指，余当归之。”媪告生，生曰：“不难。”媒去，生以斧自断其指，大痛彻心，血溢倾注，滨死。过数日始能起，往见媒而示之。媪惊，奔告女。女亦奇之，戏请再去其痴。生闻而哗辨，自谓不痴，然无由见而自剖。转念阿宝未必美如天人，何遂高自位置如此？由是曩念顿冷。会值清明，俗于是日妇女出游，轻薄少年亦结队随行，恣其月旦。有同社数人强邀生去。或嘲之曰：“莫欲一观可人否？”生亦知其戏己，然以受女揶揄故，亦思一见其人，忻然随众物色之。遥见有女子憩树下，恶少年环如墙堵。众曰：“此必阿宝也。”趋之，果宝也。审谛之，娟丽无双。少顷，人益稠，女起遽去。众情颠倒，品头品足，纷纷若狂。生独默然。及众他适，回顾生犹痴立故所，呼之不应。群曳之曰：“魂随阿宝去耶？”亦不答。众以其素讷，故不为怪。或推之，或挽之，以归。至家，直上床卧，终日不起，冥如醉，唤之不醒。家人疑其失魂，招于旷野，莫能效。

强拍问之，则朦胧应曰："我在阿宝家。"及细诘之，又默不语，家人惶惑莫解。初，生见女去，意不忍舍，觉身已从之行，渐傍其襟带间，人无诃者。遂从女归，坐卧依之，夜辄与狎，甚相得。然觉腹中奇馁，思欲一返家门，而迷不知路。女每梦与人交，问其名，曰："孙子楚也。"心异之而不可以告人。生卧三日，气休休若将澌灭。家人大恐，托人婉告翁，欲一招魂其家。翁笑曰："平昔不相往还，何由遗魂吾家？"家人固哀之，翁始允。巫执故服、草荐以往。女诘得其故，骇极，不听他往，直导入室，任招呼而去。巫归至门，生榻上已呻。既醒，女室之香奁器具，何色何名，历言不爽。女闻之益骇，阴感其情之深。生既离床寝，坐立凝思，忽忽若忘。每伺察阿宝，希幸一再遘之。浴佛节，闻将降香水月寺，遂早旦往侯道左，目眩睛劳。日涉午，女始至，自车中窥见生，以掺手搴帘，凝睇不转。生益动，尾从入。女忽命青衣来诘姓字，生殷勤自展，魂益摇。车去始归。归复病，冥然绝食。梦中辄呼宝名。每自恨魂不复灵。家旧养一鹦鹉，忽毙，小儿持弄于床上。生自念：倘得身为鹦鹉，振翼可达女室。心方注想，身已翩然鹦鹉，遽飞而去，直达宝所。女喜而扑之，锁其肘，饲以麻子。大呼曰："姐姐勿锁，我孙子楚也。"女大骇，解其缚，亦不去。女祝曰："深情已篆中心，今已人禽异类，姻好何可复圆。"鸟曰："得近芳泽，于愿已足。"他人饲之不食，女自饲之则食。女坐则集其膝，卧则依其床。如是三日，女甚怜之。阴使人睨生，生则僵卧气绝已三日，但心头未冰耳。女又祝曰："君能复为人，当誓死相从。"鸟云："诳我！"女乃自矢。鸟侧目若有所思。少间，女束双弯，解履床上，鸟骤下啣履飞去。女急呼之，飞已远矣。

女使妪往探，则生已寤。家人见鹦鹉啣绣履来堕地死，方共异之。生既苏，即索履，众莫知故。适妪至，入视生，问履所自。生曰："是阿宝信誓物。借口相覆，小生不忘金诺也。"妪反命。女益奇之，故使婢泄其情于母。母审之确，乃曰："此子才名亦不恶，但有相如之贫。择数年得婿若此，恐将为显者笑。"女以履故，矢不他。翁媪乃从之。驰报生，生喜，疾顿瘳。翁议赘诸家，女曰："婿不可久处岳家，况郎又贫，久益为人贱。儿既诺之，处蓬茅而甘藜霍不怨也。"生乃亲迎成礼，相逢如隔世欢。自是生家得奁妆小阜，颇增物产。而生痴于书，不知理家人生业。女善居积，亦不以他事累生。居三年，家益富。生忽病消渴，卒。女哭之恸，泪眼不晴，至绝眠食。劝之不纳，乘夜自经。婢觉之，急救而醒，终亦不食。三日，集亲党，将以敛生，闻棺中呻以息，启之复活。自言："见冥王，以生平朴诚，命作部曹。忽有人白：'孙部曹之妻将至。'王稽鬼录，言：'此未应便死。'又白：'不食三日矣。'王顾谓：'感汝妻节义，姑赐再生。'因使驭卒控马送余还。"由此体渐平。值岁大比，入闱之前，诸少年玩弄之，共拟隐僻之题七，引生僻处与语，言："此某家关节，敬秘相授。"生信之，昼夜揣摩，制成七艺。众隐笑之。时典试者虑熟题有蹈袭弊，力反常径，题纸下，七艺皆符。生以是抡魁。明年，举进士，授词林。上闻其异，召问之。生具启奏，上大嘉悦。后召见阿宝，赏赉有加焉。

异史氏曰："性痴则志凝，故书痴者文必工，艺痴者技必良。世之落拓而无成者，皆自谓不痴者也。且如粉花荡产，卢雉倾家，顾痴人事哉！以是知慧黠而过，乃是真痴，彼孙子何痴乎！"

九山王

曹州李姓者，邑诸生。家素饶，而居宅故不甚广，舍后有园数亩，荒置之。一日，有叟来税屋，出直百金。李以无屋为辞。叟曰："请受之，但无烦虑。"李不喻其意，姑受之以觇其异。越日，村人见舆马眷口入李家，纷纷甚伙，共疑李第无安顿所，问之李，殊不自知，归而察之，并无迹响。过数日，叟忽来谒。且云："庇宇下已数晨夕。事事都草创，起炉作灶，未暇一修客子礼。今遣儿女辈作黍，幸一垂顾。"李从之。步入园中，欻见舍宇华好，崭然一新。入室，陈设芳丽，酒鼎沸于廊下，茶烟袅于厨中。俄而行酒荐馔，备极甘旨。时见庭下少年人往来甚众。又闻儿女喁喁，帘幕中作笑语声。家人婢仆，似有数十百口。李心知其狐。席终而归，阴怀杀心。每入市市硝硫，积数百斤，暗布园中殆满。骤火之，焰腾霄汉，如黑灵芝，燔臭灰眯不可近，但闻鸣啼嘷动之声，嘈杂聒耳。既熄入视，则死狐满地，焦头烂额者不可胜计。方阅视间，叟自外来，颜色惨动，责李曰："夙无嫌怨。荒园岁报百金非少，何忍遂相族灭？此奇惨之仇无不报者！"忿然而去。疑其掷砾为殃，而年余无少怪异。时顺治初年，山中群盗窃发，啸聚万余人，官莫能捕。生以家口多，日忧离乱。适村中来一星者，自号"南山翁"，言人休咎，了若目睹，名大噪。李召至家，求推甲子。翁愕然起敬曰："此真主也！"李闻大骇，以为妄。翁正容固言之，李疑信半焉。乃曰："岂有白手受命而帝者乎？"翁谓："不然。自古帝王，

类多起于匹夫，谁是生而天子者？”生惑之，前席而请。翁毅然以“卧龙”自任。请先备甲胄数千具、弓弩数千事。李虑人莫之归。翁曰：“臣请为大王连诸山，深相结。使哗言者谓大王真天子，山中士卒，宜必响应。”李喜，遣翁行。发藏镪，造甲兵。翁数日始还，曰：“借大王威福，加臣三寸舌，诸山无不愿执鞭靮，从戟下。”浹旬之间，果归命者数千人。于是拜翁为军师，建大纛，设彩帜若林，据山立栅，声势震动。邑令率兵来讨，翁指挥群寇大破之。令惧，急告于兖。兖兵远涉而至，翁又伏寇进击，兵大溃，将士杀伤者甚众。势甚震，党以万计，因自立为“九山王”。翁患马少，会都中解马赴江南，遣一旅要路篡取之。由是“九山王”之名大噪。加翁为“护国大将军”。高卧山巢，公然自负，以为黄袍之加，指日可俟矣。东抚以夺马故，方将进剿；又得兖报，乃发精兵数千，与六道合围而进。军旅旌旗，弥满山谷。“九山王”大惧，召翁谋之，则不知所往。“九山王”窘急无术，登山而望曰：“今而知朝廷之势大也！”山破被擒，妻孥为戮。始悟翁即老狐，盖以族灭报李生云。

异史氏曰：“夫人拥妻子闭门科头，何处得杀？即杀，亦何由族哉？狐之谋亦巧矣。而壤无其种者，虽溉不生；彼其杀狐之残，方寸已有盗根，故狐得长其萌而施之报。今试执途人而告之曰：‘汝为天子！’未有不骇而走者。明明导以族灭之为，而犹乐听之，妻子为戮，又何足云？然人之听匪言也，始闻之而怒，继为疑，又既而信；迨至身名俱殒，而始知其误也，大率类此矣。”

遵化署狐

诸城丘公为遵化道。署中故多狐。最后一楼，绥绥者族而居之，以为家。时出殃人，遣之益炽。官此者惟设牲祷之，无敢迕。丘公莅任，闻而怒之。狐亦畏公刚烈，化一妪告家人曰："幸白大人：勿相仇。容我三日，将携细小避去。"公闻亦默不言。次日阅兵已，戒勿散，使尽扛诸营巨炮骤入，环楼千座并发。数仞之楼，顷刻摧为平地，革肉毛血，自天雨而下。但见浓尘毒雾之中有白气一缕，冒烟冲空而去。众望之曰："逃一狐矣！"而署中自此遂安。后二年，公遣干仆赍银如干数赴都，将谋迁擢。事未就，姑窖藏于班役之家。忽有一叟诣阙声屈，言妻子横被杀戮。又讦公剋削军粮，夤缘当路，现顿某家，可以验证。奉旨押验。至班役家，冥搜不得。叟惟以一足点地。悟其意，发之果得金，金上镌有"某郡解"字。已而觅叟则失所在。执乡里乡名以求其人，竟亦无之。公由此罹难。乃知叟即逃狐也。

异史氏曰："狐之祟人，可诛甚矣。然服而舍之，亦以全吾仁。公可云疾之已甚者矣。抑使关西为此，岂百狐所能仇哉！"

张　诚

豫人张氏者，其先齐人。明末齐大乱，妻为北兵掠去。

张常客豫，遂家焉。娶于豫，生子讷。无何，妻卒，又娶继室牛氏，生子诚。牛氏悍甚，每嫉讷，奴畜之，啖以恶食。且使之樵，日责柴一肩，无则挞楚诟谇不可堪。隐蓄甘脆饵诚，使从塾师读。诚渐长，性孝友，不忍兄劬。阴劝母，母弗听。一日，讷入山樵未终，值大风雨，避身岩下。雨止而日已暮，腹中大馁，遂负薪归。母验之少，怒不与食。饥火烧心，入室僵卧。诚自塾中归，见讷嗒然，问："病乎？"曰："饿耳。"问其故，以情告。诚愀然便去。移时，怀饼来饵兄。兄问其所自来，曰："余窃面倩邻妇为者，但食勿言也。"讷食之，嘱曰："后勿复然，事发累弟。且日一啗，饥当不死。"诚曰："兄故弱，乌能多樵！"次日食后，窃赴山，至兄樵处。兄见之，惊问："将何往？"答曰："将助樵采。"问："谁之使？"曰："我自来耳。"讷曰："无论弟不能樵，纵或能之，且犹不可。"于是速之归。诚不听，以手足断柴助兄。且曰："明日当以斧来。"兄近止之，见其指已破，履已穿，悲曰："汝不速归，我即以斧自刭死。"诚乃归。兄送之半途，方回复樵。既归，诣塾嘱其师曰："吾弟年幼，宜闲之。山中虎狼恶。"师言："午前不知何往，业夏楚之。"归谓诚曰："不听吾言，遭笞责矣！"诚笑曰："无之。"明日怀斧又去，兄骇曰："我固谓子勿来，何复尔。"诚弗应，刈薪且急，汗交颐不少休。约足一束，不辞而还。师又责之，乃实告焉。师叹其贤，遂不之禁。兄屡止之，终不听。一日与数人樵山中，欻有虎至，众惧而伏。虎竟啣诚去。虎负人行缓，为讷追及，力斧之，中胯。虎负痛狂奔，莫可寻逐，恸哭而返。众慰解之，哭益悲。曰："吾弟，非犹夫人之弟，况为我死，我何生焉！"遂以斧自刭其项。众急救之，入肉者已

寸许，血溢如涌，眩瞀殒绝。众骇，裂其衣而束之，群扶以归。母哭骂曰："汝杀吾儿，欲劓颈以塞责耶！"讷呻曰："母勿烦恼，弟死我定不生。"置榻上，创痛不能眠，惟昼夜倚壁而哭。父恐其亦死，时就榻少哺之，牛辄诟责。讷遂不食，三日而毙。村中有巫走无常者，讷途遇之，缅诉曩苦，因询弟所。巫言未闻，遂返身导讷去。至一都会，见一皂衫人自城中出。巫要遮代问之。皂衫人于佩囊中检牒审顾，男妇百余，并无犯而张者。巫疑在他牒。皂衫人曰："此路属我，何得差逮！"讷不信，强巫入内城。城中新鬼故鬼，往来憧憧，亦有故识，就问，迄无知者，忽共哗言："菩萨至！"仰见云中有伟人，毫光彻上下，顿觉世界通明。巫贺曰："大郎有福哉！菩萨几十年一入冥司，拔诸苦恼，今适值之。"便捽讷跪。众鬼囚纷纷籍籍，合掌齐诵慈悲救苦之声，哄腾震地。菩萨以杨柳枝遍洒甘露，其细如尘。俄而雾收光敛，遂失所在。讷觉颈上沾露，斧处不复作痛。巫乃导与俱归。望见里门，始别而去。讷死二日，豁然竟苏，悉述所遇，谓诚不死。母以为撰造之诬，反诟骂之。讷负屈无以自伸，而摸创痛良瘥。自力起拜父曰："行将穿云入海往寻弟，如不得见，终此身勿望返也。愿父犹以儿为死。"翁引空处与泣，无敢留也。讷乃去。每于冲衢访问弟耗。途中资斧断绝，丐而行。逾年，达金陵，悬鹑百结，伛偻道上。偶见十余骑过，走避路侧。内一人如官长，年约四十，健卒骏马，腾踔前后。内一少年乘小骟，屡顾讷。讷以其贵公子，未敢仰视。少年停鞭少驻，忽下骑呼曰："非吾兄耶？"讷举目审视，诚也。握手大恸失声。诚亦哭曰："兄何漂落以至于此？"讷言其情，诚益悲。骑者并下问故，以白官长。命脱骖载讷，连辔归诸其家，始

详诘之。初，虎啣诚去，不知何时置路侧，卧途中经宿。适张别驾自都中来，过之，见其貌文，怜而抚之，渐苏。言其里居，则相去已远，因载与俱归。又以药敷伤处，数日始痊。别驾无长子，子之。盖适从游瞩也。诚具为兄告。言次，别驾入，讷拜谢不已。诚入内，捧帛衣出进兄，乃置酒燕叙。别驾问："贵族在豫，几何丁壮？"讷曰："无有。父少，齐人，流寓于豫。"别驾曰："仆亦齐人。贵里何属？"曰："曾闻父言，属东昌辖。"惊曰："我同乡也。何故迁豫？"讷曰："明季清兵入境，掠前母去。父遭兵燹，荡无家室。先贾于西道，往来颇稔，故止焉。"又惊问："尊公何名？"讷告之。别驾瞠而视，俛首若疑，疾趋入内。无何，太夫人出。共罗拜已，问讷曰："汝是张炳之之子耶？"曰："然。"太夫人大哭，谓别驾曰："是汝弟也。"讷兄弟莫能解。太夫人曰："我适汝父三年，流离北去，身属黑固山。半年，生汝兄。又半年，固山死。汝兄补秩旗下迁此官，今解任矣。每刻刻念乡井，遂出籍，复故谱。屡遣人至齐，殊无所觅耗，何知汝父西徙哉！"乃谓别驾曰："汝以弟为子，折福死矣！"别驾曰："曩问诚，诚未尝言齐人，想幼稚不知耳。"乃以齿序：别驾四十有一，为长；诚十六，最少；讷二十有二，则伯而仲矣。别驾得两弟甚欢，与同卧处，尽悉离散端由，将作归计。太夫人恐不见容。别驾曰："能容则共之，否则析之。天下岂有无父之人？"于是鬻宅办装，刻日西发。既抵里，讷与诚先驱报父。父自讷去后，妻亦寻卒；块然一老鰥，形影自弔。忽见讷入报，怳怳以惊。又睹诚，喜极不复作言，潸潸以涕。又告以别驾母子至，翁辍泣愕然，不能喜，亦不能悲，蚩蚩以立。未几，别驾入拜已，太夫人

把翁相向哭。既见婢媪廝卒，内外盈塞，坐立不知所为。诚不见母，问之方知已死，号嘶气绝，食顷始苏。别驾出资建楼阁，延师教两弟。马腾于厩，人喧于室，居然大家矣。

异史氏曰："余听此事至终，涕凡数堕：十余岁童子，斧薪助兄，慨然曰：'王览固再见乎！'于是一堕。至虎啣诚去，不禁狂呼曰：'天道瞶瞶如此！'于是一堕。及兄弟猝遇，则喜而一堕。转增一兄，又益一弟，则为别驾堕。一门团圈，惊出不意，喜出不意，无从之涕，则为翁堕也。不知后世亦有善堕如某者否？"

王阮亭曰："一本绝妙传奇，叙次处文笔亦工。"

跳　神

济俗：民间有病者，闺中以神卜。倩老巫击铁环单面鼓，婆娑作态，名曰"跳神"。而此俗都中尤甚。良家少妇时自为之。堂中肉于案，酒于盆，几上烧巨烛，明于昼。妇束短幅裙，屈一足作"商羊舞"。两人捉臂，左右扶掖之。妇口中刺刺琐絮，似歌似祝，字多寡参差，无律带腔。室数鼓乱挝如雷，蓬蓬聒人耳。妇吻翩翕，杂鼓声，不甚辨了。既而首垂，目斜睨，立全需人，失扶则仆。旋忽伸颈巨跃，离地尺有咫。室中诸女子凛然愕顾曰："祖宗来吃食矣。"便一嘘吹灯灭，内外冥然。人慴息立，暗中无敢交一语；语亦不得闻，鼓声乱也。食顷，闻妇厉声呼翁姑及夫嫂小字，始共爇烛，伛偻问休咎。视尊中、盎中、案上，都复空空。望颜色，察嗔喜。肃肃罗问之，答若响。中有腹诽者，神已知，便指某姗笑我，

大不敬，将褫汝裤。诽者自顾，莹然已裸，辄于门外树头觅得之。满洲妇女，奉事尤虔，小有疑，必以决。时严妆骑假虎、假马，执长兵舞榭上，名曰"跳虎神"。马、虎势作威怒，尸者声伧懔。或言关、张、元坛，不一号。赫气惨凛，尤能畏怖人。有丈夫穴窗来窥，辄被长兵破窗刺帽，挑入去。一家妪媳姊若妹，森森缩缩雁行立，无岐念，无懈骨。

铁布衫法

沙回子，得铁布衫大力法。骈其指，力斫之，可断牛项；横搠之，可洞牛腹。曾在仇公子彭三家，悬木于空，遣两健仆极力撑去，猛反之。沙裸腹受木，砰然一声，木去远矣。又出其势，即石上以木椎力击之，无少损。但畏刀耳。

吴门画工

吴门画工某，忘其名，喜画吕祖，每想像而神会之，希幸一遇。虔结在念，靡刻不存。一日值群丐饮郊郭间，内一人敞衣露肘而神采轩豁。心忽动，疑为吕祖。谛视，觉愈确，遽捉其臂曰："君吕祖也。"丐者大笑。某坚执为是，伏拜不起。丐者曰："我即吕祖，汝将奈何？"某叩头，但乞指教。丐者曰："汝能相识，可谓有缘。然此处非语所，夜间当相见也。"欲再遮问，转盼已沓，咳叹而归。至夜，果梦吕祖来曰："念子志虑专凝，特来一见。但汝骨气贪吝，不能为仙。

我使子见一人可也。”即向空一招，遂有一丽人蹑空而下，服饰如贵嫔，容光袍仪焕映一室。吕祖曰：“此乃董娘娘，子审志之。”既而又问：“记得否？”答：“已记之。”又曰：“勿忘却。”俄而丽者去，吕祖亦去。醒而异之，即梦中所见，肖像藏之，终亦不解所谓。后数年偶游于都，会董妃薨。上念其贤，将为肖像。诸工群集，口授心拟，终不能似。某忽触念梦中人得毋是耶？以图呈进。宫中传览，皆谓神肖。由是授官中书，辞不受，赐万金。于是名大噪。贵戚家争遗重币，乞为先人传影。但悬空摹写，罔不曲似。浃辰之间，累数巨万。莱芜朱拱奎曾见其人。

豢　蛇

泗水山中旧有禅院，四无村落，人迹罕及，有道士栖止其中。或言内多大蛇，故游人益远之。一少年入山罗鹰。入既深，无所归宿。遥见兰若，趋投之。道士惊曰：“居士何来？幸不为儿辈所见！”即命坐，具馓粥。食未已，一巨蛇入，粗十余围，昂首向客，怒目电瞰。客大惧。道士以掌击其额，呵曰：“去！”蛇乃俯首入东室。蜿蜒移时，其躯始尽，盘伏其中，一室尽满。客大惧摇战。道士曰：“此平时所豢养。有我在不妨，所患者客自遇之耳。”客甫坐，又一蛇入，较前略小，可约五六围。见客遽止，睒闪吐舌如前蛇状。道士又叱之，亦入室去。室无卧处，半绕梁间，壁上土摇落有声。客益惧，终夜不寝。早起欲归，道士送之。出屋门，见墙上阶下，大如盎盏者，行卧不一。见生人皆有吞噬状。客

惧，依道士肘腋而行，使送出谷口，乃归。

余乡有客中州者，寄宿蛇佛寺。寺僧具晚餐，肉汤甚美，而段段皆圆，类鸡项。疑问寺僧："杀鸡几何，遂得多项？"僧曰："此蛇段耳。"客大惊，有出门而哇者。既寝，觉胸上蠕蠕，摸之则蛇也。顿起骇呼。僧起曰："此常事，乌足怪骇！"因以火照壁间，大小满墙，榻上下皆是也。次日，僧引入佛殿，佛座下有巨井，井中蛇粗如巨瓮，探首井边而不出。燕火下视，则蛇子蛇孙以数百万计，族居其中。僧云："昔蛇出为害，佛坐其上以镇之，其患始平"云。

化　男

苏州木渎镇，有女夜坐庭中，忽星殒中颅，仆地死。其父母老而无子，止此女。哀呼急救，移时始苏。笑曰："我今为男子矣！"验之果然。其家不以为妖，而窃喜其暴得子也。奇已！

卷　五

汾州狐

汾州判朱公者，居廨多狐。公夜坐，有女子往来灯下。初谓是家人妇，未遑顾瞻；及举目，竟不相识，而容光艳绝。心知其狐，而爱好之。遽呼之来，女停履笑曰："厉声加人，谁是汝婢媪耶！"朱笑而起，曳坐谢过，遂与款密，久如夫妇之好。忽谓曰："君秩将迁，别有日矣。"问："何时？"曰："目前。但贺者在门，而弔者即在闾，不能官也。"三日，迁报果至。次日即得太夫人讣音。公解任，欲与偕旋。狐不可，送之河上。强之登舟，女曰："君自不知，狐不能过河也。"朱不忍别，恋恋河畔。女忽出，言将一谒故旧。移时归，即有客来答拜。女别室与语，客去乃来，曰："请便登舟，妾送君渡。"朱曰："向言不能渡，今何以云？"曰："曩所谒非他，河神也。妾以君故，特请之。彼限我十日往复，故可暂依耳。"遂同济。至十日，果别而去。

巧　娘

广东有缙绅傅氏，年六十余生一子，名廉，甚慧，而天

阁，十七岁，阴才如蚕。遐迩闻知，无以女女者。自分宗绪已绝，昼夜忧怛，而无如何。廉从师读。师偶他出，适门外有猴戏者，廉视之，废学焉；度师将至而惧，遂亡去。离家数里，见一白衣女郎，偕小婢出其前。女一回首，妖丽无比，莲步蹇缓。廉趋过之。女回顾婢曰："试问郎君，得毋欲如琼否。"婢果呼问。廉诘其所为，女曰："倘之琼也，有尺书一函，烦便道寄里门。老母在家，亦可为东道主。"廉出本无定向，念浮海亦得，因诺之。女出书付婢，婢转付生。问其姓名里居，云："华姓，居秦女村，去北郭三四里。"生附舟便去。至琼州北郭，日已曛暮。问秦女村，迄无知者。望北行四五里，星月已灿，芳草迷目，旷无逆旅。窘甚。见道侧一墓，思欲傍坟栖止，大惧虎狼；因攀树猱升，蹲踞其上。听松声谡谡，宵虫哀奏，中心忐忑，悔至如烧。忽闻人声在下，俯看之，庭院宛然；一丽人坐石上，双鬟挑画烛，分侍左右。丽人左顾曰："今夜月白星疏。华姑所赠团茶，可烹一盏，赏此良夜。"生意其鬼魅，毛发直竖，不敢少息。忽婢子仰视曰："树上有人！"女惊起曰："何处大胆儿，暗来窥人！"生大惧，无所逃隐，遂盘旋下，伏地乞宥。女近临一睇，反恚为喜，曳与并坐。睨之，年可十七八，姿态艳绝；听其言，亦非土音。问："郎何之？"答云："为人作寄书邮。"女曰："野多暴客，露宿可虞。不嫌蓬荜，愿就税驾。"邀生入。室惟一榻，命婢展两被其上。生自惭形秽，愿在下床。女笑云："佳客相逢，女元龙何敢高卧！"生不得已，遂与共榻，而惶恐不敢自舒。未几，女暗中以纤手探入，轻捻胫股。生伪寐，若不觉知。又未几，启衾入，摇生，迄不动。女便下探隐处……乃停手怅然，悄悄出衾去。

俄闻哭声，生惶愧无以自容，恨天公之缺陷而已。女呼婢篝灯，婢见啼痕，惊问所苦。女摇首曰："我自叹吾命耳！"婢立榻前，眈望颜色。女曰："可唤郎醒，遣放去。"生闻之，倍益惭怍；且惧宵半茫茫，无所复之。筹念间，一妇人排阖入。婢曰："华姑来。"微窥之，年约五十余，犹风格。见女未睡，便致诘问。女未答。又视榻上有卧者，遂问："共榻何人？"婢代答："夜一少年郎寄此宿。"妇笑曰："不知巧娘偕花烛。"见女啼泪未干，惊曰："合卺之夕，悲啼不伦。将毋郎君粗暴耶？"女不言，益悲。妇将捋衣视生，一振衣，书落榻上。妇取视，骇曰："我女笔意也！"拆读叹咤。女问之。妇云："是三儿家报。言吴郎已死，茕无所依，且为奈何？"女曰："彼固云为人寄书，幸未遣之去。"妇呼生起，究询书所自来。生备述之。妇曰："远烦寄书，当何以报？"又熟视生，笑问："何忤巧娘？"生言："不自知罪。"又诘女。女叹曰："自怜生适阉寺，没奔椓人。是以悲耳。"妇顾生曰："慧黠儿固雄而雌者耶？是我之客，不可久溷他人。"遂导生入东厢，探手于裤而验之。笑曰："无怪巧娘零涕。然幸有根蒂，犹可为力。"挑灯遍翻箱簏，得黑丸授生，令即吞下，秘嘱无叱，乃出。生独卧筹思，不知药医何症。比五更初醒，觉脐下热气一缕，直冲隐处，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际，自探之，身已伟男；心惊喜，如乍膺九锡。梂色才分，妇即入室，以炊饼纳生，叮嘱耐坐，反关其户。出语巧娘曰："郎有寄书劳，将留召三娘来，与订姊妹交。且复闭置，免人厌恼。"乃出门去。生回旋无聊，时近门隙，如鸟窥笼；望见巧娘，辄欲招呼自呈，惭讷而止。延及夜分，妇始携女归。发扉曰："闷煞郎君矣！三娘可来拜谢途中人。"逡巡

入，向生欵衽。妇命相呼以兄妹。巧娘笑曰："姊妹亦可。"并坐堂中，团坐置饮。饮次，巧娘戏问："寺人亦动心佳丽否？"生曰："跛者不忘履，盲者不忘视。"相与粲然。巧娘以三娘劳顿，迫令安置。妇顾三娘，俾与生俱。三娘羞晕，不行。妇曰："此丈夫而巾帼者，何畏之？"敦促偕去。私嘱生云："阴为吾婿，阳为吾子可也。"生喜，捉臂登床，发硎新试，其快可知。既于枕上问女："巧娘何人？"曰："鬼也。才色无匹，而时命蹇落。适毛家小郎子，病阄，十八岁而不能人。因悒悒不畅，赍恨入冥。"生惊疑三娘亦鬼。女曰："实告君，妾非鬼，狐耳。巧娘独居无偶，我母子无家，借庐栖止。"生大愕。女云："无惧，虽故鬼狐，非相祸者。"由此日共谈谶。虽知巧娘非人，而心爱其娟好；独恨自献无隙。生蕴藉，善谀噱，颇得巧娘怜。一日，华氏母子将他往，复闭生室中。生闷气遶室，隔扉呼巧娘。巧娘命婢历试数钥，乃得启。生附耳请间。巧娘遣婢去。生挽就寝榻，偎向之。女戏掬脐下曰："惜可儿此处阙然。"语未竟，触手盈握，惊曰："何前之渺渺，而遽纍然？"生笑曰："前羞见客，故缩；今以诮谤难堪，聊作蛙怒耳！"遂相绸缪。已而恚曰："今乃知闭户有因。昔母子流荡无所，假庐居之。三娘从学刺绣，妾曾不少秘惜，乃妬忌如此！"生劝慰之，且以情告。巧娘终啣之。生曰："密之。华姑嘱我严。"语未及已，华姑与三娘忽掩入。二人皇遽方起。华姑嗔目，问："谁启扉？"巧娘笑逆自承。华姑益怒，聒絮不已。巧娘故哂曰："阿姥亦大笑人！是丈夫而巾帼者，何能为？"三娘见母与巧娘苦相抵，意不自安；以一身调停两间，始各拗怒为喜。巧娘言虽愤烈，然自是屈意事三娘。但华姑昼夜闲防，两情不得自展，

眉目含情而已。一日，华姑谓生曰："吾儿姊妹皆以奉事君，念居此非计，君宜归告父母，早订永约。"即治装促生行。二女相向，容颜悲恻；而巧娘尤不可堪，泪滚滚如断贯珠，殊无已时。华姑排止之，便曳生出。至门外，则院宇无存，但见荒塚。华姑送至舟上，曰："君行后，老身携两女子僦屋于贵邑。倘不忘夙好，李氏废园中可待亲迎。"生乃归。时傅父觅子不得，正切焦虑，见子归，喜出非望。生略述崖末，兼致华氏之订。父曰："妖言何足听信？汝尚能生还者，徒以阉废故。不然，死矣。"生曰："彼虽异物，情亦犹人。况又慧丽，娶之亦不为戚党笑。"父不言，但嗤之。生乃退，而技痒，不安其分，辄私婢；渐至白昼宣淫，意欲炫闻翁媪。一日，为小婢所窥，奔告母。母不信，薄视之，始骇。呼婢研究，尽得其状。喜极，逢人宣暴，以示子不阉。将论婚于世族，生私白母："非华氏不娶。"母曰："世不乏美妇人，何必鬼物？"生曰："儿非华姑无以知人道，背之不祥。"傅父从之，遣一仆一妪往觇之。出东郭四五里，寻李氏园，见败垣竹树中，缕缕有炊烟。妪下乘，直造其阈，则母子拭几濯溉，似有所伺。妪拜致主命，见三娘，惊曰："此即吾家小主妇耶？我见犹怜，何怪公子魂思而梦绕之。"便问阿姊，华姑叹曰："是我假女。三日前忽殂谢去。"因以酒食饷妪及仆。妪归，备道三娘容止。父母皆喜，末陈巧娘耗，生恻恻欲涕。至亲迎之夜，见华姑，亲问之。答云："已投生北地矣。"生欷歔久之。迎三娘归，而终不能忘情巧娘；凡有自琼来者，必召见问之。或言秦女墓夜闻鬼哭，生诧其异，入告三娘。三娘沉吟良久，泣下曰："妾负姊矣。"诘之，答云："妾母子走时，实未使闻。兹之怨啼，将毋是。

向欲相告，恐彰母过。”生闻之，悲已而喜，即命舆，宵昼兼程，驰诣其墓。叩墓柏而呼曰：“巧娘，巧娘！某在斯。”俄见女郎捧婴儿自穴中出；举首酸嘶，怨望无已。生亦涕下。探怀问：“谁氏子？”巧娘曰：“是君之遗孽也，诞三月矣。”生叹曰：“误听华姑言，使母子埋忧地下，罪将安辞！”乃与同舆航海而归。抱子告母。母视之，体貌丰伟，不类鬼物，益喜。二女偕和，事姑孝。后，傅父病，延医来。巧娘曰：“疾不可为，魂已离舍。”督治冥具，既竣而殁。儿长，绝肖父；尤慧，十四游泮。高邮翁紫霞客于广而闻之，地名遗脱，亦未知所终焉。

吴　令

吴令某公，忘其姓字，刚介有声。吴俗最重城隍之神，木肖之，衣以锦，藏机如生。值神寿节，则居民欵资为会，辇游通衢；建诸旗幢、杂卤簿，森森部列；鼓吹行且作，阗阗咽咽然，一道相属也。习为俗，岁无敢懈。公出，适相值，止而问之。居民以告。又诘知所费颇奢。公怒，指像而责数之曰：“城隍实主一邑，如冥顽无灵，则淫昏之鬼，无足奉事；其有灵，则物力宜惜，何得以无益之费，耗民脂膏！”言已，曳神于地，笞之二十。从此习俗顿革。公清正无私，惟少年好戏。居年余，偶于廨中梯簷探雀彀，失足而堕，折股，寻卒。人闻城隍祠中，公大声喧怒，似与神争，数日不止。吴人不忘公德，群集祝而解之，别建一祠祠公，声乃息。祠亦以城隍名；春秋祀之，较故神尤著。吴至今有二城隍云。

口　技

村中来一女子，年二十有四五，携一药囊，售其医。有问病者，女不能自为方，俟暮夜请诸神。晚洁斗室，闭置其中。众绕门窗，倾耳寂听，但窃窃语，莫敢欬。内外动息俱冥。至半更许，忽闻帘声，女在内曰："九姑来耶？"一女子答云："来矣。"又曰："腊梅从九姑来耶？"似一婢答云："来矣。"三人絮语间杂，刺刺不休。俄闻帘钩复动，女曰："六姑至矣。"乱言曰："青梅亦抱小郎子来耶？"一女曰："拘哥子，呜之不睡，定要从娘子来。身如百钧重，负累煞人！"旋闻女子殷勤声，九姑问讯声，六姑寒暄声，二婢慰劳声，小儿嬉笑声，一齐嘈杂。即闻女子笑曰："小郎君亦大好耍，远迢迢招猫儿来。"既而声渐疏，帘又响，满室俱哗曰："四姑来何迟也？"有一小女子细声答曰："路有千里且溢，与阿姑走尔许时始至。阿姑行且缓。"遂各各道温凉声，并移座声，唤添坐声，参差并作，喧繁满室，食顷始定。即闻女子问病。九姑以为宜得参，六姑以为宜得芪，四姑以为宜得术。参酌移时，即闻九姑唤笔砚。无何，折纸戢戢然，拔笔掷帽丁丁然，磨墨隆隆然。既而，投笔触几，震震作响，便闻撮药包裹苏苏然。顷之，女子推帘呼病者，授药并方，反身入室。即闻三姑作别，三婢作别，小儿哑哑，猫儿唔唔，又一时并起。九姑之声清以越，六姑之声缓以苍，四姑之声娇以婉，以及三婢之声，各有态响，听之，了了可辨。群讶以为真神。而试其方，亦不甚效。此即所谓口技，特借之以售

其术尔。然亦奇矣！

昔王心逸尝言："在都偶过市廛，闻弦歌声，观者如堵。近窥之，则见一少年，曼声度曲；并无乐器，惟以一指捺颊际，且捺且讴。听之铿铿，与弦索无异。"亦口技之苗裔耶。

狐　联

焦生，章邱石虹先生之叔弟也。读书园中。宵分，有二美人来，颜色双绝。一可十七八，一约十四五，托几展笑。焦知其狐，正色拒之。长者曰："君髯如戟，何无丈夫气？"焦曰："仆生平不敢二色。"女笑曰："迂哉！子尚守腐局耶？下元鬼神，凡事皆以黑为白，况床笫间琐事乎！"焦又咄之。女知不可动，乃云："君名下士，妾有一联，请为属对。能对，我自去：'戊戌同体，腹中只欠一点。'"焦凝思不就。女笑曰："名士固如此乎？我代对之可矣：'己巳连踪，足下何不双挑？"一笑而去。

王阮亭云："才狐也，乃不谙平仄。"

潍水狐

潍水李氏有别第。忽一翁来税居，岁出直五十金。诺之。既去，无耗。李嘱家人别租。翌日，翁至，曰："租宅已有关说，何欲更僦他人？"李白所疑。翁曰："我将久居

是。所以迟迟者，以涓吉在十日之后耳。”因先纳一岁之直，曰：“终岁空之，勿问也。”李送出，问期，翁告之。过期数日，亦竟渺然。又往觇之，则双扉内闭，炊烟起而人声杂矣。讶之，投刺往谒。翁趋出，逆而入；笑语可亲。既归，遣人馈遗其家。翁犒赐丰隆。又数日，李设筵邀公，款洽甚欢。问其居里，以秦中对。李讶其远。翁曰：“贵乡富地也；秦中不可居，大难将作。”时方承平，置未深问。越日，翁折柬报居停之礼。供帐饮食，备极侈丽。李益惊疑为贵官。翁以交好，因自言为狐。李骇绝，逢人辄道。邑缙绅闻其异，日结驷于门，愿纳交翁。翁无不伛偻接见。渐而郡官亦时往还。独邑令求通，辄辞以故。令又托主人先容。翁辞。李诘其故。翁离席近客而私语曰：“君自不知，彼前身为驴。今虽俨然民上，乃饮糙而亦醉者也。仆固异类，羞与为伍。”李乃托词告令，谓“狐畏其神明，故不敢见”。令信之而止。此康熙十一年事。未几，秦罹兵燹。狐能前知，信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驴之为物庞然也！一怒则踶趹嗥嘶，眼大于盎，气粗于牛，不惟声难闻，状亦难见；倘执束刍而诱之，则贴而辑首，喜受羁勒矣。以此居民上，宜其饮糙而亦醉也。愿临民者以驴为戒，而求齿于狐，则德日进矣。”

红　玉

广平冯翁者，一子，字相如。父子俱诸生。翁年近六旬，性方鲠，而家屡空。数年间，而媪与子妇又相继逝，并臼自操之。一夜，相如坐月下，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。视

之，美；近之，微笑；招以手，不来亦不去；固请之，乃梯而过，遂共寝处。问其姓名。曰："妾邻女红玉也。"生大爱悦，与订永好，女诺之。夜夜往来，约半年许。翁夜起，闻女子含笑语，窥之，见女。怒，唤出骂曰："畜产所为何事？如此落寞，尚不刻苦，乃学浮荡耶？人知之，丧汝德，人不知，亦促汝寿。"生跪自投，泣言知悔。翁叱女曰："女子不守闺戒，既自玷，而又以玷人。倘事一发，当不仅贻寒舍羞！"骂已，愤然归寝。女流涕曰："亲庭罪责，良足愧辱！我二人缘分尽矣。"生曰："父在不得自专，卿如有情，尚当含垢为好。"女言词决绝，生乃洒涕。女止之曰："妾与君无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；踰墙钻隙，何能白首？此处有一佳耦，可聘也。"生告以贫。女曰："来宵相俟，妾为君谋之。"次夜，女果至，出白金四十两赠生，曰："去此六十里，有吴村卫氏，年十八矣，高其价，故未售也。君重啗之，必合谐允。"言已别去。生乘间语父，欲往相之；而隐馈金不敢告。翁自度无资，以是故止之。生又婉言："试可乃已。"翁颔之。生遂假仆马诣卫氏。卫故田舍翁，生呼出，引与闲语。卫知生望族，又见仪采轩豁，心许之，而虑其靳于资。生听其词意吞吐，会其旨，倾囊陈几上。卫乃喜，诡邻生居间，书红笺而盟焉。生入拜媪。居室逼窄，女依母自障。微睨之，虽荆布之饰，而神情光艳，心窃喜。卫借舍款婿，便言："公子无须亲迎。待少作衣妆，即合舁送去。"生与订期而归。诡告翁言："卫爱清门，不责资。"翁亦喜。至日，卫果送女至。女勤俭，有顺德，琴瑟甚笃。踰二年，举一男，名福儿。会清明，抱子登墓，遇邑绅宋氏。宋官御史，坐行赇免，居林下，大煽威虐。是日亦上墓归，见女，艳

之。问村人，知为生配。料冯贫士，诱以重赂，冀可动摇，使家人风示之。生骤闻，怒形于色；既思势不敌，欲怒为笑，归告翁。大怒奔出，对其家人指天画地，诟骂万端。家人鼠窜而去。宋氏亦怒，竟遣数人入生家，殴翁及子，洶若沸鼎。女闻之，弃儿于床，披发号救。群篡舁之，哄然便去。父子伤残，呻吟在地；儿呱呱啼室中。邻人共怜之，扶置榻上。经日，生杖而能起；翁忿不食，呕血，寻毙。生大哭，抱子兴词。上至督抚，讼几遍，卒不得直。后闻妇不屈死，益悲。冤塞胸吭，无路可伸。每思要路刺杀宋，而虑其扈从繁，儿又罔托。日夜哀思，双睫为之不交。忽一丈夫弔诸其室，虬髯阔颔，曾与无素。挽坐，欲问邦族。客遽曰："君有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而忘报乎？"生疑为宋之侦，姑伪应之。客怒眦欲裂，遽出曰："仆以君人也，今乃知不足齿之伧！"生察其异，跪而挽之曰："诚恐宋人恬我。今实布腹心，仆之卧薪尝胆者，固有日矣。但怜此褓中物，恐坠宗祧。君义士，能为我杵臼否？"客曰："此妇人女子之事，非所能。君所欲托诸人者，请自任之；所欲自任者，愿得而代庖焉。"生闻，崩角在地。客不顾而去。生追问姓字。曰："不济，不任受怨；济，亦不任受德。"遂去。生惧祸及，抱子亡去。至夜，宋家一门俱寝，有人越重垣入，杀御史父子三人，及一媳一婢。宋家具状告官，官大骇。宋执谓相如，于是遣役捕生。生遁不知所之。于是情益真。宋仆同官役诸处冥搜，夜至南山，闻儿啼，踪得之，系累而行。儿啼愈嗔，群夺儿抛弃之。生冤愤欲绝。见邑令，问："何杀人？"生曰："冤哉！某以夜死，我以昼出，且抱呱呱者，何能踰垣杀人？"令曰："不杀人，何逃乎？"生辞穷，不能置辩。乃

收诸狱。生泣曰："我死无足惜，孤儿何罪？"令曰："汝杀人子多矣！杀汝子何怨？"生既褫革，屡受酷惨，卒无词。令是夜方卧，闻有物击床，震震有声，大惧而号。举家惊起，集而烛之；一短刀銛利如霜，剁床入木者寸余，牢不可拔。令睹之，魂魄丧失。荷戈遍索，竟无踪迹。心窃馁，又以宋人死，无可畏惧，乃详诸宪，代生解免，竟释生。生归，瓮无升斗，孤影对四壁。幸邻人怜，馈食饮，苟且自度。念大仇已报，则辗然喜；思惨酷之祸几于灭门，则泪潸潸坠；及思半生贫彻骨，宗支不绪，则于无人处大哭失声，不复能自禁。如此半年，捕禁益懈；乃哀邑令，求判还卫氏之骨。及葬而归，悲怛欲绝，辗转空床，竟无生路。忽有款门者。凝神寂听，闻一人在门外哝哝与小儿语。生急起窥觇，似一女子。扉初启，便问："大冤昭雪，可幸无恙？"其声稔熟，而仓卒不能追忆。烛之，则红玉也；挽一小儿，嬉笑跨下。生不暇问，抱女呜哭。女亦惨然。既而推儿曰："汝忘尔父耶？"儿牵女衣，目灼灼视生。细审之，福儿也，大惊，泣问："儿那得来？"女曰："实告君，昔言邻女者，妄也。妾实狐。适宵行，见儿啼谷中，抱养于秦。闻大难既息，故携来与君团聚耳。"生挥涕拜谢。儿在女怀，如依其母，竟不复能识父矣。天未明，女即遽起。问之，答曰："奴欲去。"生裸跪床头，涕不能仰。女笑曰："妾诳君耳。今家道新创，非夙兴夜寐不可。"乃剪莽拥篲，类男子操作。生忧贫乏不能自给。女曰："但请下帷读，勿问盈歉，当不殍饿死。"遂出金治织具；租田数十亩，雇佣耕作。荷鬶诛茅，牵萝补屋，日以为常。里党闻妇贤，益乐资助之。约半年，人烟腾茂，类素封家。生曰："灰烬之余，卿白手再造

矣。然一事未就安妥，如何？”诘之，答曰：“试期已迫，巾服尚未复也。”女笑曰：“妾前以四金寄广文，已复名在案。若待君言，误之已久。”生益神之。是科遂领乡荐。时年三十六，腴田连阡，夏屋渠渠矣。女嫋娜，如随风欲飘去，而操作过农家妇；虽严冬自苦，而手腻如脂。自言二十八岁；人视之，常若二十许人。

异史氏曰：“其子贤，其父德，故其报之也侠。非特人侠，狐亦侠也。遇亦奇矣！然官宰悠悠，竖人毛发，刀震震入木，何惜不略移床上半尺许哉！使苏子美读之，必浮白曰：‘惜乎击之不中！’”

王阮亭云：“程婴、杵臼，未尝闻诸巾帼，况狐耶？”

林四娘

青州道陈公宝钥，闽人。夜独坐，有女子搴帷入。视之，不识；而艳绝，长袖宫妆。笑云：“清夜兀坐，得勿寂耶？”公惊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妾家不远，近在西邻。”公意其鬼，而心好之。捉袂挽坐，谈词风雅。大悦。拥之，不甚抗拒，顾曰：“他无人耶？”公急阖户，曰：“无。”促其缓裳，意殊羞怯。公代为之殷勤，女曰：“妾年二十，犹处子也。狂将不堪。”狎亵既竟，流丹浃席。既而枕边私语，自言“林四娘”。公详诘之。曰：“一世坚贞，业为君轻薄殆尽矣。有心爱妾，但图永好可耳。絮絮何为？”无何，鸡鸣，遂起而去。由此夜夜必至。每与阎户雅饮，谈及音律，辄能剖析宫商，公遂意其工于度曲。曰：“儿时之所习也。”公请一领雅奏，

女曰："久矣不托于音，节奏强半遗忘，恐为知音笑耳。"再强之，乃俯首击节，唱伊凉之调。其声哀婉，歌已，泣下。公亦为酸恻，抱而慰之曰："卿勿为亡国之音，使人悒悒。"女曰："声以宣意，哀者不能使乐，亦犹乐者不能使哀。"两人燕昵，过于琴瑟。既久，家人窃听之；闻其歌者，无不流涕。夫人窥见其容，疑人世无此妖丽，非鬼必狐；惧为厌蛊，劝公绝之。公不能听，但固诘之。女愀然曰："妾衡府宫人也。遭难而死，十七年矣。以君高义，托为燕婉；然实不敢祸君。倘见疑畏，即从此辞。"公曰："我不为嫌，但燕好若此，不可不知其实耳。"乃问宫中事。女缅述，津津可听。谈及式微之际，则哽咽不能成语。女不甚睡，每夜辄起，诵准提、金刚诸经咒。公问："九原能自忏耶？"曰："一也。妾思终身沦落，欲度来生耳。"又每与公评骘诗词，瑕辄疵之；至好句，则曼声娇吟；意绪风流，使人忘倦。公问："工诗乎？"曰："生时亦偶为之。"公索其赠。笑曰："儿女之语，乌足为高人道！"居三年，一夕，忽惨然告别。公惊问之。答云："冥王以妾生前无罪，死犹不忘经咒，俾生王家。别在今宵，永无见期。"言已，怆然。公亦泪下。乃置酒，相与痛饮。女慷慨而歌，为哀曼之音。一字百转，辄便呜咽；数停数起，而后终曲。饮不能畅，乃起，逡巡欲别。公固挽之。又坐少时，鸡声忽唱。乃曰："必不可以久留矣。然君每怪妾不肯献丑，今将长别，当率成一章。"索笔构成，曰："心悲意乱，不能推敲，乖音错节，慎勿出以示人。"掩袖而出，公送诸门外，湮然而没。公怅悼良久。视其诗，字态端好，珍而藏之。诗曰："静锁深宫十七年，谁将故国问青天？闲看殿宇封乔木，泣望君王化杜鹃。海国波涛斜夕

照，汉家箫鼓静烽烟。红颜力弱难为厉，蕙质心悲只问禅。日诵菩提三百句，闲看贝叶两三篇。高唱梨园歌代哭，请君独听亦潸然。”诗中重复脱节，疑传者错误。

鲁公女

招远张于旦，性踈放不羁，读书萧寺。时邑令鲁公，三韩人，有女好猎。生适遇诸野，见其丰姿娟秀，着锦貂裘，跨小骊驹，翩然若画。归忆容华，极意钦想。后闻女暴卒，悼叹欲绝。鲁以家远，寄灵寺中，即生读所。生敬礼如神明，朝必香，食必祭，每酹而祝曰：“睹卿半面，长系梦魂；不图玉人奄然物化。今近在咫尺，而邈若河山，恨如何也！然生有拘束，死无禁忌；九泉有灵，当姗姗而来，慰我倾慕。”日夜祝之，几半月。一夕，挑灯夜读；忽举首，则女子含笑立灯下。生惊起致问。女曰：“感君之情，不能自已，遂不避私奔之嫌。”生大喜，挽坐，遂共欢好。自此无虚夜。谓生曰：“妾生好弓马，以射獐杀鹿为快，罪孽深重，死无归所。如诚心爱妾，烦代诵金刚经一藏数，生生世世不忘也。”生敬受教；每夜起，即枢前捻珠讽诵。偶值节序，欲与偕归。女忧足弱，不能跋履。生请抱负以行，女笑从之。如抱婴儿，殊不重累，遂以为常。考试，亦载与俱。然行必以夜。生将赴秋闱，女曰：“君福薄，徒劳驰驱。”遂听其言而止。积四五年，鲁罢官，贫不能椟。将就窆之，苦无葬地。生乃自陈：“某有薄壤近寺，愿葬女公子。”鲁公喜。生又力为营葬。鲁德之，而莫解其故。鲁去，二人绸缪如平日。一

夜，侧倚生怀，泪落如豆，曰："五年之好，于今别矣！受君恩义，数世不足以酬。"生惊问之。曰："蒙惠及泉下人，经咒藏满，今得生河北卢户部家。如不忘今日，过十五年，八月十六日，烦一往会。"生泣下曰："生三十余年矣，又十五年，将就木焉，会将何为？"女亦泣曰："愿为奴婢以报。"少间曰："君送妾六七里，此去多荆棘，妾衣长难度。"乃抱生项。生送至通衢，见路旁车马一簇，马上或一人，或二人；车上或三人，四人，十数人不等；独一钿车，绣缨朱幰，仅一老媪在焉。见女至，呼曰："来乎？"女应曰："来矣！"乃回顾生云："尽此，且去，勿忘所言。"生诺。女行近车，媪引手上之。展辕即发，车马阗咽而去。生怅怅而归，志时日于壁。因思经咒之效，持诵益虔。梦神人告曰："汝志良嘉，但须要到南海去。"问："南海多远？"曰："近在方寸地。"醒而会其旨，念切菩提，修行倍洁。三年后，次子明，长子政，相继擢高科。生虽暴贵，而善行不替。夜梦青衣人邀去；见宫殿中坐一人，如菩萨状，逆之曰："子为善可喜，惜无修龄，幸得请于上帝矣。"生伏地稽首。唤起，赐坐；饮以茶，味芳如兰。又令童子引去，使浴于池。池水清洁，游鱼可数。入之而温，掬之有荷叶香。移时，渐入深处，失足而陷，过涉灭顶。惊寤，异之。由此，身益健，目益明；自捋其须，白者尽簌簌落；又久之，黑者亦落；面纹亦渐舒。至数月后，颔秃、面童，宛如十五六时；兼好游戏，事亦犹童。过饰边幅，二子辄匡救之。未几，夫人以老病卒，子欲为求继室于朱门。生曰："待我至河北来而后娶。"屈指已及约期，遂命仆马至河北。访之，果有卢户部。先是，卢公生一女，生而能言，长益慧美。父母最钟爱之。贵家委禽，女

辄不欲。怪问之，具述生前约。共计其年，大笑曰："痴婢！张郎计今年已半百，人事变迁，其骨已朽。纵其尚在，发童而齿壑矣。"女不听。母见其志不摇，与卢公谋，戒阎人勿通客，过期以绝其望。未几，生至。阎人拒之。退返旅舍，怅恨无所为计。闲游郊郭，因循而暗访之。女谓生负约，涕不食。母言："渠不来，必已殂谢。即不然，背盟之罪，亦不在汝。"女不语，但终日卧。卢患之，亦思一见生之为人，乃托游遨，遇生于野。视之，少年也，讶之。班荆略谈，甚倜傥。公喜，邀至其家。方将探问，卢即遽起，嘱客暂独坐，匆匆入内告女。女喜，自力起窥，审其状不符，零涕而返，怨父欺罔。公力白其是。女无言，但泣不止。公出，意绪懊丧，对客殊不款曲。生问："贵族有为户部者乎？"公漫应之；首他顾，似不属客。生觉其慢，辞出。女啼数日，竟卒。生夜梦女来曰："下顾者果君耶？年貌舛异，觌面遂致迷隔。妾已忧愤死。烦向土地祠速招我魂，可得活。迟则无及矣。"既醒，急探卢氏之门，果有亡女二日矣。生大恸，进而吊诸其室。已而以梦告卢。卢从其言，招魂而归。启其衾，抚其尸，呼而祝之。俄闻喉中咯咯有声；忽见朱樱乍启，坠痰魂如冰。扶移榻上，渐复呻吟。卢公悦，肃客出，置酒宴会。细展官阀，知其巨家，益喜。择吉成礼。居半月，携女而归。卢送至家，半年乃去。夫妇居室，俨然小偶。不知者多悞以子妇为姑嫜焉。卢公逾年卒。子最幼，为豪强所中伤，家产几尽，生迎养之，遂家焉。

道　士

韩生，世家也。好客。同村徐氏，常饮于其家。会宴集，有道士托钵门外。家人投钱及粟，皆不受；亦不去。家人怒，归不顾。韩闻击搏之声甚久，询之。家人以情告。言未已，道士竟入。韩招之坐。道士向主客皆一举手，即坐。略致研诘，始知其初居村东破庙中。韩曰："何日栖鹤东观，竟不闻知，殊缺地主之礼。"答曰："野人新至，无交游。闻居士挥霍，愿求饮焉。"韩命举觞。道士能豪饮。徐氏见其衣服垢敝，颇偃蹇，不甚为礼。韩亦海客遇之。道士倾饮二十余杯，乃辞而去。自是，每宴客，道士辄至。遇食则食，遇饮则饮。韩亦颇厌其频。饮次，徐氏嘲之曰："道长日为客，宁不一作主？"道士笑曰："道人与居士等，惟双肩承一喙耳！"徐惭不能对。道士曰："虽然，道人怀诚久矣，会当竭力作杯水之酬。"饮毕，嘱曰："翌午幸赐光宠。"次日，相邀同往，疑其不设。行去，道士已候于途。且语且步，已至庙外。入门，则院落一新，连阁云蔓。大奇之，曰："久不至此，创建何时？"道士笑云："竣工未久。"比入其室，陈设华丽，世家所无。二人肃然起敬。甫坐，行酒下食者皆二八狡童，锦衣朱履。酒馔芳美，备极丰渥。饭已，另有小进。珍果多不可名，贮以水晶、玉石之器，光照几榻。酌以玻璃盏，围尺许。道士曰："唤石家姊妹来。"童去少时，二美人入。一细长，如弱柳；一身短，齿最稚：媚曼双绝。道士使歌以侑酒。少者拍板而歌，长者和以洞箫，其声清细。

既阕，道士悬爵促酹，又命遍酌。顾问美人："久不舞，尚能之否？"遂有僮仆展氍毹于筵下。两女子对舞，长衣乱拂，香尘四散。舞罢，斜倚画屏。韩、徐二人心旷神飞，不觉醺醉。道士亦不顾客，举杯饮尽，起谓客曰："姑烦自酌，我少憩即复来。"即去屋南壁下，设以螺钿之床，女子为设锦裀，扶道士卧。道士乃曳长者共枕，命少者立床下为之爬搔。韩、徐观此状，颇不平。徐乃大呼："道士不得无礼！"将往挠之。道士急起而遁。见少者犹立床下，乘醉拉向北榻，公然拥卧。视床上，美人尚眠绣榻。顾韩曰："君何太迂！"韩乃竟登南榻，欲与狎亵，而美人睡去，拨之不转，因抱与俱寝。天明，酒梦都醒，觉怀中冷物冰人；视之，则抱长石，卧青阶下。急视徐，徐尚未醒；见其枕遗厕之石，酣寝败厕中。蹴起，互相骇异。四顾，则一庭荒草，两间破屋而已。

胡　氏

直隶有巨家欲延师，忽一秀才踵门自荐。主人延入。词语开爽，遂相知悦。秀才自言胡氏，遂纳贽馆之。胡课业良勤，淹洽非下士等。然时出游，昏夜始归；扃闭俨然，不闻款叩，而已在室中矣。遂相惊以狐。然察胡意固不恶，优重之，不以怪异废礼。胡知主人有女，求为姻好，屡示意，主人伪不解。一日，胡假而去。次日，有客来谒，禁黑卫于门。主人逆而入。年五十余，衣履鲜洁，意甚恬雅。既坐，自达。始知为胡氏作冰。主人默然良久曰："仆与胡先生交

已莫逆，何必婚姻？且息女已许字矣。烦代谢先生。”客曰：“确知令嫒待聘，何拒之深？”再三言之，而主人不可。客有惭色，曰：“胡亦世族，何遽不如先生！”主人直告曰：“实无他意，但恶其非类耳。”客闻之，怒；主人亦怒，相侵益亟。客起抓主人；主人命家人杖逐之，客乃遁。遗其驴，视之，毛黑色，批耳修尾，大物也。牵之不动，驱之则随手而蹶，嘤嘤然草虫耳。主人以其言忿，知必相仇，戒备之。次日，果有狐兵大至：或骑或步，或戈或弩，马嘶人沸，声势汹汹。主人不敢出。狐声言火屋，主人益惧。有健者率家人譟出。飞石、施箭，两相冲击，互有夷伤。狐渐靡，纷纷引去。遗刀地上，亮如霜雪，近拾之，则高粱叶也。众笑曰：“技止此耳！”然恐其复至，益备之。明日，众方聚语，忽一巨人自天而降：高丈余，身横数尺，挥大刀如门，逐人而杀。群操矢、石乱击之，颠踣而毙，则刍灵耳。众益易之。狐三日不复来，众亦稍懈。主人适登厕，俄见狐兵张弓挟矢而至，乱射之。矢集于臀，大惧，急喊。众奔斗，狐方去。拔矢视之，皆蒿梗。如此月余，去来不常，虽不甚害，而日日戒严，主人患苦之。一日，胡生率众至。主人身出。胡望见，避于众中；主人呼之，不得已乃出。主人曰：“仆自谓无失礼于先生，何故兴戎？”群狐欲射，胡止之。主人近握其手，邀入故斋，置酒相款，从容曰：“先生达人，当相见谅，以我情好，宁不乐附婚姻！但先生车马宫室，多不与人同，弱女相从，即先生当知其不可。且谚云：‘瓜果之生摘者，不适于口。’先生何取焉！”胡大惭。主人曰：“无伤旧好固佳；如不以尘浊见弃，在门墙之幼子，年十五矣，愿得坦腹床下，不知有相若者否？”胡喜，曰：“仆有弱妹，少

公子一岁，颇不陋劣，以奉箕帚如何？”主人起拜，胡答拜。于是酬酢甚欢，前郤俱忘。命罗酒浆，遍犒从者，上下欢慰。乃详问里居，将以奠雁。胡辞之。日暮继烛，醺醉乃去。由是遂安。年余，胡不至，或疑其约妄，而主人坚待之。又半年，而胡忽至。既道温凉已，乃曰：“妹子长成矣。请卜良辰，遣事翁姑。”主人喜，即同订期而去。至夜，果有舆马送新妇至。奁妆丰盛，设室中几满。新妇见姑嫜，温丽异常。主人大喜。胡生与一弟来送女，谈吐俱风雅，又善饮，天明乃去。新妇且能预知年岁丰凶，故谋生之计皆取则焉。胡生兄弟以及胡媪，时来望女，人人皆见之。

丐　僧

济南一僧，不知何许人。赤足，衣白衲，日于芙蓉、明湖诸馆诵经募化。与以酒食、钱、粟，皆弗受；叩所需，又不答。终日未尝见其餐饭。或劝之曰：“师既不茹荤酒，当募山村僻巷中，何日日往来于羶闹之场？”僧合眸讽诵，睫毛长指许，若不闻。少旋，又语之。僧遽张目厉声曰：“要如此化！”又诵不已。久之，自出而去。或从其后，固诘其必如此之故，走不应。叩之数四，又厉声曰：“非汝所知！老僧要如此化！”积数日，忽出南城，卧道侧如僵，三日不动。民人恐其饿死，贻累近郭，因集劝他徙；欲饭，饭之；欲钱，钱之。僧冥然不应。群摇而语之。僧怒，于衲中出短刀，自剖其腹；以手入内，理肠于道，而气遂绝。众骇，告郡，藁葬之。异日为犬所穴。席见，踏之似空；发视之，席

封如故，犹空茧然。

伏　狐

太史某，为狐所魅，病瘠。符禳既穷，乃乞假归，冀可逃避。太史行，而狐亦从之。大惧，无所为计。一日，止于涿，门外有铃医，自言能伏狐。太史延之入，投以药，则房中朮也。促令服讫，入与狐交，锐不可当。狐辟易，哀而求罢。不听，进益勇。狐展转营脱，苦不得去；移时无声。视之，现狐形而毙矣。

昔余乡某生者，素有嫘毒之目，自言生平未能得一快意。夜宿孤馆，四无比邻。忽有奔女，扉未启而已入；心知其狐，亦欣然乐就狎之。襟襦甫解，贯革直入。狐惊痛，啼声吱然，如鹰脱韝，穿窗而去。某犹望窗外作狎暱声，哀唤之，冀其复回，而已寂然矣。此真讨狐之猛将也！宜榜门驱狐，可以为业。

苏　仙

高公明图知郴时，有民女苏氏浣衣于河。河中有巨石，女踞其上。有苔一缕，绿滑可爱，浮水荡动，绕石三匝。女视之心动，既归而娠，腹渐大。母私诘之，女以情告。母不能解。数月，竟举一子。欲置隘巷，女不忍。藏诸棱而养之。遂矢志不嫁，以明其不二也。然不夫而孕，终以为羞。

儿至七岁，未尝出以见人。儿忽谓母曰："儿渐长，幽禁何可常也？去之，不为母累。"问："何之？"曰："我非人种，行将腾霄昂壑耳。"母泣询归期。答曰："待母属纩时儿始来。去后倘有所需，可启藏儿棱索之，必能如愿。"言已，拜母竟去。出而望之，已杳矣。女告母，母大奇之。女坚守旧志，与母相依；而家益落。偶缺晨炊，仰屋无计；忽忆儿言，往启棱，果得米，赖以举火。自是，有求辄应。逾三年，母病卒，一切葬具，皆取给于棱。既葬，女独居三十年，未尝窥户。一日，邻妇乞火者见其兀坐空闺，语移时始去。居无何，忽见彩云绕女舍，亭亭如盖，中有一人，盛服立，审视之，则苏氏也。回翔久之，渐高不见。邻人共疑之，窥诸其室，见女靓妆凝坐，气则已绝。众以其无归，议为殡葬。忽一少年入，丰姿俊伟，向众申谢。邻人素亦窃知女有子，故不之疑。少年出金葬母，植二桃于墓，乃别而去。数步之外，足下生云，不可复见。后，桃结实甘芳，居人谓之"苏仙桃"。树年年华茂，更不衰朽。官是地者，每携桃以馈亲友。

李伯言

李生伯言，沂水人，抗直有肝胆。忽暴病；家人进药，却之曰："吾病非药饵可疗，阴司阎罗缺，欲吾暂摄其篆耳。死，勿埋我，宜待之。"是日果死。驺从导去，入一宫殿，进服冕，隶胥祗候甚肃。案上簿书丛沓。一宗，江南某，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八十二人。鞫之，佐证不诬。按冥律，宜炮

烙。堂下有铜柱，高八九尺，围可一抱，空其中而炽炭焉，表里通赤。群鬼以铁蒺藜挞驱使登。手移足盘而上。甫至顶，则烟气飞腾，崩然一响如爆竹，人乃堕；团伏移时，始复苏。又挞之，爆堕如前。三堕，则匝地如烟而散，不复能成形矣。又一起，为同邑王某，被婢父讼：盗占生女。王即李姻家。先是：一人卖婢，王知其所来非道，而利其直廉，遂购之。至是，王暴卒。越日，其友周生遇于途，知为鬼，奔避斋中。王亦从入。周惧而祝，问所欲为。王曰："烦作见证于冥司耳。"惊问："何事？"曰："余婢实价购之，今被诬控。此事，君亲见之，惟借季路一言，无他说也。"周固拒之。王曰："恐不由君耳。"未几，周果死。同赴阎罗质审。李见王，隐存左袒意。忽见殿上火生，焰烧梁栋。李大骇，侧足立。吏急进曰："阴曹不与人世等，一念之私不可容。急消他念，则火自熄。"李欻神寂虑，火顿灭。已而鞫状，王与婢父反复相苦。问周，周以实对。王以故犯论笞。笞讫，遣人俱送回生。周与王皆三日而苏。李视事毕，舆马而返。中途见阙头断足者数百辈，伏地哀鸣。停车研诘，则异乡之鬼思践故土，恐关隘阻隔，乞求路引。李曰："余摄任三日，已解任矣。何能为力？"众曰："南村胡生，将建道场，代嘱可致。"李诺之。至家，驺从都去，李乃苏。胡生字水心，与李善，闻李再生，便诣探省。李遽问："清醮何时？"胡讶曰："兵燹之后，妻孥瓦全，向与室人作此愿心，未向一人道也。何由知之？"李具以告。胡叹曰："闺房一语，遂播幽冥，可惧哉！"乃敬诺而去。次日，如王所。王犹愈，卧见李，肃然起敬，申谢佑庇。李曰："法律不能宽假，今幸无恙乎？"王云："亦无他症，但笞创脓溃耳。"又二十余日始

痊。臀肉腐落，瘢痕如杖者。

异史氏曰："阴司之刑，惨于阴世；责亦苛于阳世。然关说不行，则受惨酷者不怨也。谁谓夜台无天日哉！茅恨阳世无火烧临民之堂廨耳。"

黄九郎

何师参，字子萧，斋于苕溪之东，门临旷野。薄暮偶出，见妇人跨驴来，少年从诸其后。妇约五十许，意致清越。转视少年，年可十五六，丰采过于姝丽。生素有断袖之癖，睹之，神出于舍。翘足目送，影灭方归。次日，早伺之。落日冥濛，少年始过。生曲意承迎，笑问所来。答以"外祖家"。生请过斋少憩，辞以"不暇"；固曳之，乃入。略坐，兴辞，坚不可挽。生握手送之，殷嘱便道相过。少年唯唯而去。生由是凝思如渴，往来眺注，足无停趾。一日，日啣半规，少年忽至。大喜，邀入，命馆童行酒。问其姓字，答云："黄姓，第九，童子无字。"问："过往何频？"曰："家慈在外祖家，常多病，故数省之。"酒数行，欲辞去。生捉臂遮留，下管钥。九郎无如何，颊颜复坐。挑灯共语，温若处子；而词涉游戏，便含羞面向壁。未几，引与同衾。九郎不许，坚以睡恶为辞。强之再三，乃解上下衣，着袴卧床上。何灭烛少时，移与同枕；曲肘加髀而狎抱之，苦求私暱。九郎怒曰："以君风雅士，故与流连。乃此之为，是禽处而兽爱之也！"未几，晨星荧荧，九郎迳去。生恐其遂绝，复伺之，蹀躞凝盼，目穿北斗。过数日，九郎始至。喜逆谢

过，强曳入斋，促坐笑语，窃幸其不念旧恶。无何，解履登床，又抚哀之。九郎曰："缠绵之意，已镂肺腑。然亲爱何必在此？"生甘言纠缕，但求一亲玉肌。九郎从之。生俟其睡寐，潜就轻薄。九郎醒，揽衣遽起，乘夜遁去。生悒悒若有所失，忘啜废寝，日渐痿瘁；惟日使斋童逻侦焉。一日，九郎过门，即欲迳去。童牵衣入之。见生清癯，大骇，慰问。生实告以情，泪涔涔，随声零落。九郎细语曰："区区之意，实以相爱无益于弟，而有害于君，故不为也。君即乐之，仆何惜焉。"生大悦。九郎去后，病顿减，数日平复。九郎果至，遂相缱绻。曰："今勉承君意，幸勿以此为常。"既而曰："欲有所求，肯为力乎？"问之，答曰："母患心痛，惟太医齐野王先天丹可疗。君与善，当能求之。"生诺之。临去又嘱。生入城求药，及暮付之。九郎喜，上手称谢。又强与合，九郎曰："勿相纠缠，请为君图一佳人，胜弟万万矣。"生问："谁？"九郎曰："有表妹，美无伦。倘能垂意，当执柯斧。"生微笑不答。九郎怀药便去。三日乃来，复求药，生恨其迟，词多诮让。九郎曰："本不忍祸君，故疏之。既不蒙见谅，请勿悔焉。"由是谴会无虚夕。凡三日必一乞药。齐怪其频，曰："此药未有过三服者。胡久不瘥？"因裹三剂并授之。又顾生曰："君神色黯淡，病乎？"曰："无。"脉之，惊曰："君有鬼脉，病在少阴。不自慎者殆矣。"归语九郎。九郎叹曰："良医也。我实狐。久恐不为君福。"生疑其诳，藏其药，不以尽予，虑其弗至也。居无何，果病。延齐诊视，曰："曩不实言，今魂气已游虚莽，秦缓何能为力？"九郎日来省视，曰："不听吾言，果至于此。"生寻死，九郎痛哭而去。先是，邑有某太史，少与生共笔砚；十七岁擢翰

林。时秦藩贪暴，而赂通朝士，无有言者。公抗疏劾其恶，以越俎免。藩升是省中丞，日伺公隙。公少有英称，曾邀叛王青盼。因购得旧所往来札胁公。公惧，自经。夫人亦投缳死。公越宿忽醒，曰："我何子萧也。"诘之，所言皆何家事，方悟其借躯返魂。留之不可，出奔旧舍。抚疑其诈，必欲排陷之，使人索千金于公。公伪诺，而忧闷欲绝；忽通九郎至，喜共话言，悲欢交集。既欲复狎，九郎曰："君有三命焉。"公曰："余悔生劳，不如死逸。"因诉冤苦。九郎悠忧以思。少间曰："幸复生聚，君旷无偶，前言表妹慧丽多谋，必能分忧。"公欲一见颜色。曰："不难。明日将取伴老母，此道所经。君伪为弟也兄者。我假渴而求饮焉。君曰'驴子亡'，则诺也。"计已而别。明日停午，九郎果从女郎经门外过。公拱手絮絮与语，略睨女郎，娥眉秀曼，诚仙人也。九郎索茶，公请入饮。九郎曰："三妹勿讶，此兄盟好，不妨少休止。"扶之而下，系驴于门而入。公自起瀹茗，因目九郎曰："君前言不足以尽，今得死所矣。"女似悟其言之为己者，离榻起立，嚶喔而言曰："去休。"公外顾曰："驴子其亡。"九郎火急驰出。公拥女求合，女颜色紫变，窘若囚拘，大呼："九兄！"不应。曰："君自有妇，何丧人廉耻也！"公自陈无室。女曰："能矢山河，勿令秋扇见捐，则惟命是听。"公乃誓以皦日。女不复拒。事已，九郎至。女色然怒让之。九郎曰："此何子萧，昔之名士，今之太史；与兄最善，其人可依。即闻诸妗氏，当不相见罪。"日向晚，公要遮不听去。女恐姑母骇怪。九郎锐身自任，跨驴迳去。居数日，有妇携婢过；年四十许，神情意致，雅似三娘。公呼女出窥，果母也。瞥睹女，怪问："何得在此？"女惭不能对。公邀入，拜

而告之。母笑曰："九郎稚气，胡再不谋？"女自入厨下，设食供母。食已乃去。公得丽偶，颇快心期；而恶绪萦怀，恒蹙蹙有忧色。女问之，公缅述颠末。女笑曰："此九兄一人可得解。君何忧？"公诘其故。女曰："闻抚公溺声歌而比顽童，此皆九兄所长也。投所好而献之，怨可消，仇亦可复。"公虑九郎不肯。女曰："但请哀之。"越日，公见九郎来，膝行而逆之。九郎惊曰："两世之交，但可自效，顶踵所不敢惜；何忽作此态向人？"公具以谋告。九郎有难色。女曰："妾失身于郎，谁实为之？脱令中途凋丧，焉置妾也？"九郎不得已，诺之。公族与谋，驰书于所善之王太史，而致九郎焉。王会其意，大设，招抚公饮。命九郎饰女妆，作天魔舞，宛然美女。抚惑之，亟请于王，欲以重金购九郎，惟恐不得当。王故沉思以难之。迟之又久，始将公命以进。抚喜，前郤顿释。自得九郎，动息不相离；侍妾十余，视同尘土。九郎饮食供具如王者，赐金万计。半年，抚公病。九郎知其去冥路近也，遂辇金帛，假归公家。既而抚公薨。九郎出资起屋、置器，畜婢仆。母子及妗并家焉。九郎出，舆马甚都，人不知其狐也。余有"笑判"并志之：

男女居室，为夫妇之大伦。燥湿互通，乃阴阳之正窍。迎风待月，尚有荡检之讥；断袖分桃，难免掩鼻之丑。人必力士，鸟道乃敢生开；洞非桃园，渔篙宁许误入？今某从下流而忘返；舍正路而不由。云雨未兴，辄尔上下其手；阴阳反背，居然表里为奸。华池置无用之乡，谬说老僧入定；蛮洞乃不毛之地，遂使眇帅称戈。系赤兔于辕门，如将射戟；探大弓于国库，直欲斩关。或是监内黄鳣，访知交于昨夜；分明王家朱李，索钻报于来生。彼黑松林戎马频来，固相安

矣；设黄龙府潮水忽至，何以御之？宜断其钻刺之根，兼塞其送迎之路。

金陵女子

沂水居民赵某，以故自城中归，见女子白衣哭路侧，甚哀。睨之，美；悦之，凝注不去。女垂涕曰："夫夫也，路不行而顾我。"赵曰："我以旷野无人，而子哭之恸，实怆于心。"女曰："夫死无路，是以哀耳。"赵劝其复择良匹。曰："渺兹一身，其何能择？如得所托，媵之可也。"赵忻然自荐，女从之。赵以去家远，将觅代步。女曰："无庸。"乃先行，飘若仙。奔至家，操井臼甚勤。积二年余，谓赵曰："感君恋恋，猥相从，忽已三年。今宜且去。"赵曰："曩言无家，今焉往？"曰："彼时漫为是言耳，何得无家？身父货药金陵。倘欲再晤，可载药往，当助资斧。"赵经营，为贲车马。女辞之，出门迳去。追之不及，瞬息遂杳。居久之，颇涉怀想。因市药诣金陵。寄货旅邸，访诸衢市。忽药肆一翁望见，曰："婿至矣。"延之入。女方浣裳庭中，见之不言，亦不笑，浣不辍。赵啣恨遽出。翁又曳之返。女不顾如初。命治具作饮，谋厚赠之。女止之曰："渠福薄，多将不任。宜少慰其辛苦，再检十数医方与之，便吃著不尽矣。"翁问所载药。女云："已售之矣，直在此。"翁乃出方付金，送赵归。试其方，有奇验。沂水尚有能知其方者。以蒜臼接茅檐水，洗瘊赘，其方之一也，良效。

王阮亭云："女子亦大突兀。"

汤　公

汤公名聘，辛丑进士。抱病弥留。忽觉下部热气，渐升而上：至股，则足死；至腹，则股又死；至心，则心之死最难。凡自童稚以及琐屑久忘之事，都随心血来，一一潮过。如一善，则心中清静宁贴；一恶，则懊恼烦燥，似油沸鼎中，其难堪之状，口不能肖似之。犹忆七八岁时，曾探雀鸽而毙之。只此一事，心头热血潮涌，食顷方过。直待平生所为一一潮尽，乃觉热气缕缕然，穿喉入脑，自顶巅出，腾上如炊。逾数十刻许，魂乃离窍，忘躯壳矣。而渺渺无归，飘泊郊路间。一巨人来，高几盈寻，掇拾之，纳诸袖中。入袖，则叠肩压股，其人甚伙，薄恼闷气，殆不可过。公顿思惟佛能解厄，因宣佛号。才三四声，飘坠袖外。巨人复纳之。三纳三坠，巨人乃去之。公独立彷徨，未知何往而善。忆佛在西土，乃遂西。无何，见路侧一僧趺坐。趋拜，问途。僧曰："凡士子生死录，文昌及孔圣司之。必两处销名，乃可他适。"公问其居，僧示以途，奔赴。无几，至圣庙，见宣圣南面坐，拜祷如前。宣圣言："名籍之落，仍得帝君。"因指以途。公又趋之。见一殿阁。如王者居。俯身入，果有神人，如世所传帝君状。伏祝之。帝君检名曰："汝心诚正，宜复有生理。但皮囊腐矣，非菩萨无能为力。"因指示，令急往。公从其教。俄见茂林修竹，殿宇华好。入，见螺髻庄严，金容满月；瓶浸杨柳，翠碧垂烟。公肃然稽首，拜述帝君言。菩萨难之。公哀祷不已。傍有尊者白言："菩萨施大法力，撮土可以为肉，折柳可

以为骨。”菩萨即如所请：手断柳枝，倾瓶中水，和净土为泥，拍附公体。使童子携送灵所，推而合之。棺中呻动，霍然病已。家人骇集，扶而出之。计气绝已继七矣。

阎　罗

莱芜秀才李中之，性直谅不阿。每数日，辄死去，僵卧如尸，三四日始醒。或问所见，则隐秘不泄。时，邑有张生者，亦数日一死，语人曰：“李中之，阎罗也。余至阴司，亦其属曹。”其门殿对联，俱能述之。或问：“李昨赴阴司何事？”张曰：“不能具述。惟提勘曹操，笞二十。”

王阮亭云：“中州有生人为河神者，曰黄大王。鬼神以生人为之，理不可晓。”

异史氏曰：“阿瞒一案，想更数十阎罗矣。畜道剑山，种种具在。宜得何罪，不劳挹取，乃数千年不决，何耶？岂以临刑之囚，快于速割，故使之求死不得耶？异矣！”

厍将军

厍大有，字君实，汉中洋县人，以武举隶祖述舜麾下。祖厚遇之，屡蒙拔擢，迁为总戎。后觉大势既去，潜以兵乘祖。祖格拒，伤手，因就缚焉。纳款于总督蔡。至都，梦至冥司，冥王怒其不义，命鬼以沸油浇其足。既醒，足痛不可忍。后肿溃，指尽落，又益之疟，辄呼曰：“我诚负义！”

遂死。

异史氏曰："事伪朝，固不足言忠，然国士庸人，因知为报，贤豪之自命宜尔也。是诚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怀二心者矣。"

雷　公

亳州民王从简，其母坐室中，值小雨冥晦，见雷公持锤振翼而入，大骇。急以器中便溺倾注之。雷公沾秽，若中刀斧，反身疾逃；极力展腾，不得去。颠倒庭际，嗥声如牛。天上云渐低，渐与檐齐。云中萧萧如马鸣，与雷公相应。少时，雨暴注，身上恶浊尽洗，乃作霹雳而去。

戏　缢

邑人某，佻达无赖。偶游村外，见少妇乘马来。谓同游者曰："我能令其一笑。"众未深信，约赌作筵。某遽奔去，出马前，连声哗曰："我要死！"因于墙头抽粱秸一本，横尺许，解带挂其上，引颈作缢状。妇果过而哂之。众亦粲然。妇去既远，某犹不动。众益笑之。近视，则舌出目瞑，而气真绝矣。梁本自经，岂不亦奇哉？是可以为儇薄之戒。

死　僧

某道士云游，日暮，投止野寺。见僧房扃闭，遂籍蒲团，趺坐廊下。夜既静，闻启阖声。旋见一僧来，浑身血污，目中若不见道士。道士亦若不见之。僧直入殿，登佛座，抱佛头而笑，久之乃去。及明，视室门扃如故，怪之。入村，道所见。众如寺，发扃验之。则僧杀死在地，室中席篋掀腾，知为盗劫。疑鬼笑有因，共验佛首，见脑后有微痕。剜之，内藏三十余金，遂用以葬之。

异史氏曰："谚有之：'连财于命。'不虚哉！夫人俭啬封殖，以予所不知谁何之人，亦已痴矣。况僧并不知谁何之人而无之哉！生不肯享，死犹顾而笑之，财奴之可叹如此！佛云：'一文将不去，惟有业随身。'其僧之谓矣。"

赤　字

顺治乙未冬夜，天上赤字如火。其文曰："白苕代靖否复议朝冶驰。"

梓　橦　令

常进士大忠，太原人，候选在都。前一夜，梦文昌投刺。

拔签，得梓橦令，奇之。后丁艰，服阕候补，又梦如前。默思：其复任梓橦乎？已而果然。

鬼　津

李某昼卧，见一妇人自墙中出：蓬首如筐，发垂蔽面。至床前，始一手自分，露面出，肥黑绝丑。某大惧，欲奔。妇猝然登床，力抱其首，便与接唇。以舌渡津，冷如冰块，浸浸入喉。欲不咽，而气不得息。咽之，稠黏塞喉。才一呼吸，而口中又满，气急复咽之。如此良久，气闭，不可复忍。闻门外有人行声，妇始释手去。由此腹胀喘满，数日不食。或教以参芦汤探吐之，吐出物如卵清，病乃瘥。

禄　数

某显者，多为不道。夫人每以果报劝谏之，殊不听信。适有方士能知人禄数，诣之。方士熟视曰："君再食米二十石、面四十石，天禄乃终。"归语夫人。计一人终年仅食面二石，尚有二十年天禄，岂不善所能绝耶？横如故。逾年，忽病"除中"，食甚多而旋饥，一昼夜十余餐。未及周岁，死矣。

鬼　令

教谕展先生，洒脱有名士风。然酒狂，不持仪节。每醉归，辄驰马殿阶。阶上多古柏。一日，纵马入，触树，头裂。自言："子路怒我无礼，击脑破矣。"中夜遂卒。邑中某乙者，负贩其乡，夜宿古刹。更静人稀，忽见四五人，携酒入饮，展亦在焉。酒数行，或以字为令曰："田字不透风，十字在当中；十字推上去，古字赢一钟。"一人曰："回字不透风，口字在当中；口字推上去，吕字赢一钟。"一人曰："图字不透风，令字在当中；令字推上去，含字赢一钟。"又一人曰："困字不透风，木字在当中；木字推上去，杏字赢一钟。"末至展，凝思不得。众笑曰："既不能令，须当受命。"飞一觥来。展云："我得之矣：曰字不透风，一字在当中……"众又笑曰："推作何物？"展吸尽曰："一字推上去，一口一大钟！"相与大笑。末几，出门去。某不知展死，窃疑其罢官归也。及归，问之，则展死已久，始悟所遇者鬼耳。

禽　侠

天津寺，鹳鸟巢于鸱尾。殿承尘上，藏大蛇如盆，每至鹳雏团翼时，辄出吞食净尽。鹳悲鸣数日乃去。如是三年，群料其必不复至。而次岁巢如故；约雏长成，即竟去；三日始还，入巢哑哑，哺子如初。蛇又蜿蜒而上。甫近巢，两鹳

惊，飞鸣哀急，直上青冥。俄闻风声蓬蓬，一瞬间，天地似晦。众骇异共视，乃一大鸟，翼蔽天日，从空疾下，骤如风雨；以爪击蛇，蛇首立堕；连摧殿角数尺许，振翼而去。鹳从其后，若将送之。巢既倾，两雏俱堕，一生一死。僧取生者置钟楼上。少顷，鹳返，仍就哺之，翼成而去。

异史氏曰："次年复至，盖不料其祸之复也。三年而巢不移，则复仇之意已决。三日不返，其去作秦庭之哭可知矣。大鸟必羽族之剑仙也。飚然而来，一击而去。妙手空空儿何以加此！"

济南有营卒，见鹳鸟过，射之，应弦而落。喙中啣鱼，将哺子也。或劝拔矢放之，卒不听。少顷，带矢飞去。后，往来近郭间，两年余贯矢如故。一日，卒坐辕门下。鹳过，矢坠地。卒拾视曰："此矢固无恙哉？"耳适痒，因以矢代搔。忽大风摧门，门骤阖，触矢贯脑，卒寻毙。

负　尸

有樵人赴市，荷杖而归。忽觉杖头如有重负。回顾，见一无头人悬系其上，大惊；脱杖乱击之，即不复见。骇奔。至一村，时已昏暮，有数人爇火照地，似有所寻。近讯之，盖众适聚坐，忽空中堕一人头，须发蓬然，倏忽已杳。樵人亦言所见。合之，适成一人，而究不解其何故。后有人荷篮而行，或见其中有人头焉。讶而诘之，反顾始惊。倾诸地上，宛转而没。

卷　六

连　琐

杨子畏，移居泗水之滨。斋临旷野，墙外多古墓。夜闻白杨萧萧，声如涛涌。夜阑秉烛，方复凄断。忽墙外有人吟曰："玄夜凄风却倒吹，流萤惹草复沾帏。"反复吟诵，其声哀楚。听之，细婉似女子。疑之。明日视墙外，并无人迹。惟有紫带一条遗荆棘中，拾归，置诸窗上。向夜二更许，又吟如昨。杨移杌登望，吟顿辍。悟其为鬼，然心向慕之。次夜复伺墙头。一更向尽，有女子姗姗自草中出，手扶小树，低首哀吟。杨微嗽，女急入荒草而没。杨由是伺诸墙下，听其吟毕，乃隔壁而续之曰："幽情苦绪何人见，翠袖单寒月上时。"久之，寂然。杨乃入室。方坐，忽见丽者自外来，欸衽曰："君子固风雅士，妾乃多所畏避。"杨喜拉坐，瘦怯凝寒，若不胜衣。问："何居里，久寄此间？"答曰："妾陇西人，随父流寓。十七暴疾殂谢，今二十余年矣。九泉荒野，孤寂如鹜。所吟乃妾自作以寄幽恨者。思久不属；蒙君代续，欢生泉壤。"杨欲与欢，蹙然曰："夜台朽骨，不比生人，如有幽欢，促人寿数。妾不忍祸君子也。"杨乃止。戏以手探胸，则鸡头之肉，依然处子。又欲视其裙下双钩。女俯首笑曰："狂生太罗唣矣！"杨把玩之，则见月色锦袜，约彩线一

缕。更视其一，则紫带系之。问："何不俱带？"曰："昨宵畏君而避，不知遗落何所。"杨曰："为卿易之。"遂即窗上取以授女。女惊问何来，固以实告。女乃去线束带。既翻案上书，忽见连昌宫词，慨然曰："妾生时最爱读此。今视之殆如梦寐。"与谈诗文，慧黠可爱。剪烛西窗，如得良友。自此每夜但闻微吟，少顷即至。辄嘱曰："君秘勿宣。妾少胆怯，恐有恶客见侵。"杨诺之。两人欢同鱼水，虽不至乱，而闺阁之中，诚有甚于画眉者。女每于灯下为杨写字，字态端媚，又自选宫词百首录诵之。使杨治棋枰，购琵琶，每夜教杨手谈。不则挑弄弦索，作"蕉窗零雨"之曲，酸人胸臆；杨不忍卒听，则为"晓苑莺声"之调，顿觉心怀畅适。挑灯作剧，乐辄忘晓。视窗上有曙色，则张皇遁去。一日，薛生造访，值杨昼寝。视其室琵琶棋局具在，知非所善。又翻书得宫词，见字迹端好，益疑之。杨醒，薛问："戏具何来？"答："欲学之。"又问诗卷，托以假诸友人。薛反复检玩，见最后一页细字一行云："某月日连琐书。"笑曰："此是女郎小字，何相欺之甚？"杨大窘，不能置词。薛诘之益苦，杨不以告。薛卷挟之，杨益窘，遂告之。薛求一见，杨因述所嘱。薛仰慕殷切，杨不得已诺之。夜分女至，为致意焉。女怒曰："所言伊何？乃已喋喋向人！"杨以实情自白。女曰："与君缘尽矣！"杨百词慰解，终不欢，起而别去。曰："妾暂避之。"明日薛来，杨代致其不可。薛疑支托，暮与窗友二人来，淹留不去，故挠之，恒终夜哗，大为杨生白眼，而无如何。众见数夜沓然，浸有去志，喧嚣渐息。忽闻吟声，共听之，凄婉欲绝。薛方倾耳神注，内一武生王某，掇巨石投去，大呼曰："作态不见客，得甚好句，呜呜恻恻，使人闷损。"吟顿止。

众甚怨之。杨恚愤见于词色。次日始共引去。杨独宿空斋，冀女复来，而殊无影迹。逾二日，女忽至，泣曰："君致恶客，几吓煞妾！"杨谢过不遑。女遽出曰："妾固谓缘分尽也。从此别矣！"挽之已杳。由是月余，更不复至。杨思之，形销骨立，莫可追挽。一夕方独酌，忽女子搴帏入，杨喜极曰："卿见宥耶？"女涕垂膺，默不一言。亟问之，欲言复忍，曰："负气去，又急而求人，难免愧恧。"杨再三研诘，乃曰："不知何处来一醒龌隶，逼充媵妾。顾念清白裔，岂屈身舆台之鬼？然一线弱质，乌能抗拒？君如齿妾在琴瑟之数，必不听自为生活。"杨大怒，愤将致死，但虑人鬼殊途，不能为力。女曰："夜来早眠，妾邀君梦中耳。"于是复共倾谈，坐以达曙。女临去，嘱勿昼眠，留代夜约。杨诺之。因于午后薄饮，乘醺登榻，蒙衣偃卧。忽见女来，授以佩刀，引手去。至一院宇，方阖门语，闻有人搭石挝门。女惊曰："仇人至矣！"杨启户骤出，见一人赤帽青衣，蝟毛绕喙。怒咄之。隶横目相仇，言词凶谩。杨大怒奔之。隶掷石以投，骤如急雨，中杨腕，不能握刃。方危急间，遥见一人腰矢野射，审视之，王生也。大号乞救。王生张弓急至，射之中股。再射之，殪。杨喜感谢。王问故，具告之。王自喜前罪可赎，遂与共入女室。女战惕羞缩，遥立不作一语。案上有小刀，长仅尺余而装以金玉；出诸匣，光芒鉴影。王叹赞不释手。与杨略话，见女惭惧可怜，乃出，分手去。杨亦自归，越墙而仆，于是惊寤，听村鸡已乱唱矣。觉腕中痛甚，晓而视之则皮肉赤肿。停午，王生来，便言夜梦之奇。杨曰："梦射否？"王怪其先知。杨出手示之，且告以故。王忆梦中颜色，恨不真见。自幸有功于女，复请先容。夜间，女来称谢。杨归功

王生，遂达诚恳。女曰："将伯之助，义不敢忘。然彼赳赳，妾实畏之。"既而曰："彼爱妾佩刀。刀实妾父出使粤中，百金购之。妾爱而有之，缠以金丝，辫以明珠。大人怜妾夭亡，用以殉葬。今愿割爱相赠，见刀如见妾也。"次日杨致此意，王大悦。至夜女果携刀来，曰："嘱伊珍重，此非中华物也。"由是往来如初。积数月，忽于灯下笑而向杨，似有所语，面红而止者三。生抱问之。答曰："久蒙眷爱，妾受生人气，日食烟火，白骨顿有生意。但须生人精血可以复活。"杨笑曰："卿自不肯，岂我故惜之？"女曰："交接后，君必有二十余日大病，然药之可愈。"遂与为欢。既而着衣起，又曰："尚须生血一点，能拚痛以相爱乎？"杨取利刃刺臂出血，女卧榻上，使滴脐中。乃起曰："妾不来矣。君记取百日之期，视妾坟前有青鸟鸣于树头，即速发冢。"杨谨受教。出门又嘱曰："慎记勿念，迟速皆不可。"乃去。越十余日，杨果病，腹胀欲死。医师投药，下恶物如泥，浃辰而愈。计至百日，使家人荷锸以行。日既西，果见青鸟双鸣。杨喜曰："可矣！"乃斩荆发圹，见棺木已朽，而女貌如生。摩之微温，蒙衣舁归。置暖处，气休休然细于属丝。渐进汤酏，半夜而苏。每谓杨曰："十余年如一梦耳。"

王阮亭云："结尽而不尽，甚妙。"

单道士

韩公子，邑世家。有单道士工作剧，公子爱其术，以为座上客。单每与人行坐，辄忽不见。公子欲得其法，单不肯。

公子固恳之。单曰："我非吝吾术，恐坏吾道也。所传而君子则可。不然，有借此以行窃者矣。公子固无虑此，然或出见美丽而悦之，隐身入人闺闼，是济恶而宣淫也。不敢从命。"公子不能强而心怒之，阴与仆辈谋挞辱之。恐其遁匿，因以细灰布麦场中。思左道能隐形，而履处必有印迹，可随印处急击之。于是诱单往，使人执牛鞭立挞之。单忽不见，灰上果有印迹，左右乱击，顷刻已迷。公子归，单亦至。谓诸仆曰："吾不可复居矣！向劳服役，今且别，当有以报。"袖中出旨酒一盛，又探得肴一簋，并陈几上。陈已，复探。凡十余探，几上已满。遂邀众饮，俱醉。一一仍纳袖中。韩闻其异，使复作剧。单于壁上画一城，以手推挝，城门顿辟。因将囊衣箧物悉掷门内，乃拱别曰："我去矣！"跃身入城，城门遂阖，道士顿杳。后闻在青州市上，教儿童画墨圈于掌上，逢人戏抛之，随所抛处，或面或衣，圈辄脱去，落印其上。又闻其善房中术，能令下部吸烧酒，尽一器。公子尝面试之。

白于玉

吴青庵，筠，少知名。葛太史见其文，每嘉叹之。托相善者邀至家，聆其言论丰采。曰："焉有才如吴生，而长贫贱者乎？"因使邻好致之曰："使青庵奋志青云，当以息女奉巾栉。"时太史有女绝美。生大喜，确自信。既而秋闱被黜，使人谓太史曰："富贵所固有，不可知者迟早耳。请待我三年不成而后嫁。"于是刻志益苦。一夜，明月之下，有秀才造

谒，白皙短须，细腰长爪。诘所来，自言："白氏，字于玉。"略与倾谈，豁人心胸。悦之，留同止宿。迟明欲去，生嘱便道烦过。白感其情殷，愿即假馆，约期而别。至期，先一苍头送炊具来。少间白至，乘骏马如龙。生另舍舍之。白命奴牵马去。遂晨夕与共，忻然相得。生视所读书，并非常所见闻者，亦绝无时艺。讶而问之。白笑曰："士各有志，仆非功名中人也。"夜每招生饮，出一卷授生，皆吐纳之术，多所不解，因以迂缓置之。他日谓生曰："曩所授乃黄庭之要道，仙人之梯航。"生笑曰："仆所急不在此，且求仙者必断绝情缘，使万念俱寂，仆病未能也。"白问："何故？"生以宗祀为虑。白曰："胡久不娶？"笑曰："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"白亦笑曰："'王请无好小色。'所好如何？"生具以情告。白疑未必真美。生曰："此遐迩所共闻，非小弟之目贱也。"白微哂而罢。次日忽促装言别，生凄然与语，刺刺不能休。白乃命僮子先负装行。两相依恋。俄见一青蝉鸣落案间，白辞曰："舆已驾矣，请自此别。如相忆，拂我榻而卧之。"方欲再问，转瞬间白小如指，翩然跨蝉背上，嘲哳而飞，杳入云中。生乃知其非常人，错愕良久，怅怅自失。逾数日，细雨忽集，思白綦切。视所卧榻，鼠迹碎琐，嘅然扫除，设席就寝。无何，见白家僮来相招，忻然从之。俄有桐凤翔集，僮促谓生曰："黑径难行，可乘此代步。"生虑细小不能胜任，僮曰："试乘之。"生如所请，宽然殊有余地，僮亦附其尾上。戛然一声，凌升空际。未几见一朱门。僮先下，扶生亦下。问："此何所？"曰："此天门也。"门边有巨虎蹲伏。生骇惧，僮以身幛之。见其风景，与世殊异。僮导入广寒宫，内以水晶为阶，行人如在镜中。桂树两章，参空合抱，花气

随风，香无断际，亭宇皆红，窗内时有美人出入，冶容秀骨，旷世并无其俦。僮言："王母宫佳丽尤胜。"然恐主人伺久，不暇留连，导与俱出。移时，见白生已候于门。握手入，见檐外清水白沙，涓涓流溢，玉砌雕栏，殆拟桂阙。甫坐，即有二八妖鬟，来荐馨茗。少间命酌，有四丽人欸衽鸣珰，给事左右。才觉背上微痒，丽人即以纤指长甲探衣代搔。生觉心神摇曳，罔所安顿。既而微醺，渐不自持。笑顾丽人，兜答与语。美人辄笑避。白令度曲侑觞。一衣绛绡者，引爵向客，便即筵前宛转清歌。诸丽者笙管敖曹，呜呜杂和。既阕，一衣翠裳者亦酌亦歌。尚有一紫衣人，与一淡白软绡者，吃吃笑，暗中互让不肯前。白令一酌一唱。紫衣人便来把盏。生托接杯，戏挠纤腕。女笑失手，酒杯倾坠。白谯诃之。女拾杯含笑，俛首细语云："冷如鬼手馨，强来捉人臂。"白大笑，罚令自歌且舞。舞已，衣淡白者又飞一觥，生辞不能酹。女捧酒有愧色，乃强饮之。细视四女，风致翩翩，无一非绝世者。遽谓白曰："人间尤物，仆求一而难之。君集群芳，能令我真果消魂否？"白笑曰："足下意中，自有佳人，此何足当巨眼之顾。"生曰："吾今乃知所见之不广也。"白乃尽招诸女俾自择。生颠倒不能自决。白以紫衣人有把臂之好，遂使襆被奉客。既而衾枕之爱，极尽绸缪。生索赠，女脱金腕钏付之。忽僮入曰："仙凡路殊，君宜即去。"女急起遁去。生问主人，僮曰："早诣待漏，去时嘱送客耳。"生怅然从之，复寻旧途。将及门，回视僮子，不知何时已去。虎哮骤起，生惊窜而出。望之无底而足已奔坠。一惊而寤，则朝暾已红。方将振衣，有物腻然坠褥间，视之则钏也。心益异之。由是前念灰冷，每欲寻赤松游，而尚以胤绪为念。过

十余月，昼寝方酣，梦紫衣姬自外至，怀中绷婴儿曰："此君骨肉。天上难留此物，敬持送君。"乃寝诸床，牵生衣覆之，匆匆欲去。生强与为欢，乃曰："前一度为合卺，今一度为永诀。百年夫妇，尽于此矣。君倘有志，或有见期。"生醒，见婴儿卧襁褥间，绷以告母。母喜，佣媪哺之，取名"梦仙"。生于是使人告太史，身已将隐，令别择良匹。太史不肯，生固以为辞。太史告女，女曰："远近无不知儿身许吴郎矣。今改之，是二天也。"因以此意告生，生曰："我不但无志于功名，并绝情于燕好。所以不即入山者，徒以有老母在。"太史又以商女，女曰："吴郎贫，我甘为藜藿；吴郎去，我事其姑嫜：定不他适。"使人三四返，迄无成谋，遂诹日备舆马妆奁嫔于生家。生感其贤，敬爱臻至。女事姑孝，曲意承顺，过贫家女。逾二年母亡，女质奁作葬具，罔不尽礼。生曰："得卿如此，吾何忧！顾念一人得道，拔宅飞升。今将远适，一切付之于卿。"女坦然殊不挽留，生遂去。女外理生计，内训孤儿，井井有法。梦仙渐长，聪慧绝伦，十四岁以神童领乡荐，十五岁入翰林。每褒封，不知母姓氏，封葛母一人而已。值霜露之辰，辄问父所，母具告之。辄欲弃官往寻。母曰："汝父出家，今已十有余年，想已仙去。何处可寻？"后奉旨祭南岳，中途遇盗。窘急之际，一道人仗剑入，盗尽披靡，围始解。德之，馈以金，不受。出书一函，付嘱曰："余有故人与大人同里，烦代致寒暄。"问："何姓名？"答曰："王林。"因忆村中无此名。道士曰："草野微贱，贵官自不识耳。"临行出一金钏曰："此闺阁物，道人拾此无所用，即以奉报。"视之，嵌镂精绝。怀归以授夫人，夫人爱之，命良工依式配造，终不及其精巧。遍问村中，并无王林其人者。私

发其函，上云："三年鸾凤，分析各天。葬母教子，专赖卿贤。无以报德，奉药一丸，剖而食之，可以成仙。"后书琳娘夫人妆次。读毕不解何人，持以告母。母执书泣曰："此汝父家报也。琳，我小字。"始恍然悟王林为拆白谜也。悔恨不可追，又以钏示母。母曰："此汝母遗物，而父在家时，常以相示。"又视丸如豆大，喜曰："我父，仙人，啖此必能长生。"母不遽吞，受而藏之。会葛太史来视甥，女诵吴生书，便进丹药为寿。太史剖而分食之。顷刻，精神焕发。太史时年七旬，龙钟颇甚，忽觉筋力溢于肤革，遂弃舆而步，其行健速，家人坌息始能及焉。逾年，都中有回禄之灾，火终日不熄。夜不敢寐，毕集庭中。见火势拉杂，侵及邻舍。一家徬徨，不知所计。忽夫人臂上金钏，戛然有声，脱臂飞去。望之，大可数亩，形如月阑，团覆宅上。钏口降东南隅，历历可见。众大骇。俄顷，火自西来，近阑则斜越而东。迨火势既远，窃意钏亡不可复得。忽见虹光乍敛，钏铮然坠足下。都中延烧民舍数万间，左右前后，并为灰烬，独吴第无恙。惟东南一小阁，化为乌有，即钏口漏覆处也。葛母年五十余，或见之，犹似二十许人。

夜叉国

胶州徐姓，泛海为贾。忽被大风吹去。开眼至一处，深山苍莽。冀有居人，遂缆船而登，负糗腊焉。方入，见两崖皆洞口，密如蜂房，内隐有人声。至洞外，停足一窥，中有夜叉二，牙森列如戟，目闪双灯，爪劈生鹿而食。惊丧魂

魄，急欲奔下，则夜叉已顾见之，辍食执入。二物相语，类鸟兽鸣，争裂徐衣，似欲啖噬。徐大惧，取囊中糗糒并牛脯进之。分啗甚美，复翻徐囊，徐摇手以示其无。夜叉怒，又执之。徐哀之曰："释我。我舟中有釜甑可烹饪。"夜叉不解其语，仍怒。徐再与手语，夜叉似微解。从至舟，取具入洞，束薪燃火，煮其残鹿，熟而献之。二物啖之喜。夜以巨石杜门，似恐徐遁。徐曲体遥卧，深惧不免。天明，二物出，又杜之。少顷，携一鹿来付徐。徐剥革，于洞深处取流水煮数釜。俄有数夜叉至，群集吞啖讫，共指釜，似嫌其小，过三四日，一夜叉负一大釜来，似人所常用者。于是群夜叉各致狼藉。既熟，呼徐同啖。居数日，夜叉渐与徐熟，出亦不施禁锢，聚处如家人。徐亦渐能察声知意，辄效其音为夜叉语。夜叉益悦，携一雌夜叉来妻徐。徐初畏惧，莫敢伸，雌自开其股就徐，乃与交。雌大欢喜，每留肉饵徐，若琴瑟之好。一日，诸物早起，项下各挂明珠一串，更番出门，若伺贵客。命徐多煮肉。徐以问雌，雌云："此天寿节。"雌出谓众夜叉曰："徐郎无骨突子。"众各摘其五，并付雌。雌又自解十枚，共得五六十数，以野苧为绳，串挂徐项。徐视一珠可直百金。俄顷俱出。徐煮肉毕，雌来邀徐去，云："接大王。"至一大洞，广阔盈亩。中有石滑平如几，四围俱有石坐，上一坐蒙以豹革，余皆以鹿。夜叉三四十辈，列坐满中。少顷，大风扬尘，张皇都出。见一巨物来，亦类夜叉状，竟奔入洞，踞坐鹙顾。群随入，东西列立，悉仰其首，以双臂作十字交。大夜叉按头点视，问："卧眉山众尽此乎？"众哄应之。顾徐曰："此何来？"雌以婿对，众又赞其烹调。即有二三夜叉，奔取熟肉陈几上。大夜叉掬啗尽饱，极赞嘉美，且责令常供。又顾徐云："骨突子何短？"众曰："初

来未备。”物于项上摘取珠串，脱十数枚付之。俱大如指顶，圆如弹丸。雌急接代徐串挂。徐亦交臂作夜叉语谢之。物乃去，蹑风而行，其疾如飞。众始享其余食而散。徐居四年余，雌忽产，一胎而生二雄一雌，皆人形不类其母。众夜叉皆喜，辄共拊弄。一日皆出攫食，惟徐独在。忽别洞来雌欲与徐私，徐不肯。夜叉怒，扑徐踣地上。徐妻自外至，暴怒相搏，齕断其耳。少顷，其二亦归，解释令去。自此雌每守徐，动息不相离。又三年，子女俱能行步。徐辄教以人言，渐能语，啁啾之中有人气焉。虽童也而奔山如履坦途，与徐依依有父子意。一日，雌与一子一女出，半日不归。而北风大作。徐恻然念故乡，携子至海岸，见故舟犹存，谋与同归。子欲告母，徐止之。父子同舟，一昼夜达胶。至家，妻已别醮去。出珠二枚，售金营作，家颇丰。子取名彪，十四五岁能举百钧，粗莽好斗。胶帅见而奇之，以为千总。值边乱所向有功，十八为副将。时一商泛海，亦风飘至卧眉。方登岸，见一少年，视之而惊，知为中国人，便问居里，商以告。少年乃曳入幽谷一小石洞，洞外皆丛棘，且嘱勿出。去移时，乃携鹿肉来啖商。自言父亦胶人。商问之而知为徐，商在客中尝识之。因曰：“我故人也。今其子为副将。”少年不解何名。商曰：“此中国官名。”又问：“何以为官？”曰：“出则舆马，入则高堂；上一呼而下百诺；见者侧目视，侧足立：此名为官。”少年甚歆动。商曰：“既尊君在胶，何久淹此？”少年以情告。商劝南旋。曰：“余亦常作是想。但母非中国人，言貌殊异；且同类觉之，必见残害：用是辗转。”乃出曰：“待北风起，我来送汝行。烦于父兄处寄一耗问。”商伏洞中几半年，时自棘中外窥，见山中辄有夜叉往还，大惧，

不敢少动。一日北风策策，少年忽至，引与急窜。嘱曰："所言勿忘却。"商应之。又以肉掷船上，商乃归。径抵胶，达副总府，备述所见。彪闻而悲，欲往寻之。父虑海涛妖薮，险恶难犯，力阻之。彪抚膺恸哭，父不能止，乃告胶帅。携两兵至海内，逆风阻舟，摆簸海中者半月。四望无涯，咫尺迷闷，无从辨其南北。忽而涌波接汉，乘舟倾覆。彪落海中，逐浪浮动。久之，被一物曳去，至一处，竟有舍宇。彪视之，物如夜叉状。彪乃作夜叉语。夜叉惊讯之，彪乃告以所往。夜叉喜曰："卧眉我故里也。唐突可罪！君离故道已八十里。此去为独龙国，向卧眉非路。"乃觅舟来送彪。夜叉在水中推行如矢，瞬息千里。过一宵，已达北岸。见一少年临流瞻望。彪知山无人类，疑是弟，近之果然。因执手哭。既而问母及妹，并云健安。彪欲偕弟往，弟止之，怆忙便去。回谢夜叉，则已杳矣。未几，母妹俱至，见彪俱哭。彪告其急。母曰："恐去为人所凌。"彪曰："儿在中国甚荣贵，人不敢欺。"归计已决，苦逆风难渡。母子方徘徊间，忽见布帆南动，其声瑟瑟。彪喜曰："天助我也！"相继登舟，波如箭激。三日抵岸，见者皆奔。至家，雌夜叉见翁怒骂，恨其归时不谋。徐谢过不遑。家人拜见主母，无不战慄。彪劝母学作华言，衣锦厌粱肉，乃大欣慰。母女皆男儿装，类满制。数月稍辨语言，弟妹亦渐白皙。弟名豹，妹名夜儿，俱强有力。彪耻不知书，教弟读。豹最慧，经史一过辄了。又不欲操儒业，仍挽强弓，驰怒马，登武进士第。聘阿游击女。夜儿以异种，无与为婚。会标下袁守备失偶，强妻之。夜儿能开百石弓，百余步射小鸟，矢无虚落。袁每征辄与妻俱。历任同知将军，奇勋半出闺门。豹三十四岁挂印。母尝从之南征，

每临巨敌，辄擐甲执锐，为子接应。见者莫不辟易。诏封男爵。豹代母疏辞，封一品夫人。

异史氏曰："夜叉夫人，亦所罕闻。然细思之而不罕也：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。"

西　僧

西僧自西域来，一赴五台，一卓锡太山。其服色言貌，俱与中国殊异。自言："历火焰山，山重重，气熏腾若炉灶。凡行必于雨后，心凝目注，轻迹步履之。误蹴山石，则飞焰腾灼焉。又经流沙河，河中有水晶山，峭壁插天际，四面莹澈，似无所隔。又有隘口，可容单车，二龙交角对口把守之。过者先拜龙，龙许过，则口角自开。龙色白，鳞鬣皆如晶然。"僧言："途中历十八寒暑矣。离西域者十有二人，至中国仅存其二。西域传中国名山有四：一太山，一华山，一五台，一落伽也。相传山上遍地皆黄金，观音、文殊犹生。能至其处，则身便是佛，长生不老。"听其所言，亦犹中国人之慕西土也。倘有西游人，与东渡者中途相值，各述所有，当必相视失笑，两免跋涉矣。

老　饕

邢德，泽州人，绿林之杰也。能挽强弓，发连矢，称一时绝技。而生平落拓，不利营谋，出门辄亏其资。两京大

贾，往往喜与邢俱，途中恃以无恐。会初冬，有二三估客，薄假以资，邀同贩鬻；邢复自罄其囊，将并居货。有友善卜，因诣之。友占曰："此爻为'悔'，所操之业，即不母而子亦有损焉。"邢不乐，欲中止，而诸客强速之行。至都，果符所占。腊将尽，匹马出都门。自念新岁无资，倍益怏闷。时晨露濛濛，暂趋临路店，解装觅饮。见一颁白叟共两少年酌北牖下，一僮侍，黄发蓬蓬然。即于南座对叟休止。僮行觞，误翻柈具，污叟衣，少年怒，立摘其耳。持巾奉帨，代叟揩拭。既见僮手拇俱有铁箭环，厚半寸，每一环约重二两余。食已，叟命少年于革囊中探出锾物，堆累几上，称秤握算，可饮数杯时，始缄裹完好。少年于栃下牵一黑跛骡来，扶叟乘之，僮亦跨羸马相从，出门去。两少年各腰弓矢捉马出。邢窥其多金，穷睛旁睨，馋焰若炙。辍饮，急尾之。视叟与僮，犹款段于前，乃下道斜驰出叟前，急啣弓矢怒相向。叟俯脱左足靴，微笑曰："尔不识得老饕耶？"邢满引一矢去，叟仰卧鞍上，伸其足，开两指如箝，夹矢住。笑曰："技但止此，何须而翁手敌耶？"邢怒，出其绝技，一矢刚发，后矢继至。叟手掇其一，似未防其连珠；后矢直贯其口，踣然而坠，啣矢僵眠。僮亦下。邢喜，谓其已死。近临之，叟吐矢跃起，鼓掌曰："初会面，何便作此恶剧？"邢大惊，马亦逸。以此知叟异，不敢复近。走三四十里，值方面绸纪，囊物赴都。要取之，略可千金，意气始得扬扬。方疾骛间，闻有蹄声；回首，则僮易跛骡来，快如飞。叱曰："男子勿行！猎取之货，宜少瓜分。"邢曰："汝识连珠箭邢某否？"僮云："适已承数矣。"邢以僮貌不扬，又无弓矢，易之。一发三矢，连遂不断，如群隼飞翔。僮殊不忙迫，手接其二，口

喻其一。笑曰："如此技艺，辱没煞人！乃翁匆遽，未暇寻的弓来；此物亦无用处，请即掷还。"遂脱指上铁环，穿矢其中，以手力掷，呜呜风鸣。邢急拨以弓，弦适触铁环，铿然断绝，弓亦绽裂。邢惊绝。未及飐避，矢过贯耳，不觉翻坠。僮下骑将便搜括。邢以弓卧挞之。僮夺弓去，拗折为两，又折为四，抛置之。已乃一手握邢两臂，一足踏邢两股。臂若缚，股若压，极力不能少动。腰中束带双叠，可骈三指许，僮以一手捏之，随手断如灰烬。取金已，超乘作别，一举手致声"孟浪"，霍然迳去。邢归，卒为善士。每向人述往事不讳。此与刘东山事，盖彷彿焉。

连　城

乔生名年，字大年，晋宁人。少负才名。年二十余犹淹蹇。为人有肝胆。与顾生善，顾卒，时恤其妻子。邑宰以文相契重，宰终于任，家口淹滞不能归，生破产扶柩，往返二千余里。以故士林益重之，而家由此益替。史孝廉有女字连城，工刺绣，知书。父娇保之。出所刺"倦绣图"，征少年题咏，意在择婿。生献诗云："慵鬟高髻绿婆娑，早向兰窗绣碧荷。刺到鸳鸯魂欲断，暗停针线蹙双蛾。"又赞挑绣之工云："绣线挑来似写生，幅中花鸟自天成。当年织锦非长技，倖把回文感圣明。"女得诗喜，对父称赏。父贫之。女逢人辄称道，又遣媪娇父命，赠金以助灯火。生叹曰："连城我知已也！"倾怀结想，如饥思啗。无何，女许字于藩贾之子王化成，生始绝望，然梦魂中犹佩戴之也。未几，女病瘵，沉

痼不起。有西域头陀，自谓能疗，但须男子肤肉一钱捣合药屑。史使人诣王家告婿。婿笑曰："痴老翁欲我剜心头肉耶？"使返。史乃言于人曰："有能割肉者妻之。"生闻而往，自出白刃，刳肤授僧，血濡袍袴，僧敷药始止。和药三丸，三日服尽，病若失。史将践其言，先告王。王怒，欲讼官。史乃设筵招生，以千金列几上，曰："重负大德，请以相报。"因具白背盟之由。生怫然曰："仆所以不爱肤肉者，聊以报知己耳，岂货肉哉！"拂袖而归。女闻之，意良不忍，托媪慰谕之。且云："以彼才华，当不久落，天下何患无佳人？我梦不祥，三年必死，不必与人争此泉下物也。"生告媪曰："士为知己者死，不以色也。诚恐连城未必真知我。但得真知，不谐何害！"媪代女郎矢诚自剖。生曰："果尔，相逢时当为我一笑，死无憾矣！"媪既去。逾数日，生偶出，遇女自叔氏归，睨之。女秋波转顾，启齿嫣然。生大喜曰："连城真知我者。"会王氏来议吉期，女前症又作，数月寻卒。生往临吊，一恸而绝。史舁送其家。生自知已死，亦无所戚。出村去，犹冀一见连城。遥望南北一路，行人连续如蚁，因亦混身杂迹其中。俄顷，入一廨署，值顾生，惊问："君何得来此？"即把手将送令归。生太息，言："心事殊未了。"顾曰："仆在此典牍，颇得委任。倘可效力，不惜也。"生问连城。顾即导生旋转多所，见连城与一白衣女郎，泪睫惨黛，藉坐廊隅。见生至，骤起似喜，问其所来。生曰："卿死，仆何敢生？"连城泣曰："如此负义人，尚不吐弃之，身殉何为？然已不能许君今生，愿矢来世耳。"生告顾曰："有事君自去，仆乐死不愿生矣。但烦稽连城托生何里，行与俱去耳。"顾诺而去。白衣女郎问生何人，连城为缅述

之。女郎闻之，若不胜悲。连城告生曰："此妾同姓，小字宾娘，长沙史太守女。一路同来，遂相怜爱。"生视之，意态怜人。方欲研问，而顾生已返。向生贺曰："我为君平章已确，即教小娘子从君返魂，好否？"两人各喜。方将拜别，宾娘大哭曰："姊去，我安归？祈垂怜救，妾为姊捧帨耳。"连城凄然，无所为计，转谋生。生又哀顾。顾难之，峻辞以为不可。生固强之。乃曰："试妄为之。"去食顷而还，摇手曰："何如！诚万分不能为力矣！"宾娘闻之，宛转娇啼，惟依连城肘下，恐其即去。惨怛无术，相对默默；而睹其愁艳戚容，使人肺腑酸柔。顾生愤然曰："请携宾娘去。脱有愆尤，小生拚身受之！"宾娘乃喜，从生出。生忧其道远无侣。宾娘曰："妾从君去，不愿归也。"生曰："卿大痴矣。不归，何得活也？他日至湖南，勿复走避，为幸多矣。"适有两媪摄牒赴长沙，生嘱之，宾娘泣别而去。途中，连城行蹇缓，里余辄一息，凡十余息，始见里门。连城曰："重生后，惧有翻复。请索妾骸骨来，妾以君家生，当无悔也。"生然之，偕归生家。女惕惕若不能步，生伫待之。女曰："妾至此，四肢摇摇，似无所主。志恐不遂，尚宜审谋。不然，生后何能自由？"相将入侧厢中。默定少时，连城笑曰："君憎妾耶？"生惊问其故。赧然曰："恐事不谐，重负君矣。请先以魂报也。"生喜，极尽欢恋。因徘徊不敢遽生，寄厢中者三日。连城曰："谚有之：'丑妇终须见姑嫜。'戚戚于此，终非久计。"乃促生入。才至灵寝，豁然顿苏。家人惊异，进以汤水。生乃使人邀史来，请得连城之尸，自言能活之。史喜从其言。方舁入室，视之已醒。告父曰："儿已委身乔郎，更无归理。如有变动，但仍一死！"史归，遣婢往役给奉。王闻之，具词

申理。官受贿，判归王。生愤懑欲死，亦无之奈何。连城至王家，忿不饮食，惟祈速死。室无人则带悬梁上。越日益惫，殆将奄逝。王惧，送归史。史复舁归生。王知之，亦无如何，遂安焉。连城起，每念宾娘，欲遣人往侦之，以道远而艰于行。一日，家人白："门前有车马。"夫妇出视，则宾娘已在中庭矣。相见悲喜并作。太守亲诣送女，生延入。太守曰："小女赖君复生，誓不他适，今从其志。"生叩谢如礼。孝廉亦至，叙宗好焉。

异史氏曰："一笑之知，许之以身，世人或议其痴；彼田横五百人岂尽愚哉！此知希之贵，贤豪所以感结而不能自已也。顾茫茫海内，遂使锦绣才人，仅倾心于蛾眉一笑也，亦可慨矣。"

霍　生

文登霍生，与严生少相狎，长相谑也。口给交御，惟恐不工。霍有邻媪，曾为严妻导产。偶与霍妇语，言其私处有两赘疣。妇以告霍。霍与同党者谋，窥严将至，故窃语云："某妻与我最昵。"众不信。霍因捏造端末，且云："如不信，其阴侧有双疣。"严止窗外，听之既悉，不入迳去。至家，苦掠其妻，妻不服，搒益残。妻不堪虐，自经死。霍始大悔，然亦不敢向严而白其诬矣。严妻既死，其鬼夜哭，举家不得宁焉。无何，严暴卒，鬼乃不哭。霍妇梦女子披发大叫曰："我死得良苦，汝夫妻何得欢乐耶！"既醒而病，数日寻卒。霍亦梦女子指数诟骂，以掌批其吻。惊而寤，觉唇际隐痛，

扪之高起。三日而成双疣，遂为痼疾。不敢大言笑，启吻太骤，则痛不可忍。

异史氏曰："夫死能为厉，其气冤也。然私病加于唇吻，神而近于戏矣。"

又，王生与同窗某狎。其妻归宁，生知其驴善惊，先伏丛莽中，伺妇至，暴出。驴惊妇坠，惟一僮从，不能扶妇乘。王乃殷勤抱控甚至，妇亦不识谁何。王扬扬得意，遣僮逐驴去，因得私其妇于莽中，述袒袴履甚悉。某闻，大惭而去。少间自窗隙中，见某一手握刃，一手捉妻来，意甚怒恶。大惧，逾垣而逃。某从之，追二三里，不及始还。王尽力极奔，肺叶开张，因得吼疾，数年不愈而死焉。

汪士秀

汪士秀，庐州人。刚勇有力，能举石舂。父子善蹴踘。父四十余，过钱塘没焉。积八九年，汪以故诣湖南，夜泊洞庭，时望月东升，澄江如练。方眺瞩间，忽有五人自湖中出，携大席平铺水面，略可半亩。纷陈酒馔，馔器磨触作响，然声温厚，不类陶瓦。已而三人践席坐，二人侍饮。坐者一衣黄，二衣白，头上巾皆皂色，峨峨然下连肩背，制绝奇古，而月色微茫，不甚可晰。侍者俱黑褐衣，其一似童，其一似叟也。但闻黄衣人曰："今夜月色大佳，足供快饮。"白衣者曰："此夕风景，大似广利王宴梨花岛时。"三人互劝，引酾竞浮浅。但语略小，即不可闻。舟人隐伏，不敢动息。

汪细审侍者，叟酷类父，而听其言非父声。二漏将残，忽一人曰："趁此明月，宜以击毬为乐。"即见僮没水中，取一圆出，大可盈抱，中如水银满贮，表里通明。坐者尽起，黄衣人呼叟共蹴之。蹴起丈余，光摇摇射人眼。俄而訇然远起，飞坠舟中。汪技痒，极力踏去，觉异常轻耎。蹋猛似破，腾跃寻丈；中有漏光，下射如虹，蚩然疾落；又如经天之彗，直投水中，滚滚作沸泡声而灭。席中共怒曰："何物生人，败我清兴！"叟笑曰："不恶不恶，此吾家流星拐也。"白衣人嗔其语戏，怒曰："都方厌恼，老奴何得作欢？便同小乌皮捉得狂子来；不然，胫骨当有椎吃也！"汪计无所逃，即亦不畏，捉刀立舟中。倏见僮叟操兵来，汪注视真其父也，疾呼："阿翁，儿在此！"叟大骇，相顾凄断。僮即返身去。叟曰："儿急作匿，不然都死矣！"言未已，三人忽已登舟。面皆漆黑，睛大如榴，攫叟出。汪力与夺，摇舟断缆。汪以刀截其臂落，黄衣者乃逃。一白衣人奔汪，汪剁其颅，堕水有声，哄然俱没。方谋夜渡，旋见巨喙出水面，深阔若井。四面湖水奔注，砰砰作响。俄一喷涌则浪接星斗，万舟簸荡。湖人大恐。舟上有石鼓二，皆重百斤。汪举一以投，激水雷鸣，浪渐消；又投其一，风波悉平。汪疑父为鬼。叟曰："我固未尝死也。溺江者十九人，皆为妖物所食，我以蹋圆得全。物得罪于钱塘君，故移避洞庭耳。三人鱼精，所蹴鱼胞也。"父子聚喜，中夜击棹而去。天明，见舟中有鱼翅，径四五尺许，乃悟是夜间所断臂也。

王阮亭云："此条亦恢谐。"

商三官

故诸葛城有商士禹者，士人也。以醉谑忤邑豪。豪嗾家奴乱捶之。舁归而毙。禹二子：长曰臣，次曰礼。一女曰三官。三官年十六，出阁有期，以父故不果。两兄出讼，经岁不得结。婿家遣人参母，请从权毕姻事。母将许之。女进曰："焉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礼者？彼独无父母乎？"婿家闻之，惭而止。无何，两兄讼不得直，负屈归。举家悲愤。兄弟谋留父尸，张再讼之本。三官曰："人被杀而不理，时事可知矣。天将为汝兄弟专生一阎罗包老耶？骨骸暴露，于心何忍矣。"二兄服其言，乃葬父。葬已，三官夜遁，不知何往。母惭怍，惟恐婿家闻，不敢告族党，但嘱二子冥冥侦察之。几半岁，杳不可寻。会豪诞辰，招优为戏。优人孙淳，携二弟子往执役。其一王成，姿容平等而音词清澈，群赞赏焉。其一李玉，貌韶秀如好女。呼令歌，辞以不稔；强之，所度曲半杂儿女俚谣，合座为之鼓掌。孙大惭，白主人："此子从学未久，只解行觞耳。幸勿罪责。"即命行酒，玉往来给奉，善觑主人意向。豪悦之，酒阑人散，留与同寝。玉代豪拂榻解履，殷勤周至。醉语狎之，但有展笑。豪益惑之，尽遣诸仆去，独留玉。伺诸仆出，阖扉下楗焉。诸仆就别室饮。移时，闻厅事中格格有声。一仆往觇之，见室内冥黑，寂不闻声。行将旋踵，忽有响声甚厉，如悬重物而断其索。亟问之，并无应者。呼众排阖入，烛之，则主人身首两断，玉自经死，绳绝堕地上，梁间颈际，残绠俨然。众大骇，传告内闼，群集莫

解。众移玉尸于庭，觉其袜履虚若无物，解之则素舄如钩，盖女子也。益骇。呼孙淳诘之。淳骇极，不知所对。但云："玉月前投作弟子，愿从寿主人，实不知所从来。"以其服凶，疑是商家刺客。暂以二人逻守之。女貌如生，抚之肢体温耎。二人窃谋谣之。一人抱尸转侧，方将缓其结束，忽脑如物击，口血暴注，顷刻已死。其一大惊告众，众敬若神明焉，且以告郡。郡官问臣及礼，并言："不知。但妹亡去，已半载矣。"俾往验视，果三官。官奇之，判二兄领葬，敕豪家勿仇。

异史氏曰："家有女豫让而不知，则兄之为丈夫者可知矣。然三官之为人，即萧萧易水，亦将羞而不流，况碌碌与世浮沉者耶！愿天下闺中人买丝绣之，其功德当不减于奉壮缪也。"

王阮亭云："庞娥、谢小娥，得此鼎足矣。"

于　江

乡民于江，父宿田间，为狼所食。江时年十六，得父遗履，悲恨欲绝。夜俟母寝，潜持铁椎去，眠父所，冀报父仇。少间，一狼来，逡巡嗅之，江不动。无何，摇尾扫其额，又渐俯首舐其股，江迄不动。既而欢跃直前，将齕其领。江急以椎击狼脑，立毙。起置草中。少间，又一狼来如前状，又毙之。卧至中夜，杳无至者。忽小睡，梦父曰："杀二狼足泄我恨。然首杀我者，其鼻白。此都非是。"江醒，坚卧以伺之。既明，无所复得。欲曳狼归，恐惊母，遂投诸溷井而

归。至夜复往，亦无至者。如此三四夜，忽一狼来，啮其足，曳之以行。行数步，棘刺肉，石伤肤。江若死者。狼乃置之地上，意将齕腹。江骤起捶之，仆；又连捶之，毙。细视之，真白鼻也。大喜，负之以归，始告母。母泣从去，探窘井，得二狼焉。

异史氏曰："农家者流，乃有此英物耶！义烈发于血诚，非直勇也，智亦异焉。"

小　二

滕县赵旺，夫妻奉佛，不茹荤酒，乡中有"善人"之目。家称少有。一女小二，绝慧美，赵珍爱之。年六岁，使与兄长春并从师读，凡五年而熟五经焉。同窗丁生，字紫陌，长女三岁，文雅风流，颇相倾爱。私以意告母，求婚赵氏。赵期以女字大家，故弗许。未几，赵惑于白莲教。徐鸿儒既反，一家俱陷为贼。小二知书善解，凡纸兵豆马之术，一见辄精。小女子师事徐者六人，惟小二称最，因得尽传其术。赵以女故，大得委任。时丁年十八，游滕泮矣，而不肯论婚，不忘小二也。潜亡去，投徐麾下。女见之喜，优礼逾于常格。女以徐高弟，足主军务，昼夜出入，父母不得闲。丁每宵见，尝斥绝诸役，辄至三漏。丁私告女曰："小生此来，卿知区区之意乎？"女云："不知。"丁曰："我非妄意攀龙，所以之故，实为卿耳。左道无济，只取败亡。卿慧人不念此乎？能从我亡，则寸心诚不负矣。"女怃然为间，豁如梦觉，曰："背亲而行，不义，请告。"二人入陈利害。赵不悟，曰：

“我师神人，岂有舛错？”女知不可谏，乃易磬而罄，出二纸鸢，与丁各跨其一。鸢肃肃振翼，似鹅鹅之鸟，比翼而飞。质明，至莱芜界。女以指撚鸢顶，忽即欻堕。遂收鸢。更以双卫，驰至山阴里，托为避乱者，僦屋而居。二人草草出，啬于装，薪储不给，丁甚忧之。假粟比舍，莫肯贷以升斗。女无愁容，但质簪珥。闭门静对，猜灯谜，忆亡书，以是角低昂。负者，骈二指击腕臂焉。西邻翁姓，绿林之雄也。一日猎归，女曰：“富以其邻，我何忧！暂假千金，其与我乎？”丁以为难。女曰：“我将使彼乐输也。”乃剪纸作判官状，置地下，覆以鸡笼。然后邀丁登榻，煮藏酒，检周礼为觞政：任言是某册第几页第几人，即共翻阅。其人得“食”旁，“水”旁、“酉”旁者饮，得“酒”部者倍之。既而女适得“酒人”，丁以巨觥引满促釂。女乃祝曰：“若借得金来，君当得‘饮’部。”丁翻卷，得“鳖人”。女大笑曰：“事已谐矣！”滴沥授爵。丁不服，女曰：“君是水族，宜作鳖饮。”方喧竞间，闻笼中戛戛。女起曰：“至矣。”启笼验视，则布囊中有巨金累累充溢。丁不胜愕喜。后翁家媪抱儿来戏，窃言：“主人初归，篝灯夜坐。地忽暴裂，深不见底。一判官自内出，言：‘我地府司隶也。太山帝君会诸冥曹，造暴客恶簏，须银灯千架，每架计重十两，施百架则消灭罪愆。’主人骇惧，焚香叩祷，奉以千金。判官茬苒而入，地亦随合。”夫妻听其言，故啧啧诧异之。而从此渐购牛马，蓄廝婢，自营宅第。里中无赖子窥其富，纠诸不逞，逾垣劫丁。丁夫妻始自梦中醒，则编菅爇照，寇集满屋。二人执丁，又一人探手女怀。女袒而起，戟指而呵曰：“止，止！”盗十三人，皆吐舌呆立，痴若木偶。女始着裤下榻，呼集家人，一一反接其臂，逼令供吐明

悉。乃责之曰："远方人埋头涧谷，冀得相扶持，何不仁至此！缓急人所时有，窘急者不妨明告，我岂积殖自封者哉？豺狼之行，本合尽诛。但我所不忍，姑释去，再犯不宥！"诸盗叩谢而去。居无何，徐鸿儒就擒，赵夫妇妻子俱被诛夷。生赍金往赎长春之幼子以归。儿时三岁，养为已出，使从丁姓，名之承祧。于是里中渐知为白莲教戚裔。适蝗害稼，女以纸鸢数百翼放田中，蝗远避不入其陇，以是得无恙。里人共嫉之，群首于官，以为鸿儒余党。官瞰其富，肉视之，收丁。丁以重贿啗令，始得免。女曰："货财之来也苟，故宜有散亡。然蛇蝎之乡，不可久居。"因贱售其业而去之，止于益都之西鄙。女为人灵巧，善居积，经纪过于男子。尝开琉璃厂，每进工人而指点之，一切棋灯，其奇式幻采，诸肆莫能及，以故直昂得速售。居数年财益称雄，而女督课婢仆严，食指数百无冗口。暇辄与丁烹茗着棋，或观书史为乐。钱谷出入以及婢仆业，凡五日一课。女自持筹，丁为之点籍唱名数焉。勤者赏赍有差，惰者鞭挞罚膝立。是日，给假不夜作，夫妻设肴酒，呼诸婢度俚曲为笑。女明察如神，人无敢欺，而赏辄浮于其劳，故事易办。村中二百余家，凡贫者俱量给资本，乡以此无游惰。值大旱，女令村人设坛于野，乘舆夜出，禹步作法，甘霖倾注，五里内悉获沾足。人益神之。女出未尝障面，村人皆见之。或少年群居，私议其美，及觌面逢之，俱肃肃无敢仰视者。每秋日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，授以钱，使采荼蓾，凡二十年，积满楼屋，人窃非笑之。会山左大饥，人相食，女乃出菜杂粟以赡饥者。近村赖以全活，无逃亡焉。

异史氏曰："小二所为，殆天授，非人力也。然非一言

之悟，骈死已久。由是观之，世抱非常之才而误入匪僻以死者，当亦不少。焉知同学六人中，遂无其人乎？使人恨不为丁生耳。”

庚　娘

金大用，中州旧家子也。聘尤太守女，字庚娘，丽而贤，好逑甚敦。以流寇之乱，家人离逖。金遂携家南窜。途遇少年，亦偕妻以逃者，自言广陵王十八，愿为前驱。金喜，行止与俱。至河上，女隐告金曰：“勿与少年同舟。彼屡顾我，目动而色变，中叵测也。”金诺之。王殷勤觅巨舟，代金运装，勤劳臻至。金不忍却。又念其携有少妇，应亦无他。妇与庚娘同居，意度亦颇温婉。王坐船头上，与橹人倾语，似甚熟识。未几，日落，水程迢递，漫漫不辨南北。金四顾险幽，颇涉疑怪。顷之，皎月初升，见弥望皆芦苇。既泊，王邀金父子出户一豁，乃乘间挤金入水。金有老父，见之欲号，舟人以蒿筑之，亦溺。金母闻声出窥，又筑溺之。王始喊救。母出时，庚娘在后已微窥之。既闻一家尽溺，即亦不惊，但哭曰：“翁姑俱没，我安适归！”王入劝：“娘子勿忧，请从我至金陵。家中田庐，颇足赡给，保勿虑也。”女收泣曰：“得如此，愿亦足矣。”王大悦，给奉良殷。既暮，曳女求欢。女托体舛，王乃就妇宿。初更既尽，夫妇喧竞，不知何由，但闻妇曰：“若所为，恐雷霆碎汝颅矣！”王乃挞妇，妇呼云：“便死休，诚不愿为杀人贼妇！”王吼怒，捽妇出。便闻骨董一声，遂哗言妇溺矣。未几，抵金陵，导庚娘至家，登堂见

媪。媪讶非故妇。王言："妇堕水死，新娶此耳。"归房，又欲犯之。庚娘笑曰："三十许男子，尚未经人道耶！市儿初合卺，亦须一杯薄浆酒。汝家沃饶，不难备办。清醒相对，是何体段？"王喜，具酒对酌。庚娘执爵，劝酬殷恳。王渐醉，辞不饮。庚娘引巨碗强媚劝之。王不忍拒，又饮之。于是酣醉，裸脱促寝。庚娘撤器灭烛，托言溲溺。出房，以刀入，暗中以手索王项，王犹捉臂作昵声。庚娘力切之，不死，号而起；又挥之，始殪。媪仿佛有闻，趋问之，女亦杀之。王弟十九觉焉。庚娘知不免，急自刎，刀钝缺不可入，启门而奔。十九逐之，已投池中矣。呼告居人，救之已死，色丽如生。共验王尸，见窗上一函，开视之，则女备述其冤状。群以为烈，谋敛资作殡。天明，集视者数千人，见其容皆朝拜之。终日间，得金百，于是葬诸南郊。好事者，为之珠冠袍服，瘞藏丰满焉。初，金生之溺也，浮片板上，得不死。将晓，至淮上，为小舟所救。舟盖富民尹翁，专设以拯溺者。金既苏，诣翁申谢。翁优厚之，留教其子。金以不知亲耗，将往探访，故不决。俄白："捞得死叟及媪。"金疑是父母，奔验果然。翁代营棺木。生方哀痛，又白："拯一溺妇，自言金生其夫。"生挥涕惊出，女子已至，殊非庚娘，乃王十八妇也。向金大哭，请勿相弃。金曰："我方寸已乱，何暇谋人妇？"妇益悲。尹审其故，知为天报，劝金纳妇。金以居丧为辞，且将复仇，惧细弱为累。妇曰："如君言，脱庚娘犹在，将以报仇居丧去之耶？"翁以其言善，请暂代收养，金乃许之。卜葬翁媪，妇缞绖哭泣，如丧翁嫜。既葬，金怀刃托钵，将赴广陵。妇止之曰："妾唐氏，祖居金陵，与豺子同乡。前言广陵者，诈也。且江湖水寇，半伊同党，仇不能

复，只取祸耳。”金徘徊不知所谋。忽传女子诛仇事，洋溢河渠，姓名甚悉。金闻之一快，然益悲。辞妇曰：“幸不污辱。家有烈妇如此，何忍负心再娶！”妇以业有成说，不肯中离，愿自居于媵妾。会有副将军袁公，与尹有旧，适将西发，过尹见生，大相知爱，请为记室。无何，流寇犯顺，袁有大功。金以参机务叙劳，授游击以归。夫妇始成合卺之礼。居数日，携妇诣金陵，将以展庚娘之墓。暂过镇江，欲登金山。漾舟中流，倏一艇过，中有一姬及少妇，怪少妇颇类庚娘。舟疾过，妇自窗中窥金，神情益肖。惊疑不敢追问，急呼曰：“看群鸭儿飞上天耶！”少妇闻之，亦呼曰：“馋猢儿欲吃猫子腥耶！”盖当年闺中之隐谑也。金大惊，返棹问之，真庚娘也。青衣扶之过舟，相抱哀哭，伤感行旅。唐氏以嫡礼见庚娘。庚娘惊问，金为备述其由。庚娘执手曰：“同舟一话，心常不忘，不图吴越一家矣。蒙代葬翁姑，所当首谢，何以此礼相向？”乃以齿序，唐少庚娘一岁，妹之。先是，庚娘既葬，自不知几历春秋。忽一人呼曰：“庚娘，汝夫不死，尚当重圆。”遂如梦醒。扪之，四面皆壁，始悟身死已葬，只觉闷闷，亦无所苦。有恶少窥其葬具丰美，发冢破棺，方将搜括，见庚娘犹活，相共骇惧。庚娘恐其害己，哀之曰：“幸汝辈来，使我睹见天日。头上簪珥，悉将去。愿鬻我为尼，更可少得直。我亦不泄也。”盗稽首曰：“娘子贞烈，神人共钦。小人辈不过贫乏无计，作此不仁。但无漏言幸矣，何敢鬻作尼！”庚娘曰：“此我自乐之。”又一盗曰：“镇江耿夫人，寡而无子，若见娘子必大喜。”庚娘谢之。自拔首饰悉付盗。盗不敢受，固与之，乃共拜受。遂载去，至耿夫人家，托言船风所迷。耿夫人，巨家，寡媪自度。见庚

娘大喜，以为己出。适母子自金山进香归也。庚娘缅述其故。金乃登舟拜母，母款之若婿。邀至家，留数日始归。后往来不绝焉。

异史氏曰："大变当前，淫者生之，贞者死焉。生者裂人之眥，死者雪人之涕耳。至如谈笑不惊，手刃仇讎，千古烈丈夫中，岂多匹俦哉！谁谓女子，遂不可比踪彦云也？"

宫梦弼

柳芳华，保定人。财雄一乡，慷慨好客，座上常有百人。急人之急，千金不靳。宾客假贷者常不还。惟一客宫梦弼，陕人，生平无所祈请。每至，辄经岁。词旨清洒，柳与寝处时最多。柳子名和，时总角，叔之。宫亦喜与和戏。和每自塾归，辄与发贴地砖，藏石子，伪作藏金为笑。屋五架，掘藏几遍。众笑其行稚，而和独悦爱之，尤较诸客昵。后十余年，家渐虚，不能供多客之求，于是客渐稀。然十余人彻宵谈宴，犹是常也。年既暮，家益落，尚割亩得直，以备鸡黍。和亦挥霍，学父结小友，柳不之禁。无何，柳病卒，至无以治凶具。宫乃自出囊金为柳经纪。和益德之。事无大小，悉委宫叔。宫时自外入，必袖瓦砾，至室则抛掷暗隅，更不解其何意。和每对宫忧贫。宫曰："子不知作苦之难。无论无金，即授汝千金，可立尽也。男子患不自立，何患乎贫？"一日，辞欲归。和泣嘱速返，宫诺之，遂去。和贫不自给，典质渐空，日望宫至，一为纪理，而宫灭迹匿影，去如黄鹤矣。先是，柳生时，为和论亲于无极黄氏，素封也。后闻柳

贫，阴有悔心。柳卒，讣告之，即亦不吊，犹以道远曲原之。和服除，母遣和自诣岳家订婚期，冀黄怜顾。比至，黄闻其衣履敝穿，斥门者不纳。寄语云："归谋百金，可复来。不然，请自此绝。"和闻言痛哭。对门刘媪，怜而进之食，赠钱三百，慰令归。母亦哀愤无策。因念旧客负欠者十常八九，俾诣富贵者求助焉。和曰："昔之交我者为我财耳。使儿驷马高车，假千金亦即非难。如此景象，谁犹念曩昔忆故好耶？且父与人金资，曾无契保，责负亦难凭也。"母固强之。和从教出，历二十余日，不能致一文。惟优人李四，旧受恩恤，闻之，赠金一两。母子痛哭，自此绝望矣。黄女年已及笄，闻父绝和，窃不直之。黄欲女别适。女泣曰："柳郎非生而贫者。使富倍他日，岂仇我者所能夺乎？今贫而弃之，不仁！"黄不悦，曲谕百端，女终不摇。翁妪并怒，旦夕唾骂之，女亦安焉。无何，黄夜遭寇劫，黄夫妇炮烙几死，家中席卷一空。荏苒三年，家益零落。有西贾闻女美，愿以五十金致聘。黄利而许之，将强夺女志。女察知其谋，毁装涂面，乘夜遁去，丐食于途。阅两月，始达保定，访和居址，直造其家。母以为乞人妇，故咄之。女呜咽自陈，母把手泣曰："儿何形骸至此耶！"女又惨然，而告以故。母子俱哭。便为盥沐，颜色光泽，眉目焕映。母子俱喜。然家三口，日仅一啖。母泣曰："吾母子固应尔。所怜者负吾贤妇！"女笑慰之曰："新妇在乞人中稔知况味，今日视之，觉有天堂地狱之别。"母为解颐。女一日入闲舍中，见断草丛丛无隙处，渐入内室，尘埃积中，暗陬有物堆积，蹴之迮足，拾视之，皆朱提也。惊走告和。和同往验视，则宫曩日所抛瓦砾，尽为白金。因念儿时常与瘗石室中，得无皆金耶？而故第已典于

东家。急赎归。断砖残缺，所藏石子俨然露焉，颇觉失望；及发他砖，则灿灿皆白镪也。顷刻间数巨万矣。由是赎田产，市奴仆，门庭华好过昔日。因自奋曰："若不自立，负我宫叔！"刻志下帷，三年中乡选。乃躬赍白金，往酬刘媪。鲜衣射目；俊仆十余辈，皆骑怒马如龙。媪仅一室，和便坐榻上，人哗马腾，充溢里巷。黄翁自女亡失，西贾逼退聘财，业已耗去殆半，售居宅，始得偿，以故困窘如和曩日。闻旧婿烜耀，闭户自伤而已。媪沽酒备馔款和，因述女贤，且惜女遁。问和："娶否？"和曰："娶矣。"食已。强媪往视新妇，载与俱归。至家，女华妆出，群婢簇拥若仙。相见大骇，遂叙往旧，殷问父母起居。数日款洽优厚，为制好衣，上下一新，始送令归。媪诣黄所报女耗，兼致存问。夫妇大惊。媪劝往投女，黄有难色。既而冻馁难堪，不得已如保定。及到门，见门闼峻丽，阍人怒目相视，终日不得通。一妇人出，黄温色卑词，告以姓氏，求暗达女知。少间妇人出，导入耳舍，曰："娘子极欲一觐，然恐郎君知，尚侯隙也。翁几时来此，得毋饥否？"黄因诉所苦。妇人以酒一盛、肴二簋，出置黄前。又赠五金曰："郎君宴房中，娘子恐不能来。明晨当早行，勿为郎闻。"黄诺之。早起趋装则管钥未启，止于门中，坐幞囊以待。忽哗主人出，黄将欲避，和已睹之，怪问谁何，家人悉无以应。和怒曰："是必奸宄！可执赴有司。"众应声出短绠绷系树间。黄惭惧不知置词。未几，昨夕妇出，睨曰："是某舅氏。以前夕来晚，故未告主人。"和命释缚。妇送出门曰："忘嘱门者，遂致参差。娘子言：相思时，可使老夫人伪为卖花者，同刘媪来。"黄诺，归述于姬。姬念女若渴，以告刘媪，媪果与俱至和家。凡启十余

关，始达女所。女着帔顶髻，珠翠绮纨，散香气扑人。嘤咛一声，大小婢媪，奔入满侧，移金椅床，置双夹膝。慧婢瀹茗，各以隐语道寒暄，相视泪荧。至晚，除室安二媪，裀褥温亵，并昔年富时所未经。居三五日，女义殷渥。媪辄引空处，泣白前非。女曰："我子母有何过不忘？但郎忿不解，防他闻也。"每和至，便走匿。一日，方促膝，和遽入见之，怒诟曰："何物村妪，敢引身与娘子接坐！宜撮鬓毛令尽！"刘媪急进曰："此老身瓜葛，王嫂卖花者，幸勿罪责。"和乃上手谢过。即坐曰："姥来数日，我大忙，未得展叙。黄家老畜生尚在否？"笑云："都佳。但是贫不可过。官人大富贵，何不念翁婿情也？"和击桌曰："曩年非姥怜赐一瓯粥，更何得旋乡土！今欲得而寝处之，何念焉！"言至忿际，辄顿足起骂。女恚曰："彼即不仁，是我父母。我迢迢远来，手皴瘃，足趾皆穿，亦自谓无负郎君。何乃对子骂父，使人难堪？"和始欷怒起身去。黄妪愧丧无色，辞欲归。女以二十金私付之。既归，旷绝音问，女深以为念。和乃遣人招之。夫妻至，惭怍无以自容。和谢曰："旧岁辱临，又不告明，遂使开罪良多。"黄但唯唯。和为更易衣履。留月余，黄心终不自安，遂告归。和遗白金百两，曰："西贾五十金，我今倍之。"黄汗颜受之。和以舆马送还，暮岁称小封焉。

异史氏曰："雍门泣后，珠履杳然，令人愤气，杜门不欲复交一客。然朋辈葬骨，化石成金，不可谓非慷慨好客之报也。闺中人坐享高奉，俨然如嫔嫱，非贞异如黄卿，孰克当此而无愧者乎？造物之不妄降福泽也如是。"

乡有富者，居积取盈，搜算入骨。窖镪数百，惟恐人知，故衣败絮、啗糠秕以示贫。亲友偶来，亦曾无作鸡黍之

事。或言其家不贫，便瞋目作怒，其仇如不共戴天。暮年日餐榆屑一升，臂上皮摺垂一寸长，而所窖终不肯发。后渐尪羸。濒死，两子环问之，犹未遽告。迨觉果危，急欲告子，子至已舌蹇不能声，惟爬抓心头，呵呵而已。死后子孙不能具棺木，遂藁葬焉。呜呼！若窖金而以为富，则大帑数千万，何不可指为我有哉？愚已！

泥　鬼

余乡唐太史济武，数岁时，有表亲某相携戏寺中。太史童年磊落，胆气最豪，见庑中泥鬼琉璃眼珠甚光而巨，爱之，阴以指抉取，怀之而归。既抵家，某暴病不语。移时忽起，厉声曰："何故抉我睛！"噪叫不休。众莫之知，太史始言所作。家人乃祝曰："童子无知，戏抉尊目，行奉还也。"乃大言曰："如此，我便当去！"言讫，仆地遂绝，良久而苏。问其所言，茫不自觉。乃送睛仍安鬼眶中。

异史氏曰："登堂索睛，土偶何其灵也。顾太史抉睛，而何以迁怒于同游？盖以玉堂之贵，而且至性觥觥，观其尚书北阙，拂袖南山，神且惮之，而况鬼乎哉！"

卷　七

鸲　鹆

王汾滨言：其乡有养八哥者，教以语言，甚狎习，出游必与之俱，相将数年矣。一日将过绛州，去家尚远，而资斧已罄，其人愁苦无策。鸟云："何不售我，送我于王邸，当得善价，不愁归路无资也。"其人云："我安忍。"鸟云："不妨。主人得价疾行，待我于城西二十里大树下。"其人从之。携至城中相问答，观者甚众。有中贵见之，闻诸王。王召入，欲买之。其人曰："小人相依为命，不愿卖。"王问鸟："汝愿住否？"答言："愿住。"王喜。鸟又言："给价十金，勿多与。"王益喜，遂畀十金。其人故作懊悔状而出。王与鸟语，应对便捷。呼肉啖之。食已，鸟云："臣欲浴。"王命金盆贮水，开笼令浴。浴已，飞檐间，梳翎抖羽，尚与王喋喋不休。顷之羽燥，蹁跹而起，操晋音曰："臣去呀！"顾盼已失所在。王及内侍仰面咨嗟。急寻其人，则已杳矣。后有往秦中者，见其人携鸟在西安市上。此毕载积先生记。

王阮亭云："可与鹦鹉、秦吉了同传。"

刘海石

刘海石，蒲台人，避乱于滨州。时十四岁，与滨州刘沧客同函丈，因相善，订为昆季。无何，海石失怙恃，扶榇而归，音问遂缺。沧客家颇裕，年四十，生二子：长子吉，十七岁为邑名士；次子亦慧。沧客又纳邑中倪氏女，大嬖之。后半年，长子患头痛卒，夫妻大惨。无何，妻病又卒。逾数月，长媳又卒，而婢仆之丧亡且相继也。沧客哀悼，殆不能堪。一日方坐愁间，忽阍人通海石至。沧客喜，急出迎以入。方欲展寒暄，海石忽惊曰："兄有灭门之祸，不知耶？"沧客愕然，莫解其故。海石曰："久失闻问，窃疑近况未必佳也。"沧客泫然，因以状告。海石欷歔、既而笑曰："灾殃未艾，余初为兄吊也。然幸而遇仆，请为兄贺。"沧客曰："久不晤，岂近精'越人术'耶？"海石曰："是非所长，阳宅风鉴，颇能习之。"沧客喜，便求相宅，导海石入内外遍观之，已而请睹诸眷口。沧客从其教，使子媳婢妾俱见于堂。沧客一一指示之。至倪，海石仰天大笑不已。众方惊疑，但见倪女战惧无色，身暴缩，短仅二尺余。海石以界方击其顶，作石缶声。海石揪其发，捡脑后见白发数茎，欲拔之。女缩项跪啼，言即去，但求勿拔。海石怒曰："汝凶心尚未死耶？"就项后拔去之。女随手而变，黑色如狸。众大骇。海石掇纳袖中，顾子妇曰："媳受毒已深，背上当有异，请验之。"妇羞不肯袒示。刘子固强之，见背上白毛长四指许。海石以针挑去曰："此毛已老，七日即不可救。"又视刘子，亦有毛才二

指。曰："似此可月余死耳。"沧客以及仆婢并刺之。曰："仆适不来，一门无噍类矣。"问："此何物？"曰："亦狐属。吸人神气以为灵，最利人死。"沧客曰："久不见君，何能神异若此！无乃仙乎？"笑曰："但从师习小技耳，何遽云仙。"问其师，答云："山石道人。适此物，我不能死之，将归献俘于师。"言已，告别。觉袖中空空，骇曰："亡之矣！尾末有大毛未去，今已遁去。"众俱骇然。海石曰："领毛已尽，不能作人，只能化兽，遁当不远。"于是入室而相其猫，出门而嗾其犬，皆曰无之。启圈笑曰："在此矣。"沧客视之多一豕。闻海石笑，遂伏，不敢少动。提耳捉出，视尾上白毛一茎，硬如针。方将检拔，而豕转侧哀鸣，不听其拔。海石曰："汝造孽已多，拔一毛犹不肯耶？"执而拔之，随手复化为狸。纳袖中欲去。沧客苦留，乃为一饭。问后会，曰："此难豫定。我师立愿宏深，常使我等遨游世上，拔救众生，未必无再见时。"既别后，细思其名，始悟曰："海石殆仙矣。""山石"合一字，盖吕祖讳也。

谕　鬼

青州石尚书茂华，为诸生时，郡门外有大渊，不雨亦不涸。邑中获大盗数十名，刑于渊上。鬼聚为祟，经过辄被曳入。一日，有某甲正遭困危，忽闻群鬼惶窜曰："石尚书至矣！"未几公至，甲以状告。公以垩灰题壁示云："石某为禁约事：照得厥念无良，致撄雷霆之怒；所谋不轨，遂遭斧钺之诛。只宜返魍魉之心，争相忏悔；庶几洗髑骷之血，脱此沉

沦。尔乃生已极刑，死犹聚恶。跳踉而至，披发成群；踯躅以前，搏膺作厉。黄泥塞耳，辄逞鬼子之凶；白昼为妖，几断行人之路。彼丘陵三尺外，管辖由人；岂乾坤两大中，凶顽任尔？谕后各宜潜踪，勿犹怙恶。无定河边之骨，静待轮回；金闺梦里之魂，还践乡土。如蹈前愆，必贻后悔！”自此鬼患遂绝，渊亦寻干。

犬　灯

韩光禄大千之仆，夜宿厦间，见楼上有灯如明星。未几，荧荧飘落，及地化为犬。睨之，转舍后去。急起，潜尾之，入园中化为女子。心知其狐，还卧故处。俄，女子自后来，仆佯寐以观其变。女俯而撼之。仆伪作醒状，问其为谁。女不答。仆曰：“楼上灯光非子也耶？”女曰：“既知之，何问为？”遂共止宿。昼别宵会以为常。主人知之，使二人夹仆卧；二人既醒，则身卧床下，亦不觉堕自何时。主人益怒，谓仆曰：“来时，当捉之来。不然，则有鞭楚！”仆不敢言，诺而退。因念捉之难，不捉惧罪，辗转无策。忽忆女子一小红衫密着其体，未肯暂脱，必其要害，执此可以胁之。夜间女至，问：“主人嘱汝捉我乎？”曰：“良有之。但我二人情好，何忍为此！”及寝，阴掬其衫。女急啼，力脱而去，从此遂绝。后仆自他方归，遥见女子坐道周。至前，则举袖障面。仆下骑呼曰：“何作此态？”女乃起，握手曰：“我谓子已忘旧好矣。今既恋恋有故人意，情尚可原。前事出于主命，亦不汝怪。但缘分已尽，今设小酌，请入为别。”时秋初，高粱正茂。女

携与俱入，则中有巨第。系马而入，厅堂中酒肴已列。甫坐，群婢行炙。日将暮，仆有事欲覆主命，遂别。既出，则依然田陇耳。

番　僧

释体空言：在青州见二番僧，像貌奇古，耳缀双环，被黄布，须发卷如羊角。言自西域来。闻太守重佛，谒之。太守遣二隶送诣丛林。和尚灵响，不甚礼之。执事者见其人异，私款之，止宿焉。或问："西域多异人，罗汉得勿有奇术否？"其一赧然笑，出手于袖，掌中托一小塔，高才盈尺，玲珑可爱。壁上最高处有小龛，僧掷塔其中，矗然端立，无少偏倚。塔上有舍利放光，照耀一室。少间，以手招之，仍落掌中。其一僧乃袒臂伸左肱，长可六七尺，而右肱缩无有矣。转伸右肱，亦如左状。

狐　妾

莱芜刘洞九，官汾州。独坐署中，闻亭外笑语渐近。入室，则四女子：一四十许，一可三十，一二十四五已来，末后一垂髫者。并立几前，相视而笑。刘固知官署多狐，置不顾。少间，垂髫者出一红巾，戏抛面上。刘拾掷窗间，仍不顾。四女一笑而去。一日，年长者来，谓刘曰："舍妹与君有缘，愿无弃葑菲。"刘漫应之。女遂去。俄，偕一婢拥垂

髻儿来。俾与刘并坐曰："一对好凤侣，今夜谐花烛。勉事刘郎，我去矣。"刘谛视，光艳无俦，遂与燕好。诘其行踪，女曰："妾固非人，而实人也。妾，前官之女，蛊于狐，奄忽而死，窆园内。众狐以术生我，遂飘然若狐。"刘因以手探尻际，女觉之，笑曰："君将毋谓狐有尾耶？"转身曰："请试扪之。"自此，遂留不去。每行坐，与小婢俱。家人俱尊以小君之礼。婢媪参谒，赏赉甚丰。值刘寿辰，宾客繁多，共三十余筵，须庖人甚众。先期牒拘，仅一二到者。刘不胜恚。女知之，便言："勿忧。庖人既不足用，不如并其来者而遣之。妾固短于才，然三十席亦不难办。"刘喜，命以鱼肉姜桂等物悉移内署。家中人但闻刀砧声繁碎不绝。门内设一几，行炙者置柈其上，转视则肴俎已满。托去复来，十余人络绎于道，取之不竭。末后行炙人来索汤饼，内言曰："主人未尝预嘱，咄嗟何以办？"既而曰："无已，其假之。"少顷，呼取汤饼。视之三十余碗，蒸腾几上。客既去，乃谓刘曰："可出金资，偿某家汤饼。"刘使人将直去，则其家失汤饼，方共惊疑。使至，疑始解。一夕夜酌，偶思山东苦酿，女请取之，遂出门去。移时返曰："门外一瓮，可供数日饮。"刘视之，果得酒，真家中瓮头春也。越数日，夫人遣二仆如汾州。途中一仆曰："闻狐夫人犒赏优厚，此去得重金可买一裘。"女在署已知之，向刘曰："家中人将至。可恨伧奴无礼，必报之！"明日仆甫入城，头大痛。至署，抱头号呼。共拟进医药。刘笑曰："勿须疗，时至当自瘥。"众疑其获罪小君。仆自思初来未解装，罪何由得？无所告诉，漫膝行而哀之。帘中语曰："尔谓夫人则已耳，何谓狐也？"仆乃悟，叩不已。又曰："既欲得裘，何得复无礼？"已而曰：

"汝愈矣。"言已，仆病若失。仆拜欲出，忽自帘中掷一裹出曰："此一羔羊裘也，可将去。"仆解视得五金。刘问家中消息，仆言都无事，惟夜失藏酒一瓮。稽其时日，即取酒夜也。群惮其神，呼之圣仙。刘为绘小像。时张道一为提学使，闻其异，以桑梓谊诣刘，欲祈一面。女拒之。刘示以像，张强携而去。归悬座右，朝夕祝之云："以卿丽质，何之不可？乃托身于鬈鬈之老！下官殊不恶于洞九，何不一惠顾？"女在署，忽谓刘曰："张公无礼，当小惩之。"一日，张方祝，似有人以界方击额，崩然甚痛。大惧，反卷。刘诘之，使隐其故而诡对之。刘笑曰："主人额上得毋痛否？"使不能欺，以实告。无何，婿亓生来，请觐之。女固辞，亓请之坚。刘曰："婿非他人，何拒之深？"女曰："婿相见，必当有以赠之。渠望我奢，自度不能满其志，故不欲见耳。"既固请之，乃许以十日见。及期，亓入，隔帘揖之，少致存问。仪容隐约，不敢审谛。即退，数步之外，辄回眸注盼。但闻女言曰："阿婿回首矣！"言已，大笑，烈烈如鸮鸣。亓闻之，胫骨皆软，摇摇然若丧魂魄。既出，坐移时始稍定。乃曰："适闻笑声，如听霹雳，竟不觉身为己有。"少顷，婢以女命赠亓二十金。亓受之，谓婢曰："圣仙日与丈人居，宁不知我素性挥霍，不惯使小钱耶？"女闻之曰："我固知其然。奈囊适罄何；向结伴至汴梁，其城为河伯占据，库藏皆没水中，入水各得些须，何能饱无餍之求？且我纵能厚馈，彼福薄亦不能任。"女凡事能先知，遇有疑难，与议，无不剖析。一日与刘并坐，忽仰天大惊曰："大劫将至，为之奈何！"刘惊问家口，曰："余悉无恙，独二公子可虑。此处不久将为战场，君当求差远去，庶免于难。"刘从之，乞于上

官，得解饷云、贵间。道里辽远，闻者弔之，而女独贺。无何，姜瓌叛，汾州没为贼窟。刘仲子自山东来，适遭其变，遂被害。城陷，官僚皆罹于难，惟刘以公出得免。盗平，刘始归。寻以大案挂误，贫至褰飧不给，而当道者又多所需索，因而窘忧欲死。女曰："勿忧，床下三千金，可资用度。"刘大喜，问："窃之何处？"曰："天下无主之物，取之不尽，何庸窃乎。"刘借谋得脱归，女从之。后数年，女忽去，纸裹数事留赠，中有丧家挂门之小幡，长二寸许，群以为不祥。刘寻卒。

雷　曹

乐云鹤、夏平子二人，少同里，长同斋，相交莫逆。夏十岁知名，乐虚心事之，夏亦相规不倦，乐文思日进，由是名并著。而潦倒场屋，战辄北。无何，夏遘疫卒，家贫不能葬。乐锐身自任之。遗襁褓子及未亡人，乐时恤其家，每得升斗，必析而二之，夏妻子赖以活。于是士大夫益贤乐。乐恒产无多，又代夏生忧内顾，因而家计日蹙。乃叹曰："文如平子，尚碌碌以没，而况于我！人生富贵须及时，戚戚终岁，恐先狗马填沟壑，负此生矣，不如早改图也。"于是去读而贾。操业半年，家资小泰。一日，客金陵，休于旅舍。见一人颀然而长，筋骨隆起，徬徨座侧，色黯淡有戚容。乐问："欲得食耶？"其人亦不语。乐推食食之，则以手举啖，顷刻已尽。乐又益以兼人之馔，食复尽。遂命主人割豚肩，堆以蒸饼，又尽数人之餐。始果腹而谢曰："三年以来，未尝

如此饫饱。”乐曰：“君固壮士，何飘泊若此？”曰：“罪撄天谴，不可说也。”问其居里，陆无屋，水无舟，朝村而暮郭耳。乐整装欲行，其人相从，恋恋不去。乐辞之，告曰：“君有大难，吾不忍忘一饭之德。”乐异之，遂与偕行。途中曳与同餐，辞曰：“我终岁仅数餐耳。”乐益奇之。次日渡江，风涛暴作，估舟尽覆，乐与其人悉没江中。俄而风定，其人负乐踏波出。登客舟，又破浪去。少时挽一船至，扶乐入，嘱乐卧守，复跃入江，以两臂夹货出，掷舟中。又入之，数入数出，列货满舟。乐谢曰：“君生我亦良足矣，敢望珠还哉？”捡视货财，并无亡失。益喜，惊为神人。放舟欲行，其人告退，乐苦留之，遂与共济。乐笑云：“此一厄也，只失一金簪耳。”其人欲复寻之。乐方劝止，已投水中矣。惊愕良久。忽见含笑而出，以簪授乐曰：“幸不辱命。”江人罔不骇异。乐与归，寝处共之。每十数日始一食，食则啖嚼无算。一日又言别，乐固挽之。适昼晦欲雨，闻雷声。乐曰：“云间不知何状，雷又是何物？安得至天上视之，此疑乃可解。”其人笑曰：“君欲作云中游耶？”少时，乐倦甚，伏榻假寐。既醒，觉身摇摇然不似榻上。开目，则在云气中，周身如絮。惊而起，晕如舟上。踏之，软无地。仰视星斗，在眉目间。犹疑是梦。细视星嵌天上，如老莲实之在蓬也，大者如瓮，次如瓿，小如盎盂。以手撼之，大者坚不可动，小者动摇，似可摘而下者。遂摘其一藏袖中。拨云下视，则银河苍茫，见城郭如豆。愕然自念：设一脱足，此身何可复问。俄见二龙夭矫，驾缦车来。尾一掉如鸣牛鞭。车上有器，围皆数丈，贮水满之。有数十人以器掬水，遍洒云间。忽见乐，共怪之。乐审所与壮士在焉，语众云：“是吾友也。”

因取一器授乐，令洒。时苦旱，乐接器，排云遥望故乡，尽情倾注。未几，其人谓乐曰："我本雷曹，前误行雨，罚谪三载。今天限已满，请从此别。"乃以驾车之绳万丈掷前，使握端缒之下。乐危之，其人笑言："不妨。"乐如其言，飕飕然瞬息至地。视之，则堕立村外。绳渐收入云中，不可见矣。时久旱，十里外雨仅盈指，独乐里沟浍皆盈。归探袖中，摘星犹在。出置案上，黝黝如石，入夜则光明焕发，映照四壁。益宝之，什袭而藏。每有佳客，出以炤饮。正视之，条条射目。一夜乐妻坐对握发，忽见星光渐小如萤，流动横飞。妻方怪叱，已入口中，咯之不出，竟已下咽。愕奔告乐，乐亦奇之。既寝，梦夏平子来曰："我少微星也。因先君失一德，促我寿龄。君之惠好，在中不忘。又蒙自天上携归，可云有缘。今为君嗣，以报大德。"乐三十无子，得梦甚喜。自是，妻果娠。及临蓐，光耀满室，如星在几上时，因名"星儿"。机警非常，十六岁及进士第焉。

异史氏曰："乐子文章名一世，忽觉苍苍之位置我者不在是，遂弃毛锥如脱屣，此与燕颔投笔何以少异？至雷曹感一饭之德，少微酬良朋之知，岂神人之私报恩施哉？乃造物之公报贤豪耳。"

赌　符

韩道士，居邑中之天齐庙。多幻术，共名之"仙"。先子与最善，每适城，辄造之。一日与先叔赴邑，拟访韩，适遇诸途。韩付钥曰："请先往，启门坐。少旋我即至。"乃如其

言，诣庙发扃，则韩已坐室中。诸如此类。先是有敝族人嗜博赌，因先子亦识韩。值大佛寺来一僧，专事樗蒲，赌甚豪。族人见而悦之，罄资往赌，大亏。心益热，典质田产复往，终夜尽丧。悒悒不得志，便道诣韩，精神惨淡，言语失次。韩问之，具以实告。韩笑曰："常赌无不输之理。倘能戒赌，我为汝复之。"族人曰："倘得珠还合浦，花骨头当铁杵碎之！"韩乃以纸书符，授佩衣带间。嘱曰："但得故物即已，勿得陇复望蜀也。"又付千钱，约赢而偿之。族人大喜而往。僧验其资，易之，不屑与赌。族人强之，请一掷为期。僧笑而从之。乃以千钱为孤注。僧掷之无所胜负，族人接色，一掷成采。僧复以两千为注，又败。僧渐增至十余千，明明枭色，呵之，皆成卢雉：计前所输，顷刻尽复。阴念再赢数千亦更佳，乃复博，则色渐劣。心怪之，起视带上，则符已亡矣，大惊而罢。载钱归庙，除偿韩外，追而计之，并末后所失，适符原数。已而愧谢失符之罪。韩笑曰："已在此矣。固嘱勿贪而君不听，故取之。"

异史氏曰："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博；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。入其中者如沉迷海，将不知所底矣。夫商农之人俱有本业；诗书之士尤惜分阴。负耒横经，固成家之正路；清谈薄饮，犹寄兴之生涯。尔乃狎比淫朋，缠绵永夜。倾囊倒箧，悬金于崄巇之天；呼雉呵卢，乞灵于淫昏之骨。盘旋五木，似走圆珠；手握多章，如擎团扇。左觑人而右顾己，望穿鬼子之睛；阳示弱而阴用强，费尽魍魉之技。门前宾客待，犹恋恋于场头；舍上火烟生，尚眈眈于盆里。忘餐废寝，则久入成迷；舌敝唇焦，则相看似鬼。迨夫全军尽没，热眼空窥。视局中则叫号浓焉，技痒英雄之臆；顾橐底而贯索空

矣，灰寒壮士之心。引颈徘徊，觉白手之无济；垂头萧索，始玄夜以方归。幸交谪之人眠，恐惊犬吠；苦久虚之腹饿，敢怨羹残。既而鬻子质田，冀珠还于合浦；不意火烧毛烬，终捞月于沧江。及遭败后我方思，已作下流之物；试问赌中谁最善，群指无袴之翁。甚而枵腹难堪，遂栖身于暴客；搔头莫度，至仰给于香奁。呜呼！败德丧行，倾财亡身，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！”

阿　霞

文登景生者，少有重名。与陈生比邻而居，斋隔一短垣。一日，陈暮过荒落之墟，闻女子啼松柏间。近临，则树横枝有悬带，若将自经。陈诘之，捽涕而对曰：“母远去，托妾于外兄。不图狼子野心，畜我不卒。伶仃如此，念不如死！”言已，复泣。陈解其带，劝令适人。女虑无可托者。陈请暂寄其家，女从之。既归，挑灯审视，丰韵殊绝。大悦，欲乱之。女厉声抗拒，纷纭之声，达于间壁。景生逾垣来窥，陈乃释女。女见景生，凝眸停睇，久乃奔去。二人共逐之，不知去向。景归，阖门欲寝，则女子盈盈自房中出。景惊问之，答曰：“彼德薄福浅，不可终托。”景大喜，诘其姓氏。答曰：“妾祖居于齐，为齐姓，小字阿霞。”入以游词，笑不甚拒，遂与寝处。斋中多友人往来，女恒隐避深房。过数日，曰：“妾姑去。此处烦杂，困人甚。继今，请以夜卜。”问：“家何所？”曰：“不远。”遂早去，夜果复来，欢爱綦笃。又数日，谓景曰：“我两人情好虽佳，终属苟合。家君宦游西疆，明日

将从母去，容即乘间禀命而相从以终焉。”问：“几日别？”约以旬终。既去，景思斋居不可常，移于内又虑妻妒。计不如出妻。志既决，妻至前辄诟詈，妻不堪其辱，涕欲死。景曰：“死恐见累，请早归。”遂促妻行。妻啼曰：“从子十年，未尝有失德，何忽决绝如此！”景不听，逐愈急，妻乃出门去。自是堊壁清尘，引领翘待，不意信杳青鸾，如石沉海。妻大归后，数浼知交，请复于景，景不纳，遂适夏后氏。夏与景接壤，以田畔之故，世有郤。景闻之，益大恚恨。然犹冀阿霞复来，差足自慰。乃越年余，并无踪绪。会海神祠会，内外士女云集，景亦往。遥见一女甚似阿霞。景近之，入于人中；从之，出于门外；又从之，飘然竟去。景追之不及，恨悒而返。后半载适行于途，见一女郎着朱衣，从苍头，鞚黑卫来。望之，霞也。因问从人：“娘子为谁？”答言：“南村郑公子继室。”又问：“娶几时矣？”曰：“半月耳。”景思，得毋误耶？女闻语，回眸一睇，景视之，真阿霞也。见其已适他姓，愤填胸臆，大呼曰：“霞娘何忘旧约？”从人闻呼主妇，欲奋老拳。女急止之。启幛纱谓景曰：“负心人何颜相见？”景曰：“卿自负仆，仆何尝负卿！”女曰：“负夫人甚于负我！结发者如是，而况其他？向以祖德厚，名列桂籍，故委身相从。今以弃妻故，冥中削尔禄秩，今科亚魁王昌，即替汝名者也。我已归郑君，无劳复念。”景俛首帖耳，口不能道一词。视女子，策蹇去如飞，怅恨而已。是科，景落第，亚魁果王昌也。郑亦捷。景以是得薄倖名。四十无偶，家益替，恒趁食于亲友家。偶诣郑，郑款之，留宿焉。女窥客，见而怜之，问郑曰：“堂上客，非景庆云耶？”问所自识，曰：“未适君时，曾避难其家，亦深得其豢养。彼行虽贱，而祖德未斩，且与君

为故人，亦宜有绨袍之义。”郑然之，易其败絮，留以数日。夜分欲寝，有婢持二十余金赠景。女在窗外言曰：“此私贮，聊酬夙好，可将去，觅一良匹。幸祖德厚，尚足及子孙。无复丧检，以促余龄。”景感谢之。既归，以十余金买缙绅家婢，甚丑悍。举一子。后登两榜。郑官至吏部郎。既殁，女送葬归，启舆则虚无人矣，始知其非人也。噫！人之无良，舍其旧而新是谋，卒之卵覆而鸟亦飞，天之所报亦惨矣！

王阮亭云：“忽景忽郑，阿霞亦殊草草。”

李司鉴

李司鉴，永年举人也。于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，打死其妻李氏。地方报广平，行永年查审。李在府前，忽于肉架上夺一屠刀，奔入城隍庙，登戏台上，对神而跪。自言曰：“神责我不当听信奸人，在乡党颠倒是非，令我割耳。”遂将左耳割落，抛台下。又言：“神责我不应骗人银钱，令我剁指。”遂将左指剁去。又言：“神责我不当奸淫人妇女，使我割肾。”遂自阉，昏迷僵仆。时总督朱云门题参革衮究拟，已奉谕旨，而李已伏冥诛矣。见邸抄。

毛　狐

农子马天荣，年二十余丧偶，贫不能娶。芸田间，见少妇盛妆，践禾越陌而来，貌赤色，致亦风流。马疑其迷途，

顾四野无人，戏挑之。妇亦微纳。欲与野合。笑曰："青天白日，宁宜为此！子归，掩门相候，黄昏我当至。"马不信，妇矢之。马乃以门户向背具告之，妇乃去。夜分果至，遂相欢爱。觉其肤饥嫩甚。火之，肤赤薄如婴儿，细毛遍体，异之。又疑其踪迹无据，自念得非狐耶？遂相戏诘，妇亦自认不讳。马曰："既为仙人，自当无求不得。既蒙缱绻，宁不以数金济我贫？"妇诺之。次夜来，马索金，妇故愕曰："适忘之。"将去，马又嘱。至夜，问："所祈或未忘耶？"妇笑，请以异日。逾数日，马复索。妇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锭，约五六金，翘边细纹，雅可爱玩。马喜，深藏于棱。积半岁，偶需金，因持示人。人曰："是锡也。"以齿龁之，应口而落。马大骇，收藏而归。至夜，妇至，愤致诮让。妇笑曰："子命薄，真金不能任也。"一笑而罢。马曰："闻狐仙皆国色，殊亦不然。"妇曰："吾等皆随人现化。子且无一金之福，落雁沉鱼，何能消受？以我蠢陋，不足以奉上流，然较之大足驼背者，即国色也。"过数月，忽以三金赠马曰："子屡相索，我以子命不应有藏金。今媒聘有期，请以一妇之资相馈，亦借以赠别。"马自白无聘妇之说。妇曰："二三日当自有媒来。"马问："所言姿貌如何？"曰："子思国色，自当倾城。"马曰："此即不敢望。但三金何足聘妇？"妇曰："此月老配定，非人力也。"马问："何遽言别？"曰："戴月披星，终非了局。君自有妇，唐塞何为？"天明遂去。次日果有媒来。先诘女貌，答："在妍媸之间。"问："聘金几何？""约四五数。"马不难其价，必欲一见其人。媒恐良家子不肯炫露。既而约与俱去，相机便行。至其村，媒先往，使马候诸村外。久之，来曰："谐矣。余表亲与同院居，适往，见其女坐堂中。请即伪为谒表亲者而过

之，咫尺可相窥也。”马从去。果见女子坐室中，伏体于床，倩人爬背。马急过，掠之以目，貌诚如媒言。及议聘，并不争直，但求一二金妆女出阁。马益廉之，乃纳聘，并酬媒与书券者，计三金已尽，亦未多费一文。择吉迎女归，入门，则胸背皆驼，项缩如龟，下视裙底，莲船盈尺。始悟狐言之有因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随人现化，或狐女之自为解嘲。然其言福泽，良可深信。余每谓：非祖宗数世之修行，不可以博高官；非本身数世之修行，不可以得佳人。信因果者，必不以我言为河汉也。”

翩　翩

罗子浮，邠人。父母早亡，八九岁依叔大业。业为国子监左厢，富有金缯而无子，爱浮若己出。十四岁为匪人诱去作狭邪游。会有金陵娼，侨寓郡中，生悦而惑之。娼返金陵，生窃从遁去。居娼家半年，床头金尽，大为姊妹行齿冷。然犹未遽绝之。无何，广疮溃臭，沾染床席，遂逐而出。丐于市，市人见之，辄遥避去。自恐死异域，乞食西行，日三四十里，渐近邠界。又念败絮浓秽，无颜入里门，尚趦趄近邑间。日既暮，欲趋山寺宿。遇一女子，容貌若仙。近问：“何适？”生以实告。女曰：“我出家人居在山洞，可以下榻，颇不畏虎狼。”生喜，从去。入深山中，见一洞府。入则门横溪水，石梁架之。又数武，有石室二，光明彻照，无须灯烛。命生解悬鹑，浴于溪流，曰：“濯之疮当愈。”又开帐拂榻促

寝曰："请先眠，当为郎作裤。"乃取大叶类芭蕉，剪缀作衣。生卧视之。制无几时，折叠床头，曰："晓取着之。"乃与对榻寝。生浴后觉疮疡无苦。既醒，摸之，则痂厚结矣。诘旦，将兴，心疑蕉叶不可着，取而审视，则绿锦滑绝。少间，具餐。女取山叶呼作饼，食之，果饼；又剪作鸡鱼烹之，俱若真者。室隅一罌，贮佳酿，辄取饮之；少减，则以溪水灌益之。数日，疮痂尽脱，就女求宿。女曰："轻薄儿！甫能安身便生妄想！"生云："聊以报德。"遂同卧处，大相欢爱。一日有少妇笑入曰："翩翩小鬼头快活死矣！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？"女迎曰："花城娘子，贵趾久弗涉，今日西南风紧，吹送来也！小哥子抱得未？"曰："又一小婢子。"女笑曰："花娘子真瓦窑哉！那弗将来？"曰："方呜呜睡郤矣。"于是坐以款饮。又顾生曰："小郎君焚好香也！"生视之，女年二十有三四，绰有余妍。心好之。削果误落案下，俯地假拾果，而阴捻翘凤。花城他顾而笑，若不知者。生方恍然神夺，顿觉袍裤无温，自顾所服，悉成秋叶。几骇绝。危坐移时，渐变如故。窃幸二女之弗见也。少顷，酬酢间，又以指搔纤掌。花城坦然笑谑，殊若不觉。生突突怔忡间，衣复化叶，移时复变。由是惭颜息虑，不敢妄想。花城笑曰："尔家小郎子大不端好！若不是醋葫芦娘子，恐跳迹入云霄矣。"女亦哂曰："薄倖儿，便值得寒冻死！"相与鼓掌。花城离席曰："小婢醒，恐啼肠断矣。"女亦起曰："贪引他家男儿，不忆得小江城啼绝矣。"花城既去，生惧遗诮责；女卒晤对如平时。居无何，秋老风寒，霜零木脱。女乃收落叶蓄之御冬。顾生萧缩，乃持幞掇拾洞口白云为絮复衣，着之温暖如襦，且轻松常如新绵。逾年，生一子，极慧美。日在洞中弄儿为乐。然每念

故里，乞与同归。女曰："妾不能从。不然，君自去。"因循二三年，儿渐长，遂与花城订为姻好。生每以叔老为念。女曰："阿叔腊固高，幸复强健，无劳悬耿。待保儿婚后，去住由君。"女在洞中，辄取叶写书教儿读，儿过目即了。女曰："此儿福相，放教入尘寰，无忧至台阁。"未几，儿年十四。花城亲诣送女。女华妆至，容光照人。夫妇大悦，举家宴集。翩翩扣钗而歌曰："我有佳儿，不羡贵官。我有佳妇，不羡绮纨。今夕聚首，皆当喜欢。为君行酒，劝君加餐。"既而花城去，与儿夫妇对室居。新妇最孝，依依膝下，宛如所生。生又言归。女曰："子有俗骨，终非仙品。儿亦富贵中人，可携去，我不误儿生平。"新妇思别其母，而花城已至。儿女恋恋，涕各盈眶。两母慰之曰："暂去，可复来。"翩翩乃剪叶为驴，令三人跨之以归。大业已老归林下，意侄已死，忽携佳孙美妇归，喜如获宝。入门，各视所衣，悉成蕉叶；破之，絮蒸蒸腾起。乃并易之。后生思翩翩，偕儿往探之，则黄叶满径，洞口路迷，零涕而返。

异史氏曰："翩翩、花城，殆仙者耳。食叶衣云，何其怪也。然帏幄诽谑，狎寝生雏，亦复何殊于人世？山中十五载，全无人事之扰，亦何幸欤！而云迷洞口，无迹可寻，睹其景况，真刘、阮返棹时矣。"

黑　兽

闻李太公敬一言："某公在沈阳，宴集山巅。俯瞰山下，有虎啣物来，以爪穴地，瘗之而去。使人探所瘗，得死鹿。

乃取鹿而虚掩其穴。少间，虎导一黑兽来，毛长数寸。虎前驱，若邀尊客。既至穴，兽眈眈蹲伺。虎探穴失鹿，战伏不敢稍动。兽怒其诳，以爪击虎额，虎立毙。兽亦径去。”

异史氏曰：“兽不知何名。然闻其形，殊不大于虎，而何延颈受死，惧之如此其甚哉？凡物各有所制，理不可解。如狖最畏狨；遥见之，则百十成群，罗而跪，无敢遁者。凝睛定息，听狨至，以爪遍揣其肥瘠；肥者则以片石志颠顶。狖戴石而伏，悚若木鸡，惟恐堕落。狨揣志已，乃次第按石取食，余始哄散。余尝谓贪吏似狨，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，而裂食之；而民之戢耳听食，莫敢喘息，蚩蚩之情，亦犹是也。可哀也夫！”

余　德

武昌尹图南，有别第，尝为一秀才税居。半年来亦未尝过问。一日，遇诸其门，年最少，而容仪裘马，翩翩甚都。趋与语，即又蕴籍可爱。异之。归言于妻，妻遣婢托遗问以窥其室。室有丽姝，美艳逾于仙人；一切花石服玩，俱非耳目所经。尹不测其何如人，诣门投谒，适值他出。翌日即来答拜。展其刺呼，始知余姓德名。语次，细审官阀，言殊隐约。固诘之，则曰：“欲相还往，仆不敢自绝。应知非寇窃逋逃者，何须逼知来历。”尹谢之。遂命酒款宴，言笑甚欢。向暮，有两昆仑捉马挑灯，迎导以去。明日折柬报主人。尹至其家，见其屋壁俱用明光纸裱，洁如镜。金狻猊爇异香。一碧玉瓶，插凤尾孔雀羽各二，各长二尺余。一水晶瓶，浸粉

花一树，不知何名，亦高二尺许，垂枝覆几外；叶疏花密，含苞未吐；花状似湿蝶欲翼；蒂即如须。筵间不过八簋，而丰美异常。即命童子击鼓催花为令。鼓声既动，则瓶中花颤颤欲折；俄而蝶翅渐张；既而鼓歇，渊然一声，蒂须顿落，即为一蝶，飞落尹衣。余笑起，飞一巨觥；酒方引满，蝶亦飏去。顷之，鼓又作，两蝶飞集余冠。余笑曰："作法自弊矣。"亦引二觥。三鼓既终，花乱坠，翩翩而下，惹袖沾衿。鼓童笑来指数；尹得九筹，余四筹。尹亦薄醉，不能尽筹，强引三爵，离席亡去。由是益奇之。然其为人寡交与，每阖门居，不与国人通弔庆。尹逢人辄宣播，闻其异者，争相交欢，余门外冠盖常相望。余颇不耐，忽辞尹去。去后，尹入其家，空庭洒扫无纤尘；烛泪堆掷青阶下；窗间零帛断锦，指印宛然。惟舍后遗一小白石缸，可受石许。尹携归，贮水养金鱼。经年水清如初贮。后为傭保移石误碎之。水蓄并不倾泄。视之，缸宛在，扪之虚实。手入其中，则水随手泄；出其手则复合。冬月亦不冰。一夜忽结为晶，鱼游如故。尹畏人知，常置密室，非子婿不以示也。久之渐播，索玩者纷错于门。腊月，忽解为水，荫湿满地，鱼亦渺然。其旧缸残石犹存。忽有道士踵门求之。尹出以示。道士曰："此龙宫蓄水器也。"尹述其破而不泄之异。道士曰："此缸之魂也。"殷殷然乞得少许。问其何用，曰："以屑合药，可得永寿。"予之一片，欢谢而去。

青　梅

白下程生，性磊落不为畛畦。一日，自外归，缓其束带，觉带沉沉如有物坠。视之，无所见。宛转间，有女子从衣后出，掠发微笑，丽绝。程疑其鬼，女曰："妾非鬼，狐也。"程曰："倘得佳人，鬼且不惧，而况于狐。"遂与狎。二年生一女，小字青梅。每谓程："勿娶，我且为君生男。"程信之，遂不娶。戚友共诮姗之。程志夺，聘湖东王氏女。狐闻之怒，委女于程曰："此汝家赔钱货，生杀俱由汝。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？"出门迳去。青梅长而慧，貌韶秀酷肖其母。既而程病卒，王再醮去。青梅寄食于堂叔；叔荡无行，欲鬻以自肥。适有王进士者，方候铨于家，闻其慧，购以重金，使从女阿喜服役。喜年十四，容华绝代。见梅忻悦，与同寝处。梅亦善侯伺，能以目听，以眉语，由是一家俱爱之。邑有张生，字介寿。家窭贫，无恒产，税居王第。性纯孝，制行不苟，又笃于学。青梅偶至其家，见生据石啖糠粥；入室与生母絮语，见案上具豚蹄焉。时翁卧病，生入，抱父而私。便液污衣，翁觉之而自恨；生掩其迹，急出自濯，恐翁知。梅以此大异之，归述所见，谓女曰："吾家客非常人也。娘子不欲得良匹则已，欲得良匹，张生其人也。"女恐父厌其贫。梅曰："不然，是在娘子，如以为可，妾潜告，使求伐焉。夫人必召商之；但应之曰'诺'也，则谐矣。"女恐终贫为人所笑。梅曰："妾自谓能相天下士，必无谬误。"明日，往告张媪。媪大惊，谓其言不祥。梅曰："小姐闻公子而贤之也，妾故

窥其意以为言。冰人往，我两人袒焉，计合允遂。纵其否也，于公子何辱乎？”媪曰：“诺。”乃托侯氏卖花者往。夫人闻之而笑，以告王。王亦大笑。唤女至，述侯氏意。女未及答，青梅亟赞其贤，决其必贵。夫人又问曰：“此汝百年事，如能啜糠覈也，即为汝允之。”女俛首久之，顾壁而答曰：“贫富命也。倘命之厚，则贫无几时；而不贫者无穷期矣。或命之薄，彼锦绣王孙，其无立锥者岂少哉？是在父母。”初，王之商女也，将以博笑。及闻女言，心不乐，曰：“汝欲适张氏耶？”女不答。复问，复不答。怒曰：“贱骨子不长进！欲携筐作乞人妇，宁不羞死！”女涨红气结，含涕引去。媒亦遂奔。青梅见事不谐，欲自谋。过数日，夜诣生。生方读，惊问所来；词涉吞吐。生正色拒之。梅泣曰：“妾良家子，非淫奔者。徒以君贤，故愿自托。”生曰：“卿爱我，谓我贤也。昏夜之行，自好者不为，而谓贤者为之乎？夫始乱之而终成之，君子犹曰不可；况不能成，彼此何以自处？”梅曰：“万一能成，肯赐援拾否？”生曰：“得人如卿，又何求？但有不可如何者三，故不敢轻诺耳。”曰：“若何？”曰：“卿不能自主，则不可如何；即能自主，我父母不乐，则不可如何；即乐之，而卿之身值必重，我贫不能措，则又不可如何。卿速退，瓜李之嫌可畏也！”梅临去，又嘱曰：“君倘有意，乞共图之。”生诺。梅归，女诘所往，遂跪以自投。女怒其淫奔，将施扑责。梅泣曰：“无他。”因而实告。女叹曰：“不苟合，礼也。必告父母，孝也。不轻然诺，信也。有此三德，天必佑之，其无患贫也已。”既而曰：“子将若何？”曰：“嫁之。”女笑曰：“痴婢能自主耶？”曰：“不济，则以死继之。”女曰：“我必如所愿。”梅稽首拜之。又数日，谓女曰：“曩而

言之戏乎？抑果欲慈悲也！果尔，则尚有微情，并祈垂怜焉。”女问之，答曰：“张生不能致聘，婢子又无力以自赎，必取盈焉，嫁我犹不嫁也。”女沉吟曰：“是非我之能为力矣。夫我曰嫁，且恐不得当；而曰必无取值焉，是大人所必不允，亦余所不敢言也。”青梅闻之，泣数行下，但求怜拯。女思良久曰：“无已，我有私蓄数金，当倾囊相助。”梅拜谢，因潜告张。张母大喜，多方乞贷，共得金若干数，藏待好音。会王授曲沃宰，喜乘间告母曰：“青梅年已长，今将莅任，不如遣之。”夫人固以青梅太黠，恐导女不义，每欲嫁之，而恐女不乐也，闻女言甚喜。逾两日，有佣保妇白张氏意。王笑曰：“是只合配婢子，前言何妄也！然鬻媵高门，价当倍于曩昔。”女急进曰：“青梅侍我久，卖为妾，良不忍。”王乃传于张氏，仍以原金书券，以青梅嫔于张。入门，孝翁姑，曲折承顺，尤过于生。而操作更勤，餍糠秕不为苦。由是家中无不爱重青梅。梅又以刺绣作业，售且速，贾人候门以购，惟恐不得。得资稍可御穷。且劝生勿以内顾误读，经纪皆自任之。因主人之任，往别阿喜。喜见之，泣曰：“子得所矣，我固不如。”梅曰：“是何人之赐，敢忘之？然以为不如婢子，恐促婢子寿。”遂泣相别。王如晋，半载，夫人卒，停柩寺中。又二年，王坐行赇免，罚赎万计，渐贫不能自给，从者逃散。是时，疫疠大作，王染病卒。惟一媪从女。未几，媪又卒。女伶仃益苦。有邻妪劝之嫁，女曰：“有能为我葬双亲者，从之。”妪怜之，赠以斗米而去。半月复来，曰：“我为娘子极力，事难合矣：贫者不能为尔葬，富者又嫌子为凌夷嗣。奈何！尚有一策，但恐不能从也。”女曰：“若何？”曰：“此间有李郎，欲觅侧室，倘见姿容，即遣厚

葬，必当不惜。”女大哭曰：“我缙绅裔而为人妾耶？”妪无言而去。日仅一餐，延息待贾。居半年，益不可支。一日妪至，女泣告曰：“困顿如此，每欲自尽，犹恋恋而苟活者，徒以有双柩在。已将转沟壑，谁为收亲骨者？故思不如依汝所言也。”妪于是导李来，微窥女，大悦。即出金营葬，双椁具举。已，乃载女去，入参冢室。冢故悍妒，李初未敢言妾，但托买婢。及见女，暴怒，杖逐而出，不听入门。女被发零涕，进退无所。适有老尼过，邀与同居，女喜从之。至庵中，拜求祝发。尼不可，曰：“我观娘子，非久卧风尘者。庵中陶器脱粟，粗可自给，姑寄此以待之。时至，子自去。”居无何，市中无赖窥女美，辄打门游语为戏，尼不能制止。女号泣欲自死。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严禁，恶少始稍敛迹。后有夜穴寺壁者，尼惊呼始去。因复告吏部，捉其首恶，送郡笞责，始渐安。又年余，有贵公子过庵，见女惊绝，强尼通殷勤，又以厚赂啖尼。尼婉语之曰：“渠簪缨胄，不甘媵御。公子且归，迟迟当有以报命。”既去，女欲乳药求死。夜梦父来，疾首曰：“我不从汝志，致汝至此，悔之已晚。但缓须臾勿死，夙愿尚可复酬。”女异之。天明盥已，尼望之而惊曰：“睹子面，浊气尽消，横逆不足忧也。福且至，勿忘老身矣。”语未已，闻扣门声。女失色，意必贵家奴。尼启扉，果然。骤问所谋。尼笑语承迎，但请缓以三日。奴述主言，事若无成，俾尼自复命。尼唯唯敬应，谢令去。女大悲，又欲自尽。尼止之。女虑三日复来，无词可应。尼曰：“有老身在，斩杀自当之。”次日方晡，暴雨翻盆，忽闻数人拽门大哗。女意变作，惊怯不知所为。尼冒雨启关，见有肩舆停驻。女奴数辈，捧一丽人出，仆从烜赫，冠盖甚都。惊问

之，云："是司李内眷，暂避风雨。"导入殿中，移榻肃坐。家人妇群奔禅房，各寻休憩。入室见女，艳之，走告夫人。无何，雨息，夫人起，请窥禅室。尼引入，睹女骇绝，凝眸不瞬。女亦顾盼良久。夫人非他，盖青梅也。各失声哭，因道行踪。盖张公病故，生起复后，联捷授司李。生先奉母之任，后移诸眷口。女叹曰："今日相看，何啻霄壤！"梅笑曰："幸娘子挫折无偶，天正欲我两人完聚耳。倘非阻雨，何以有此邂逅，此中俱有鬼神，非人力也。"乃取珠冠锦衣，催女易妆。女俯首徘徊，尼从中赞助之。女虑同居其名不顺。梅曰："昔日自有定分，婢子敢忘大德！试思张郎岂负义者？"强妆之。别尼而去。抵任，母子皆喜。女拜曰："今无颜见母。"母笑慰之。因谋涓吉合卺。女曰："庵中但有一丝生路，亦不肯从夫人至此。倘念同好，得受一庐，可容蒲团足矣。"梅笑而不言。及期，抱艳妆来。女左右不知所可。俄闻鼓乐大作，女亦无以自主。梅率婢媪强衣之，挽扶而出，见生朝服而拜，女遂不觉盈盈而自拜也。梅曳入洞房，曰："虚此位以待君久矣。"又顾生曰："今夜得报恩，可好为之。"返身欲去。女捉其裙，梅笑曰："勿留我，此不能相代也。"解指脱去。青梅事女谨，莫敢当夕。而女终惭沮不自安。于是母命相呼以夫人。然梅终执婢妾礼，罔敢懈。三年，张行取入都，过尼庵，以五百金为尼寿。尼不受。固强之，乃受二百金，起大士祠，建王夫人碑。后张仕至侍郎。程夫人举二子一女，王夫人四子一女。张上书陈情，俱封夫人。

异史氏曰："天生佳丽，固将以报名贤；而世俗之王公，乃留以赠纨裤。此造物所必争也。而离离奇奇，致作合者无限经营，化工亦良苦矣。独是青夫人能识英雄于尘埃，誓嫁

之志，期以必死；曾俨然而冠裳也者，顾弃德行而求膏粱，何智出婢子下哉！”

罗刹海市

马骥，字龙媒，贾人子。美丰姿。少倜傥，喜歌舞。辄从梨园子弟，以锦帕缠头，美如好女，因复有“俊人”之号。十四岁入郡庠，即知名。父衰老，罢贾而归。谓生曰：“数卷书，饥不可煮，寒不可衣。可仍继父贾。”生由是稍稍权子母。从人浮海，为飓风引去，数昼夜至一都会。其人皆奇丑，见马至，以为妖，群哗而走。马初见其状，大惧。逾知国人之骇己也，遂反以此欺国人。遇饮食者则奔而往，人惊遁，则啜其余。久之，入山村。其间形貌亦有似人者，然襤褛如丐。马息树下，村人不敢前，但遥望之。久之，觉非噬人者，始稍稍近就之。马笑与语。其言虽异，亦半可解。马遂自陈所自。村人喜，遍告邻里，客非能搏噬者。然奇丑者望之即去，终不敢前；其来者口鼻位置，尚皆与中国同。共罗浆酒奉马。马问其相骇之故。答曰：“尝闻祖父言：西去三万六千里有中国，其人民形象率怪异。但耳食之，今始信。”问其何贫。曰：“我国所重，不在文章，而在形貌。其美之极者为上卿；次任民社；下者亦邀贵人宠，故得鼎烹以养妻子。若我辈初生时，父母皆以为不祥，往往置弃之；其不忍遽弃者，皆为宗嗣耳。”问：“此名何国？”曰：“名大罗刹国。都城在北去三十里。”马请导往一观。于是鸡鸣而兴，引与俱去。天明，始达都。都以黑石为墙，色如墨，楼阁近百

尺。然少瓦，皆覆以红石；拾其残块磨甲上，无异丹砂。时值朝退，朝中有冠盖出，村人指曰："此相国也。"视之，双耳皆背生，鼻三孔，睫毛覆目如帘。又数骑出，曰，"此大夫也。"以次各指其官职，率髯髁怪异；然位渐卑，丑亦渐杀。无何，马归，街衢人望见之，噪奔跌蹶，如逢怪物。村人百口解说，市人始敢遥立。既归，国人无大小，咸知村有异人，于是缙绅大夫，争欲一广见闻，遂令村人要马。然每至一家，阖人辄阖户，丈夫女子，窃窃自门隙中窥语。终一日无敢延见者。村人曰："此间一执戟郎，曾为先王出使异国，所阅人多，或不以子为惧。"造郎门。郎果喜，揖为上宾。视其貌如八九十岁人。目睛突出，须卷如蝟。曰："仆少年奉王命出使最多，独未尝至中华。今一百三十余岁，又得见上国人物，此不可不上闻于天子。然臣卧林下，十余年不践朝阶，早旦为君一行。"乃具饮馔，修主客礼。酒数行，出女乐十余人，更番歌舞。貌类夜叉，皆以白锦缠头，拖朱衣及地。扮唱不知何词，腔拍恢谐。主人顾而乐之，问："中国亦有此乐乎？"曰："有。"主人请拟其声，马遂击桌，为度一曲。主人喜曰："异哉！声如凤鸣龙啸，得未曾有。"翌日趋朝，荐诸国王。王忻然下诏。有二三大臣，言其状怪，恐惊圣体。王乃止。郎出告马，深为扼腕。居久之，与主人饮而醉，拔剑起舞，以煤涂面作张飞。主人以为美，曰："请客以张飞见宰相，宰相必乐用之，厚禄不难致。"马曰："嘻！游戏犹可，何能易面目图荣显？"主人固强之，马乃诺。主人设筵，邀当路者饮，令马画面以待。未几客至，呼马出见。客讶曰："异哉！何前媸而今妍也！"遂与共饮甚欢。马婆娑歌"弋阳曲"，一座无不倾倒。明日，交章荐马。

王喜，召以旌节。既见，问中国治安之道，马委曲上陈，大蒙嘉赏，赐宴离宫。酒酣，王曰："闻卿善雅乐，可使寡人得而闻乎？"马即起舞，亦效白锦缠头，作靡靡之音。王大悦，即日拜下大夫。时与私宴，恩宠殊异。久而官僚百执事，颇觉其面目之假；所至，辄见人耳语，不甚与款洽。马至是孤立，恫然不自安。遂上疏乞休致，不许；又告休沐，乃给三月假。于是乘传载金宝，复归山村。村人膝行以迎。马以金资分给旧所与交好者，欢声雷动。村人曰："吾侪小人受大夫赐，明日赴海市，当求珍玩，用报大德。"问："海市何地？"曰："海中市，四海鲛人，集货珠宝。四方十二国皆来贸易。中多神人游戏。云霞障天，波涛间作。贵人自重，不敢犯险阻，皆以金帛付我辈，代购异珍。今其期不远矣。"问所自知，曰："每见海上朱鸟往来，七日即市。"马问行期，欲同游瞩。村人劝使自贵。马曰："我顾沧海客，何畏风涛？"未几，果有踵门寄货者，遂与装资入船。船客数十人，平底高栏。十人摇橹，激水如箭。凡三日，遥见水云幌漾之中，楼阁层叠，贸迁之舟，纷集如蚁。少时，抵城下。视墙上砖，皆长与人等；敌楼高接云汉。维舟而入，见市上所陈奇珍异宝，光明射目，多人世所无。一少年乘骏马来，市人尽奔避，云是"东洋三世子"。世子过，目生曰："此非异域人。"即有前马者来诘乡籍。生揖道左，具展邦族。世子喜曰："既蒙辱临，缘分不浅！"于是授生骑，请与连辔，乃出西城。方至岛岸，所骑嘶跃入水。生大骇失声。则见海水中分，屹如壁立。俄睹宫殿，玳瑁为梁，鲂鳞作瓦，四壁晶明，鉴影炫目。下马揖入。仰见龙君在上，世子启奏："臣游市廛，得中华贤士，引见大王。"生前拜舞。龙君乃言："先生文学士，

必能衙官屈、宋。欲烦椽笔赋海市，幸无吝珠玉。”生稽首受命。授以水晶之砚，龙鬣之毫，纸光似雪，墨气如兰。生立成千余言献殿上。龙君击节曰：“先生雄才，有光水国矣！”遂集诸龙族，宴集采霞宫。酒炙数行，龙君执爵而向客曰：“寡人所怜女，未有良匹，愿累先生。先生倘有意乎？”生离席愧荷，唯唯而已。龙君顾左右语。无何，宫人数辈扶女郎出。环佩声动，鼓乐暴作，拜竟睨之，实仙人也。女拜已而去。少时酒罢，双嬛挑画灯，导生入副宫。女浓妆坐伺。珊瑚之床，饰以八宝，帐外流苏，缀明珠如斗大，衾褥皆香茵。天方曙，则雏女妖鬟，奔入满侧。生起，趋出朝谢。拜为驸马都尉。以其赋驰传诸海。诸海龙君，皆专员来贺，争折柬招驸马饮。生衣绣裳，驾青虬，呵殿而出。武士数十骑，背雕弧，荷白棓，晃耀填拥。马上弹筝，车中奏玉。三日间，遍历诸海。由是“龙婿”之名，噪于四海。宫中有玉树一株，围可合抱；木莹澈如白琉璃，中有心淡黄色，稍细于臂；叶类碧玉，厚一钱许，细碎有浓阴。常与女啸咏其下。花开满树，状类簷葡，每一瓣落，锵然作响。拾视之，如赤瑙雕镂，光明可爱。时有异鸟来鸣，毛金碧色，尾长于身，声等哀玉，恻人肺腑。生每闻辄念乡土。因谓女曰：“亡出三年，恩慈间阻，每一念及，涕膺汗背。卿能从我归乎？”女曰：“仙尘路隔，不能相依。妾亦不忍以鱼水之爱夺膝下之欢。容徐谋之。”生闻之，泣不自禁，女亦叹曰：“此势之不能两全者也！”明日，生自外归。龙君曰：“闻都尉有故土之思，诘旦趋装，可乎？”生谢曰：“逆旅孤臣，过蒙优宠，啣报之诚，结于肺腑。容暂归省，当图复聚耳。”入暮，女置酒话别。生订后会。女曰：“情缘尽矣。”生大

悲。女曰："归养双亲，见君之孝。人生聚散，百年犹旦暮耳，何用作儿女哀泣？此后妾为君贞，君为妾义，两地同心，即伉俪也，何必旦夕相守，乃谓之偕老乎？若渝此盟，婚姻不吉。倘虑中馈乏人，纳婢可耳。更有一事相嘱：自奉衣裳，似有佳娠，烦君命名。"生曰："其女耶，可名龙宫；男耶，可命福海。"女乞一物为信。生在罗刹国所得赤玉莲花一双，出以授女。女曰："三年后四月八日，君当泛舟南岛，还君体胤。"女以鱼革为囊，实以珠宝。授生曰："珍藏之，数世吃着不尽也。"天微明，王设祖帐，馈遗甚丰，生拜别出宫。女乘白羊车，送诸海涘。生上岸下马，女致声珍重，回车便去，少顷便远。海水复合，不可复见。生乃归。自浮海去，咸谓其已死。及至家，家人无不诧异。幸翁媪无恙，独妻他适，乃悟龙女"守义"之言，盖已先知也。父欲为生再婚，生不可，纳婢焉。谨志三年之期，泛舟岛中。见两儿坐浮水面，拍流嬉笑，不动亦不沉。近引之，儿哑然捉生臂，跃入怀中。其一大啼，似嗔生之不援己者。亦引上之。细审之，一男一女，貌皆婉秀。额上花冠缀玉，则赤莲在焉。背有锦囊，拆视得书云："翁姑俱无恙。忽忽三年，红尘永隔；盈盈一水，青鸟难通。结想为梦，引领成劳，茫茫蓝蔚，有恨如何也。顾念奔月嫦娥，且虚桂府；投梭织女，犹怅银河。我何人斯，而能永好？兴念及此，辄复破涕为笑。别后两月，竟得孪生。今已啁啾怀抱，颇解笑言；觅枣抓梨，不母可活。敬以还君。所贻赤玉莲花，饰冠作信。膝头抱儿时，犹妾在左右也。闻君克践旧盟，意愿斯慰。妾此生不二，之死靡他。奁中珍物，不蓄兰膏；镜里新妆，久辞粉黛。君似征人，妾作婺妇，即置而不御，亦何得谓非琴瑟

哉？独计翁姑亦既抱孙，曾未一觐新妇，揆之情理，亦属缺然。岁后阿姑奄岁，当往临穴，一尽妇职。过此以往，则'龙宫'无恙，不少把握之期；'福海'长生，或有还往之路。伏惟珍重，不尽欲言。"生反覆省书揽涕。两儿抱颈曰："归休乎！"生益恸，抚之曰："儿知家在何许？"儿亟啼，呕哑言归。生望海水茫茫，极天无际；雾鬟人渺，烟波路穷。抱儿返棹，怅然遂归。生知母寿不永，周身物悉为预具，墓中植松槚百余。逾岁，媪果亡。灵舆至殡宫，有女子缞绖临穴。众方惊顾，忽而风激雷轰，继以急雨，转瞬间已失所在。松柏新植多枯，至是皆活。福海稍长，辄思其母，忽自投入海，数日始还。龙宫以女子不得往，时掩户泣。一日昼瞑，龙女急入，止之曰："儿自成家，哭泣何为？"乃赐八尺珊瑚一树，龙脑香一帖，明珠百颗，八宝嵌金合一双，为作嫁资。生闻之突入，执手啜泣。俄顷，疾雷破屋，女已杳矣。

异史氏曰："花面逢迎，世情如鬼。嗜痂之癖，举世一辙。'小惭小好，大惭大好。'若公然带须眉以游都市，其不骇而走者盖几希矣。彼陵阳痴子，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。呜呼！显荣富贵，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！"

紫花和尚

诸城丁生，野鹤公之孙也。少年名士，沉病而死，隔夜复苏，曰："我悟道矣。"时有僧善参玄，因遣人约至，使即榻前讲"楞严"。生每听一节，都言非是，乃曰："使吾病

痊，证道何难。惟某生可愈吾疾，宜虔请之。”盖邑有某生者，精岐黄而不以术行，三聘始至，疏方下药，病良已。既归，一女子自外入曰：“我董尚书府中侍儿也。紫花和尚与妾有宿冤，今得追报，若又欲活之耶？再往，祸将及汝。”言已，遂没。某惧，辞丁。丁病复作，固要之，乃以实告。丁叹曰：“孽自前生，死吾分耳。”寻卒。后询人，果曾有紫花和尚，高僧也，青州董尚书夫人尝供养家中；亦无有知其冤之所结者。

鞠乐如

鞠乐如，青州人。妻死，弃家而去。后数年，道服荷蒲团至。经宿欲去，戚族强留其衣杖。鞠托闲步至村外，室中衣杖，皆冉冉飞出，随之而去。

盗户

顺治间，滕、峄之区，十人而七盗，官不敢捕。后受抚，邑宰别之为“盗户”。凡值与良民争，则曲意左袒之，盖恐其复叛也。后讼者辄冒称盗户，而怨家则力攻其伪。每两造具陈，曲直且置不辨，而先以盗之真伪，反覆相苦，烦有司稽籍焉。适官署多狐，宰有女为所惑，聘术士来，符捉入瓶，将炽以火。狐在瓶内大呼曰：“我盗户也！”闻者无不匿笑。

异史氏曰：“今有明火劫人者，官不以为盗而以为奸；逾

墙行淫者，每不自认奸而自认盗：世局又一变矣。设今日官署有狐，亦必大呼曰'吾盗'无疑也！"

章丘漕粮徭役，以及征收火耗；小民尝数倍于绅衿，故有田者争求托焉。虽于国无伤，而实于官橐有损。邑令钟，牒请厘弊，得可。初使自首。既而奸民以此要上，数十年鬻去之产，皆诬托诡挂，以讼售主。令悉左袒之。故良懦者多丧其产。有李生亦为某甲所讼，同赴质审。甲呼之"秀才"，李厉声争辨，不居秀才之名。喧不已。令诘左右，共指为真秀才，令问："何故不承？"李曰："秀才且置高阁，待争地后再作之不晚也。"噫！以盗之名则争冒之；以秀才之名则争辞之，变异矣哉！有人投匿名状云：告状人原壤，为抗法吞产事：身以年老不能当差。有负郭田五十亩，于隐公元年，暂挂恶衿颜渊名下。今功令森严，理合自首。讵恶久假不归，霸为己有。身往理说，被伊师率恶党七十二人，毒杖交加，伤残胫股；又将身锁置陋巷，日给簞食瓢饮，囚饿几死。互乡约地证，叩乞革顶严究，俾血产归主，上告。"此可以继柳跖之告夷、齐矣。

某　乙

邑西某乙，故梁上君子也。其妻深以为惧，屡劝止之，乙遂翻然自改。居二三年，贫屡不能自堪，思欲一作冯妇而后已之。乃托贸易，就善卜者以决趋向。术者曰："东南吉。利小人，不利君子。"兆隐与心合，窃喜。遂南行抵苏、松间，日游村郭。几数月，偶入一寺，见墙隅堆石子二三枚，心知

其异，亦一石投之。径趋龛后卧。日既暮，寺中聚语，似有十余人。忽一人数石，讶其多，因共搜之，龛后得乙。问："投石者汝耶？"乙诺。诘里居姓名，乙诡对之。乃授以兵，率与俱去，至一巨第，出耎梯，争逾垣入。以乙远至，径不熟，俾伏墙外，司传递、守囊橐焉。少顷，掷一裹下；又少顷，缒一箧下。乙举箧，知有物，乃破箧以手揣取，凡沉重物悉纳一囊，负之疾走，竟取道归。由此建楼阁、买良田、为子纳粟。邑匾其门曰"善士"。后大案发，群冠悉获，惟乙无名籍，莫可查诘，得免。事寝既久，乙醉后时自述之。

曹有大寇某，得重资归，肆然安寝。有二三小盗，逾垣入，捉之，索金。某不与；灼箠并施，罄所有，乃去。某向人曰："吾不知炮烙之苦如此！"遂深恨盗，投充马捕，捕邑寇殆尽。获曩寇，亦以所施者施之。

卷 八

田七郎

武承休，辽阳人；喜交游，所与皆知名士。夜梦一人告之曰："子交游遍海内，皆滥交耳。惟一人可共患难，何反不识？"问："何人？"曰："田七郎。"醒而异之。诘朝，见所与游，辄问田七郎。客或识为东村业猎者。武敬诣诸其家，以马箠挝门。未几，一人出，年二十余，躯目蜂腰，着腻帢，衣皂犊鼻，多白补缀；拱手于额而问所自。武展姓字，且托途中不快，借庐憩息。问田七郎，答曰："即我是也。"遂延客入。见破屋数椽，木岐支壁。入一小室，虎皮狼蜕，悬布楹间，更无杌榻可坐。七郎就地设皋比焉。武与语，言词朴质，大悦之。遽贻金作生计，七郎不受。固与之，七郎受以白母；俄顷，将还，固辞不受。武强之再四。母龙钟而至，厉声曰："老身止此子，不欲令事贵客。"武惭而退；归途展转，不解其意。适从人于舍后闻母言，因以告武。先是：七郎持金告母。母曰："我适睹公子有晦纹，必罹奇祸。闻之：'受人知者分人忧，受人恩者急人难。富人报人以财，贫人报人以义。'无故而得重赂，不祥。恐将取死报于子矣。"武闻之，深叹母贤。然益倾慕七郎。翌日，设筵招之。辞不至。武登其堂，坐而索饮。七郎自行酒，陈鹿脯，殊尽情礼。越

日，武邀酬之，乃至。款洽甚欢。赠以金，复不受。武托购虎皮，乃受之。归视所蓄，计不足偿，思再猎而后献之。入山三日，猎无所获。无何，会妻病，守视汤药，不遑操业。浃旬，妻奄忽以死。为营葬具，所受金稍稍耗去。武亲临唁送，礼仪优渥。既葬，负弩山林，益思所以报武，而迄无所得。武探得其故，辄劝勿急。切望七郎姑一临存；而七郎终以负责为憾，不肯至。武因先索旧藏，以速其来。七郎检视故革，则蠹蚀殃败，毛尽脱。懊丧益甚。武知之，驰行其庭，极意慰解之。又视败革曰："此亦复佳，仆所欲得，原不以毛。"遂轴鞟出，兼邀同往。七郎不可。乃自归。七郎念终不足以报武，裹粮入山，凡数夜，忽得一虎，全而馈之。武喜，治具，请三日留。七郎辞之坚。武键庭户，使不得出。宾客见七郎朴陋，窃谓公子妄交。而武周旋七郎，殊异诸客。为易新服，却不受；乘其寐而潜易之，不得已而受焉。既去，七郎奉母命返新衣，索其敝缀。武笑曰："归语老姥，故衣已拆作履衬矣。"自是，七郎日以兔鹿相贻。招之，即不复至。武一日诣七郎，值出猎未返。媪出，倚闾而语曰："再勿引致吾儿。大不怀好意。"武敬礼之，惭而退。半年许，家人忽白："七郎为争猎豹，殴死人命，捉将官里去。"武大惊，驰视之，已械收在狱。见武无言，但云："此后烦恤老母。"武惨然出，急以重金赂邑宰，又以百金赂仇主。月余无事，释七郎归。母慨然曰："子发肤受之武公子，非老身所得而爱惜者矣。但祝公子终百年无灾患，即儿福也。"七郎欲诣谢武。母曰："往则往耳，见武公子勿谢也。小恩可谢，大恩不可谢。"七郎见武，武温言慰藉。七郎唯唯。家人咸怪其疏。武喜其诚笃，厚遇之。由是，恒数日留公子家，馈遗辄

受，不复辞，亦不言报。会武初度，宾从繁多，夜舍屡满。武偕七郎卧斗室中，三仆即床下藉蒻藁。二更向尽，诸仆皆睡去，两人犹刺刺语。七郎佩刀挂壁间，忽自腾出匣数寸许，铮铮作响，光闪烁如电。武惊起。七郎亦起，问："床下何人？"武答皆廝仆。七郎曰："此中必有恶人。"武问故。七郎曰："此刀购诸异国，杀人未尝濡缕，今佩三世矣；决首至千计，尚如新发于硎；见恶人则鸣跃。当去杀人不远矣。公子当亲君子，远小人，或万一可免。"武颔之。七郎终不悦，辗转床席。武曰："灾、祥，数耳，何忧之深？"七郎曰："我诸无恐怖，徒以有老母在。"武曰："何遽至此？"七郎曰："无则便佳。"盖床下三人：一为林儿，是老弥子，能得主人欢；一童仆，年十二三，武所常役者；一李应，最拗拙，每因细事与公子裂眼争，武恒怒之。当夜默念，疑必此人。诘旦，唤至，善言绝令去。武长子绅，娶王氏。一日，武出，留林儿居守。斋中菊花方灿。新妇意翁出，斋庭当寂，自诣摘菊。林儿突出勾戏。妇欲遁，林儿强携入室。妇啼拒，色变声嘶。绅奔入，林儿方释手逃去。武归，闻之，怒；觅林儿，竟已不知所之。过二三日，始知其投身于某御史家。某官都中，家务尽委决于弟。武以同袍意，致书索林儿，某弟竟置不发。武益恚，质词邑宰。勾牒虽出，而隶不捕，官亦不问。武方忿怒，适七郎至。武曰："君言验矣。"因与告诉。七郎颜色惨变，终无一语。即迳去。武嘱干仆逻察林儿。林儿夜归，为逻者所获，执见武。武掠楚之。林儿语侵武。武叔恒，故长者，恐侄暴怒致祸，劝不如治以官法。武从之，絷赴公庭。而御史家刺书邮至，宰释林儿，付纪纲以去。林儿意益肆，倡言丛众中，诬主人妇与私。武无

奈之何，忿塞欲死。驰登御史门，俯仰叫骂。里舍劝慰令归。逾夜，忽有家人白："林儿被人脔割，抛尸横野间。"武惊喜，意气稍舒。俄闻御史家讼其叔侄，遂偕叔赴质。宰不听辨，欲笞恒。武抗声曰："杀人莫须有！至辱詈缙绅，则生实为之，无与叔事。"宰置不闻。武裂眥欲上，群役禁捽之。操杖隶皆绅家走狗，恒又老髦，签数未半，奄然已死。宰见恒毙，亦不复究。武号且骂，宰亦若弗闻也者。遂舁叔归。哀愤无所为计，思欲得七郎谋，而七郎更不一弔问。窃自念待七郎不薄，何遽如行路人？亦疑杀林儿者必七郎。转念：果尔，胡得不谋？于是使人探诸其家。至则扃镝寂然，邻人并不知耗。一日，某弟方在内廨，与宰关说。值晨进薪水，忽一樵人至前，释担，抽利刃，直奔之。某惶急，以手格刃。刃落断腕；又一刀，始决其首。宰大惊，窜去。樵人犹张惶四顾。诸役隶急阖署门，操杖疾呼。樵人乃自刭死。纷纷集认，识者知为田七郎。宰惊定，始出复验。见七郎僵卧血泊中，手犹握刃。方停足审视，尸忽崛然跃起，竟决宰首，已而复踣。衙官捕其母子，则亡去已数日矣。武闻七郎死，驰哭尽哀。咸谓其主使七郎。武破产鬻缘当路，始得免。七郎尸弃原野三十余日，禽犬环守之，武取之厚葬焉。其子流寓于登，变姓为佟，起行伍，以功至同知将军，归辽，武已八十余，乃指示其父墓焉。

异史氏曰："一钱不轻受，正其一饭不忘者也。贤哉母乎！七郎愤未尽雪，死犹伸之，抑何其神！使荆卿能尔，则千载无遗恨矣。苟有其人，亦可以补天网之漏；世道茫茫，恨七郎少也。悲夫！"

保　住

吴藩未叛时，尝谕将士：有独力能擒一虎者，优以廪禄，号“打虎将”。将中一人，名保住，健捷如猱。邸中建高楼，梁木初架。保住沿楼角而登，顷刻至颠；立脊檩上，疾趋而行。凡三四返，已，乃踊身跃下，直立挺然。王有爱姬善琵琶。所御琵琶，以煖玉为牙柱，抱之，一室生温。姬宝藏，非王手谕，不出示人。一夕，宴集，客请一观其异。王适惰，期以异日。时住在侧，曰：“不奉王命，臣能取之。”王使人驰告府中，内外戒备，然后遣之。住逾数十重垣，始达姬院。见灯辉室中，而门扃锢不得入。廊下有鹦鹉，宿架上。住乃作猫子叫；既而学鹦鹉鸣，疾呼：“猫来！”摆扑之声且急。闻姬云：“绿奴可急视，鹦鹉被扑杀矣！”住隐身暗处。俄一女子挑灯出，身甫离门，住已塞入。见姬守琵琶在几上，径携趋出。姬愕呼：“寇至！”防者尽起。见保住抱琵琶走，逐之不及；攒矢如雨，皆莫能中。住跃登树上。墙下故有大槐三十余章，住穿树行杪，如鸟移枝；树尽登屋，屋尽登楼；飞奔殿阁，不啻翅翎。瞥然间不知所在。客方饮，住抱琵琶飞落筵前，门扃如故，鸡犬无声。

公孙九娘

于七一案，连坐被诛者，栖霞、莱阳两县最多。一日俘

数百人，尽戮于演武场中。碧血满地，白骨撑天。上官慈悲，捐给棺木，济城工肆，材木一空。以故伏刑东鬼，多葬南郊。甲寅间，有莱阳生至稷下，有亲友二三人亦在诛数。因市楮帛，酬奠蓁墟间，就税舍于下院之僧。明日，入城营干，日暮未归。忽一少年造室来访；见生不在，脱帽登床，著履仰卧。仆人问其谁何，合眸不对。既而生归，见暮色朦胧，不甚可辨；自诣床下问之。瞠目曰："我候汝主人。絮絮逼问，我岂暴客耶！"生笑曰："主人在此。"少年急起著冠，揖而坐，极道寒暄。听其音，似曾相识。急呼灯至，则同邑朱生，亦死于于七之难者，大骇，却走。朱曳之云："仆与君文字交，何寡于情？我虽鬼，故人之念，耿耿不去心。今有所渎，愿勿以异物遂猜薄之。"生乃坐，请所命。曰："令甥女寡居无偶，仆欲得以主中馈；屡通媒妁，辄以无尊长之命为辞。幸无惜齿牙余惠。"先是，生有甥女早失恃，遗生鞠养。十五岁始归其家。俘至济南，闻父被刑，惊恸而卒。生曰："渠自有父，何我之求？"朱曰："其父为犹子启椟去，今不在此。"问："甥女向依阿谁？"曰："与邻媪同居。"生虑生人不能作鬼媒。朱曰："如蒙金诺，还屈玉趾。"遂起握生手。生固辞，问："何之？"曰："第行。"生勉从与去。北行里许，有大村落，约数十百家。至一宅第，朱以指弹扉，即有媪出。豁开二扉，问朱："何为？"曰："烦达娘子，阿舅至。"媪旋返，须臾，复出，邀生入；顾朱曰："两椽茅舍子，太隘。劳公子门外少坐候。"生从媪入，见半亩荒庭，列小室二。甥女迎门啜泣，生亦泣。室中灯火荧然。女貌秀洁如生时，凝目含涕，遍问妗姨。生曰："俱各无恙，但荆人物故矣。"女复呜咽曰："儿少受妗母抚育，尚无寸报，不图先葬沟渎，殊为

恨恨。旧年伯伯家大哥迁父去，置儿不一念，数百里外，伶仃如秋燕。舅不以沉魂可弃，又蒙赐金帛，儿已得之矣。”生乃以朱言告女。女俛首无语。媪曰：“朱公子曩托杨姥三五返。老身谓是大好。小娘子不肯自草草。得舅为政，方可意慊。”言次，一十七八女郎，从一青衣遽掩入。瞥见生，转身欲遁。女牵其裾曰：“勿须尔，此阿舅，非他人。”生揖之。女郎亦欸衽。甥曰：“九娘，栖霞公孙氏。阿爹故家子，今亦‘穷波斯’，落落不称意。旦晚与儿往还。”生睨之，笑弯秋月，羞晕朝霞，实天人也。曰：“可知是大家。蜗庐人那如此娟好！”甥笑曰：“且是女学士，诗词俱大高作。儿稍得指教。”九娘微哂曰：“小婢无端败坏人，教阿舅齿冷也。”甥又笑曰：“舅断弦未续，若个小娘子，颇能快意否？”九娘笑奔出，曰：“婢子颠疯作矣。”遂去。言虽近戏，而生殊爱之。甥以微察，乃曰：“九娘才貌无双，舅倘不以粪壤致猜，儿当请诸其母。”生大悦，然虑人鬼难匹。女曰：“无伤，彼与舅有夙分。”生乃出。女送之曰：“五日后，月明人静，当遣人往相迓。”生至户外，不见朱，翘首西望，月啣半规，昏黄中犹认旧径。见南面一第，朱坐门石上，起逆曰：“相待已久，寒舍即劳垂顾。”遂携手入。殷殷展谢，出金爵一、晋珠百枚，曰：“他无长物，聊代禽仪。”既而曰：“家有浊醪，但幽室之物，不足款佳宾，奈何？”生拗谢而退，朱送至中途始别。生归，僧仆集问。生隐之曰：“言鬼者妄也。适赴友人饮耳。”后五日，果见朱来。整履摇箑，意甚忻适；才至户庭，望尘即拜。少间笑曰：“君嘉礼既成，庆在今夕，便烦枉步。”生曰：“以无回音，尚未致聘，何遽成礼？”朱曰：“仆已代致之矣。”生深感荷，从与俱去，直达朱所，则甥女华妆

迎笑。生问："何时于归？"朱云："三日矣。"生乃出所赠珠，为甥助妆。女三辞乃受。谓生曰："儿以舅意白公孙老夫人，夫人作大欢喜，但言老髦，无他骨肉，不欲九娘远嫁。期今夕舅往，赘诸其家。伊家无男子，便可同郎往也。"朱乃导生去。村将尽，一第门开，二人登其堂。俄白老夫人至，有二青衣扶妪升阶。生欲展拜。夫人云："老朽龙锺，不能为礼，当即脱边幅。"指画青衣，置酒高会。朱乃唤家人另出肴俎，列置生前，亦别设一壶，为客行觞。筵中进馔，无异人世。然主人自举，殊不劝进。既而席罢，朱归。青衣导生去。入室，则九娘华妆凝待。邂逅含情，极尽欢暱。初，九娘母子原解赴都。至郡，母不勘困苦死，九娘亦自刭死。枕上追述往事，哽咽不能成眠，乃口占两绝云："昔日罗裳化作尘，空将业果恨前身。十年露冷枫林月，此夜初逢画阁春。"其二曰："白杨风雨遶孤坟，谁想阳台更作云。忽启缕金箱里看，血腥犹染旧罗裙。"生闻咏，亦大惨然。天将明，九娘促云："君宜且去，勿惊厮仆。"自此昼来宵往，嬖惑殊深。一夕，问九娘："此村何名？"曰："莱霞里。里中多两处新鬼，因以为名。"生闻之欷歔。女悲曰："千里柔魂，蓬游无底；母子零孤，言之凄恻。幸念一夕恩义，收妾骨归葬墓侧，使百世得所依栖，死且不朽。"生诺之。女曰："人鬼路殊，君亦不宜久滞。"乃以罗袜赠生，挥涕促别。生凄然而出，忉怛若丧，心怅怅不忍归。因过拍朱生门。朱白足出逆。甥亦起，云鬓龙松，惊来省问。生怊怅移时，始述九娘语。女曰："妗氏不言，儿亦夙夜图之。此非人世，久居诚非所宜。"于是相对泫澜。生亦含涕而别。叩寓归寝，辗转达旦。欲觅九娘之墓，而忘问志表。及夜复往，则千坟累累，竟迷

村落。叹恨而返。展视罗袜，着风寸断，腐如灰烬。遂治装东旋。半载不能自释。复如稷门，冀有所遇。及抵南郊，日色已晚，息驾庭树，趋诣丛葬所。但见坟兆相接，迷目榛荒，鬼火狐鸣，骇人心目。惊悼归舍，失意遨游，返辔遂东。行里许，遥见女郎独步墟墓间，神情意致怪似九娘。挥鞭就视，果九娘也。下骑与语，九娘迳走，若不相识。再逼近之，色作怒意，举袖自障。顿呼"九娘"，则烟然没矣。

异史氏曰："香草沉罗，血满胸肮；东山佩玦，泪渍泥沙。古有孝子忠臣，至死不谅于君父者。公孙九娘岂以负骸骨之托，而怨怼不释于中耶？脾膈间物，不能掬以相示，冤乎哉！"

促　织

宣德间，宫中尚促织之戏，岁征民间。此物故非西产；有华阴令欲媚上官，以一头进。试使斗而才，因责常供。令以责之里正。市中游侠儿，得佳者笼养之，昂其直，居为奇货。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，每责一头，辄倾数家之产。邑有成名者，操童子业，久不售。为人迂讷，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，百计营谋不能脱。不终岁，薄产累尽。会征促织，成不敢敛户口，而又无所赔偿，忧闷欲死。妻曰："死何裨益？不如自行搜觅，冀有万一之得。"成然之，早出暮归，提竹筒铜丝笼，于败堵丛草处，探石发穴，靡计不施，迄无济。即捕得三两头，又陋劣，不中于款。宰严限追比，旬余，杖至百，两股间脓血流漓，并虫亦不能行捉矣。转侧床头，惟思自尽。

时村中来一驼背巫，能以神卜。成妻具资诣问。见红女白婆填塞门户。入其舍，则密室垂帘，帘外设香几，问者爇香于鼎，再拜。巫从旁望空代祝，唇吻翕辟，不知何词。各各竦立以听。少间，帘内掷一纸出，即道人意中事，无毫发爽。成妻纳纸钱案上，焚拜如前人。食顷，帘动，片纸抛落。拾视之，非字而画。中绘殿阁类兰若；后小山下，怪石乱卧，针针丛棘，青麻头伏焉；旁一蟆，若将跳舞。展玩不可晓。然睹促织，隐中胸怀。摺藏之，归以示成。成反复自念：得勿教我猎虫所也？细展景状，与村东大佛阁真逼似。乃强起，扶杖执图诣寺后。有古陵蔚起。循陵而走，见蹲石嶙嶙，俨然类画。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，似寻针芥。而心目耳力俱穷，绝无踪响。冥搜未已，一癞头蟆猝然跃去。成益愕，急逐趁之。蟆入草间。蹑迹披求，见有虫伏棘根；遽扑之，入石穴中。拨以尖草，不出；以筒水灌之，始出，状极俊健。逐而得之，审视，巨身修尾，青项金翅。大喜，笼归；举家庆贺，虽连城拱璧不啻也。土于盆而养之，蟹白、栗黄，备极护爱。留待限期，以塞官责。成有子九岁，窥父不在，窃发盆。虫跃踯迳出，迅不可捉；及扑入手，已股落腹裂，斯须就毙。儿惧，啼告母。母闻之，面色灰死，大骂曰："孽根，死期至矣！而翁归，自与汝覆算耳！"儿涕而出。未几，成归，闻妻言，如被冰雪；怒索儿，儿渺然不知所往。既得尸于井，因而化怒为悲，抢呼欲绝。夫妻向隅，茅舍无烟，相对默然，无复聊赖。日将暮，取儿藁葬。近抚之，气息啜然，喜置榻上，半夜复苏。夫妻心稍慰。但蟋蟀笼虚，顾之，则气断声吞。亦不敢复究儿。自昏达曙，目不交睫。东曦既驾，僵卧长愁。忽闻门外虫鸣，惊起觇视，虫宛然尚在。喜而捕

之，一鸣辄跃去，行且速。覆之以掌，虚若无物；手才举，则又超忽而跃；急趁之，折过墙隅，迷其所往。徘徊四顾，见虫伏壁上。审谛之，短小，黑赤色，顿非前物。成以其小，劣之；惟徬徨瞻顾，寻所逐者。壁上小虫，忽跃落襟袖间。视之，形如土狗，梅花翅，方首，长胫，意似良。喜而收之。将献公堂，惴惴恐不当意，思试之斗以觇之。村中少年好事者，驯养一虫，自名"蟹壳青"，日与子弟角，无不胜；欲居之以为利；而高其直，亦无售者。迳造庐访成。视成所蓄，掩口胡卢而笑。因出己虫，纳比笼中。成视之，庞然修伟；自增惭怍，不敢与较。少年固强之。顾念蓄劣物，终无所用，不如拚博一笑。因合纳斗盆。小虫伏不动，蠢若木鸡，少年又大笑。试以猪鬣毛撩拨虫须，仍不动。少年又笑。屡撩之，虫暴怒，直奔。遂相腾击，振奋作声。俄见小虫跃起，张尾伸须，直龁敌领。少年大骇，解令休止。虫翘然矜鸣，似报主知。成大喜。方共瞻玩，一鸡瞥来，迳进以啄。成骇立，愕呼。幸啄不中，虫跃去尺有咫。鸡健进，逐逼之。虫已在爪下矣。成仓猝莫知所救，顿足失色。旋见鸡伸颈摆扑；临视，则虫集冠上，力叮不释。成益惊喜，掇置笼中。翌日进宰。宰见其小，怒诃成。成述其异。宰不信。试与他虫斗，虫尽靡。又试之鸡，果如成言，乃赏成。献诸抚军，抚军大悦。以金笼进上，细疏其能。既入宫中，举天下所贡蝴蝶、螳螂、油利挞、青丝额……一切异状，遍试之，无出其右者。每闻琴瑟之声，则应节而舞。益奇之。上大嘉悦，诏赐抚臣名马衣缎。抚军不忘所自，无何，宰以卓异闻。宰悦，免成役。又嘱学使，俾入邑庠。由此以善养虫名，屡得抚军殊宠。不数岁，田百顷，楼阁万椽，牛羊蹄躈各千计。一出门，裘

马过世家焉。

异史氏曰："天子偶用一物，未必不过此已忘。奉行者即为定例。加之官贪吏虐，民日贴妇卖儿，更无休止。故天子一跬步，皆关民命，不可忽也。独是成氏子以蠹贫，以促织富，裘马扬扬，过于世家。当其为里正、受扑责时，岂意至此哉！天将以酬长厚之德，遂使抚臣、令尹并受促织恩荫。闻之，一人飞升，仙及鸡犬。信夫！"

王阮亭云："宣德治世，宣宗令主，其台阁大臣，又三杨、蹇、夏诸君子，顾以草虫纤物殃民至此耶？惜哉！抑传闻异辞耶？"

柳秀才

明季，蝗生青兖间，渐集于沂。沂令忧之；退卧署幕，梦一秀才来谒。峨冠绿衣，状貌修伟；自言御蝗有策。询之，答云："明日，西南道上，有妇跨碩腹牝驴子，即蝗神也。哀之可免。"令异之。诘旦，治具出邑南。伺良久，果有妇高髻褐帔，独控老苍卫，缓蹇北度。令即燕香，捧卮酒，迓拜道左，捉驴不令去。妇问："大夫将何为？"令便哀恳："区区小治，幸悯脱蝗口。"妇曰："可恨柳秀才饶舌，泄我机密。当即以其身受，不损禾稼可耳。"乃尽卮，瞥不复见。后，蝗来，飞蔽天日；然不落禾田，但集杨柳，过处，柳叶都尽。方悟秀才柳神也。或云"是宰官忧民所感"，诚然哉！

王阮亭云："柳秀才有大功德于沂。沂虽百世祀可也。"

水　灾

康熙二十一年，苦旱，自春徂夏，赤地无青草。六月十三日，小雨，始有种菽者。十八日，大雨沾足，乃种豆。一日，石门庄有老叟暮见二牛到山上，谓村人曰："大水将至矣。宜携家播迁。"村人共笑之。无何，雨暴注，彻夜不止；平地水深数尺，居庐尽没。一农人弃其两儿，与妻扶老母奔避高埠。下视村中，已为泽国，并不复念及儿矣。及水落归家，见一村尽成丘墟。入门视之，则一屋仅存；两儿并坐床头，嬉笑无恙。咸谓夫妻之孝报云。此六月二十二日事。

康熙三十四年，平阳地震。人民死者十之七八，城郭尽墟。惟东郭仅存一舍，则王孝子家也。茫茫大劫中，惟孝嗣无恙，谁谓天公无皂白耶？

诸城某甲

学师孙景夏先生言：其邑中某甲者，值流寇之乱被杀，首垂胸前。寇退，家人得尸。将舁葬之，闻其气缕缕然。审视之，咽不断者盈指。遂扶其头，荷之以归。经一昼夜始呻，以匕箸稍稍哺饮食，半年竟愈。又十余年，与二三人聚谈；或作一解颐语，众为哄堂，甲亦鼓掌。一俯仰间，刀痕暴裂，头堕血流，而气绝矣。甲父将讼笑者，众敛金赂之，又葬甲，乃解。

异史氏曰："一笑头落，此千古第一大笑也。颈连一线而不死，直待十年后成一笑狱，岂非二三邻人负债前生耶！"

库　官

邹平张华东，奉旨祭南岳。道出江淮间，将宿驿亭。前驱白："驿中有怪异，宿之，必致纷纭。"公弗听。宵分，冠剑而坐。俄闻靴声入，则一颁白叟，皂纱黑带。怪而问之。叟稽首曰："我库官也，为大人典藏有日矣。幸节钺遥临，下官释此重负。"问："库存几何？"答云："二万三千五百金。"公虑多金累缀，约归时盘验。叟唯唯而退。张至南中，馈遗颇丰。及还宿驿亭，叟复出谒。及问库物，曰："已拨辽东军饷矣。"深讶前后之乖。叟曰："人世禄命，皆有额数，锱铢不能增损。大人此行，应得之数已得矣，又何求？"言已竟去。张乃计其所获，与所言库数适相吻合。方叹饮啄有定，不可以妄求也。

酆都御史

酆都县外有洞，深不可测。相传阎王署其中，一切狱具，皆借人工。桎梏朽败，辄掷洞口；邑宰即以新者易之，经宿失所在。供应度支，载之经制。明有御史行台华公，按及酆都，闻其说，不以为信，欲入洞以决其惑。人辄言不可，公弗听。秉烛而入，以二役从，深抵里许，烛暴灭。视之，阶

道阔朗，有广殿十余间；列坐尊官，袍笏俨然；唯东首虚一座。尊官见公至，降阶而迎，笑问曰："至矣乎？别来无恙否？"公问："此何处所？"尊官曰："此冥府也。"公愕然，告退。尊官指虚座云："此为君座，那可复还！"公益惧，固请宽宥。尊官曰："定数何可逃也！"遂检一卷示公。上注云：某月日，某以肉身归阴。公览之，战慄如濯冰水；念母老子幼，泫然流涕。俄有金甲神入，捧黄帛书至。群拜舞启读已，乃贺曰："君有还阳之机矣。"公喜致问。曰："适接帝诏，大赦幽冥。可为君委折原例耳。"乃示公途而出。数武之外，冥黑如漆，不辨行路。公甚窘苦。忽一神将，轩然而入，赤面长髯，光射数尺。公迎拜而哀之。神将曰："诵佛经可出。"言已而去。公自计：经咒多不记忆，惟金刚经颇曾习之。遂乃合掌而诵，顿觉一线光明映照前路。忽有遗忘之句，则目前顿黑。定想移时，复诵复明，乃始得出。其二从人，则不可知矣。

王阮亭云："阎罗天子庙，在酆都南门外平都山上。旁即王方平洞，无他异。但山半有九蟒御史庙，神象狞恶，事亦荒唐。"

狐　谐

万福，字子祥，博兴人。幼业儒。家少有，而运殊蹇；行年二十有奇，尚不能掇一芹。乡中浇俗，多报富户役长。长厚者每至破其家。万适报充役，惧而逃。如济南，税居逆旅。夜有奔女，颜色颇丽。万悦而私之。请其姓氏。女自言："实

狐，但不为君祟耳。”万喜而不疑。女嘱勿与客共寝处。凡日用所需，无不仰给于狐。居无何，二三相识辄来造访，恒信宿不去。万厌之，而不便拒；不得已，以实告客。客愿一睹仙容。万白于狐。狐谓客曰：“见我何为哉？我亦犹人耳。”闻其声，历历在目前，四顾，即又不见。客有孙得言者，善诽谑，固请见，且谓：“得听娇音，魂魄飞越。何吝容华，徒使闻声相思？”狐笑曰：“贤孙子欲为高曾祖母作行乐图耶？”诸客俱笑。狐曰：“我为狐，请与客言狐典。愿闻否？”众唯唯。狐曰：“昔某村旅舍故多狐，辄出祟行客。客知之，相戒不宿其舍。半年，门户萧索。主人大忧，甚讳言狐。忽有一远方客，自言异国人，望门休止。主人大悦。甫邀入门，即有途人阴告曰：‘是家有狐。’客惧，白主人欲他徙。主人力白其妄，客乃止。入室方卧，见群鼠出于床下，客大骇，骤奔，急呼：‘有狐！’主人惊问。客怨曰：‘狐巢于此，何诳我言无？’主人又问：‘所见何状？’客曰：‘我适所见，细细幺幺。不是狐儿，必当是狐孙子。’”言罢，坐客为之粲然。孙曰：“既不赐见，我辈宜留宿，勿去！阻其阳台。”狐笑曰：“寄宿无妨，倘有小忤犯，幸无滞怀。”众恐其恶作剧，乃共散去。然数日必一来，索狐笑骂。狐谐甚，每一语即颠倒宾客，滑稽者不能屈也。群戏呼为“狐娘子”。一日，置酒高会，万居主人位；孙与二客分左右坐；上设一榻屈狐。狐辞不善酒。咸请坐谈，许之。酒数行，众掷骰为瓜蔓之令。一客值瓜色，当饮。戏以觥移上座曰：“狐娘子大清醒，暂借一觞。”狐笑曰：“我固不饮，愿陈一典，以佐诸公饮。”孙掩耳，不乐闻。客皆言曰：“骂人者，当罚。”狐笑曰：“我骂狐，何如？”众曰：“可。”于是倾耳共听。狐曰：“昔一大臣，出使

红毛国。著狐腋冠见国王。王见而异之，问：‘何皮？毛深温厚乃尔。’大臣以狐对。王言：‘此物，生平所未曾得闻。狐字字画何等？’使臣书空而奏曰：‘右边是一大瓜，左边是一小犬。’”主人又复哄堂。二客陈氏兄弟，一名所见，一名所闻，见孙大窘，乃曰：“雄狐何在？而纵雌狐流毒若此！”狐曰：“适一典，谈犹未终，遂为群吠所乱，请终之。国王见使臣乘骡，甚异之。使臣告曰：‘此马之所生。’又大异之。使臣曰：‘中国马生骡，骡生驹驹。’王细问其状。使臣曰：‘马生骡，是臣所见。骡生驹驹，是臣所闻。”举坐又大笑。众知不敌，乃相约：后有开谑端者，罚作东道主。顷之，酒酣。孙戏谓万曰：“有一联，请君属之。”万曰：“何如？”孙曰：“妓者出门访情人。来时万福，去时万福。”合座属思，不能对。狐笑曰：“我有之矣！”众共听之。曰：“龙王下诏求直谏，鳖也得言，龟也得言。”四座无不绝倒。孙大恚曰：“适与尔盟，何复犯戒？”狐笑曰：“罪诚在我。但非此不能确对耳。明旦设席，以赎吾过。”相笑而罢。狐之诙谐，不可殚述。居数月，与万偕归。及博兴界，告万曰：“我此处有葭莩亲，往来久梗，不可不一讯。日且暮，与君同寄宿，待旦而行可也。”万询其处。指言：“不远。”万疑前此故无村落，姑从之。行二里许，果见一庄，生平所未历。狐即叩关，一苍头出应门。入，则重楼叠阁，宛然世家。俄见主人，有翁媪揖万而坐。列筵丰盛，待万以姻娅礼。遂宿焉。狐早起，谓万曰：“我遽偕君归，恐骇闻听。君宜先往，我将继至。”万从其言。先至，预白于家人。未几，狐至。与万言笑，人尽闻之，而不见其人。踰年，万复有事于济，狐又与俱。忽有数人来，狐从与语，备极寒暄。乃谓万曰：“我本陕中人，与君有夙因，

遂从尔许时。今我兄弟至矣，将从以归，不能周事。”留之不可，竟去。

王阮亭云：“此狐辨而黠，当是东方曼倩一流，又即妙绝解人颐。”

雨　钱

滨州一秀才，读书斋中。有款门者。启视，则皤然一翁，形貌甚古。延之入，请问姓氏。翁自言：“养真，姓胡，实乃狐仙。慕君高雅，愿共晨夕。”秀才故旷达，亦不为怪，遂与评驳今古。翁殊博洽，镂花雕缋，粲于牙齿；时抽经义，则名理湛深，尤觉非意所及。秀才敬服，留之甚久。一日，密祈翁曰：“君爱我良厚，顾我贫若此，君但一举手，金钱宜可立致。何不少为周给？”翁默然，似不以为可。少间，笑曰：“此大易事。但须得十数钱作母。”秀才如其请。翁乃与共入密室中，禹步作咒。俄顷，钱有数十百万，从梁间锵锵而下，势如骤雨，转瞬没膝；拔足而立，又没踝。广丈之舍，约深三四尺许。乃顾语秀才：“颇厌君意否？”曰：“足矣。”翁一挥，钱即划然而止。乃相与扃户出。秀才窃喜，自谓暴富。顷之，入室取用，则阿堵物皆为乌有，惟母钱十余文，寥寥尚在。秀才大失所望；盛气向翁，颇怼其诳。翁怒曰：“我本与君文字交，不谋与君作贼！欲如君意，只合寻梁上君子交好耳。老夫不能承命！”遂拂衣去。

妾杖击贼

益都西鄙之贵家某者，富有巨金。蓄一妾，颇婉丽。而冢室凌折之，鞭挞横施。妾奉事之惟谨。某甚怜之，往往私语慰抚。妾殊未尝有怨言。一夜，数贼踰墙入，撞其扉几坏。某与妻惶遽丧魄，摇颤不知所为。妾起，默无声息；暗摸屋中，得挑水木杖一条；拔关遽出。群贼乱如蓬麻。妾舞杖动，风鸣钩响，击四五人仆地。贼尽靡，骇愕，乱奔墙下，急不得上；倾跌咿哑，亡魂丧命。妾拄杖于地，顾而笑曰："此等物事，不直下手打得，亦学作贼！我不汝杀；杀嫌辱我。"悉纵之逸去。某大惊，问："何自能尔？"则妾父故枪棒教师，妾尽传其技，殆不啻百人敌也。妻尤骇甚，悔向之迷于物色。由是善颜视妾，遇之反如嫡。然妾终无纤毫失礼。邻妇或谓妾曰："嫂击贼如犬豕，顾奈何俯首受挞楚？"妾曰："是吾分耳。他何敢言！"闻者益贤之。

异史氏曰："身怀绝技，居数年而人莫之知，而卒之捍患御灾，化鹰为鸠。呜呼！射雉既获，内人展笑；握槊方胜，贵主同车。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？"

秀才驱怪

长山徐远公，故明诸生也。鼎革后，弃儒访道。稍稍学勅勒之术，远近多耳其名。某邑一钜公，具币，致诚款书，

招之以骑。徐问："召某何意？"仆辞以："不知。但嘱小人：'务屈降临'耳。"徐乃行。至，则宴馔盛设，礼遇甚恭。然终不道其致迎之旨。徐不耐，因问曰："实欲何为？幸祛疑抱。"主人辄言："无他。"但劝杯酒，言词闪烁，殊所不解。谈话之间，不觉向暮。邀徐饮园中。园构造颇佳胜，而竹树蒙翳，景物阴森，杂花丛丛，半没草莱。抵一阁，覆板上悬蛛错缀，大小上下，不可以数。酒数行，天色曛暗，命烛复饮。徐辞不胜酒。主人即罢酒呼茶。诸仆仓惶拗肴器，尽纳阁之左室几上。茶啜未半，主人托故竟去。仆人便持烛引宿左室。烛置案上，遽返身去，颇甚草草。徐疑或携襆被来伴，久之，人声殊杳。即自起扃户寝。窗外皎月，入室侵床，夜鸟秋虫，一时啾唧。心中怛然，不成梦寝。顷之，板上橐橐似踏蹴声，甚厉。俄下护梯，俄近寝门。徐骇，毛发猬立。急引被覆首，而门已豁然顿辟。徐展被角微伺之，见一物：兽首人身；毛周其体，长如马鬃，深黑色；牙粲群峰，目炯双炬；及几，伏恬器中剩肴，舌一过，连数器辄罄如扫。已而趋近榻，嗅徐被。徐骤起，翻被幂怪头，极力按之，狂喊。怪出不意，惊脱，启外户窜去。徐披衣起遁，则园门外扃，不可得出；缘墙而走，择短垣踰，则主人马厩也。厩人惊，徐告之故，即就乞宿。将旦，主人使伺徐，失所在，大骇。已而得之厩中。徐出，大恨怒曰："我不惯作驱怪术。君遣我，又秘不一言。我橐中蓄如意钩，又不送达寝所，是欲死我也。"主人谢曰："拟即相告，虑君难之。初亦不知橐有藏钩。幸宥十死。"徐终怏怏，即索骑归。自是怪亦遂绝。主人宴集园中，辄笑向客曰："我不忘徐生功也。"

异史氏曰："黄狸黑狸，得鼠者雄。此非空言也。假令翻被狂喊之后，隐其所骇惧，而公然以怪之遁为己能，天下必将谓：徐生真神人不可及。"

姊妹易嫁

掖县相国毛公，家素微；其父尝为人牧牛。时邑世族张姓者，有新阡在东山之阳。或经其侧，闻墓中叱咤声曰："若等速避去！勿久溷贵人宅！"张闻，亦未深信。既又频得梦警曰："汝家墓地，本是毛公佳城，何得久假？"由是家数不利。客劝徙葬吉。张听之，遂徙焉。一日，相国父牧出张家故墓，猝遇雨，匿身废圹中。已而雨益倾盆，潦水奔穴，崩淘灌注，遂溺以死。相国时尚孩童。母自诣张，愿乞咫尺地掩儿父。张征知其姓氏，大异之；行视溺死所，适当置棺处，又益骇；乃使就故圹窆焉，且令携若儿来。葬已，母偕儿诣张申谢。张一见辄喜，即留其家，教之读，以齿子弟行。又请以长女妻儿，母不敢应。张妻云："既已有言，奈何中改？"遂订盟焉。然此女甚薄毛家，怨惭之意，形于颜色。有人或道及，辄掩其耳。每向人曰："我死不从牧牛儿。"及亲迎，新郎入宴，彩舆在门；女掩袂向隅而哭。催之妆，不妆；劝之，亦不解。俄而新郎告行，鼓乐大作。女犹眼零雨而首飞蓬也。父止婿，自入劝女。女涕，若罔闻。怒而逼之，益哭失声。父无奈之何。又家人传白"新郎欲行"。父急出，言衣妆未竟，乞少停待。即又奔入视女，往来无停履。迁延少时，事愈急，女终无回意。父无计，周转欲自

死。其次女在侧，颇非其姊，苦逼劝之。姊怒曰："小妮子亦学人喋聒，尔何不从他去？"妹曰："阿爹原不曾以妹子属毛郎。若以妹子属毛郎，更何须姊姊劝驾耶！"父以其言慷爽，因与伊母窃议，以次易长。母即向女曰："迕逆婢不遵父母命。欲以儿代若姊，儿肯之否？"女慨然曰："父母命儿往，即乞丐不敢辞。且何以见毛家郎便终当饿殍死乎？"父母闻其言，大喜，即以姊妆妆女，仓猝登车而去。入门，夫妇雅敦逑好。然女素病赤鬙，稍稍介公意。久之，浸知易嫁之说，由是益以知己德女。居无何，公补博士弟子；应秋闱试，道经王舍人店。店主人先一夕梦神曰："明日当有毛解元来，后且脱汝于厄。"以故，晨起，专伺察东来客。及得公，甚喜，供具殊丰美，不索直。特以梦告，厚自托。公亦颇自负，私以细君发鬟鬟，虑为显者笑，富贵后念当易之。已而晓榜既揭，竟落孙山。咨嗟蹇分，懊惋丧志。心赧旧主人，不敢复由王舍，以他道归。后三年，再赴试，店主迎侯如初。公曰："尔言初不验，殊惭祗奉。"主人曰："君以阴欲易妻故，被冥司黜落。岂妖梦不足以践？"公愕而问故。盖别后复梦云云。公闻之，惕然悔惧，木立若偶。主人谓："秀才宜自爱，终当作解首。"未几，果举贤书第一人；夫人发亦寻长，云鬟委绿，转更增媚。姊适里中富室儿，意气颇自高。其夫荡惰，家渐凌夷，空舍无烟火。闻妹为孝廉妇，弥增惭怍。姊妹辄避路而行。又无何，良人卒，家益落。顷之，公又擢进士。女闻之，刻骨自恨，随忿然废身为尼。及公以宰相归，强遣女行者诣府谒问，冀有所贻。比至，夫人馈以绮縠罗绢若干匹，以金纳其中，而行者不知也。携归见师，师失所望，恚曰："与我金钱，尚可作薪米费，此等仪

物，我何须乎尔！”遂令将回。公及夫人疑之。及启示，而金俱在，方悟见却之意。发金笑曰：“汝师百余金尚不能任，焉有福泽从我老尚书也！”遂以五十金付尼去，曰：“将去，作尔师用度。多，恐福薄人难承荷也。”行者归，具以告。师哑然自叹。念生平所为，辄自颠倒，美恶避就，繄岂由人耶？后，店主以人命事逮系囹圄，公为力解，释罪。而夫人家亦时周其姊云。

异史氏曰：“张公故墓，毛氏佳城，斯已奇矣。余闻时人有‘大姨夫作小姨夫，前解元为后解元’之戏，此岂慧黠者所能较计耶？呜呼！彼苍者天，久不可问，何至毛公，其灵应如响？”

续黄粱

福建曾孝廉高捷南宫时，与二三新贵遨游郊郭。偶闻毗庐禅院寓一星者，因并骑往诣问卜。入，揖而坐。星者见其意气扬扬，稍佞谀之。曾摇箑微笑，便问：“有蟒玉分否？”星者正容，许“二十年太平宰相”。曾大悦，气益高。值小雨，乃与游侣避雨僧舍。舍中一老僧，深目高鼻，坐蒲团上，偃蹇不为礼。众一举手，登榻自话。群以宰相贺曾。曾心气殊高，便指同游曰：“某为宰相时，推张年丈作南抚；家中表为参、游；我家老苍头，亦得小千把。于愿足矣。”一座大笑。俄闻门外雨益倾注，曾倦伏榻间。忽见有二中使，赍天子手诏，召曾太师决国计。曾得意荣宠，亦乌知其非有也，疾趋入朝。天子前席，温语良久，命三品以下听其黜陟，

不必奏闻。即赐蟒服一袭，玉带一围，名马二匹。曾被服稽首以出。入家，则非旧所居第，绘栋雕榱，穷极壮丽，亦自不解何以遽至于此。捻须微呼，则应诺雷动。俄而公卿进海物，伛偻足恭者叠出其门。六卿来，倒屣而迎；侍郎辈，揖与语；下此者，颔之而已。晋抚馈女乐十人，皆是好女子。其尤者，为嫋嫋，为仙仙，二人尤蒙宠顾。科头休沐，日事声歌。一日，念微时尝得邑绅王子良周济，我今置身青云，渠尚蹉跎仕路，何不一引手？早旦一疏，荐为谏议。即奉俞旨，立行擢用。又念郭太仆曾睚眦我，即传旨给谏及侍御陈昌等，授以意旨。越日，弹章交至，奉旨削职以去。恩怨了了，颇快心意。偶出郊衢，醉人适触卤簿，即遣人缚送京尹，立毙杖下。接第连阡者，皆畏势，献沃产。自此富可埒国。无何，而嫋嫋、仙仙以次殂谢。朝夕遐想，忽忆曩年见东家女绝美，每思购充媵御，辄以绵薄违夙愿，今日幸可适志。乃使干仆数辈，强纳资于其家。俄顷，藤舆舁至，则较昔之望见时尤艳绝也。自顾生平，于愿斯足。又逾年，朝士窃窃，似有腹非之者，曾亦高心盛气，不以置怀。有龙图学士包拯上疏，其略曰："窃以曾某，原一饮赌无赖市井小人。一言之合，荣膺圣眷。父紫儿朱，恩宠为极。不思捐躯摩顶，以报万一；反恣胸肚，擅作威福。可死之罪，擢发难数！朝廷名器，居为奇货；量缺肥瘠，为价重轻。因而公卿将士，尽奔走于门下，估计贪缘，俨如负贩，仰息望尘，不可算数。或有杰士贤臣，不肯阿附，轻则置之闲散，重则褫以编氓。甚且一臂不袒，辄忤鹿马之奸；片语方干，远窜豺狼之地。朝士为之寒心，朝廷因而孤立。又且平民膏腴，任肆蚕食；良家女子，强委禽妆。沴气冤氛，暗无天日！奴仆一到，则守、令承颜；

书函一投，则司、院枉法。或有厮养之儿，瓜葛之亲，出则乘传，风行雷动。地方之供给稍迟，马上之鞭挞立至。荼毒人民，奴隶官府，扈从所临，野无青草。而某方炎炎赫赫，怙宠无悔。召对方承于阙下，蒉菲辄进于君前；委蛇才退于自公，声歌已起于后苑。声色狗马，昼夜荒淫；国计民生，罔存念虑。世上宁有此宰相乎！内外骇讹，人情汹汹，若不急加斧锧之诛，势必酿成操莽之祸。臣拯夙夜祗惧，不敢宁处，冒死列款，仰达宸听。伏乞断奸佞之头，籍贪冒之产，上回天怒，下快舆情。如果臣言虚谬，刀锯鼎镬即加臣身。”云云。曾闻之，气魄悚骇，如饮冰水。幸而皇上优容，留中不发。又继而科道九卿交章劾奏。即昔日之拜门墙、称假父者，亦反颜相向。乃奉旨籍家，充云南军。子任平阳太守，已差员前往提问。曾闻旨，方惊怛无措，旋有武士数十人，带剑操戈，直抵内寝；褫其衣冠，与妻并系。俄见数夫运资于庭，金银钱钞数百万；珠翠瑙玉数百斛；幄幕帘榻之属又数千事；以至儿襁女舄，遗坠庭阶。曾一一视之，酸心刺目。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，披发娇啼，玉容无主。悲火烧心，愤不敢言。俄楼阁仓库并已封志。立叱曾出。监者牵曳，夫妻吞声就道，求一下驷劣车少作代步，亦不可得。十里外，妻足弱欲倾跌，曾时以一手相扶引。又十余里，己亦困惫，欻见高山直插霄汉，自忖不能登越，时挽妻相对泣。而监者狞目视之，不容稍停。又顾斜日西坠，无可投止，不得已，参差蹩躠而行。比至山腰，妻力已尽，泣坐路隅。曾亦憩止，任监者叱骂。忽闻百声齐譟，有群盗各操利刃，跳踉而至。监者大骇，逸去。曾长跪，言：“孤身远谪，橐中无长物。”哀求宥免。群盗裂眦宣言：“我辈皆被害冤民，只祈得佞贼

头，他无索取！”曾怒叱曰：“我虽待罪，乃朝廷命官，贼子何敢尔！”贼怒，以巨斧挥曾头。觉头坠地作声。魂方骇疑，即有二鬼来，反接其手，驱之行。行踰数刻，入一都会。顷之，睹宫殿，殿上有丑形王者，凭几决罪福。曾前，匍匐听命。王者阅卷，才数行，即震怒曰：“此欺君误国之罪，宜置油鼎！”万鬼群和，声如雷霆。即有巨鬼捽至墀下。见鼎高七尺许，四围炽炭，鼎足皆赤。曾觳觫哀号，窜迹无路。鬼以左手抓发，右手握踝，抛置鼎中。觉块然一身，随油波而上下；皮肉焦灼，痛彻于心；沸油入口，煎烹肺腑。念欲速死，而万计不能得死。约食时，鬼方以巨叉取曾出，复伏堂下。王又检册籍，怒曰：“倚势凌人，合受刀山狱！”鬼复捽去。见一山不甚广阔，而峻峭壁立，利刃纵横，乱如密笋。先有数人胃肠刺腹于其上，呼号之声惨绝心目。鬼促曾上，曾大哭退缩。鬼以毒锥刺脑，曾负痛乞怜。鬼怒，捉曾起，望空力掷。觉身在云霄之上，晕然一落，刀交于胸，痛楚不可言状。移时，身躯重赘，刀孔渐阔；忽焉脱落，四肢蝼屈。鬼又逐以见王。王命会计生平卖爵鬻名、枉法霸产，所得金银几何。即有髯须吏持筹握算曰：“三百三十一万。”王曰：“彼既积来，还令饮去。”少间，取金钱堆阶上，如小邱陵，渐入釜中，镕以烈火。鬼使数辈，更相以杓灌其口，流颐则皮肤臭裂，入喉则脏腑腾沸。生时患此物之少，是时又患此物之多也。半日方尽。王者令押去甘州为女。行数步，见架上铁梁，围可数尺，绾一火轮，其大不知几百由旬，焰生五采，光耿云霄。鬼挞使登轮。方合眼跃登，则轮随足转，似觉倾坠，遍体生凉。开目自顾，身已婴儿，而又女也。视其父母，则悬鹑败絮，土室之中，瓢杖犹存。心知为乞人子。

日随乞儿托钵，腹辘辘然常不得一饱，着败絮，风常刺骨。十四岁，鬻于顾秀才备媵妾，衣食粗足自给。而冢妇悍甚，日以鞭箠从事，辄以赤铁烙胸乳。幸而良人颇怜爱，稍自宽慰。东邻恶少年忽踰垣来，逼与私。乃自念：前身恶孽，已被鬼责，今那可复尔！于是大声疾呼。良人与嫡妇尽起，恶少年始窜去。居无何，秀才宿诸其室。枕上喋喋，方自诉冤苦。忽震厉一声，室门大辟，有两贼持刀入，竟决秀才首，囊括衣物。但蒙首团伏被底，不敢作声。既而贼去，乃喊奔嫡室。嫡大惊，相与泣验。遂疑妾引奸夫杀良人。因以状白刺史。刺史严鞫，竟以酷刑定罪案，依律凌迟处死，系赴刑所。胸中冤气扼塞，距踊声屈，觉九幽十八狱无此黑暗也。正悲号间，闻同游者呼曰："兄梦魇耶？"曾豁然而寤，见老僧犹跏趺坐上。同侣竞相谓曰："日暮腹枵，何久酣睡？"曾乃惨淡而起。僧微笑曰："宰相之占验否？"曾亦惊异，拜而请教。僧云："修德行仁，火坑中有青莲也。山僧何知焉！"曾盛气而来，不觉丧气而返。台阁之想，由此淡焉。入山学道，不知所终。

异史氏曰："福善祸淫，天之常道。闻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，必非喜其鞠躬尽瘁可知矣。是时，方寸中宫室妻妾无所不有。然而梦固为妄，想亦非真。彼以虚作，神以幻报。黄粱将熟，此梦在所必有，当以附之邯郸之后。"

小 猎 犬

山右卫中堂为诸生时，厌冗扰，徙斋僧院。苦室中蟹虫蚊

蚤甚多，竟夜不成眠。食后偃息在床，忽一小武士，首插雉尾，身高两寸许，骑马大如蜡，臂上青韝，有鹰如蝇，自外而入。盘旋室中，行且驶。公方凝注，忽又一人入，装亦如前，腰束小弓矢，牵猎犬如巨蚁。又俄顷，步者、骑者纷纷来，以数百辈，鹰亦数百臂，犬亦数百头。有蚊蝇飞起，纵鹰腾击，尽扑杀之。猎犬登床缘壁，搜噬虱蚤，凡罅之所伏藏，嗅之无不出者。顷刻之间，决杀殆尽。公伪睡，睨之，鹰集犬窜于其身。既而一黄衣人著平天冠，如王者，登别榻，系驷苇篾间。从骑皆下，献飞献走，纷集盈侧。亦不知作何语。无何，王者登小辇。卫士仓皇，各命鞍马。万蹄攒奔，纷如撒菽；烟飞雾腾，斯须散尽。公历历在目，骇怅不知所由。蹑履外窥，渺无迹响；返身周视，都无所见。惟壁砖上遗一细犬。公急捉之，甚驯。置砚匣中，反复瞻玩。毛极细茸，项上有一小环。饲以饭颗，一嗅辄弃去。跃登床榻，寻衣缝，啮杀虮虱。旋复来伏卧。逾宿，公疑其已去；视之，则盘伏如故。公卧，则登床篑，遇虫辄嗽毙。蚊蝇无敢落者。公爱之甚于拱璧。一日，昼卧，犬潜伏身畔。公醒转侧，觉有物压于腰底，固疑是犬，急起视之，已扁而死，如纸剪成者然。然自是壁虫无噍类矣。

棋　鬼

杨州督统将军梁公，解组乡居，日携棋酒，游翔林丘间。会九日登高，与客弈。忽有一人来，逡巡局侧，耽玩不去。视之，面目寒俭，悬鹑结焉。然意态温雅，有文士风。

公礼之，乃坐，亦殊拗谦。公指棋谓曰："先生当必善此。何弗与客对垒？"其人逊谢移时始就局。局终而负，神情懊热，若不自已。又着，又负，益惭愤。酌之以酒，亦不饮，惟曳客弈。自晨至于日昃，不遑溲溺。方以一子争路，两互喋聒。其人忽离席悚立，神色惨沮，屈膝公前，稽颡祈救。公骇疑，起扶之曰："戏耳！何至是？"其人曰："祈嘱圉人，勿缚小生颈。"公又异之，问："圉人为谁？"曰："马成。"先是：公圉役马成者走无常，常十数日一入幽冥，摄牒作勾役。公以其言异，遂使人往视成，则僵卧已二日矣。公乃叱成"不得无礼"。瞥然间，其人即地而灭。公叹咤良久，乃悟其鬼。越日，马成寤。公召诘之。成曰："彼溯襄人，癖嗜弈，产荡尽。父忧之，闭置斋中。辄踰垣出，窃引空处与弈者狎。父闻，诟詈，终不可止。父愤悒，赍恨而死。阎摩王以其不德，促其年寿，罚入饿鬼狱，于今七年矣。会东狱凤楼成，下牒诸府，征文人作碑记。冥王出之狱中，使应召自赎。不意中道迁延，大愆限期。岳帝使直曹问罪于王，王怒，使小人辈罗搜之。前承主人命，故未敢以缧绁系之。"公问："今日作何状？"曰："仍付狱吏，永无生期矣。"公叹曰："癖之误人也如是夫！"

异史氏曰："见弈遂忘其死；及其死也，见弈又忘其生。非所欲有甚于生者哉？然癖嗜如此，尚未获一高着，徒令九泉下有长死不生之弈鬼也。可哀也已。"

辛十四娘

广平冯生，少轻脱，纵酒。昧爽偶行，遇一少女，着红帔，容色娟好，从小奚奴，蹑露奔波，履袜沾濡。心窃好之。薄暮醉归，道侧故有兰若，荒废已久；有女子自内出，则向丽人也。忽见生来，即转身入。阴念丽者何得在禅院中？系驴于门，往觇其异。入则断垣零落，阶上细草如毡。正徬徨间，一颁白叟出，衣帽整洁，问客何来。生曰："偶过古刹，欲一瞻仰。翁何至此？"叟曰："老夫流寓无所，暂借此安顿细小。既承宠降，有山茶，可以当酒。"乃肃生入。见殿后一院，石路光明，无复蓁莽。入其室，则帘幌床幕，香雾喷人。坐展姓字，云："蒙叟姓辛。"生乘醉遽问曰："闻有女公子未适良匹，窃不自揣，愿以镜台自献。"辛笑曰："容谋之荆人。"生即索笔为诗曰："千金觅玉杵，殷勤手自将，云英如有意，亲为捣元霜。"主人笑付左右。少间，有婢与辛耳语。辛起，慰客耐坐，乃牵幕入。隐约三数语即趋出。生意必有佳报；而辛乃坐与嗢噱，不复有他言。生不能忍，问曰："未审意旨，幸释疑抱。"辛曰："君卓荦士，倾风已久。但有私衷，所不敢言耳。"生固请之。辛曰："弱息十九人，嫁者十二，有醮命任之荆人，老夫不与焉。"生曰："小生只要得今朝领小奚奴带露行者。"辛不应。相对默然。闻房内嘤嘤膩语，生乘醉搴帘曰："伉俪既不可得，当一见颜色，以消吾憾。"内闻钩动，群立愕顾。果有红衣人，振袖倾鬟，亭亭拈带。望见生入，遍室张皇。辛怒，命数人捽生出。酒愈

涌上，倒蓁芜中。瓦石乱落如雨，幸不着体。卧移时，听驴子犹龁草路侧，乃起跨驴，踉跄而行。夜色迷闷，误入涧谷，狼奔鸱叫，竖毛寒心。踟蹰四顾，并不知为何所。遥望苍林中灯火明灭，疑必村落，竟驰投之。仰见高阁，以策挝门。内有门者曰："何处郎君，半夜来此？"生以失路告。门者曰："待达主人。"生累足鹄俟，忽闻振管辟扉，一健仆出，代生捉驴。生入，见室甚华好，堂上张灯火。少坐，有妇人出，问客姓氏。生具以告。踰刻，青衣数人，扶一老妪出，曰："郡君至。"生起立，肃身欲拜，妪止之。坐谓生曰："尔非冯云子之孙耶？"生曰："然。"妪曰："子当是我弥甥。老身钟漏并歇，残年向尽，骨肉之间，殊所乖阔。"生曰："儿少失怙，与我祖父处者，十不识一焉。素未拜省，祈便指示。"妪曰："子自知之。"生不敢复问，坐对悬想。妪曰："甥深夜何得来此？"生以胆力自矜诩，遂一一历陈所遇。妪笑曰："此大好事。况生名士，殊不玷于姻媾，野狐精何得强自高！甥勿虑，我能为若致之。"生谢唯唯。妪顾左右曰："我不知辛家女儿遂如此端好！"青衣人曰："渠有十九女，都翩翩有风格。不知官人所欲聘者行几。"生曰："年约十五余矣。"青衣曰："此是十四娘。三月间，曾从阿母寿郡君，何忘却？"妪笑曰："是非刻莲瓣为高履，实以香屑，蒙纱而步者乎？"青衣曰："是也。"妪曰："此婢大会作意弄媚巧。然果窈窕，阿甥赏鉴不谬。"即谓青衣曰："可遣小狸奴唤之来。"青衣应诺去。移时入白："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。"旋见红衣女子，望妪伏拜。妪曳之曰："即为我家甥妇，勿仍修婢子礼。"女子起，娉娉而立，红袖低垂。妪理其鬓发，捻其耳环，曰："十四娘近在闺中作么生？"女低应曰："闲来只挑绣。"回首

见生，羞缩不安。妪曰："此吾甥也。盛意与儿作姻好，何便教迷途，终夜窜溪谷？"女俯首无语。妪曰："我唤汝非他，欲为吾甥作伐耳！"女默默而已。妪命扫榻、展裀褥，即为合卺。女腆然曰："还以告之父母。"妪曰："我为汝作冰，有何舛谬？"女曰："郡君之命，父母当不敢违。然如此草草，婢子即死，不敢奉命。"妪笑曰："小女子志不可夺，真吾甥妇也。"乃拔女头上金花一朵，付生收之。命归家检历，以良辰为定。乃使青衣送女去。听远鸡已唱，遣役持驴送生出。数步外欻一回顾，则村舍已失；但见松楸浓黑，蓬颗蔽塚而已。定想移时，乃悟其处为薛尚书墓。薛固生祖母弟，故相呼以甥。心知遇鬼，然亦不知十四娘何人。咨嗟而归。漫检历以待之，而心恐鬼约难恃。再往兰若，则殿宇荒凉。问之居人，则言寺中往往见狐狸云。阴念若得丽人，狐亦自佳。至日，除舍扫途，更仆眺望，夜半犹寂，生已无望。顷之，门外哗然。屣履出窥，则绣帻已驻于庭，双鬟扶女坐青庐中。妆奁亦无长物，惟一长鬣奴扛一扑满，大如瓮，息肩置堂隅。生喜得丽偶，并不疑其异类。问女曰："一死鬼，卿家何贴服之甚？"女曰："薛尚书今作五都巡环使，数百里鬼狐，皆备扈从。故归时常少。"生不忘蹇修，翌日，往祭其墓。归见二青衣，持贝锦为贺，竟委几上而去。生以告女。女视之曰："此郡君物也。"邑有楚银台之公子，少与生共笔砚，颇相狎。闻生得狐妇，馈遗为馋，即登堂称觞。越数日，又折柬来招饮。女闻，谓生曰："曩公子来，我穴壁窥之，其人猿睛而鹰隼，不可与久居也。宜勿往。"生诺之。翌日，公子造问负约之罪，且献新什。生评涉嘲笑，公子大惭，不欢而散。生归，笑述于房。女惨然曰："公子豺狼，不可狎也。子不听

吾言，将及于难。”生笑谢之。后与公子辄相谀剧，前郤尽释。会提学试，公子第一，生第二，子公沾沾自喜，走怦来邀生饮。生辞，频召乃往。至，则知为公子初度，宾客满堂，列筵甚盛。公子出试卷示生，亲友叠肩赞赏。酒数行，乐奏作于堂下，鼓吹伧佇，宾主甚乐。公子忽谓生曰：“谚云‘场中莫论文’。此言今知其谬。小弟所以忝居君上者，以起处数语略高一筹耳。”公子言已，一座尽赞。生醉不能忍，大笑曰：“君到于今，尚以为文章至是耶？”生言已，一座失色，公子惭忿气结。客渐去，生亦遁。醒而悔之，因以告女。女不乐，曰：“君诚卷曲之儇子也。轻薄之态，施之君子，则丧吾德，施之小人，则杀吾身。君祸不远矣！我不忍见君流落，请从此辞。”生惧而涕，且告之悔。女曰：“如欲我留，与君约 。从今闭户绝交游，勿浪饮。”生谨受教。十四娘为人，勤俭洒脱，日以纴织为事。时自归宁，未尝踰夜。又时出金帛作生计，日有赢余，辄投扑满。日杜门户；有造访者，辄嘱苍头谢去。一日，楚公子驰函来，女焚爇不以闻。越日，出吊于城，遇公子于丧者之家。捉臂苦邀，生辞以故，公子使圉人挽辔，拥捽以行。至家，立命洗腆。继辞欲退。公子要遮无已，出家姬弹箏为乐。生素不羁，一向闭置斋中，颇觉闷损；忽逢剧饮，兴顿豪，无复萦念，因而酣醉，颓卧席间。公子妻阮氏最悍妒，婢妾不敢施脂泽。日前，婢入斋中，为阮掩执，以杖击首，脑裂立毙。公子以生嘲慢，故啣生，日思所报，遂谋醉以酒而诬之。乘生醉昧，扛尸床间，合扉迳去。生五更醒解，始觉身卧几上。起寻枕榻，则有物腻然，绁绊步履。摸之，人也，意主人遣僮伴睡；又蹴之，不动；掬之而僵。大骇，出门怪呼。厮役尽起，爇之，见尸，执生

怒闹。公子出验之，诬生逼奸杀婢，执送广平。隔日，十四娘始知，潸然曰："早知有今日矣。"因按日以金钱遗生。生见府尹，无理可伸。朝夕搒掠，皮肉尽脱。女自诣问。生见之，悲气塞心，不能言说。女知陷阱已深，劝令诬服，以免刑宪，生泣听命。女还往之间，人咫尺不相窥。归家咨惋，遽遣婢子去。独居数日，又托媒媪购良家女，名禄儿，年已及笄，容华颇丽；与同寝食，抚爱异于群小。生认误杀，拟绞。苍头得信归，恸述不成声。女闻，怛然若不介意。既而秋决有日，女始皇皇惨动，昼去夕来无停履。每于寂所，于邑悲哀，至损眠食。一日日晡，狐婢忽来。女顿起，相引屏语。出，则笑色满面，料理门户如平时。异日，苍头至狱。生曰："寄语娘子，一往永诀。"苍头复命，女漫应之，亦不怆恻，殊落落置之。家人窃议其忍。忽道路沸传：楚银台革职；平阳观察奉特旨治冯生案。苍头闻之，喜告主母，女亦喜。即遣入府探视，则生已出狱，相见悲喜。俄捕公子至，一鞫，尽得其情。生立释宁家。归见女，泫然流涕，女亦相对怆楚。悲已而喜，然终不知何以得达上听。女笑指婢曰："此君之功臣也。"生愕，问故。先是：女遣婢赴燕都，欲达宫闱，为生陈冤抑。婢至，则宫中有神守护，徘徊御沟间，数日不得入。婢惧悞事，方欲归谋，忽闻圣驾将幸大同，婢乃预往，伪作流妓。上至勾栏，极蒙宠眷。疑婢不似风尘人，婢乃垂泣。上问："有何冤苦？"婢对："妾原籍直隶广平，生员冯某之女。父以冤狱将死，遂鬻妾勾栏中。"上惨然，赐金百两。临行细问颠末，以纸笔记姓名，且言欲与共富贵。婢言："但得父子团聚，不愿华膴也。"上颔之而去。婢以此情告生。生急拜，泪眥双荧。居无几何，女忽谓生曰："妾不为

情缘，何处得烦恼？君被逮时，妾奔走戚眷间，并无一人代一谋者。尔时酸衷，诚不可以告诉。今视尘俗益厌苦。我已为君蓄一良偶，可从此别。”生闻，泣伏不起。女乃止。夜遣禄儿侍生寝，生拒不纳。朝视十四娘，容光顿减；又月余，渐已衰老；半载，黯然如村妪。生敬之，终不替。女忽复言别，且曰：“君自有佳侣，安用此鸠盘为？”生哀如前日。又踰月，女暴疾，绝食饮，羸卧闺闼。生侍汤药，如奉父母。巫医无灵，竟以溘逝。生悲怛欲绝，即以上赐金为营斋葬。数日，婢亦去。遂以禄儿为室。逾年，举一子。然比岁不登，家益落。夫妻无计，对影长愁。忽忆堂陬扑满，常有十四娘投钱于中，不知尚在否。近临之，则豉具盐盎罗列殆满。头头置去，箸探其中，坚不可入；扑而碎之，金钱溢出。由此顿大充裕。后，苍头至太华，遇十四娘骑青骡，婢子跨蹇以从，问：“冯郎安否？”且言：“致意主人，我已名列仙籍矣。”言讫不见。

异史氏曰：“轻薄之词，多出于士类，此君子所悼惜也。余常冒不韪之名，言冤则已迂；然未尝不刻苦自励，以勉附于君子之林，而祸福之说不与焉。若冯生者，一言之微，几至杀身，苟非室有仙人，亦何能解脱囹圄，以再生于当世耶？吁！可惧哉！”

卷　九

白莲教

白莲教某者，山西人，忘其姓名，大约徐鸿儒之徒。左道惑众，慕其术者多师之。某一日将他往，堂中置一盆，又一盆覆之，嘱门人坐守，戒勿启视。去后，门人启之，见盆内置清水，水上编草为舟，帆樯具焉。异而拨以指，随手倾侧；急扶如故，仍覆之。俄而师来，怒责："何违吾命？"门人力白其无。师曰："适海中舟几覆，何得欺我？"又一夕，烧巨烛于堂上，戒恪守，勿以风灭。漏二滴，师不归，儻然而殆，就床暂寐；及醒，烛已竟灭，急起爇之。既而师入，又责之。门人曰："我固不曾睡，烛何得息？"师怒曰："适使我暗行十余里，尚复云云耶？"门徒大骇。如此奇行，不可胜数。后有爱妾与门人通，师觉之，隐而不言。遣门人饲豕；门人入圈，立地化为豕。某即呼屠人杀之，货其肉。人无知者。门人父以子不归，过问之，辞以久弗至。门人家诸处探访，绝无消息。有同师者隐知其事，泄诸门人父。其父告之邑宰。宰恐其遁，不敢捕治；达于上官，请甲士千人围其第，妻子皆就执。闭置樊笼，将以解都。途经太行山，山上忽出一巨人，高与树等，目如盎，口如盆，牙长尺许。兵士愕立，不敢前行。某曰："此妖也，吾妻可以却之。"众如其言，脱其妻缚。妻荷戈往，巨人怒，吸吞之。众愈骇。某曰："既杀

吾妻，是须吾子。”乃复出其子，又被吞如前状。众各对觑，莫知所为。某泣且怒曰：“既杀吾妻，又杀吾子，情何以甘！然非吾自往不可也。”众果出诸樊笼，授之刃而遣之。巨人盛气而迎。格斗移时，巨人抓攫入口，伸颈咽下，从容竟去。

双　灯

魏运旺，益都之盆泉人，故世族大家也。后式微，不能供读。年二十余，废学，就岳家业酤。一夕，魏独卧酒楼上，忽闻楼下踏蹴声。魏惊起悚听。声渐近，寻梯而上，步步繁响。无何，双婢挑灯，已至榻前。后一年少书生，导一女郎，近榻微笑。魏大愕怪。转知为狐，毛发森竖，俯首不敢睨。书生笑曰：“君勿见猜。舍妹与君有前因，便合奉事。”魏视书生，锦貂炫目，自惭形秽，靦颜不知所对。书生率婢子，遗灯竟去。魏细视女郎，楚楚若仙，心甚悦之，然惭怍不能作游语。女郎顾笑曰：“君非抱本头者，何作措大气？”遽近枕席，暖手于怀。魏始为之破颜，捋裤相嘲，遂与狎昵。晓钟未发，双鬟即来引去。复订夜约。至晚，女果至，笑曰：“痴郎何福？不费一钱，得如此佳妇，夜夜自投到也。”魏喜无人，置酒与饮，赌藏枚。女子十有九赢。乃笑曰：“不如妾握枚子，君自猜之，中则胜，否则负。若使妾猜，君当无赢时。”遂如其言，通夕为乐。既而将寝，曰：“昨宵衾褥涩冷，令人不可耐。”遂唤婢将幞被来，展布榻间，绮縠香亵。顷之，缓带交偎，口脂浓射，真不数汉家温柔乡也。自此遂以为常。后半载，魏回家。适月夜与妻话窗间，忽见女郎华妆

坐墙头，以手相招。魏近就之。女援之，逾垣而出，把手而告曰："今与君别矣。请送我数武，以表半载绸缪之意。"魏惊叩其故。女曰："姻缘自有定数，何待言也。"语次至村外，前婢挑双灯以待，竟赴南山，登高处，乃辞魏言别。魏留之不得，遂去。魏伫立徬徨，遥见双灯明灭，渐远不可覩，怏郁而返。是夜山头灯火，村人悉望见之。

蹇偿债

李公著明，慷慨好施。乡人王卓，佣居公室。其人少游惰，不能操农业，家屡贫。然小有技能，常为役务，每赍之厚。时无晨炊，向公哀乞，公辄给以升斗。一日，告公曰："小人日受厚恤，三四口幸不殍饿。然何可以久？乞贷我绿豆一石作资本。"公欣然受之。卓负去，年余，一无所偿。及问之，豆资已荡然矣。公怜其贫，亦置不索。公读书于萧寺，后三年余，忽梦卓来曰："小人负主人豆直，今来投偿。"公慰之曰："若索尔偿，则平日所负欠者，何可算数？"卓愀然曰："固然。凡人少有所为，而受人千金可不报也；若无端受人资助，升斗且不容昧，况其多乎！"言已竟去。醒而疑之。既而家人白公："夜牝驴产一驹，甚修伟。"公忽悟曰："得毋驹为王卓耶？"使人探访，卓于数日前果死矣。越数日归家，见驹，戏呼王卓。驹奔赴如有知识。自此遂以为名。公乘赴青州，衡府内监见而悦之，愿以重价购之。议直未定，适公以家中急务不及待，遂归。又逾岁，驹与雄马同枥，龁折胫骨，不可疗。有牛医至公家，见之，谓公曰："乞以驹付小

人，朝夕疗养，需以岁月。万一得痊，得直与公平分。”公如所请。后数月，牛医售驹，得钱四千八百，以半献。公受钱，顿悟其数，适符豆价也。噫！昭昭之债，而冥冥之偿，此足以劝矣！

鬼作筵

杜秀才九畹，内人病。会重阳，为友人招作茱萸会。早兴盥已，告妻所往，冠服欲出。忽见妻昏愦，絮絮若与人语。杜异之，就问卧榻。妻辄“儿”呼之。家人心知其异。时杜有母柩未殡，疑其灵爽所凭。杜祝曰：“得毋吾母耶？”妻骂曰：“畜生何不识尔父！”杜曰：“既为吾父，不胜他人耶，何乃归家祟儿妇？”妻呼小字曰：“我专为儿妇来，何反怨怼我！儿妇应即死；有四人来勾致，首者张怀玉。我万端哀乞，甫能允遂。我许小馈送，便宜付之。”杜如言，于门外焚纸钱。妻又言曰：“四人去矣。彼不好违吾面目，三日后当治具酬之。尔母老，龙锺不能料理中馈。及期尚烦儿妇一往。”杜曰：“幽明殊途，安能代庖？祈望恕宥。”妻曰：“儿勿惧，去即复返。此为渠事，当毋惮劳。”言已曰：“尽此且去。”妻即冥然，良久乃苏。杜问所言，茫不记忆。但曰：“适见四人来，欲捉我去。幸阿翁哀请，且解囊赂之，始去。我见阿翁镟袱尚余二铤，欲窃取一铤来作糊口计。翁窥见叱曰：‘尔欲何为？此物岂尔所可用耶！’我乃敛手未敢动。”杜以妻病革，疑信参半。越三日，方笑语间，忽瞪目久之，语曰：“尔妇綦贫，曩见我白金，便生觊觎。然大约以贫故，亦不足

怪。将以妇去，为我敦庖务，勿虑也。”言甫毕，奄然竟毙；约半日许，始醒。告杜曰：“适阿翁呼我去，谓曰：‘不用尔操作，我烹调自有人，只须坚坐指挥足矣。我冥中喜丰满，诸物馔都覆器外，切宜记之。’我诺，至厨下，见二妇操刀砧于中，俱绀帔而绿缘之，呼我以嫂。每盛炙于簋，必请覘视，然后行去，甚是丰满。我窥其客，曩四人都在筵中。进馔既毕，酒具已列器中，翁乃命我还。”杜闻之，大愕异，每语同人云。

胡相公

莱芜张虚一者，学使张道一之仲兄也。性豪放自纵。闻邑中某氏宅，为狐狸所居，敬怀刺往谒，冀一见之。投刺隙中，移时，扉自辟。仆者大愕却退。张肃衣敬入。见堂中几榻宛然，而阒寂无人。遂揖而祝曰：“小生斋宿而来，仙人既不以门外见斥，何不敬赐光霁！”忽闻虚空中有人言曰：“劳君枉驾，可谓跫然足音矣。请坐赐教。”即见两坐自移相向，甫坐，即有镂漆朱盘，贮双茗醆悬目前。各取对饮，吸呖有声，而终不见其人。茶已，继之以酒。细审官阀，曰：“弟姓胡氏，于行为四；曰相公，从人所呼也。”于是酌酢议论，意气颇洽。鳖羞鹿脯，杂以芗蓼。进酒行炙者，似小辈甚伙。酒后颇思茶，意才稍动，香茗已置几上。凡有所思，无不应念而至。张大悦，尽醉始归。自是，三数日必一访胡，胡亦时至张家，并如主客往来礼。一日，张问胡曰：“南城中巫媪，日托狐神，渔病家利。不知其家狐，君识之否？”

曰："彼妄耳，实无狐。"少间，张起溲溺，闻小语曰："适所言南城狐巫，未知何如人。小人欲从先生往观之，烦一言请于主人。"张知为小狐，乃应曰："诺！"即席而请于胡曰："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辈，往探狐巫，敬请君命。"胡固言不必。张言之再三，乃许之。既而张出，马自至，如有控者。既骑而行，狐相语于途曰："后先生于道途间，觉有细沙散落衣襟上，便是吾辈从也。"语次进城，至巫家。见张至，笑逆曰："贵人何忽得临？"张曰："闻尔家狐子大灵应，果否？"巫正容曰："若个蹀躞语，不宜贵人出得。何便言狐子？恐吾家花姊不欢。"言未已，空中发半砖来，中巫臂，踉跄欲跌。惊谓张曰："官人何得抛击老身也！"张笑曰："婆子盲也！几曾见自己额颅破，冤诬袖手者？"巫错愕不知所出，正回惑间，又一石子落，中巫，颠蹶；秽泥乱坠，涂巫面如鬼。惟哀号乞命。张请恕之，乃止。巫急起遁房中，阖户不敢出。张呼与语曰："尔狐如我狐否？"巫惟谢过。张招之，且仰首望空中，戒勿伤巫。巫始惕惕而出。张笑谕之，乃还。由是每独行于途，觉尘沙淅淅然，则呼狐语，辄应不讹。虎狼暴客，恃以无恐。如是年余，愈于莫逆。尝问其甲子，殊不自记忆；但言"见黄巢反，犹如昨日"。一夕共话，忽墙头苏然作响，其声甚厉。张异之。胡曰："此必家兄。"张言："何不邀来共坐？"曰："伊道业颇浅，只好攫得两头鸡啖，便了足耳。"张谓胡曰："交情之好，如吾两人，可云无憾；终未一见颜色，殊属恨事。"胡曰："但得交好足矣，见面何为？"一日，置酒邀张，且告别。问："将何往？"曰："弟陕中产，将归去矣。君每以对面不觐为恨，今请一识。数岁之交，他日可相认耳。"张四顾都无所见。胡曰："君试开

寝室门，则弟在焉。”张如其言，推扉一觑，则内有美少年，相视而笑。衣裳楚楚，眉目如画，转瞬之间，不复睹矣。张返身而行，即有履声藉藉随其后，曰：“今日释君憾矣。”张依恋不忍别。胡曰：“离合自有数，何容介介。”乃以巨觥劝酒。饮至中夜，始以纱烛导张归。及明往探，则空房冷落而已。后道一先生为西川学使，张清贫犹昔，因往视弟，愿望颇奢。月余而归，甚违初意，咨嗟马上，嗒丧若失。忽一少年，骑青驴蹑其后。张回顾，见裘马甚丽，意甚骚雅，遂与闲语。少年察张不豫，诘之。张因欷歔而告以故。少年亦为慰藉。同行里许，至歧路中，少年乃拱手别曰：“前途有一人，寄君故人一物，祈笑纳也。”复欲询之，驰驴迳去。张莫解所由。又三三里许，见一苍头，持小篦子，献于马前曰：“胡四相公敬致先生。”张豁然顿悟。受而开视，则白镪满中。及顾苍头，亦不知所之矣。

念　秧

异史氏曰：人情鬼蜮，所在皆然；南北冲衢，其害尤烈。如强弓怒马，御人于国门之外者，夫人而知之矣；或有劖囊刺橐，攫货于市，行人回首，财货已空，此非鬼蜮之尤者耶？乃又有萍水相逢，甘言如醴，其来也渐，其入也深。误认倾盖之交，遂罹丧资之祸。随机设阱，情状不一；俗以其言词浸润，名曰“念秧”。今北途多有之，遭其害者尤众。余乡王子巽者，邑诸生。有族先生，在都，为旗籍太史，将往探讯。治装北上，出济南行数里，有一人跨黑卫，驰与同

行。时以闲语相引，王颇与问答。其人自言："张姓，为栖霞隶，被令公差赴都。"称谓拗卑，祇奉殷勤。相从数十里，约以同宿。王在前，则策蹇追及；在后，则祇候道左。仆疑之，因厉色拒去，不使相从。张颇自惭，挥鞭遂去。既暮，休于旅舍，偶步门庭，则见张就外舍饮。方惊疑间，张望见生，垂手拱立，谦若廝仆，稍稍问讯。王亦以泛泛适相值，不为疑；然王仆终夜戒备之。鸡既唱，张来呼与同行，仆咄绝之，乃去。朝暾已上，王始就道。行半日许，前一人跨白卫，年四十已来，衣帽整洁；垂首蹇分，盹寐欲堕。或先之，或后之，因循十余里。王怪问："夜何作，致迷顿乃尔？"其人闻之，猛然欠伸，言："青苑人，许姓。临淄令高檠，是我中表。家兄设帐于官署，我往探省，少获馈贻。今夜旅舍，误同念秧者宿，惊惕不敢交睫，遂致白昼迷闷。"王故问："念秧何说？"许曰："君客时少，未知险诈。今有匪类，以甘言诱行旅，夤缘与同休止，因而乘机骗赚。昨有葭莩亲，以此丧资斧。吾等皆宜警备。"王颔之。先是，临淄宰与王有旧，王曾入其幕，识其门客果有许姓，遂不复疑。因道温凉，兼询其兄况。许约暮共主人，王诺之。仆终疑其伪，阴与主人谋，迟留不进，相失遂杳。翌日，日卓午，又遇一少年，年可十六七，骑健骡，冠服修整，貌甚都。同行久之，未尝交一言。日既夕，少年忽言曰："前去曲律店不远矣。"王微应之。少年因咨嗟欷歔，如不自胜。王略致诘问。少年叹曰："仆江南金姓。三年膏火，冀博一第，不图竟落孙山！家兄为部中主政，遂载细小来，冀得排遣。生平不习跋涉，扑面风沙，使人瘏恼。"因取红巾拭面，叹咤不已。听其语，操南音，娇婉若女子。王心好之，稍稍慰籍。少年

曰："适先驰出，眷口久望不来，何仆辈亦无至者？日已将暮，奈何！"迟留瞻望，行甚缓。王遂先驱，相去渐远。晚投旅邸，既入舍，则壁下一床，先有客解装其上。王问主人。即有一人入，携之而出，曰："但请安置，当即移他所。"王视之则许。王止与同舍，许遂止。因与坐谈。少间，又有携装入者，见王许在舍，返身遽出，曰："已有客在。"王审视，则途中少年也。王未言，许急起曳留之，少年遂坐。许乃展问邦族，少年又以途中言为许告。俄顷，解囊出资，堆槖颇重；称两余付主人，嘱治肴酒，以供夜话。二人争劝止之，卒不听。俄而酒炙并陈。筵间，少年论文甚风雅。王问江南闱中题，少年悉告之。且自诵其承破，及篇中得意之句。言已，意甚不平，共扼腕之。少年又以家口相失，言无仆役，患不解牧圉。王因命仆代摄莝豆。少年深感谢。居无何，忽蹴然曰："生平蹇滞，出门亦无好况。昨夜逆旅与恶人居，掷骰叫呼，聒耳沸心，使人不眠。"南音呼骰为兜，许不解，固问之。少年手摹其状，许乃笑，于橐中出骰一枚，曰："是此物否？"少年诺。许乃以骰为令，相欢饮。酒既阑，许请共掷，赢一东道主。王辞不解。许乃与少年相对呼卢。又阴嘱王曰："君勿漏言。蛮公子颇充裕，年又雏，未必深解五木诀。我赢些须，明当奉屈耳。"二人乃入隔舍。旋闻轰赌甚闹，王潜窥之，见栖霞隶亦在其中。大疑，展衾自卧。又移时，众共拉王赌。王坚辞不解。许愿代辨枭雄，王又不肯，遂强代王掷。少间，就榻报王曰："汝赢几筹矣。"王睡梦应之。忽数人排闼而入，番语啁嘈。首者言佟姓，为旗下逻捉赌者。时赌禁甚严，各大惶恐。佟大声吓王，王亦以太史旗号相抵。佟怒解，与王叙同籍，笑请复博为戏。

众果复赌，佟亦赌。王谓许曰："胜负我不预闻。但愿睡，无相溷。"许不听，仍往来报之。既散局，各计筹码，王负欠颇多。佟遂搜王装橐取偿。王愤起相争，金捉王臂阴告曰："彼都匪人，其情叵测。我辈乃文字交，无不相顾。适局中我赢得若干数，可相抵；此当取偿许君者，今请易之：便令许偿佟，君偿我。弗过暂掩人耳目，过此仍以相还。终不然，以道义之交，遂实取君偿耶？"王故长厚，亦遂信之。少年出，以相易之谋告佟。乃对众发王装物，估入己橐。佟乃转索许张而去。少年遂幞被来，与王连枕，衾褥皆精美。王亦招仆人卧榻上，各默然安枕。久之，少年故作转侧，以下体暱就仆。仆移身避之，少年又近就之。肤着股际，滑腻如脂。仆心动，试与狎，而少年殷勤甚，衾息鸣动。王颇闻之；虽甚骇怪，而终不疑有其他也。昧爽，少年即起，促与早行。且云："君蹇疲殆，夜所寄物，前途请相授耳。"王尚无言，少年已加装登骑。王不得已，从之。骡行快，去渐远。王料其前途相待，初不为意。因以夜间所闻问仆，仆实告之。王始惊曰："今被念秧者骗矣！焉有宦室名士，而毛遂于圊仆？"又转念其谈词风雅，非念秧所能。急追数十里，踪迹殊杳。始悟张许佟皆其一党，一局不行，又易一局，务求其必入也。偿债易装，已伏一图赖之机；设其携装之计不行，亦必执前说篡夺而去。为数十金，委缀数十里；恐仆发其事，而以身交欢之，其术亦苦矣。后数年而有吴生之事。

邑有吴生，字安仁。三十丧偶，独宿空斋。有秀才来与谈，遂相知悦。从一小奴，名鬼头，亦与吴童报儿善。久而知其为狐。吴远游，必与俱，同室之中，人不能睹。吴客都中，将旋里，闻王生遭念秧之祸，因戒童警备。狐笑言："勿

须，此行无不利。”至涿，一人系马坐烟肆，裘服齐楚。见吴过，亦起超乘从之。渐与吴语，自言：“山东黄姓，提堂户部。将东归，且喜同途不孤寂。”于是吴止亦止，每共食必代吴偿值。吴阳感之，而阴疑焉。私以问狐，狐但言：“不妨。”吴意乃释。及晚，同寻寓所，先有美少年坐其中。黄入，与拱手为礼。喜问少年：“何时离都？”答云：“昨日。”黄遂拉与同寓。向吴曰：“此史郎，我中表弟，亦文士，可佐君子谈骚雅，夜话当不寥落。”乃出金资，治具共饮。少年风流蕴藉，遂与吴大相爱悦。饮间，辄目示吴作觥弊，罚黄，强使酾，鼓掌作笑。吴益悦之。既而史与黄谋博赌，共牵吴，遂各出橐金为质。狐嘱报儿暗锁板扉，嘱曰：“倘闻人喧，但寐无吡。”吴诺。吴每掷小注则输，大注辄赢。更余，计得二百金。史黄囊垂罄，议质其马。忽闻拽门声甚厉，吴急起，投骰于火，蒙被假卧。久之，闻主人觅钥不得，破扃启关，有数人汹汹入，搜捉博者。史黄并言无有。一人竟捋吴被，指为博者。吴叱咄之。数人强搜吴装。方不能与之撑拒，忽门外舆马呵殿声。吴急出鸣呼，众始惧，曳入之，但求无声，吴乃从容苞苴付主人。卤簿去远，众乃出门去。黄与史作惊喜状，取次觅寝。黄命史与吴同榻。吴以腰橐置枕头，方命被而睡。无何，史启吴衾，裸体入怀，小语曰：“爱兄磊落，愿从交好。”吴心知其诈，然计亦良得，遂相偎抱。史极力周奉，不料吴固伟男，大为凿枘，嘛呻殆不可任，窃窃哀免。吴固求讫事。手扪之，血流漂杵矣。乃释令归。及明，史惫不能起，托言暴病，但求黄、吴先发。吴临别，赠金为药饵之费。途中语狐，乃知夜来卤簿，皆狐为也。黄于途，益谄事吴。暮复同舍，斗室甚隘，仅容一榻，颇暖洁，而吴狭

之。黄曰："此卧两人则隘，君自卧则宽，何妨？"食已径去。吴亦喜独宿可接狐友。坐良久，狐不至。倏闻壁上小扉有指弹声。吴拔关探视，一少女艳装遽入，自扃门户，向吴展笑，佳丽如仙。吴喜致研诘，则主人之子妇也。遂与狎，大相爱悦。女忽潸然泣下。吴惊问之。女曰："不敢隐匿，妾实主人遣以饵君者。曩时入室，即被掩执；不知今宵何久不至。"又呜咽曰："妾良家女，情所不甘。今已倾心于君，乞垂拔救！"吴闻骇惧，计无所出，但遣速去，女唯俛首泣。忽闻黄与主人搥阖鼎沸。但闻黄曰："我一路祗奉，谓汝为人，何遂诱我弟室？"吴惧，逼女令去。闻壁扉外亦有腾击声。吴仓卒汗如流渖，女亦伏泣。又闻有人劝止主人。主人不听，推门愈急。劝者曰："请问主人意将胡为？如欲杀耶？有我等客数辈，必不坐视凶暴。如两人中有一逃者，抵罪安可辞？如欲质之公庭耶？帷簿不修，适以取辱。且尔宿行旅，明明陷诈，安保女子无异言？"主人张目不能语。吴闻窃感佩，而不知其谁。初，肆门将闭，即有秀才共一仆，来就外舍宿。携有香醞，遍酌同舍，劝黄及主人尤殷。两人辞欲起，秀才牵裾，苦不令去。后乘间得遁，操杖奔吴所。秀才闻喧，始入劝解。吴伏窗窥之，则狐友也，心窃喜。又见主人意稍夺，乃大言以恐之。又谓女子："何默不一言？"女啼曰："恨不如人，为人驱役贱务！"主人闻之，面如死灰。秀才叱骂曰："尔辈禽兽之情，亦已毕露。此客子所共愤者！"黄及主人，皆释刀杖，长跪而请。吴亦启户出，顿大怒詈。秀才又劝止吴，两始和解。女子又啼，宁死不归内。奔出妪婢，捽女令入。女子卧地哭益哀。秀才劝主人重价货吴生。主人俛首曰："作老娘三十年，今日倒绷孩儿，亦复何说！"

遂依秀才言。吴固不肯破重资；秀才调停主客间，议定五十金。人财交付后，晨钟已动，乃共促装，载女子以行。女未经鞍马，驰驱颇殆。午间，稍息憩。将行，唤报儿，不知所往。日已西斜，尚无迹响，颇怀疑讶，遂以问狐。狐曰："无忧，将自至矣！"星月已出，报儿始至。吴诘之。报儿笑曰："公子以五十金肥奸伧，窃所不平。适与鬼头计，反身索得。"遂以金置几上。吴惊问其故。盖鬼头知女止一兄，远出十余年不返，遂幻作其兄状，使报儿冒弟行，入门索姊妹。主人惶恐，诡托病殂。二僮欲质官。主人益惧，啖之以金，渐增至四十，二僮乃行。报儿具述其故，吴即赐之。吴归，琴瑟綦笃。家益富。细诘女子，曩美少年即其夫，盖史即金也。袭一槲绸帔，云是得之山东王姓者。盖其党羽甚众，逆旅主人，皆其一类。何意吴生所遇，即王子巽连天叫苦之人，不亦快哉。旨哉古言："善骑者善堕！"

泥书生

罗村有陈代者，少蠢陋。娶妻颇丽。自以婿不如人，郁郁不得志。然贞洁自持，姑媳亦相安。一夕独宿，忽闻风动扉开，一书生入，脱衣巾，就妇共寝。妇骇惧，苦相拒。而肌肤顿软，听其狎亵而去。自此恒无虚夕。月余，形容枯瘁。母怪问之，初惭怍不好言；固问，始以情告。母骇曰："此妖也！"百术为之禁咒，终不能绝。乃使代伏匿室中，操刀以伺。夜分，书生果复至，置冠几上，又脱袍服搭椸架上。才欲登榻，忽惊曰："咄咄！有生人气！"急复披衣。代暗中暴起，

击中腰胁，塔然作响。四壁张顾，书生已杳。束薪燕照，泥衣一片堕地上，案上泥巾犹存。意是庙中土偶，遍视近村诸神祠，皆无缺巾破衣者。然自此遂绝不复来。其妻亦渐复其初矣。

土地夫人

鸾桥王炳者，出村，见土地祠中出一美人，顾盼甚殷。挑以亵语，欢然乐受。狎昵无所，遂期夜奔。炳因告以居止。至夜果至，极相爱悦。问其姓名，固不以告。由此往来不绝。时炳与妻同榻，美人亦必来与交，妻竟不觉其有人。炳讶问之。美人曰："我土地夫人也。"炳大骇，急欲绝之，而百计莫能阻。因循半载，炳惫不起。美人来更频，家人都见之。未几，炳死。而美人犹日一至。炳妻叱之曰："淫鬼不自羞！人已死矣，复来何为？"美人遂去不返。土地虽小，亦神也，岂有任妇自奔者？愦愦应不至此。不知何物淫昏，遂使千古下，谓此村有污贱不谨之神。冤矣哉！

寒月芙蕖

稷下道人者，不知何许人，亦不详其姓氏。冬夏唯着一单袷衣，系黄绦，别无裤褶。每用半梳梳发，即以齿啮鬘如冠状。日赤脚行市上，夜卧街头，离身数尺外，冰雪尽镕。初来，辄对人作幻剧，市人争贻之。有井曲无赖子，遗以酒，

求传其术，弗许。遇道士浴于河，骤抱其衣以胁之。道人揖曰："请以赐还，当不吝术。"无赖恐其绐，固不肯与。道人曰："果不相授耶？"曰："然。"道人默不与语。俄见黄绦化为蛇，围可数握，绕其身五六匝，怒目昂首，吐舌相向。无赖大惊，长跪，色青气促，惟言乞命。道人乃取绦。绦竟非蛇；另有一蛇，蜿蜒入城去。由是，道人之名益著。缙绅家闻其异，招与游，从此往来乡先生门。司道俱耳其名，每宴集，辄以道人从。一日，道人请于水面亭，报诸宪之饮。至期，各于案头得道人速客函，亦不知所由至。诸客赴宴所，道人伛偻出迎。既入，则空庭寂然，几榻未设，众疑其妄。道人顾官宰曰："贫道无僮仆，烦借扈从，少代奔走。"官宰共诺之。道人于壁上绘双扉，以手挝之。内有应门者，振管而启，共趋觇望，则见憧憧往来于其中；屏幔床几，一切都有。即有人一一传送门外。道人命隶胥辈接列亭中，且嘱勿与内人交语。两相授受，惟顾而笑。顷刻，陈设满庭，穷极奢丽。既而旨酒散馥，热炙腾熏，皆自壁中传递而出。坐客无不骇异。亭故背湖水，每六月时，荷花数十顷，一望无际。宴时方隆冬，窗外茫茫，惟有烟绿。一官偶叹曰："此日宴集，可惜无荷花点缀！"众俱惟惟。少顷，一青衣吏奔白："荷叶满塘矣！"一座尽惊。推窗眺瞩，果见弥望青葱，间以菡萏。转瞬间，万枝千朵，一齐都开，朔风吹来，荷香沁脑。群以为异。遣吏人荡舟采莲。遥见吏人入花深处；少间返棹，白手来见。官诘之。吏曰："小人乘舟去，见花在远际；渐至北岸，又转遥遥在南荡中。"道人笑曰："此幻梦之空花耳。"无何酒阑，荷亦凋谢；北风骤起，摧折荷盖，无复存者。济东观察公甚悦之，携归署，日与狎玩。一日，公与客饮，道人

亦在座。公故有家传良醞，每以一斗为率，不肯供浪饮。是日，客饮而甘之，固索倾酿。公坚以既尽为辞。道人笑谓客曰："君必欲满老甕，索之贫道而可。"客请之。道人以壶入袖中。少刻出，遍斟座上，与公所藏更无殊别。尽欢始罢。公甚疑焉，入视酒瓮，则封固宛然，而空无物矣。心窃愧怒，执以为妖，笞之。杖才加，公觉股暴痛；再加，臀肉欲裂。道人虽声嘶于阶下，而观察实血殷于座上。乃止不笞，逐之令去。道人遂离济南，不知所往。后有人遇于金陵，衣装如故。问之，笑而不言。

酒　狂

缪永定，江西拔贡生。素酗于酒，戚党多畏避之。偶适族叔家，缪为人滑稽善谑，客与语，悦之，遂共酣饮。缪醉，使酒骂座，忤客。客怒，一座大哗。叔以身左右排解。缪谓左袒客，又益迁怒于叔。叔无计，奔告其家。家人来，扶掖以归。才置床上，四肢尽厥，抚之奄然气尽。缪死，有皂帽人絷去。至一府署，缥碧为瓦，世间无其壮丽。至墀下，似欲伺见官宰。自思我罪伊何，当是客讼斗殴。回顾皂帽人，怒目如牛，又不敢问。然自度贡生与人角口，或无大罪。忽堂上一吏宣言，使讼者翌日早候。于是堂下人纷纷藉藉，各鸟兽散。缪亦随皂帽人出，更无归着，缩首立肆簷下。皂帽人怒曰："颠酒无赖子！日将暮，各去寻眠食，尔欲何往？"缪战慄曰："我且不知何事，并未告家人，故毫无资斧，庸将焉归？"皂帽人曰："颠酒贼！若酤自啖，便有用度！再支吾，

老拳碎颠骨子！”缪垂首不敢作声。忽一人自户内出。见缪，诧异曰：“尔何来？”缪视之，则其母舅。舅贾氏，死已数载。缪见之，始恍然悟其已死，心益悲惧。向舅零涕曰：“阿舅救我！”贾顾皂帽人曰：“东灵非他，屈临寒舍。”二人乃入。贾重揖皂帽人，且嘱青眼。俄顷出酒食，围坐相饮。贾问：“舍甥何事，遂烦勾致？”皂帽人曰：“大王驾诣罗浮君，遇令甥醉詈，使我捉将来。”贾问：“见王未？”曰：“罗浮君会花子案，驾未归。”又问：“阿甥将得何罪？”答云：“未可知也。然大王颇恶此辈。”缪在侧，闻二人言，觳觫汗下，盃箸不能举。无何，皂帽人起谢曰：“叨盛酌，已竟醉矣。即以令甥相付托，驾归再容登访。”乃去。贾谓缪曰：“甥别无兄弟，自幼尔父母爱如掌上珠，常不忍一诃谴。汝十六七岁时，每三杯后，喃喃寻人疵不休，辄挝门裸骂。犹谓稚齿；不意别十余年，了无长进。今且奈何？”缪伏地哭，惟言悔无及矣。贾曳之曰：“舅在此业酤，颇有小声望，必合极力。适饮者乃东灵使者，舅常饮之酒，与我颇相善。大王日有万几，亦未必便能记忆。我委曲与言，浼以私意释汝去，或可允从。”又转念曰：“此事担负颇重，非十万不能了也。”缪谢，锐然自任。诺之。次日，皂帽人早来瞻望。贾请间，语移时，来谓缪曰：“谐矣。少顷即复来。我先罄所有，用以押券；余待甥归，从容凑致之。”缪喜曰：“共得几何？”曰：“十万。”缪曰：“甥何处得如许？”贾曰：“只金箔纸钱百提，足矣。”缪喜曰：“此易办耳。”待将停午，皂帽人不至。缪欲出市上少游瞩。贾嘱勿远荡，诺而出。见街里贸贩，一如人世。至一所，棘垣峻绝，似是囹圄。对门一酒肆，纷纷者往来颇伙。肆外一带长溪，黑潦涌动，深不见底。方伫足窥探，肆内一

人呼曰："缪君何来？"缪急视之，则邻村翁生，故十年前文字交。趋出握手，欢若平生。即就肆内小酌，各道契阔。缪庆幸中又逢知己，倾怀尽爵，不觉酣醉，顿忘其死，旧态复作，渐絮絮瑕疵翁。翁曰："数载不见，君犹尔耶！"缪素厌人道其酒德，闻翁言益愤，击桌顿骂。翁睨之，拂袖竟出。缪追至溪头，捋翁帽。翁怒曰："此真妄人！"乃推缪颠堕溪水。溪水殊不甚深；而水中利刃如麻，刺穿胁胫，坚难动摇，痛彻骨脑。黑水杂溲秽，随吸入喉，更不可过。岸上人观笑如堵，并无一引援者。时方危急，贾忽至。望见大惊，提携以归，曰："子不可为也！死犹弗悟，不足复为人！请仍从东灵受斧锧。"缪大惧，泣言："知罪矣！"贾乃曰："适东灵至，侯汝为券。汝乃饮荡不归。渠忙迫不能待。我已立券，付千缗令去；余者以旬尽为期。子归宜急措置，夜于村外旷莽中，呼舅名焚之，此愿可结也。"缪悉应之。乃促之行。送于郊外，又嘱曰："必勿食言，累我无益。"乃示途令归。时缪已僵卧三日，家人谓其醉死，而鼻息隐隐如悬丝。是日苏，大呕，呕出黑瀋数斗，臭不可闻。吐已，汗湿裀褥，气味熏腾，与吐物无异，身始凉爽。因告家人以异。旋觉刺处肿痛，隔夜成疮，犹幸不大溃腐。十日渐能杖行。家人共乞偿冥负。缪计所费，非数金不能办，颇生吝惜，曰："曩或醉梦之幻境耳。纵其不然，伊以私释我，何敢复使冥王知？"家人劝之，不听。然心惕惕然，不敢复纵饮。里党咸喜其进德，稍稍与共酌。年余，冥报渐忘，志渐肆，故状亦渐萌。一日，饮于子姓之家，又骂主人座。主人摈斥出，阖户迳去。缪噪逾时，其子方知，捋扶而归。入室，面壁长跪，自投无数，曰："便偿尔负！便偿尔负！"言已仆地。视之，气已绝矣！

阳武侯

阳武侯薛公禄，胶州薛家岛人。父最贫，牧牛乡先生家。先生有荒田，翁牧其处，辄见蛇兔斗草莱中；以为异，因请于主人为宅兆，拘茅而居。后数年，太夫人临蓐，值雨骤至；适二指挥使奉命稽海，出其途，避雨户下。见舍上鸦鹊群集，竞以翼复漏处，异之。既而翁出，指挥问："适何作？"翁以产告。又询所产，曰："男也。"指挥相顾愕曰："是必极贵！不然，何以得我两指挥护守门户也！"咨嗟而去。侯既长，垢面垂鼻涕，殊不聪慧。岛中薛姓，故隶军籍。是年应翁家出一丁口戍辽阳，翁长子深以为忧。时侯十八岁，人以大憨名，无与为婚者。忽自谓兄曰："大哥啾唧，得毋以遣戍无人耶？"曰："然。"侯笑曰："若肯以婢子妻我，我当任此役。"兄喜，即以婢配之。侯即携室赴戍所。行方数十里，暴雨骤至。途侧有危崖，夫妻奔避其下。少间雨止，始复行。才及数武，崖石崩坠。居人遥望两虎跃出，逼附两人而没。侯自此勇健非常，丰采顿异。后以军功封阳武侯，世爵。至启、祯间，袭侯某公薨，无子，止有遗腹，因暂以旁支代。凡世封家进御者有娠，即以上闻，官遣媪伴守之，既产乃已。年余，夫人生女。产后，腹犹震动，凡十五年，更数媪，又生男。应以嫡派赐爵。旁支譟之，以为非薛产。官收诸媪，械梏百端，皆无异言。爵乃定。

赵城虎

赵城妪，年七十余，止一子。一日入山，为虎所噬。妪悲痛几不欲活，号啼而诉于宰。宰笑曰："虎可以官法制之耶？"妪愈号跳，不能制止。叱之，亦不畏惧。宰又怜其老，不忍加威怒，遂绐之，诺为捉虎。妪伏不去，必待勾牒出乃肯行。宰无奈之何，即问诸役："谁能任之？"一隶名李能，醺醉，诣前自言："能之。"持牒下，妪始去。隶醒而悔之；犹谓宰之伪局，姑以解妪扰耳，因亦不甚为意。持牒报缴。宰怒曰："固言能之，何容复悔？"隶窘甚，请牒拘猎户。宰从之。隶集诸猎人，日夜伏山谷，冀得一虎，庶可塞责。月余，受杖数百，冤苦罔控。遂诣东郭岳庙，跪而祝之，哭失声。无何，一虎自外来。隶错愕，恐被咥噬。虎入，殊不他顾，蹲立门中。隶祝曰："如杀某子者尔也，其俯听吾缚。"遂出缧索系虎颈，虎帖耳受缚。牵达县署，宰问虎曰："某子，尔噬之耶？"虎颔之。宰曰："杀人者死，古之定律。且妪止一子，而汝杀之，彼残年垂尽，何以生活？倘尔能为若子也，我将赦汝。"虎又颔之。乃释缚令去。妪方怨宰之不杀虎以偿子也，迟旦，启扉，则有死鹿；妪货其肉革，用以资度。自是以为常，时啣金帛掷庭中。妪从此致丰裕，奉养过于其子。心窃德虎。虎来，时卧檐下，竟日不去。人畜相安，各无猜忌。数年，妪死，虎来吼于堂中。妪素所积，绰可营葬，族人共葬之。坟垒方成，虎骤奔来，赴冢前，嗥鸣雷动，移时乃去。土人立"义虎庙"于东郭，至今犹存。

武　技

李超，字魁五，淄之西鄙人。豪爽，好施。偶一僧来托钵，李饱啖之。僧甚感荷，乃曰："吾少林出也。有薄技，请以相授。"李喜，馆之客舍，丰其供给，旦夕从学。三月，艺颇精，意甚得。僧问："汝益乎？"曰："益矣。师所能者，我已尽能之。"僧笑命李试其技。李乃解衣唾手，如猿飞，如鸟落，腾跃移时，诩诩然交乂而立。僧又笑曰："可矣。子既尽吾能，请一角低昂。"李忻然，即各交臂作势。既而支撑格拒，李时时蹈僧瑕；僧忽一脚飞掷，李已仰跌丈余。僧抚掌曰："子尚未尽吾能也！"李以掌致地，惭沮请教。又数日，僧辞去。李由此以武艺名，遨游南北，罔有其对。偶适历下，见一少年尼僧，弄艺于场，观者填溢。尼告众人曰："颠倒一身，殊觉冷落。有好事者，无妨下场一扑为戏。"如是宣言者三，众相顾，迄无应者。李在侧，不觉技痒，意气而进。尼便笑与合掌。才一交手，尼便呵止曰："此少林宗派也。"即问："尊师何人？"李初不言，尼固诘之，乃以僧告。尼拱手曰："憨和尚尔师耶？若尔，不必较手足，愿拜下风。"李请之再四，尼不可。众怂恿之，尼乃曰："既是憨师弟子，同是个中人，无妨一戏。但两相会意可耳。"李诺之。然以其文弱，颇易之；又年少心性喜胜，思欲败之，以要一日之名。方颉颃间，尼即遽止。李问其故，但笑不言。李以为怯，固请再角。尼乃起。少间，李腾一踝去，尼骈五指下削其股；李觉膝下如中刀斧，蹶踣不能起。尼笑谢曰："孟浪迕客，幸

勿罪！”李舁归，月余始愈。后年余，僧复来，为述往事。僧惊曰：“汝大卤莽！惹他何为！幸先以我名告之；不然，股已断矣！”

王阮亭云：“此尼亦殊踪迹不可测。”

又云：“拳勇之技，少林为外家，武当张三峰为内家。三峰之后，有关中人王宗。宗传温州陈州同。州同，明朝嘉靖间人。故今两家之传，盛于浙东。顺治中，王来咸，字征南，其尤著者，蕲人也。雨窗无事，读李超事始末，因识于后。征南之徒，又有僧尼僧耳者，皆僧也。”

小　人

康熙间，有术人携一榼，榼藏小人，长尺许。投以钱，则启榼令出，唱曲而退。至掖，掖宰索榼入署，细审小人出处。初不敢言；固诘之，始自述其乡族。盖读书童子，自塾中归，为术人所迷，复投以药，四体暴缩；彼遂携之，以为戏具。宰怒，杖杀术人。

秦　生

莱州秦生，制药酒，误投毒味，未忍倾弃，封而置之。积年余，夜适思饮，而无所得酒。忽忆所藏，启封嗅之，芳烈喷溢，肠痒涎流，不可制止。取盏将尝，妻苦劝谏。生笑曰：“快饮而死，胜于馋渴而死多矣。”一盏既尽，倒瓶再酌。

妻复其瓶，满屋流溢。生伏地而牛饮之。少时，腹痛口噤，中夜而卒。妻号泣，为备棺木，行入殓。次夜，忽有美人入，身不满三尺，迳就灵寝，以瓯水灌之，豁然顿苏。叩而诘之。曰："我狐仙也。适丈夫入陈家，窃酒醉死，往救而归。偶过君家，彼怜君子与己同病，故使妾以余药活之也。"言讫不见。

余友人丘行素，贡士，嗜饮。一夜思酒，而无可行沽，辗转不可复忍，因思代之以醋。谋诸妇，妇嗤之。丘固强之，乃煨醢以进。壶既尽，始解衣甘寝。次日，竭壶酒之资，遣仆代沽。道遇伯弟襄宸，诘知其故，固疑嫂不肯为兄谋酒。仆言："夫人云：'家中蓄醋无多，昨夜已尽其半，恐再一壶，则醋根断矣。'"闻者皆笑之。不知酒兴初浓，即毒药犹甘之，况醋乎？此亦可以传矣。

鸦　头

诸生王文，东昌人。少诚笃。薄游于楚，过六合，休于旅舍。偶步门外，遇里戚赵东楼，大贾也，尝数年不归。见王，相执甚欢，便邀临存。至其所，有美人坐室中，愕怪却步。赵曳之，又隔窗呼妮子去，王乃入。赵具酒馔，话温凉。王问："此何处所？"答云："此是小勾栏。余因久客，暂假床寝。"话间，妮子频来出入。王蹋促不安，离席告别。赵强捉令坐。俄见一少女经门外过，望见王，秋波频转，眉目含情，仪容娴婉，实神仙也。王素方直，至此惘然若失。便问："丽者何人？"赵曰："此媪次女，小字鸦头，年十四矣。

缠头者屡以重金啖媪，女执不愿，致母鞭楚，女以齿稚哀免，今尚待聘耳。”王闻言，俛首默然痴坐，酬应悉乖。赵戏之曰：“君倘垂意，当作冰斧。”王怃然曰：“此念所不敢存。”然日向西，绝不言去。赵又戏请之。王曰：“雅意极所感佩，囊涩奈何！”赵知女性激烈，必当不允，故许以十金为助。王拜谢趋出，罄资而至，得五数，强赵致媪。媪果少之。鸦头言于母曰：“母日责我不作钱树子，今请得如母所愿。我初学作人，报母有日，勿以区区放却财神去。”媪以女性拗执，但得允从，即甚欢喜。遂诺之，使婢邀王郎。赵难中悔，即加金付媪。王与女欢爱甚至。既，谓王曰：“妾烟花下流，不堪匹敌；既蒙缱绻，义即至重。君罄囊博此一宵欢，明日如何？”王泫然悲哽。女曰：“无悲。妾委风尘，实非所愿。顾未有敦笃可托如君者。请以宵遁。”王喜遽起，女亦起。听谯鼓已三下矣。女急易男装，草草偕出，叩主人扉。王故从双卫，托以急务，命仆便发。女以符系仆股并驴耳上，纵辔急驰，目不容启，耳后但闻风鸣。平明至汉口，税屋而止。王惊其异。女曰：“言之得勿惧乎？妾实非人，乃狐耳。母贪淫，日遭虐逼，心所积懑。今幸脱苦海。百里外即非所知，可幸无患。”王略无疑畏，从容曰：“室对芙蓉，家徒四壁，实难自慰，恐终见弃置。”女曰：“何为虑此。今市货皆可居，三数口，淡薄亦足自给。可鬻驴以作资本。”王如言，即于门前设小肆。王与仆公同操作，卖酒贩浆其中。女作披肩，刺荷囊，日获赢余，顾瞻甚优。积年余，渐能蓄婢媪。王自是不着犊鼻，但课督而已。女一日悄然忽悲，曰：“今夜合有难作，奈何！”王问之。女曰：“母已知妾消息，必见凌逼。若遣姊来，吾无忧；恐母自至耳。”夜已央，

女自庆曰："不妨，阿姊来矣。"居无何，妮子排闼入。女笑逆之。妮子骂曰："婢子不羞，随人逃匿。老母令我缚去。"即出索子系女颈。女怒曰："从一者得何罪？"妮子益忿，捽女断衿。家中婢媪皆集。妮子惧，奔出。女曰："姊归，母必自至。大祸不远矣，可速作计。"乃急办装，将更播迁。媪忽掩入，怒容可掬，曰："我固知婢子无礼，须自来也！"女迎跪哀啼。媪不言，揪发提去。王徘徊怆恻，眠食都废。急诣六合，冀得贿赎。至则门庭如故，人物已非。问之居人，俱不知其所徙。悼丧而返。于是俵散客旅，囊资东归。后数年，偶入燕都，过育婴堂，见一儿，七八岁。仆人怪似其主，反复凝注之。王问："看儿何为？"仆笑以对。王亦笑。细视儿，风度磊落。自念乏嗣，因其肖己，爱而赎之。诘其姓字，自称王孜。王曰："子弃之襁褓，何知姓氏？"曰："本师尝言，得我时，胸前有字，书山东王文之子。"王大骇曰："我即王文也，乌得有子？"念必同己姓名者。心窃喜，甚爱惜之。及归，见者不问而知为王生子。孜渐长，孔武有力，喜田猎，不务生产，乐斗好杀；王亦不能箝制之。又自言能见鬼狐，悉不之信。会里中有患狐者，请孜往觇之。至则指狐隐处，令数人随指处击之，即闻狐鸣，毛血交落。由是人益异之。王一日游市廛，忽遇赵东楼，巾袍不整，形色枯黯。惊问所来。赵惨然请间。王乃偕归命酒。赵曰："媪得鸦头，横施楚掠。既北徙，又欲夺其志。女矢不二，因囚置之。生一男，弃诸曲巷；闻在育婴堂，想已长成。此君遗体也，当往访之。"王出涕曰："天幸孽儿已归。"因述本末。又问赵曰："君何落拓至此？"赵叹曰："今而知青楼之好，不可过认真也。夫何言！"先是，媪北徙，赵以负贩从之。货重

难迁者，悉以贱售。途中脚直供亿，烦费不资，因大亏损。妮子索取尤奢。数年，万金荡然。媪见床头金尽，旦夕加白眼。妮子渐寄贵家宿，恒数夜不归。赵愤激，亦无奈之何。适媪他出，鸦头自窗中呼赵曰："勾栏中原无情好，所绸缪者，钱耳。君依恋不去，将掇奇祸。"赵惧，如梦初醒。临行窃往视女。女授书使达王，赵乃归。因以此情为王述之。即出鸦头书。书云："知孜儿已在膝下矣。妾之厄难，东楼君自能缅悉。前世之孽，夫何可言！妾幽室之中，暗无天日，鞭疮裂肤，饥火煎心，易一晨昏，如历年岁。君如不忘汉上雪夜单衾，递互暖抱时，当与儿谋，必能脱妾于厄。母姊虽忍，要皆骨肉，但嘱勿致伤残，是所愿耳。"王读之，不觉泣下。乃以金帛赠赵而去。时孜年十八矣，王为述前后，因示母书。孜怒眥欲裂，即日趋装赴都。询吴媪，至则车马盈门。孜直入，妮子方与湖客饮，望见孜，愕立变色。孜骤进杀之。宾客大骇，以为寇。及视女尸，已化为狐。孜持刀迳入，见媪督婢作羹。孜奔进室门，媪忽不见。孜四顾，急抽矢望屋梁射之，一狐贯心而堕，遂决其首。寻得母所，投石破扉。母子相见，哭各失声。母问媪姊，曰："已诛之矣！"母怒曰："儿何不听吾言！"因命葬郊野。孜伪诺之，剥其皮而藏之。检媪箱箧，尽卷金资，奉母而归。夫妻重谐，悲喜交至。既问媪姊，孜言："在吾囊中。"惊问之，出两革以献。母怒，骂曰："忤逆儿何得如是！"号恸自挝，转侧欲死。王极力抚慰，叱儿葬革。孜忿曰："今得安乐所，顿忘挞楚耶！"母益怒，涕不止。孜葬皮返命，始稍释。王自女归，家益盛。心德赵，报以巨金。赵始知媪母子皆狐也。孜承奉甚孝；然误触之，则恶声暴吼。女谓王曰："儿有拗筋，

不刺去之，终当杀身倾产。”夜俟孜睡，潜絷其手足。孜醒曰：“我无罪。”母曰：“将医尔虐，其勿苦。”孜大叫，转侧不可开。女以巨针刺踝骨侧，三四分许，用力掘断，崩然有声；又于肘间脑际并如之。已乃释缚，拍令安卧。天明，奔候父母，涕泣曰：“儿早夜忆昔所行，都非人类！”父母大喜。从此温和如处女，乡里贤之。

异史氏曰：“妓皆狐也，不谓有狐而妓者；至狐而鸨，则兽而禽矣。灭理伤伦，其何足怪！至百折千磨，之死靡他，此人类所难，而乃于狐也得之乎！唐太宗谓魏征饶更妩媚，吾于鸦头亦云。”

封三娘

范十一娘，瞻城祭酒之女。少艳美，骚雅尤绝。父母钟爱之，求聘者辄令自择；女恒少所可。会上元日，水月寺中诸尼，作“盂兰盆会”。是日，游女如云，女亦诣之。方随喜间，一女子步趋相随，屡望颜色，似欲有言。审视之，二八绝代姝也。悦而好之，转目盼注。女子微笑曰：“姊非范十一娘乎？”答曰：“然。”女子曰：“久闻芳名，人言果不虚谬。”十一娘亦审里居。女笑言：“妾封氏，第三，近在邻村。”把臂欢笑，词致温婉，于是大相爱悦，依恋不舍。十一娘问：“何无伴侣？”曰：“父母早逝，家中止一老妪，留守门户，故不得来。”十一娘将归，封凝眸欲涕，十一娘亦惘然，遂邀过从。封曰：“娘子朱门绣户，妾素无葭莩亲，虑致讥嫌。”十一娘固邀之。答：“俟异日。”十一娘乃脱金钗一股赠之，封

亦摘髻上绿簪为报。十一娘既归，倾想殊切。出所赠簪，非金非玉，家人都不之识，甚异之。日望其来，怅然遂病。父母讯得故，使人于近村谘访之，并无知者。时值重阳，十一娘羸顿无聊，倩侍儿强扶窥园，设褥东篱下。忽一女子攀垣来窥，觇之，则封女也。呼曰："接我以力！"侍儿从之，蓦然遂下。十一娘惊喜顿起，曳坐褥间，责其负约，且问所来。答云："妾家去此尚远，时来舅家作耍。前言近村者，缘舅家耳。别后悬想颇苦，然贫贱者与贵人交，足未登门，先怀惭怍，恐为仆婢下眼觑，是以不果来耳。适经墙外过，闻女子语，便一攀望，冀是小姐，今果如愿。"十一娘固述病源，封亦泣下如雨。因曰："妾来当须秘密。恐造言生事者，飞短流长，所不堪受。"十一娘诺。偕归同榻，快与倾怀。病寻愈。订为姊妹，衣服履舄，辄互易着。见人来，则隐匿夹幙间。积五六月，公及夫人颇闻之。一日，两人方对弈，夫人掩入，谛视惊曰："真吾儿友也！"因谓十一娘："闺中有良友，吾两人所欢，胡不早白？"十一娘因达封意。夫人顾谓三娘曰："伴吾儿极所欣慰，何昧之？"封羞晕满颊，默然拈带而已。夫人去，封乃告别。十一娘苦留之，乃止。一夕，自门外匆皇奔入。泣曰："我固谓不可留，今果遭此大辱！"惊问之。曰："适出更衣，一少年丈夫，横来相干，幸而得逃。如此，复何面目！"十一娘细诘形貌，谢曰："勿须怪，此妾痴兄。会告夫人，杖责之。"封坚辞欲去，十一娘请待天曙。封曰："舅家咫尺，但须一梯度我过墙耳。"十一娘知不可留，使两婢逾垣送之。行半里许，辞谢自去。婢返，十一娘伏床悲泣，如失伉俪。后数月，婢以故至东村，暮归，遇封女从老妪来。婢喜，拜问。封亦恻恻，讯十一娘兴居。

婢捉袂曰："三姑过我。我家姑姑盼欲死！"封曰："我亦思之，但不乐使家人知，归启园门，我自至。"婢归，告十一娘。十一娘喜，从其言，则封已在园中矣。相见各道间阔，绵绵不寐。视婢子熟眠，乃起移与十一娘同枕，私语曰："妾固知小姐未字。以才色门第，何患无贵介婿；然纨裤儿敖不足数。如欲得佳偶，请无以贫富论。"十一娘然之。封又曰："旧年邂逅处，今复作道场，明日再烦一往，当令见一如意郎君。妾少读相人书，颇不参差。"昧爽，封即去，约候兰若。十一娘果往，封已先在。眺览一周，十一娘便约同车。携手出门，见一秀才，年可十七八，布袍不饰，而仪容俊伟。封潜指曰："此翰苑才也。"十一娘略睨之。封别曰："小姐先归，我即继至。"入暮果至，曰："我适物色甚详，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。"十一娘知其贫，不以为可。封曰："娘子何以堕世情哉！此人苟长贫贱者，当抉我眸子去，不复相天下士矣。"十一娘曰："且为奈何？"封曰："愿得一物，持与订盟。"十一娘曰："姊何草草！父母在，不遂如何？"封曰："妾此为，正恐其不遂耳。志若坚，生死何可夺也？"十一娘必不可。封曰："娘子姻缘已动，而魔劫未消。所以故，来报前好耳。请即以所赠金凤钗，矫命赠之。"十一娘方谋更商，封已出门去。时孟生贫而多才，意将择偶，故十八犹未聘也。是日，忽睹两艳，归涉冥想。一更向尽，封三娘款门而入。烛之，识为日中所见，喜致诘问。曰："妾封氏，范十一娘之女伴也。"生大悦，不暇细审，遽前拥抱。封拒曰："妾非毛遂，乃曹丘生。十一娘愿谛永好，请倩冰也。"生愕然不信。封乃以钗示生，生喜不自已，矢曰："劳眷注若此，仆不得十一娘为妇，宁终鳏耳。"封遂去。生诘旦，浼邻媪诣

范夫人。夫人贫之，竟不商女，立使却去。十一娘知之，心失所望，深怨封之误己也；而金钗难返，只须以死矢之。又数日，有某绅为子求婚，恐不谐，浼邑宰作伐。时某方居权要，范公心畏之。以问十一娘，十一娘不乐。母诘之，默默不言，但有涕泪。使人潜告夫人：非孟生，死不嫁！公闻益怒，竟许某绅家。且疑十一娘有私意于生，遂涓吉速成礼。十一娘忿不食，日唯耽卧。至亲迎之前夕，忽起揽镜自妆。夫人窃喜。俄侍女奔白："小姐自经死！"举宅惊涕，痛悔无所复及。三日遂葬。孟生自邻媪返命，愤恨欲绝。然遥遥探访，妄冀复成。察知佳人有主，忿火中烧，万虑俱断矣。未几，闻玉瘗香埋，懵然悲丧，恨不从丽人俱死。向晚出门，意将乘昏夜一哭于十一娘之墓。欻有一人来，近之，则封三娘。向生曰："喜姻好可就矣。"生泫然曰："卿不知十一娘亡耶？"封曰："我所谓可就者，正以其亡。可急唤家人发冢，我有异药能令苏。"生从之，发冢破棺，复掩其穴。生自负尸，与三娘俱归，置榻上；授以药，逾时而苏。顾见三娘，问："此何所？"封指生曰："此孟安仁也。"因告以故，始如梦醒。封惧漏泄，相将去五十里，避匿山村。封欲辞去，十一娘泣留作伴，使别院居。因货殉葬之饰，用为资度，亦称小有。封每遇生来，辄避去。十一娘从容曰："吾姊妹，骨肉不啻也，然终无百年聚。计不若效英皇。"封曰："妾少得异诀，吐纳可以长生，故不愿嫁耳。"十一娘笑曰："世传养生术，汗牛充栋，行而效者谁也？"封曰："妾所得非人世所知。世传并非真诀，唯华陀五禽图，差为不妄。凡修炼家，无非欲血气流通耳。若得厄逆症，作虎形立止，非其验耶！"十一娘阴与生谋，使伪为远出者。入夜，强劝以酒；既醉，

生潜入污之。三娘醒曰："妹子害我矣！倘色戒不破，道成当升第一天。今坠奸谋，命也！"乃起告辞。十一娘告以诚意而哀谢之。封曰："实相告：我乃狐也。缘瞻丽容，忽生爱慕，如茧自缠，遂有今日。此乃情魔之劫，非关人力。再留，则魔更生，无底止矣。娘子福泽正远，珍重自爱。"言已而逝。夫妻惊叹久之。逾年，生乡会果捷，官翰林。投刺谒范公，公愧悔不见。固请之，乃见。生入，执子婿礼，伏拜甚恭。公愧怒，疑生儇薄。生请间，具道情事。公不深信；使人探诸其家，方大惊喜。阴戒勿宣，惧有祸变。又二年，某绅以关节发觉，父子充辽海军，十一娘始归宁焉。

狐　梦

余友毕怡庵，倜傥不群，豪纵自喜。貌丰肥多髭。士林知名。尝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别业，休憩楼上。传言楼上故多狐。毕每读青凤传，心辄向往，恨不一遇。因于楼上摄想凝思。既而归斋，日已抵暮。时暑月燠热，当户而寝。睡中有人摇之。醒而却视，则一妇人，年逾不惑，而风雅犹存。毕惊起，问其谁。曰："我狐也。蒙君注念，心窃感纳。"毕闻而喜，投以嘲谑。妇笑曰："妾齿加长矣，纵人不见恶，先自惭沮。有小女及笄，可侍巾栉。明宵无寓人于室，当即来。"言已而去。至夜，焚香坐伺。妇果携女至。态度娴婉，旷世无匹。妇谓女曰："毕郎与有夙缘，即须留止。明旦早归，勿贪睡也。"毕乃携手入帏，款曲备至。事已，笑曰："肥郎痴重，使人不堪。"未明即去。既夕自来，曰："姊妹辈将为我贺

新郎。明日即屈同去。”问：“何所？”曰：“大姊作筵主，此去不远也。”果候之，良久不至，身渐倦惰。才伏案头，女忽入曰：“劳君久伺矣。”乃握手而行。奄至一处，有大院落。直上中堂，则见灯烛荧荧，灿若星点。俄而主人至，年近二旬，淡妆绝美。欵衽称贺已，将践席，婢入白：“二娘子至。”见一女子入，年可十八九，笑向女曰：“妹子已破瓜矣。新郎颇如意否？”女以扇击背，白眼视之。二娘曰：“记儿时与妹相扑为戏，妹畏人数肋骨，远呵手指，即笑不可耐。便怒谓我当嫁僬侥国小王子。我谓婢子他日嫁多髭郎，刺破小吻，今果然矣。”大娘笑曰：“无怪三娘子怒诅也！新郎在侧，直尔憨跳！”顷之，合尊促坐，宴笑甚欢。忽一小女抱一猫至，年可十二三，雏发未燥，而艳媚入骨。大娘曰：“四妹妹亦要见姊丈也？此无坐处。”因提抱膝头，取肴果饵之。移时，转置二娘怀中，曰：“压我胫骨酸痛。”二娘曰：“婢子许大，身如百钧重，我脆弱不堪。既欲见姊丈，姊丈故壮伟，肥膝耐坐。”乃捉置毕怀。入怀香耎，轻若无人。毕抱与同杯饮。大娘曰：“小婢勿过饮，醉失仪容，恐姊丈所笑。”小女孜孜展笑，以手弄猫，猫戛然鸣。大娘曰：“尚不抛却，抱走蚤虱矣！”二娘曰：“请以狸奴为令，执箸交传，鸣处则饮。”众如其教。至毕辄鸣。毕故豪饮，连举数觥，乃知小女子故捉令鸣也，因大喧笑。二姊曰：“小妹子归休，压煞郎君，恐三姊怨人。”小女郎乃抱猫去。大姊见毕善饮，乃摘髻子贮酒以劝。视髻仅容升许；然饮之，觉有数斗之多。比干，视之则荷盖也。二娘亦欲相酬，毕辞不胜酒。二娘出一口脂合子，大于弹丸，酌曰：“既不胜酒，聊以示意。”毕视之，一吸可尽；接吸百口，更无干时。女在旁，以小莲杯易合子去，曰：“勿为

奸人所算。”置合案上，则一巨钵。二娘曰：“何预汝事！三日郎君，便如许亲爱耶！”毕持杯向口立尽。把之腻软；审之非杯，乃罗袜一勾，衬饰工绝。二娘夺骂曰：“猾婢！何时盗人履子去，怪足冰冷也！”遂起，入室易鳥。女约离席告别。女送出村，使毕自归。瞥然醒寤，竟是梦景；而鼻口醺醺，酒气犹浓，异之。至暮，女来曰：“昨宵未醉死耶？”毕言：“方疑是梦。”女曰：“姊妹怖君狂譟，故托之梦，实非梦也。”女每与毕弈，毕輒负。女笑曰：“君日嗜此，我谓必大高着；今视之，只平平耳。”毕求指诲。女曰：“弈之为术，在人自悟，我何能益君？朝夕渐染，或当有异。”居数月，毕觉稍进。女试之，笑曰：“尚未，尚未！”毕出与所常共弈者游，则人觉其异，咸奇之。毕为人坦直，胸无宿物，微泄之。女已知，责曰：“无惑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。屡嘱慎密，何尚尔尔！”怫然欲去。毕谢过不遑，女乃稍解；然由此来寖踈矣。积年余，一夕来，兀坐相向。与之弈，不弈；与之寝，不寝。怅然良久，曰：“君视我孰如青凤？”曰：“殆过之。”曰：“我自惭弗如。然聊斋与君文字交，请烦作小传，未必千载下无爱忆如君者。”曰：“夙有此志；曩遵旧嘱，故秘之。”女曰：“向为是嘱，今已将别，复何讳？”问：“何往？”曰：“妾与四妹妹为西王母征作花鸟使，不复得来矣。”毕求赠言。曰：“盛气平，过自寡。”遂起捉手曰：“君送我。”行至里许，洒涕分手，曰：“彼此有志，未必无会期也。”乃去。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，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，细述其异。余曰：“有狐若此，则聊斋之笔墨有荣光矣！”遂志之。

卷　十

布　客

长清某，贩布为业，客于泰安。闻有术人工星命之学，诣问休咎。术人推之曰："运数大恶，可速归。"某惧，囊资北下。途中遇一短衣人，似是隶胥。渐渍与语，遂相知悦。屡市餐饮，呼与共啜。短衣人甚德之。某问所营干，答言："将适长清，有所勾致。"问为何人，短衣人出牒，示令自审；第一即己姓名。骇曰："何事见勾？"短衣人曰："我乃蒿里人，东四司隶役。想子寿数尽矣。"某出涕求救。鬼曰："不能。然牒上名多，拘集尚需时日。子速归，处置后事，我最后相招，此即所以报交好耳。"无何，至河际，断绝桥梁，行人艰涉。鬼曰："子行死矣，一文亦将不去。请即建桥，利行人；虽颇烦费，然于子未必无小益。"某然之。某归，告妻子作周身具。尅日鸠工建桥。久之，鬼竟不至。心窃疑之。一日，鬼忽来曰："我已以建桥事上报城隍，转达冥司矣，谓此一节可延寿命。今牒名已除，敬以报命。"某喜感谢。后再至泰山，不忘鬼德，敬赍楮锭，呼名酹奠。既出，见短衣人匆遽而来曰："子几祸我！适司君方莅事，幸不闻之。不然，奈何！"送之数武，曰："后勿复来。倘有事北往，自当迂道过访。"遂别而去。

农人驱狐

有农人耕于山下，妇以陶器为饷。食已，置器垄畔。向暮视之，器中余粥尽空。如是者屡。心疑之，因睨注以觇之。有狐来，探首器中。农人荷锄潜往，力击之。狐惊窜走。器囊头，苦不得脱；狐颠蹶，触器碎落，出首，见农人，窜益急，越山而去。后数年，山南有贵家女，苦狐缠祟，敕勒无灵。狐谓女曰："纸上符咒，能奈我何？"女绐之曰："汝道术良深，可幸永好。顾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？"狐曰："我罔所怖。但十年前在北山时，尝窃食田畔，被一人戴阔笠，持曲项兵，几为所戮，至今犹悸。"女告父。父思投其所畏，但不知姓名、居里，无从问讯。会仆以故至山村，向人偶道。旁一人惊曰："此与曩年事适相符，将无向所逐狐，今能为怪耶？"仆异之，归告主人。主人喜，即命仆马招农人来，敬白所求。农人笑曰："曩所遇诚有之，顾未必即为此物。且既能怪变，岂复畏一农人？"贵家固强之，使披戴如尔日状，入室，以锄卓地，咤曰："我日觅汝不可得，汝乃逃匿在此耶！今相值，决杀不宥！"言已，即闻狐鸣于室。农人益作威怒。狐即哀言乞命。农人叱曰："速去，释汝。"女见狐捧头鼠窜而去。自是遂安。

章阿端

卫辉戚生，少年蕴藉，有气敢任。时大姓有巨第，白昼见鬼，死亡相继，愿以贱售。生廉其直，购居之。而第阔人稀，东院楼亭，蒿艾成林，亦姑废置。家人夜惊，辄相哗以鬼。两月余，丧一婢。无何，生妻以暮至楼亭，既归得病，数日寻毙。家人益惧，劝生他徙。生不听。而块然无偶，憭慄自伤。婢仆辈又时以怪异相聒。生怒，盛气襆被，独卧荒亭中，留烛以觇其异。久之无他，亦竟睡去。忽有人以手探被，反复扪挲。生醒视之，则一老大婢，挛耳蓬头，臃肿无度。生知其鬼，捉臂推之，笑曰："尊范不堪承教！"婢惭，敛手蹀躞而去。少顷，一女郎自西北隅出，神情婉妙。闯然至灯下，骂曰："何处狂生，居然高卧！"生起笑曰："小生此间之第主，候卿讨房税耳。"遂裸而捉之。女急遁。生先趋西北隅，阻其归路。女计穷，便坐床上。近临之，对烛如仙；渐拥诸怀。女笑曰："狂生不畏鬼耶？将祸尔死！"生强解裙襦，则亦不甚抗拒。已而自白曰："妾章氏，小字阿端。误适荡子，刚愎不仁，横加折辱，遂愤怛夭逝，葬此二十余年矣。此宅下皆坟冢也。"问："老婢为谁？"曰："亦一故鬼，从妾服役。上有生人居，则鬼不安于夜室，适令驱君耳。"问："扪挲何为？"女笑曰："此婢三十年未经人道，其情可悯；然亦太不自谅矣。要之：悭怯者，鬼益侮弄之；刚肠者，不敢犯也。"听远钟响断，着衣下床，曰："如不见猜，夜当复至。"入夕，果来，绸缪益欢。生曰："室人不幸殂

谢，感悼不释于怀。卿能为我致之否？”女闻之，感然曰：“妾死二十年，谁一致念者！君诚多情，妾当极力。然闻投生有地矣，不知尚在冥司否。”逾夕，告生曰：“娘子将生贵人家。以生前失环挞婢，婢自缢死，此案未结，以故迟留。今尚寄药王廊下，有监守者。妾使婢往行贿，或将来也。”生问：“卿何闲散？”曰：“凡枉死鬼不自投见，阎罗天子不及知也。”二鼓向尽，老婢果引生妻而至。生执手大悲，妻含涕不能言。女别去，曰：“两人可话契阔，另夜请相见也。”生问婢死事，妻曰：“无妨，行结矣。”上床偎抱，款若平生之欢。由此遂以为常。后五日，妻忽泣曰：“明日将赴山东，乖离苦长，奈何！”生闻言，挥涕流离，哀不自胜。女劝曰：“妾有一策，可得暂聚。”共收涕询之。女请以纸钱十提，焚南堂杏树下，持贿押生者，俾缓时日。生从之。至夕，妻至，曰：“幸赖端娘，今得十日聚。”生喜，禁女勿去，留与连床，暮以暨晓，惟恐欢尽。过七八日，生以限期将满，夫妻终夜涕泣。问计于女，女曰：“势难再谋。然试为之，非冥资百万不可。”生焚之如数。女来，喜曰：“妾使人与押生者关说，初难之；既见多金，心始摇。今已以他鬼代生矣。”自此，白日亦不复去，令生塞户牖，灯烛不绝。如是年余，女忽病，瞀闷懊恢，恍惚如见鬼状。妻抚之曰：“此为鬼病。”生曰：“端娘已鬼，又何鬼之能病？”妻曰：“不然。人死为鬼，鬼死为蟫。鬼之畏蟫，犹人之畏鬼也。”生欲为聘巫医。曰：“鬼何可以人疗？邻媪王氏，今行术于冥间，可往召之。然去此十余里，妾足弱不能行，烦君焚刍马。”生从之。马方爇，即见婢女牵赤骝，授绥庭下，转瞬已杳。少顷，与一老妪叠骑而来，絷马廊柱。妪入，切女十指。既而端坐，首燭

俦作态。仆地移时，蹶而起曰："我黑山大王也。娘子病大笃，幸遇小神，福泽不浅哉！此孽鬼为殃，不妨，不妨！但是病有瘳，须厚我供养，金百铤、钱百贯，盛筵一设，不得少缺。"妻一一嗷应。妪又仆而苏，向病者呵叱，乃已。既而欲去。妻送诸庭外，赠之以马，欣然而去。入视女郎，似稍清醒。夫妻大悦，抚问之。女忽言曰："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。合目辄见冤鬼，命也！"因泣下。越宿，病益沉殆，曲体战栗，妄有所睹。拉生同卧，以首入怀，似畏扑捉。生一起，则惊叫不宁。如此六七日，夫妻无所为计。会生他出，半日而归，闻妻哭声。惊问，则端娘已毙床上，委脱犹存。启之，白骨俨然。生大恸，以生人礼葬于祖墓之侧。一夜，妻梦中呜咽。摇而问之，答云："适梦端娘来，言其夫为蟹鬼，怒其改节泉下，衔恨索命去，祈我作道场以忏之。"生早起，即将如教。妻止之曰："度鬼非君所可与力也。"乃起去。逾刻而来，曰："余已命人邀僧侣。当先焚钱纸作用度。"生从之。日方落，僧众毕集，金铙法鼓，一如人世。妻每谓其聒耳，生殊不闻。道场既毕，妻又梦端娘来谢，言："冤已解矣，将生作城隍之女。烦为转致。"生与妻居三年，家人初闻而惧，久之渐习。生不在，则隔窗启禀。一夜，向生啼曰："前押生者，今情弊漏泄，按责甚急，恐不能久聚矣。"数日，果疾，曰："情之所钟，本愿长死，不乐生也。今将永诀，得非数乎！"生遑遽求策。曰："是不可为也。"问："受责乎？"曰："薄有所责。然偷生之罪大，偷死之罪小，"言讫，不动。细审之，面庞形质，渐就澌灭矣。生每独宿亭中，冀有他遇，终亦寂然，人心遂安。

花姑子

安幼舆，陕之拔贡生。为人挥霍好义，喜放生。见猎者获禽兽，辄不惜重直，买释之。会舅家丧葬，往助执绋。暮归，路经华岳，迷窜山谷中。心大恐。一矢之外，忽见灯火，趋投之。数武中，欻见一叟，伛偻曳杖，斜径疾行。安停足，方欲致问，叟先诘谁何。安以迷途告；且言灯火处必是山村，将以投止。叟曰："此非安乐乡。幸老夫来，可从去，茅庐可以下榻。"安大悦，从行里许，睹小村。叟叩荆扉，一妪出，启关曰："郎子来耶？"叟曰："诺。"既入，则舍宇湫隘。叟挑灯促坐，便命随便具食。又谓妪曰："此非他，是我恩主。婆子不能行步，可唤花姑子来酾酒。"俄女郎以馔具入，立叟侧，秋波斜盼。安视之，芳容韶齿，殆类天仙。叟顾令煨酒。房西隅有煤炉，女郎入房拨火。安问："此公何人？"答曰："老夫章姓。年七十，止有此女。田家少婢仆，以君非他人，故敢出妻见子，幸勿哂也。"安问："婿家何里？"答云："尚未。"安赞其慧丽，称不容口。叟方谦挹，忽闻女郎惊号。叟奔入，则酒沸火腾。叟乃救止。訶曰："老大婢，濡猛不知耶！"回首，见炉傍有蔫心插紫姑未竟，又訶曰："发蓬蓬许，才如婴儿！"持向安曰："贪此生涯，致酒腾沸。蒙君子奖誉，岂不羞死！"安审谛之，眉目袍服，制甚精工。赞曰："虽近儿戏，亦见慧心。"斟酌移时，女频来行酒，嫣然含笑，殊不羞涩。安注目情动。忽闻妪呼，叟便去。安觑无人，谓女曰："睹仙容，使我魂失。欲通媒妁，恐

其不遂，如何？”女抱壶向火，默若不闻；屡问不对。生渐入室。女起厉色曰：“狂郎入闼，将欲何为！”生长跪哀之。女夺门欲去。安暴起要遮，狎接臆脰。女颤声疾呼，叟匆遽入问。安释手而出，殊切愧惧。女从容向父曰：“酒复涌沸，非郎君来，壶子融化矣。”安闻女言，心始安妥，益德之。魂魄颠倒，丧所怀来。于是伪醉离席，女亦遂去。叟设裀褥，阖扉乃出。安不能寐，未曙，呼别。至家，即浼交好者造庐求聘，终日而返，竟莫得其居里。安遂命仆马，寻途自往。至则绝壁巉岩，竟无村落；访诸近里，此姓绝少。失望而归，并忘食寝。由此得昏瞀之疾；强啖汤粥，则喷嚏欲吐；溃乱中辄呼花姑子。家人不解，但终夜环伺之，气势阽危。一夜，守者困怠并寐，生矇眬中，觉有人揣而抚之。略开眸，则花姑子立床下，不觉神气清醒。熟视女郎，潸潸涕堕。女倾头笑曰：“痴儿何至此耶？”乃登榻坐安股，以两手为按太阳穴。安觉脑麝奇香，穿鼻沁骨。按数刻，忽觉汗满天庭，渐达肢体。小语曰：“室中多人，我不便住。三日后当复相望。”又于绣袪中出数蒸饼置床头，悄然遂去。安至中夜，汗已思食，扪饼啖之。不知所包何料，甘美非常，遂尽三枚。又以衣覆余饼，懵懵酣睡，辰分始醒，如释重负。三日，饼尽，精神倍爽。乃遣散家人。又虑女来不得其门而入，潜出斋庭，悉脱扃键。未几，女果至，笑曰：“痴郎子！不谢巫耶？”安喜极，抱与绸缪，恩爱甚至。已而曰：“妾冒险蒙垢，所以故，来报重恩耳。实不能永谐琴瑟，幸早别图。”安默默良久，乃问曰：“素昧生平，何处与卿家有旧，实所不忆。”女不言，但云：“君自思之。”生固求永好。女曰：“屡屡夜奔，固不可；常谐伉俪，亦不能。”安闻言，悒悒而悲。女曰：“必欲

相谐，明宵请临妾家。”安乃收悲以欣，问曰：“道路辽远，卿纤纤之步，何遂能来？”曰：“妾固未归。东头聋媪我姨行，为君故，淹留至今，家中恐所疑怪。”安与同衾，但觉气息肌肤，无处不香。问曰：“熏何芗泽，致侵肌骨？”女曰：“妾生来便尔，非由熏饰。”安益奇之。女早起言别，安虑迷途，女约相候于路。安抵暮驰去，女果伺待，偕至旧所。叟媪欢逆。酒肴无佳品，杂具藜藿。既而请安寝。女子殊不瞻顾，颇涉疑念。更既深，女始至，曰：“父母絮絮不寝，致劳久待。”浹洽终夜，谓安曰：“今宵之会，乃百年之别。”安惊问之。答曰：“父母以小村孤寂，故将远徙。与君好合，尽此夜耳。”安不忍释，俯仰悲怆。依恋之间，夜色渐曙。叟忽闯然入，骂曰：“婢子玷我清门，使人愧怍欲死！”女失色，草草奔出。叟亦出，且行且詈。安惊孱愕怯，无以自容，潜奔而归。数日徘徊，心境殆不可过。因思夜往，逾墙以伺其便。叟固言有恩，即令事泄，当无大谴。遂乘夜窜往，蹀躞山中，迷闷不知所往。大惧。方觅归途，见谷中隐有舍宇；喜诣之，则闬闳高壮，似是世家，重门尚未扃也。安向门者询章氏之居。有青衣出，问：“昏夜何人询章氏？”安曰：“是吾亲好，偶迷居向。”青衣曰：“男子无问章也。此是渠妗家，花姑今即在此，容传白之。”入未几，即出邀安。才登廊舍，花姑趋出迎，谓青衣曰：“安郎奔波中夜，想已困殆，可伺床寝。”少间，携手入帷。安问：“妗家何别无人？”女曰：“妗他出，留妾代守。幸与郎遇，岂非夙缘？”然偎傍之际，觉甚腥羶，心疑有异。女抱安颈，遽以舌舐鼻孔，彻脑如刺。安骇绝，急欲逃脱，而身若巨缕之缚。少时，闷然不觉矣。安不归，家中觅者穷人迹。或言暮遇于山径者，家人入

山寻之，则裸死危崖下。惊怪莫察其由，舁归。众方聚哭，一女郎来吊，自门外嗷啕而入。抚尸捺鼻，涕洟其中，呼曰："天乎，天乎！何愚冥至此！"痛哭声嘶，移时乃已。告家人曰："停以七日，勿殓也。"众不知何人，方将启问；女傲不为礼，含涕径出，留之不顾。尾其后，转瞬已杳。群疑为神，谨遵所教。至夜又来，哭如昨。及七夜，安忽苏，反侧以呻。家人尽骇。女子入，相向呜咽。安举手，挥众令去。女出青草一束，燂汤升许，即床头进之，顷刻能言。叹曰："再杀之惟卿，再生之亦惟卿矣！"因述所遇。女曰："此蛇精冒妾也。前迷道时，所见灯光，即是物也。"安曰："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？毋乃仙乎？"女曰："久欲言之，恐致惊怪。君五年前，曾于华山道上买猎獐而放之否？"曰："然，其有之。"曰："是即妾父也。前言大德，盖以此故。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。妾与父讼诸阎摩王，王弗善也。父愿怀道代郎死，哀之七日，始得当。今之邂逅，幸耳。然君虽生，必且痿痹不仁；得蛇血和酒饮之，病乃可除。"生衔恨切齿，而虑其无术可以擒之。女曰："不难。但多残生命，累我百年不得飞升。其穴在老崖中，可于晡时聚茅焚之，外以强弩戒备，妖物可得。"言已，别曰："妾不能终事，实所哀惨。然为君故，业行已损其七，幸悯宥也。月来觉腹中震动，恐是孽根。男与女，岁后当相寄耳。"流涕而去。安经宿，觉腰下尽死，爬抓无所痛痒。乃以女言告家人。家人往，如其言，炽火穴中。有巨白蛇冲焰而出。数弩齐发，射杀之。火熄入洞，蛇大小数百头，皆焦而死。家人归，以蛇血进。安服三日，两股渐能转侧，半年始起。后独行谷中，遇老妪以绷席抱婴儿授之，曰："吾女致意郎君。"安方欲问讯，瞥不复

见。启襁视之，男也。抱归，竟不复娶。

异史氏曰："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，此非定论也。蒙恩衔结至于没齿，则人有惭于禽兽者矣。至于花姑，始而寄慧于憨，终而寄情于恕，乃知憨者慧之极，恕者情之至也，仙乎仙乎！"

武孝廉

武孝廉石某，囊资赴都，将求铨叙。至德州，暴病，唾血不起，长卧舟中。仆篡金亡去。石大恚，病益加，资粮断绝。榜人谋委弃之。会有女子乘船，夜来临泊，闻之，自愿以舟载石。榜人悦，扶石登女舟。石视之，妇四十余，被服灿丽，神采犹都。呻以感谢。妇临审曰："君夙有瘵根，今魂魄已游墟墓。"石闻之，嗷然哀哭。妇曰："我有丸药，能起死。苟病瘳，勿相忘。"石洒泣矢盟。妇乃以药饵石；半日，觉少痊。妇即榻供甘旨，殷勤过于夫妇。石益德之。月余，病良已。石膝行而前，敬之如母。妇曰："妾茕独无依，如不以色衰见憎，愿侍巾栉。"时石三十余，丧偶经年，闻之，喜愜过望，遂相燕好。妇乃出藏金，使入都营干，相约返与同归。石赴都夤缘，选得本省司阃；余金市舆马，冠盖赫奕。阴念妇腊已高，终非良偶，因以百金聘王氏女为继室。心中悚怯，恐妇闻知，遂避德州道，迂途履任。年余不通音耗。有石中表，偶至德州，与妇为邻。妇知之，诣问石况。某以实对。妇大骂，因告以情。某亦代为不平，慰解曰："或署中务冗，尚未暇遑。乞修尺一书，为嫂寄之。"妇如其言。

某敬以达石，石殊不置意。又年余，妇自往归石，止于旅舍，托官署司宾者通姓氏。石令绝之。一日，方燕饮，闻喧詈声，释杯凝听，则妇已搴帘入矣。石大骇，面色如土。妇指骂曰："薄情郎！安乐耶？试思富若贵何所自来？我与汝情分不薄，即欲置婢妾，相谋何害？"石累足屏气，不能复作声。久之，长跪自投，诡辞求宥。妇气稍平。石与王氏谋，使以妹礼见妇。王氏雅不欲；石固哀之，乃往。王拜，妇亦答拜。曰："妹勿惧，我非悍妒者。曩事，实人情所不堪，即妹亦当不愿有是郎。"遂为王缅述本末。王亦忿恨，因与交詈石。石不能自为地，惟求自赎，遂相安帖。初，妇之未入也，石戒阍人勿通。至此，怒阍人，阴诘让之。阍人固言管钥未发，无入者，不服。石疑之，而不敢问妇，两虽言笑，而终非所好也。幸妇娴婉，不争夕。三餐后，掩闼早眠，并不问良人夜宿何所。王初犹自危；见其如此，益敬之。晏旦往朝，如事姑嫜。妇御下宽和有体，而明察若神。一日，石失印绶，合署沸腾，屑屑往还，无所为计。妇笑言："无忧，竭井可得。"石从之，果得焉。叩其故，辄笑不言。隐约间，似知盗者之名姓，然终不肯泄。居之终岁，察其行多异。石疑其非人，常于寝后使人瞰听之，但闻床上终夜作振衣声，亦不知其何为。妇与王极相怜爱。一夕，石以赴臬司未归，妇与王饮，不觉过醉，就卧席间，化而为狐。王怜之，覆以锦褥。未几，石入，王告以异。石欲杀之。王曰："即狐，何负于君？"石不听，急觅佩刀。而妇已醒，骂曰："虺蝮之行，而豺狼之心，必不可与久居！曩时啖药，乞赐还也！"即唾石面。石觉森寒如浇冰水，喉中习习作痒，呕出，则丸药如故。妇拾之，忿然径出，追之已杳。石中夜旧症复作，血嗽不止，

半载而卒。

异史氏曰："石孝廉翩翩若书生，或言其折节能下士，语人如恐伤。壮年殂谢，士林悼之。至闻其负狐妇一事，则与李十郎何以少异？"

西湖主

陈生弼教，字明允，燕人也。家贫，从副将军贾绾作记室。泊舟洞庭，适猪婆龙浮水面，贾射之中背。有鱼衔龙尾不去，并获之。锁置桅间，奄存气息；而龙吻张翕，似求援拯。生恻然心动，请于贾而释之。携有金疮药，戏敷患处，纵之水中，浮沉逾刻而没。后年余，生北归，复经洞庭，大风覆舟。幸扳一竹篦，漂泊终夜，绎木而止。援岸方升，有浮尸继至，则其僮仆。力引出之，已就毙矣。惨怛无聊，坐石憩息。但见小山耸翠，细柳摇青，行人绝少，无可问途。自迟明以及辰后，怅怅靡之。忽僮仆肢体微动，喜而扪之。无何，呕水数斗，醒然顿苏。相与曝衣石上，近午始燥可着。而枵肠辘辘，饥不可堪。于是越山疾行，冀有村落。才至半山，闻鸣镝声。方凝听间，有二女郎乘骏马来，骋如撒菽。各以红绡抹额，髻插雉尾；著小袖紫衣，腰束绿锦，一挟弹，一臂青鞲。度过岭头，则数十骑猎于榛莽，并皆姝丽，装束若一。生不敢前。有男子步驰，似是驭卒，因就问之。答曰："此西湖主猎首山也。"生述所来，且告之馁。驭卒解裹粮授之，嘱云："宜即远避，犯驾当死！"生惧，疾趋下山。茂林中隐有殿阁，谓是兰若。近临之，粉垣围沓，溪

水横流，朱门半启，石桥通焉。攀扉一望，则台榭环云，拟于上苑，又疑是贵家园亭。逡巡而入，横藤碍路，香花扑人。过数折曲栏，又是别一院宇，垂杨数十株，高拂朱簷。山鸟一鸣，则花片乱飞；深苑微风，则榆钱自落。怡目快心，殆非人世。穿过小亭，有秋千一架，上与云齐；而罥索沉沉，杳无人迹。因疑地近闺阁，恇怯未敢深入。俄闻马腾于门，似有女子笑语。生与僮潜伏花丛中。未几，笑声渐近，闻一女子曰："今日猎兴不佳，获禽绝少。"又一女曰："非是公主射得雁落，几空劳仆马也。"无何，红妆数辈，拥一女郎至亭上坐。秃袖戎装，年可十四五。鬟多敛雾，腰细惊风，玉蕊琼英，未足方喻。诸女子献茗熏香，灿如堆锦。移时，女起，历阶而下。一女曰："公主鞍马劳顿，尚能秋千否？"公主笑诺。遂有驾肩者，捉臂者，褰裙者，挽扶而上。公主舒皓腕，蹑利屣，轻如飞燕，蹴入云宵。已而扶下。群曰："公主真仙人也！"喜笑而去。生睨良久，神志飞扬。迨人声既寂，出诣秋千下，徘徊凝想。见篱下有红巾，知为群美所遗，喜纳袖中。登其亭，见案上设有文具，遂援笔题巾曰："雅戏何人拟半仙？分明琼女散金莲。广寒队里恐相妒，莫信凌波上九天。"题已，吟诵而出。复寻故径，则重门扃锢矣。踟蹰罔计，返而楼阁亭台，涉历殆尽。一女掩入，惊问："何得来此？"生揖之曰："失路之人，幸乞垂救。"女问："拾得红巾否？"生曰："有之。然已玷染，奈何？"因出之。女大惊曰："汝死无所矣！此公主所常御，涂鸦若此，何能为地？"生失色，哀求脱免。女曰："窃窥宫仪，罪已不赦。念汝儒冠蕴藉，欲以私意相全；今孽乃自作，将何为计？"遂皇皇持巾去。生心悸肌栗，恨无翅翎，惟

延颈俟死。久之，女复来，潜贺曰："子有生望矣！公主看巾三四遍，辗然无怒容，或当放君去。宜姑耐守，勿得攀树钻垣，发觉不宥矣。"日已寝暮，凶祥不能自必；而饿焰中烧，忧煎欲死。无何，女子挑灯至。一婢提壶榼，出酒食饷生。生急问消息，女云："适我乘间言：'园中秀才，可恕则放之；不然，饿且死。'公主沉思云：'深夜教渠何之？'遂命馈君食。此非恶耗也。"生徊徨终夜，危不自安。辰刻向尽，女子又饷之。生哀求缓颊，女曰："公主不言放，亦不言杀。我辈下人，何敢屑屑渎告？"既而斜日西转，眺望方殷，女子坌身急奔而入，曰："殆矣！多言者泄其事于王妃；妃展巾抵地，大骂狂伧，祸不远矣！"生大惊，面如灰土，长跪请教。忽闻人语纷拏，女摇手避去。数人持索，汹汹入户。内一婢熟视曰："将谓何人，陈郎耶？"遂止持索者，曰："且勿且勿，待白王妃来。"返身急去。少间来曰："王妃请陈郎入。"生战惕从之。经数十门户，至一宫殿，碧箔银钩。即有美姬揭帘，唱："陈生至。"上一丽者，袍服炫冶。生伏地稽首曰："万里孤臣，幸恕余生！"妃急起曳之曰："我非君子，无以有今日。婢辈无知，致忤佳客，罪何可赎！"即设华筵，酌以镂盃。生茫然不解其故。妃曰："再造之恩，恨无所报。息女蒙题巾之爱，当是天缘，今夕即遣奉侍。"生意出非望，神惝恍而无着。日方暮，一婢前白："公主严妆已竟。"妃命引生就帐。忽而笙管嗷嘈，阶下悉践花罽；门当藩溷，处处皆笼烛。数十妖姬扶公主交拜。麝兰之气，充溢殿庭。既而相将入帏，两相倾爱。生曰："羁旅之臣，生平不省拜侍。点污芳巾，得免斧锧幸矣；反赐姻好，实非所望。"公主曰："妾母，湖君妃子，乃扬江王女。

旧岁归宁，偶游湖上，为流矢所中。蒙君脱免，又赐刀圭之药，一门戴佩，常不去心。郎勿以非类见疑。妾从龙君得长生诀，愿与郎共之。”生乃悟为神人，因问：“婢子何以相识？”曰：“尔日洞庭舟上，曾有小鱼衔尾，即此婢也。”又问：“既不见诛，何迟迟不赐纵脱？”笑曰：“实怜君才，但不得自主。颠倒终夜，他人不及知也。”生叹曰：“卿我鲍叔也。馈食者谁？”曰：“阿念，亦妾腹心。”生曰：“何以报德？”笑曰：“侍君有日，徐图塞责未晚耳。”生问：“大王何在？”曰：“从关圣征蚩尤未归。”居数日，生虑家中无耗，悬念綦切，乃先以平安书遣仆归。家中闻洞庭舟覆，妻子缞绖已年余矣。仆归，始知不死，而音问梗塞，终恐漂泊难返。又半载，生忽至，裘马甚都，囊中金宝充盈。由此富有巨万，声色豪奢，世家所不能及。七八年间，生子五人。日日宴集宾客，宫室饮馔之奉，穷极丰盛。或问所遇，言之无少隐讳。有童稚之交梁子俊者，宦游南服十余年。归过洞庭，见一画舫，雕槛朱窗，笙歌幽细，缓荡烟波。时有美人推窗凭眺。梁注目舫中，见一少年丈夫，科头叠股其上；傍有二八姝丽，挼莎交摩。念必楚襄贵官，而驺从殊少。凝眸审谛，则陈明允也。不觉凭栏酣叫。生闻呼，罢棹，出临鹢首，邀梁过舟。见残肴满案，酒雾犹浓。生立命撤去。顷之，美婢三五，进酒烹茗，山海珍错，目所未睹。梁惊曰：“十年不见，何富贵一至于此！”笑曰：“君小觑穷措大，不能发迹耶？”问：“适共饮何人？”曰：“山荆耳。”梁又异之。问：“携家何往？”答：“将西渡。”梁欲再诘，生遽命歌以侑酒。一言甫毕，旱雷聒耳，肉竹嘈杂，不复可闻言笑。梁见佳丽满前，乘醉大言曰：“明允公，能令我真果消魂否？”生

笑云："足下醉矣！然有一美妾之资，可赠故人。"遂命侍儿进明珠一颗，曰："绿珠不难再购，明我非吝惜者。"乃趋别曰："小事忙迫，不能与故人久聚。"遂送梁归舟，开缆径去。梁归，探诸其家，则生方与客饮。因问："昨在洞庭，何归之速？"答曰："无之。"梁乃追述所见，一坐尽骇。生笑曰："君误矣，仆岂有分身术耶？"众异之，而究莫解其故。后八十一岁而终。逾殡，讶其棺轻，开之，则空棺耳。

异史氏曰："竹篦不沉，红巾题句，此其中具有鬼神；而要之皆恻隐之一念所通也。逾宫室妻妾，一身而两享其奉，即又不可解矣。昔有愿娇妻美妾、贵子贤孙，而兼长生不死者，仅得其半耳。岂仙人中亦有汾阳、季伦耶？"

孝　子

青州东香山之前，有周顺亭者，事母至孝。母股生巨疽，痛不可忍，昼夜嘤呻。周抚肌进药，至忘寝食。数月不痊，周忧煎无以为计。梦父告曰："母疾赖汝孝。然此疮非人膏涂之不能愈，徒劳焦恻也。"醒而异之。乃起，以利刃割胁肉；肉脱落，觉不甚苦。急以布缠腰际，血亦不注。于是烹肉持膏，敷母患处，痛截然顿止。母喜，问："何药而灵效如此？"周诡对之。母疮寻愈。周每掩护割处，即妻子亦不知也。既痊，有巨痕如掌。妻诘之，始得其情。

异史氏曰："刲股为伤生之事，君子不贵。然愚夫妇何知伤生之为不孝哉？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已者而已。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，犹在天壤。司风教者，重务良多，无暇彰表，

则阐幽明微，赖兹刍荛。”

阎　王

李常久，临朐人。壶榼于野，见旋风蓬蓬而来，敬酹奠之。后以故他适，路傍有广第，殿阁弘丽。一青衣人自内出，邀李，李固辞。青衣要遮甚殷。李曰：“素不识荆，得毋误耶？”青衣云：“不误。”便言李姓字。问：“此谁家第？”云：“入自知之。”入，进一层，见一女子，手足钉扉上。近视之，其嫂也。大骇。李有嫂，臂生恶疽，不起者年余矣。因自念何得至此。转疑招致意恶，畏阻却步。青衣促之，乃入。至殿下，上一人，冠带如王者，气象威猛。李跪伏，莫敢仰视。王者命曳起之，慰之曰：“勿惧。我以曩昔扰子杯酌，欲一见相谢，无他故也。”李心始安，然终不知其故。王者又曰：“汝不忆田野酹奠时乎？”李顿悟，知其为神，顿首曰：“适见嫂氏受此严刑，骨肉之情，实怆于怀。乞王怜宥！”王者曰：“此甚悍妒，宜得是罚。三年前，汝兄妾盘肠而产，彼阴以针刺肠上，俾至今脏腑常痛。此岂有人理者！”李固哀之。乃曰：“便以子故宥之。当归劝悍妇改行。”李谢而出，则扉上无人矣。归视嫂，嫂卧榻上，创血殷席。时以妾拂意故，方致诟骂。李遽劝曰：“嫂勿复尔！今日恶苦，皆平日忌嫉所致。”嫂怒曰：“小郎若个好男儿；又房中娘子贤似孟姑姑，任郎君东家眠，西家宿，不敢一作声。自当是小郎大乾纲，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媪！”李微哂曰：“嫂勿怒，若言其情，恐欲哭不暇矣。”曰：“便曾不盗得王母箩中线，又

未与玉皇案前吏一眨眼，中怀坦坦，何处可用哭者！”李小语曰：“针刺人肠，宜何罪？”嫂勃然色变，问此言之因。李告之故。嫂战惕不已，涕泗流离而哀鸣曰：“吾不敢矣！”啼泪未乾，觉疼顿止，旬日而瘥。由是力改前辙，遂称贤淑。后妾再产，肠复堕，针宛然在焉。拔去之，肠痛乃瘳。

异史氏曰：“或谓天下悍妒如某者，正复不少，恨阴网之漏多也。余谓：不然。冥司之罚，未必无甚于钉扉者，但无回信耳。”

土　偶

沂水马姓者，娶妻王氏，琴瑟甚笃。马早逝，王父母欲夺其志，王矢节不他。姑怜其少，亦劝之，王不听。母曰：“汝志良佳，然齿太幼，儿又无出。每见有勉强于初，而贻羞于后者，固不如早嫁，犹恒情也。”王正容，以死自誓，母乃任之。女命塑工肖夫像，每食酬献如生时。一夕，将寝，忽见土偶人欠伸而下。骇心愕顾，即已暴长如人，真其夫也。女惧，呼母。鬼止之曰：“勿尔。感卿情好，幽壤酸心。一门有忠贞，数世祖宗，皆有光荣。吾父生有损德，应无嗣，遂至促我茂龄。冥司念尔苦节，故令我归，与汝生一子，以承祧绪。”女亦沾襟。遂燕好如平生。鸡鸣即下榻去。如此月余，觉腹微动。鬼乃泣曰：“限期已满，从此永诀矣！”遂绝。女初不言；既而腹渐大，不能隐，阴以告母。母疑涉妄；然窥女无他，大惑不解。十月果举一男。向人言之，闻者罔不匿笑；女亦无以自伸。有里正故与马有隙，告诸邑

令。令拘讯邻人，并无异言。令曰："闻鬼子无影，有影者伪也。"抱儿日中，影淡淡如轻烟然。又刺儿指血付土偶上，立入无痕；取他偶涂之，一拭便去。以此信之。及长，口鼻言动，无一不肖马者。群疑始解。

长治女子

陈欢乐，潞之长治人。有女慧美。有道士行乞，睨之而去。由是日托钵近村间。适一瞽人自陈家出，道士追与同行，问："何来？"瞽云："适过陈家推造命。"道士曰："闻其家有女郎，我中表亲欲求姻好，但未知其甲子。"瞽为之述之，道士乃别而去。居数日，女绣于房，忽觉足麻痹，渐至股，又渐至腰腹，俄而晕然倾仆。逾刻始恍惚能立，将寻告父母。及出门，则见茫茫黑波中，一路如线，骇而却退，门舍居庐，已被黑水淹没。又视路上，行人绝少，惟一道士缓步于前。遂遥尾之，冀见同乡，一相告语。走数里以来，忽视里舍，视之，则己家门。大骇曰："奔驰如许，固犹在村中。何向来迷惘若此！"欣然入门，父母尚未归。复仍至己房，所绣业履，犹在榻上。自觉奔波殆极，就榻憩坐。道士忽入，女大惊欲遁。道士捉而捺之。女欲号，则喑不能声。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。女觉魂飘飘离壳而立。四顾家舍全非，惟有崩崖若覆。视道士以己心血点木人上，又复叠指诅咒；女觉木人遂与己合。道士嘱曰："自此当听差遣，勿得违误！"遂佩戴之。陈氏失女，举家惶惑。寻至牛头山，始闻村人传言，岭下一女子剖心而死。陈奔验，果其女也。泣以诉

宰。宰拘岭下居人，拷掠几遍，迄无端绪。姑收群犯，以待覆勘。道士去数里外，坐路旁柳树下，忽谓女曰："今遣汝第一差，往侦邑中审狱状。去当隐身暖阁上。倘见官宰用印，即当趋避，切记勿忘！限汝辰去巳来。迟一刻，则以一针刺汝心中，令作急痛；二刻，刺二针；三刻则使汝魂魄消灭矣。"女闻之，四体惊悚，飘然遂去。瞬息至官廨，如言伏阁上。一时岭下人罗跪堂下，尚未讯诘。适将钤印公牒，女未及避，而印已出匣。女觉身体重耎，纸格似不能胜，嚗然作响。满堂愕顾。宰命再举，响如前；三举，翻堕地下。众悉闻之。宰起祝曰："如是冤鬼，当便直陈，为汝昭雪。"女哽咽而前，历言道士杀己状、遣己状。宰差役驰去，至柳下，道士果在。捉还，一鞠而服。人犯乃释。宰问："汝冤雪何归？"女曰："将从大人。"宰曰："吾署中无处可容，不如暂归汝家。"女良久曰："官署即吾家，我将入矣。"宰又问，音响已寂。退入宅中，则夫人生女矣。

义　犬

潞安某甲，父陷狱将死。搜括囊蓄，得百金，将诣郡关说。跨骡出，则所养黑犬从之。呵逐使退；既走，则又从之，鞭逐不返。从行数十里。某下骑，趋路侧私焉。既，乃以石投犬，犬始奔去；某既行，则犬忽然复来，啮骡尾。某怒鞭之，犬鸣吠不已。忽跃在前，愤龁骡首，似欲阻其去路。某以为不祥，益怒，回骑驰逐之。视犬已远，乃返辔急驰，抵郡已暮。及扪腰橐，金亡其半，涔涔汗下，魂魄都失。

辗转终夜，顿念犬吠有因。候关出城，细审来途。又自计南北冲衢，行人如蚁，遗金宁有存理。逡巡至下骑所，见犬毙草间，毛汗湿如洗。提耳起视，则封金俨然。感其义，买棺葬之，人以为义犬冢云。

伍秋月

秦邮王鼎，字仙湖。为人慷慨有力，广交游。年十八未娶。每远游，恒经岁不返。兄鼐，江北名士，友于甚笃。劝弟勿游，将为择偶。生不听，命舟抵镇江访友。友他出，因税居于逆旅阁上。江水澄波，金山在目，心甚快之。次日，友来，请生移居，辞不去。居半月余，夜梦一女郎来，年可十四五，容华端妙，上床与合，既寤而遗。颇怪之，亦以为偶。入夜，又梦之，如是三四夜。心大异之，不敢熄烛，身虽偃卧，惕然自警。才交睫，梦女复来；方狎，忽自惊寤；急开目，则见少女如仙，俨然犹在抱也。见生醒，颇自愧怯。生虽知非人，意亦甚得；无暇问讯，直与驰骤。女若不堪，曰："狂暴如此，无怪人不敢明告也。"生始诘之，答云："妾伍氏秋月。先父名儒，邃与易数。常珍爱妾；但言寿不永，故不许字人。后十五岁果夭殁，即攒葬阁东，令与地平。亦无冢志，惟立片石于棺侧曰：'伍秋月，葬无冢，三十年，嫁王鼎。'今已三十年，君适至。心喜，亟欲自荐，寸心羞怯，故假之梦寐耳。"王亦喜，复求讫事。曰："妾少须阳气，欲求复生，实不禁此风雨。后日好合无限，何必今宵。"遂起而去。次夕，复至，坐对笑谑，欢若平生。灭烛登床，无异生

人；但女既起，则遗泄流离，沾染裀褥。一夕，月明莹澈，小步庭中。问女："冥中亦有城郭否？"答曰："与阳等耳。冥间城府，不在此处，去此可三四里。但以夜为昼。"问："生人能见之否？"答云："亦可。"生请往观，女诺之。乘月去，女飘忽若风，王极力追随。欻至一处，女言："不远矣。"生瞻望殊罔所见。女以唾涂其两眦，启之，明倍于常，视夜色不殊白昼。顿见雉堞在杳蔼中，路上行人，如趋墟市。俄二皂絷三四人过，末一人怪类其兄。趋近之，果兄。骇问："兄那得到此？"兄见鼎，潸然零涕，曰："自不知何事强被拘囚。"生怒曰："我兄秉礼君子，何至缧绁如此！"便请二皂，幸且宽释。皂不肯，殊大傲睨。生恚，欲与争。兄止之曰："此是官命，亦合奉法，但余乏用度，索贿良苦。弟归宜措置。"生把兄臂，哭失声。皂怒，猛掣项索，兄顿颠蹶。生见之，忿火填胸，不能制止，即解佩刀，立决皂首。一皂喊嘶，生又决之。女大惊曰："杀官使，罪不宥！迟则祸及！请即觅舟北发，归家勿摘提幡，杜门绝出入七日，保无虑也。"生乃挽兄，夜买小舟，火急北渡。归见吊客在门，知兄果死。闭门下钥始入，视兄已渺；入室，则亡者已苏，便呼："饿死矣！可急备汤饼。"时死已二日，家人尽骇。生乃备言其故。七日启关，去丧幡，人始知其复苏。亲友集问，但伪对之。转思秋月，想念颇烦。遂复南下，至旧阁，秉烛久待，女竟不至。朦胧欲寝，见一妪来，曰："秋月小娘子致意郎君：前以公役被杀，凶犯逃亡，捉得娘子去，现在监押，押役遇之虐。日日盼郎君，当谋作经纪。"生悲愤，便从妪去。至一城都，入西郭，妪指一门曰："小娘子即寄此间。"王入，见房舍颇繁，寄顿囚犯甚多，并无秋月。又进一小扉，斗室中有

灯火。王近窗以窥，则秋月坐榻上，掩袖呜泣。二役在侧，撮颐捉履，引以嘲戏，女啼益急。一役挽颈曰："既罪犯，尚守贞耶？"王怒不暇语，持刀直入，一役一刀，摧斩如麻，篡取女郎而出。幸无觉者。才至旅舍，蓦然即醒。方怪幻梦之凶，见秋月含涕而立。生惊起曳坐，告之以梦。女曰："真也，非梦也。"生惊曰："且为奈何！"女叹曰："此有定数。妾待月尽，始是生期；今已如此，急何能待！当速发瘗处，载妾同归，日频唤妾名，三日可活。但未满时日，骨耎足弱，不能为君任井臼耳。"言已，草草欲出。又返身曰："妾几忘之，冥追若何？生时，父传我符书，言三十年后可佩，今其时矣。"乃索笔疾书两符，曰："一君自佩，一粘妾背。"送之出，志其没处，掘尺许，即见棺木，亦已败腐。侧有小碑，果如女言。发棺视之，女颜色如生。抱入房中，衣裳随风尽化。粘符已，以被褥严裹，负至江滨；呼舟急渡，伪言妹急病，将送归其家。幸南风大竞，甫晓已达里门。抱女安置，始告兄嫂。一家惊顾，亦莫敢直言其惑。生启衾，长呼秋月，夜辄拥尸而寝。日渐温暖，三日竟苏，七日能步；更衣拜嫂，盈盈然神仙不殊。但十步之外，须人而行；不则随风摇曳，屡欲倾侧。见者以为身有此病，转更增媚。每劝生曰："君罪孽太深，宜积德诵经以忏之。不然，寿恐不永也。"生素不佞佛，至此归依甚虔。后亦无恙。

异史氏曰："余每欲上言，定律凡杀公役者，罪减平人三等。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。故能诛锄蠹役者，即为循良；即稍苛之不可谓虐。况冥中原无定法，倘有恶人，刀锯鼎镬不以为酷。若人心之所快，即冥王之所善也。岂罪致冥追，遂可幸而逃哉！"

莲花公主

胶州窦旭，字晓晖。方昼寝，见一褐衣人立榻前，逡巡惶顾，似欲有言。生问之，答云："相公奉屈。"生问："相公何人？"曰："近在邻境。"从之而出。转过墙屋，导至一处，叠阁重楼，万椽相接，曲折而行。觉万户千门，迥非人世。又见宫人女官，往来甚夥，都向褐衣人问曰："窦郎来乎？"褐衣人诺。俄，一贵官出迎，见生甚恭。既登堂，生启问曰："素既不叙，遂疏参谒。过蒙宠接，颇注疑念。"贵官曰："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，倾风结慕，深愿思晤焉。"生益骇，问："王何人？"答云："少间自悉。"无何，二女官至，以双旌导生行。入重门，见殿上一王者，见生入，降阶而迎，执宾主礼。礼已，践席，列筵丰盛。仰视殿上一扁曰"桂府"。生踧蹙不能致词。王曰："忝近芳邻，缘即至深。便当畅怀，勿致疑畏。"生唯唯。酒数行，筐歌作于下，钲鼓不鸣，音声幽细。稍间，王忽左右顾曰："朕一言，烦卿等属对：'才人登桂府。'"四座方思，生即应云："君子爱莲花。"王大悦曰："奇哉！莲花乃公主小字，何适合如此？宁非夙分？传语公主，不可不出一晤君子。"移时，珮环声近，兰麝香浓，则公主至矣。年十六七，妙好无双。王命向生展拜，曰："此即莲花小女也。"拜已而去。生睹之，神情摇动，木坐凝思。王举觞劝饮，目竟罔睹。王似微察其意，乃曰："息女宜相匹敌，但自惭不类，如何？"生怅然若痴，即又不闻。近坐者蹑之曰："王揖君未见，王言君未闻耶？"生茫乎若失，懊懆自惭，

离席曰："臣蒙优渥，不觉过醉，仪节失次，幸王垂宥。然日旰君勤，即告出也。"王起曰："既见君子，实惬心好，何仓卒而便言离也？卿既不住，亦无敢于强。若烦萦念，更当再邀。"遂命内官导之出。途中，内官语生曰："适王为可匹敌，似欲附为婚姻，何默不一言？"生顿足而悔，步步追恨，遂至己家。忽然醒寤，则返照已残。冥坐观想，历历在目。晚斋灭烛，冀旧梦可以复寻，而邯郸路渺，悔叹而已。一夕，与友人共榻，忽见前内官来，传王命相召。生喜，从去。见王伏谒。王曳起，延止隅坐，曰："别后知劳思眷。谬以小女子奉裳衣，想不过嫌也。"生即拜谢。王命学士大臣，陪侍宴饮。酒阑，宫人前白："公主妆竟。"俄见数十宫女，拥公主出。以红锦覆首，凌波微步，挽上氍毹，与生交拜成礼。已而送归馆舍。洞房温清，穷极芳膩。生曰："有卿在目，真使人乐而忘死。但恐今日之遭乃是梦耳。"公主掩口曰："明明妾与君，那得是梦？"诘旦方起，戏为公主匀铅黄；已而以带围腰，布指度足。公主笑问："君颠耶？"曰："臣屡为梦误，故细志之。倘是梦时，亦足动悬想耳。"调笑未已，忽一宫女驰入曰："妖入宫门，王避偏殿，凶祸不远矣！"生大惊，趋见王。王执手泣曰："君子不弃，方图永好。讵期孽降自天，国祚将覆，且复奈何！"生惊问何说。王以案上一章，授生启读。章曰"含香殿大学士臣黑翼，为非常怪异，祈早迁都，以存国脉事：据黄门报称：自五月初六日，来一千丈巨蟒，盘踞宫外，吞噬内外臣民一万三千八百余口；所过宫殿尽成丘墟，等因。臣奋勇前窥，确见妖蟒：头如山岳，目等江海；昂首则殿阁齐吞，伸腰则楼垣尽覆。真千古未见之凶，万代不遭之祸！社稷宗庙，危在旦夕！乞皇上早率宫眷，速迁乐

土”云云。生览毕，面如灰土。即有宫人奔奏：“妖物至矣！”阁殿哀呼，惨无天日。王仓遽不知所为，但泣顾曰：“小女已累先生，速回避难。”生垒息而返。公主方与左右抱首哀鸣，见生入，牵袂曰：“郎焉置妾？”生怆恻欲绝，乃捉腕思曰：“小生贫贱，惭无金屋。有茅庐三四间，姑同窜匿可乎？”公主含涕曰：“急何能择，乞携速往。”生乃挽扶而出。未几，至家。公主曰：“此大安宅，胜故国多矣。然妾从君来，父母何依？请别筑一舍，当举国相从。”生难之。公主曰：“不能急人之急，安用郎也！”生略慰解，即已入室。公主伏床悲啼，不可劝止。焦思无术，顿然而醒，始知梦也。而耳畔啼声，嘤嘤未绝。审听之，殊非人声，乃蜂子二三头，飞鸣枕上。大叫怪事。友人诘之，乃以梦告。友人亦诧为异。共起视蜂，依依裳袂间，拂之不去。友人劝为营巢。生如所请，督工构造。方竖两堵，而群蜂自墙外来，络绎如绳。顶尖未合，飞集盈斗。迹其所自，则邻翁之旧圃也。圃中蜂一房，三十余年矣，生息颇繁。或以生事告翁。翁覘之，蜂户寂然。发其壁，则蛇据其中，长丈许。捉而杀之。乃知巨蟒即此物也。蜂入生家，滋息更盛，亦无他异。

绿衣女

于生，名璟，字小宋，益都人。读书醴泉寺。夜方披诵，忽女子在窗外赞曰：“于相公勤读哉！”生念：深山何处得女子？方疑思间，女已推扉笑入，曰：“勤读哉！”于惊起，视之，绿衣长裙，婉妙无比。于知非人，因诘里居。女

曰："君视妾当非能咋噬者，何劳穷问？"于心好之，遂与寝处。罗襦既解，腰细殆不盈掬。更筹方尽，翩然遂去。由此无夕不至。一夕共酌，谈吐间妙解音律。于曰："卿声娇细，倘度一曲，必能销魂。"女笑曰："不敢度曲，恐销君魂耳。"于固请之。女曰："妾非吝惜，恐为他人所闻。君必欲之，请便献丑；但只微声示意可耳。"遂以莲钩轻点床足，歌云："树上乌臼鸟，赚奴中夜散。不怨绣鞋湿，只恐郎无伴。"声细如蝇，才可辨认。而静听之，宛转滑烈，动耳摇心。歌已，启门窥曰："防窗外有人。"绕屋周视，乃入。生曰："卿何疑惧之深？"笑曰："谚云：'偷生鬼子常畏人。'妾之谓矣。"既而就寝，惕然不喜，曰："生平之分，殆止此乎？"于急问之，女曰："妾心动，妾禄尽矣。"于慰之曰："心动眼瞤，盖是常也，何遽此云？"女稍释，复相绸缪。更漏既歇，披衣下榻。方将启关，徘徊复返，曰："不知何故，惶惭心怯。祈送我出门。"于果起，送诸门外。女曰："君伫望我；我逾垣去，君方归。"于曰："诺。"视女转过房廊，寂不复见，方欲归寝，闻女号救甚急。于奔往，四顾无迹，声在檐间。举首细视，则一蛛大如弹，搏捉一物，哀鸣声嘶。于破网挑下，去其缚缠，则一绿蜂，奄然将毙矣。捉归室中，置案头。停苏移时，始能行步。徐登砚池，自以身投墨汁，出伏几上，走作"谢"字。频展双翼，已乃穿窗而去。自此遂绝。

黎　氏

龙门谢中条者，佻达无行。三十余丧妻，遗二子一女，

晨夕啼号，萦累甚苦。谋聘继室，低昂未就。暂雇佣媪以抚子女。一日，翔步山途，忽一妇人出其后。斜以窥觇，是好女子，年二十许。心悦之，戏曰："娘子独行，不畏怖耶？"妇走不对。又曰："娘子纤步，山径殊难。"妇仍不顾。谢四望无人，近身侧，遽挛其腕，遂曳入幽谷，将以强合，妇怒呼曰："何处强人，横来相侵！"谢牵挽而行，更不休止。妇步履跌蹶，困窘无计，乃曰："燕婉之求，乃若此耶？缓我当相就耳。"谢从之。偕入静壑，野合既已，遂相欢爱。妇问其里居姓氏，谢以实告。既亦问妇，妇言："妾黎氏。不幸早寡，姑又殒殁，块然一身，无所依倚，故常至母家耳。"谢曰："我亦鳏也，能相从乎？"妇问："君有子女无也？"谢曰："实不相欺：若论枕席之事，交好者亦颇不乏。只是儿啼女哭，令人不耐。"妇踌躇曰："此大难事，观君衣服袜履款样，亦只平平，我自谓能办。但继母难做，恐不胜诮让耳。"谢曰："请勿疑阻。我自不言，人何干焉？"妇亦微纳。转而虑曰："肌肤已沾，有何不从？但有悍伯，每以我为奇货，恐不允谐，将复何如？"谢亦忧皇，谋与逃窜。妇曰："我亦思之烂熟。所虑家人一泄，两非所便。"谢云："此即细事。家中惟一老媪，立便遣去。"妇喜，遂与同归。先匿外舍；谢即入遣媪讫，扫榻迎妇，备极欢好。妇便操作，兼为儿女补缀，辛勤甚至。谢得妇，嬖爱异常，日惟闭门相对，更不通客。月余，适以公事出，反关乃去。及归，则中门严闭，扣之不应。排阖而入，渺无人迹。方至寝室，一巨狼冲门跃出，几惊绝。入视，子女皆无，鲜血殷地，惟三头存焉。返身追狼，已不知所之矣。

异史氏曰："士则无行，报亦惨矣。再娶者，皆引狼入

室耳，况将于野合逃窜中求贤妇哉！断弦者宜三复之。”

荷花三娘子

湖州宗湘若，士人也。秋日巡视田垄，见禾稼茂密处振摇甚动。疑之，越陌往觇，则有男女野合。一笑将返。即见男子靦然结带，草草径去。女子亦起。细审之，雅甚娟好。心悦之，欲就绸缪，实惭鄙恶。乃略近拂拭曰：“桑中之游乐乎？”女笑不语。宗近身启衣，肤腻如脂。于是挼莎上下几遍，女笑曰：“腐秀才！要如何便如何耳，狂探何为？”诘其姓氏。曰：“春风一度，即别东西，何劳审究？岂将留名字作贞坊耶？”宗曰：“野田草露中，乃山村牧猪奴所为，我不习惯。以卿丽质，即私约亦当自重，何至屑屑如此？”女闻言，极意嘉纳。宗言：“荒斋不远，请过留连。”女曰：“我出已久，恐人所疑，夜分可耳。”问宗门户物志甚悉，乃趋斜径，疾行而去。更初，果至宗斋。殢雨尤云，备极亲爱。积有月日，密无知者。会一番僧卓锡村寺，见宗惊曰：“君身有邪气，曾何所遇？”答言：“无之。”过数日，悄然忽病。女每夕携佳果饵之，殷勤抚问，如夫妻之好。然卧后必强宗与合。宗抱病，颇不耐之。心疑其非人，而亦无术绝使去。因曰：“曩和尚谓我妖惑，今果病，其言验矣。明日屈之来，便求符咒。”女惨然色变。宗益疑之。次日，遣人以情告僧。僧曰：“此狐也。其技尚浅，易就束缚。”乃书符二道，付嘱曰：“归以静坛一事置榻前，即以一符贴坛口。待狐窜入，急覆以盆；再以一符贴盆上，投釜汤烈火烹煮，少顷毙矣。”家人

归，并如僧教。夜深，女始至，探袖中金橘，方将就榻问讯。忽坛口飕飗一声，女已吸入。家人暴起，覆口贴符，方欲就煮。宗见金橘散满地上，因追念情好，怆然感动，遽命释之。揭符去覆，女子自坛中出，狼狈颇殆，稽首曰："大道将成，一旦几为灰烬！君仁人也，誓必相报。"遂去。数日，宗益沉绵，若将陨坠。家人趋市，为购材木。途中遇一女子，问曰："汝是宗湘若纪纲否？"答云："是。"曰："宗郎是我表兄。闻病沉笃，将便省视，适有故不得去。灵药一裹，劳寄致之。"家人受归。宗念中表迄无姊妹，知是狐报。服其药，果大瘳，旬日平复。心德之，祷诸虚室，愿一再觏。一夜，闭户独酌，忽闻弹指敲窗。拔关出视，则狐女也。大悦，把手称谢，延止共饮。女曰："别来耿耿，思无以报高厚。今为君觅一良匹，聊足塞责否？"宗问："何人？"女曰："非君所知。明日辰刻，早越南湖，如见有采菱女着冰縠帔者，当急趋之。苟迷所往，即视堤边有短干莲花隐叶底，便采归，以蜡火爇其蒂，当得美妇，兼致修龄。"宗谨受教。既而告别，宗固挽之。女曰："自遭厄劫，顿悟大道。即奈何以衾裯之爱取人仇怨？"厉色辞去。宗如言至南湖，见荷荡中佳丽颇多。中一垂髫人，衣冰縠，绝代也。促舟劘逼，忽迷所往。即拨荷丛，果有红莲一枝，干不盈尺，折之而归。入门置几上，削蜡于旁，将以爇火。一回顾，化为姝丽。宗惊喜伏拜。女曰："痴生！我是妖狐，将为君祟矣！"宗不听。女曰："谁教子者？"答曰："小生自能识卿，何待教？"捉臂牵之，随手而下，化为怪石，高尺许，面面玲珑。乃携供案上，焚香再拜而祝之。入夜，杜门塞窦，惟恐其亡。平旦视之，即又非石，纱帔一袭，遥闻芗泽；展视领衿，犹存

余赋。宗覆衾拥之而卧。暮起挑灯，既返，则垂髫人在枕上。喜极，恐其复化，哀祝而后就之。女笑曰："孽障哉！不知何人饶舌，遂教风狂儿屑碎欲死！"乃不复拒。而款洽间，若不胜任，屡乞休止。宗不听。女曰："如此，我便化去！"宗惧而罢。由是两情甚谐。而金帛常盈箱箧，亦不知所自来。女见人喏喏，似口不能道辞；生亦讳言其异。怀孕十余月，计日当产。入室，嘱宗杜门禁款者，自乃以刀剖脐下，取子出，令宗裂帛束之，过宿而愈。又六七年，谓宗曰："夙孽偿满，请告别也。"宗闻泣下，曰："卿归我时，贫苦不自立，赖卿小阜，何忍遽离逿？且卿又无邦族，他日儿不知母，亦一恨事。"女亦怅悒曰："聚必有散，固是常也。儿福相，君亦期颐，更何求？妾本荷氏，倘蒙思眷，抱妾旧物而呼曰：'荷花三娘子！'当有见耳。"言已解脱，曰："我去矣。"惊顾间，飞去已高于顶。宗跃起，急曳之，捉得履，履脱及地，化为石燕，色红于丹朱，内外莹彻，若水晶然，拾而藏之。捡视箱中，初来时所着冰縠帔尚在。每一忆念，抱呼"荷花三娘子"，则宛然女郎，欢容笑黛，并肖生平，但不语耳。

友人云："'花如解语还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。'放翁佳句，可为此传写照。"

采薇翁

明鼎革，干戈蜂起。於陵刘芝生先生，聚众数万，将南渡。忽一肥男子诣栅门，敞衣露腹，请见兵主。先生延入与语，大悦之。问其姓名，自号采薇翁。刘留参帷幄，赠以刃。

翁言："我自有利兵，无须矛戟。"问："兵何在？"翁乃捋衣露腹，脐大可容鸡子，忍气鼓之，忽脐中塞肤，嗤然突出剑跗，握而抽之，白刃如霜。刘大惊，问："止此乎？"笑指腹曰："此武库也，何所不有！"命取弓矢，又如前状，出雕弓一具；略一闭息，则一矢飞堕，其出不穷。已而欲插脐中，即都不见。刘神之，与同寝处，敬礼甚备。时营中号令虽严，而乌合之群，时出剽掠。翁曰："兵贵纪律。今统数万之众，而不能镇慑人心，此败亡之道。"刘善之，于是纠察卒伍，有掠取妇女财物者，枭以示众。军中稍肃，而终不能绝。翁不时乘马出，遨游部伍间，而军中悍将骄卒，辄首自堕地，不知何因。因共疑翁。前进严饬之策，兵士已畏恶之；至此益相憾怨。诸部领酋于刘曰："采薇翁妖术也。自古名将，止闻以智，不闻以术。浮云、白雀之徒，终致灭亡。今无辜将士，往往自失其首，人情汹惧；将军与处，亦危道也，不如图之。"刘从其言，谋俟其寝而诛之。使觇翁，翁坦腹方卧，鼻息如雷。众大喜，以兵绕舍，两人持刀入，断其头，及举刀，头已复合，息如故，大惊。又砍其腹，腹裂无血，其中戈矛森聚，尽露其颖。众益骇，不敢近。遥拨以矰，而铁弩大发，射中数人。众惊散，白刘。刘急诣之，已杳矣。

鹿衔草

关外山中多鹿。土人戴鹿首伏莽中，卷叶作声，鹿即群至。然牡少而牝多。牡交群牝，千百必遍，既遍遂死。众牝嗅之，知其死，分走谷中，衔异草置吻旁以熏之，顷刻复苏。

急鸣金施铳，群鹿惊走。因取其草，可以回生。

小　棺

天津有舟人某，夜梦一人教之曰："明日有载竹笥赁舟者，索之千金；不然，勿渡也。"某醒，不以为信。既寐，复梦，且书"顾、厵、厵"三字于壁，嘱云："倘渠吝价，当即书此示之。"某异之。但不识其字，亦不解何意。次日，留心行旅。日向西，果有一人驱骡载笥来，问舟。某如梦索价。其人笑之。反复良久，某牵手以指书前字。其人大愕，即刻而灭。搜其装载，则小棺数万余，每具仅长尺许，各贮滴血而已。某以三字传示遐迩，并无知者。未几，吴逆叛谋既露，党羽尽诛，陈尸几如棺数焉。徐白山云。

李　生

商河李生，好道。村外里余有兰若，筑精舍三楹，趺坐其中。游食缁黄，往来寄宿，辄与倾谈，供给不厌。一日，大雪严寒，有老僧担囊借榻，其词元妙。信宿将行，固挽之，留数日。适生以他故归，僧嘱早至，意将别。生鸡鸣而往，扣关不应。逾垣入，见室中灯火荧然，疑其所作，潜窥之，僧趋装矣。一瘦驴絷灯架上，细审，不类真驴，颇似殉葬物；然耳尾时动，气咻咻然。俄而装成，启户牵出。生潜尾之。山门外故有大池，僧系驴池树，裸入水中，遍体掬濯，

已而着衣，牵驴入亦濯之。既而加装趋乘，行绝驶。生始呼之。僧但遥拱致谢，语不及闻，而去已远矣。此王梅庵言之。李其友人。曾至其家，见堂上一匾，书"待死堂"，亦达士也。

蒋太史

蒋太史超，记前世为峨嵋僧，数梦到故居庵前潭边濯足。为人笃嗜内典，一意台宗，虽早登禁林，尝有出世之想。假归江南，抵秦陲不欲归。子哭挽之，弗听。遂入蜀，居成都金沙寺；久之，又至峨嵋，居伏虎寺，示疾祖化。自书偈云："翛然猿鹤自来亲，老纳无端堕业尘。妄向鑊汤求避热，那从大海去翻身。功名傀儡场中物，妻子骷髅队里人。只有君亲无答报，生生常自祝能仁。"

王阮亭曰："蒋，金坛人，金坛故名金沙；又其字虎臣，卒没于峨嵋伏虎寺：名皆巧合，亦奇。予壬子典试蜀中，蒋在峨嵋，寄予书云：'身是峨嵋老僧，故万里归骨于此。'寻化去。余有挽诗云：'西风三十载，九病一迁官。忽忆峨嵋好，真忘蜀道难。法云晴浩荡，春雪气高寒。万里堪埋骨，天成白玉棺。'盖用书中语也。"

徽俗

徽人多化物类出院求食。有客寓旅店，时见群鼠入米盎，驱之即遁。客伺其入，骤覆之，瓢水贯注其中。顷之，尽毙。主人全家暴卒，惟一子在。讼客，官原而宥之。

卷十一

郭　生

郭生，邑之东山人。少嗜读，但山村无所就正，年二十余，字画多讹。先是，家中患狐，服食器用，辄多亡失，深患苦之。一夜读，卷置案头，狐涂鸦甚，狼藉不辨行墨。因择其稍洁者辑读之，仅得六七十首。心恚愤而无如何。又积窗课二十余篇，待质名流。晨起，见翻摊案上，墨汁浓泚殆尽。恨甚。会王生者，以故至山，素与郭善，登门造访。见污本，问之。郭具言所苦，且出残课示王。王谛玩之，其所涂留，似有春秋；又复视涴卷，类冗杂可删。讶曰："狐似有意。不唯无患，当即以为师。"过数月，回视旧作，顿觉所涂良确。于是改作两题，置案上以观其异。比晓，又涂之。积年余，不复涂；但以浓墨作巨点，淋漓满纸。郭异之，持以白王。王阅之曰："狐真尔师也，佳幅可售矣。"是岁，果入邑庠。郭以是德狐，恒置鸡黍，备狐啖饮。每市房书名稿，不自选择，但决于狐。由是两试俱列前名，入闱中副车。时叶、缪诸公稿，风雅艳丽，家传而户诵之。郭有抄本，爱惜臻至，忽被倾浓墨碗许于上，污荫几无余字；又拟题构作，自觉快意，悉浪涂之：于是渐不信狐。无何，叶公以正文体被收，又稍稍服其先见。然每作一文，经营惨淡，辄被涂污。

自以屡拔前茅，心气颇高，以是益疑狐妄。乃录向之洒点多者试之，狐又尽泚之。乃笑曰："是真妄矣！何前是而今非也！"遂不为狐设馔，取读本锁箱簏中。但见封锢俨然，启视，则卷面涂四画，粗于指；第一章画五，二章亦画五，后即无有矣。自是狐竟寂然。后郭一次四等，两次五等，始知其兆已寓意于画也。

异史氏曰："满招损，谦受益，天道也。名小立，遂自以为是，执叶、缪之故习，狃而不变，势不至大败涂地不止也。满之为害如是夫！"

金生色

金生色，晋宁人也。娶同村木姓女。生一子，方周岁。金忽病，自分必死。谓妻曰："我死，子必嫁，勿守也！"妻闻之，甘词厚誓，期以必死。金摇手呼母曰："我死，劳看阿保，勿令守也。"母哭应之。既而金果死。木媪来哭已，谓金母曰："天降凶忧，婿遽遭殒命。女太幼弱，将何为计？"母悲悼中，闻媪言，不胜愤激，盛气对曰："必以守！"媪惭而罢。夜伴女寝，私谓女曰："人尽夫也。以儿好手足，何患无良匹！小儿女不早作人家，耽耽守此襁褓物，宁非痴子！倘必令守，不宜以面目好相向。"金母过，颇闻絮语，益恚。明日，谓媪曰："亡人有遗嘱，本不教妇守也。今既急不能待，乃必以守！"媪怒而去。母夜梦子来，涕泣相劝，心异之。使人言于木，约殡后听妇所适。而询术家，本年墓向不利。妇思自衔以售，缞绖之中，不忘涂泽。居家犹素妆；一归宁，

则崭然新艳。母知之，心弗善也；以其将为他人妇，亦隐忍之。于是妇益肆。村中有无赖子董贵者，见而好之，以金啖金邻媪，求通殷勤于妇。夜分由媪家踰垣以达妇所，因与会合往来。积有旬日，丑声四塞，所不知者唯母耳。妇室夜唯一小婢，妇腹心也。一夕，两情方洽，闻木震响，声如爆竹。婢在外榻，见亡者自幛后出，带剑入寝室去。俄闻二人骇诧声。少顷，董裸奔出。无何，金捽妇发亦出。妇大嗥。母惊起，见妇赤体走出，方将启关。问之不答，出门追视，寂不闻声，竟迷所往。入妇室，灯火犹亮。卧榻前见男子屨，呼婢；婢始战惕而出，具言其异，相与骇怪而已。董窜过邻家，团伏墙隅。移时，闻人声渐息，始起。身无寸缕，苦寒战栗，将假衣于媪。视院一室，双扉虚掩，因而暂入。暗摸榻上，触女子足，知为邻子妇。顿起淫心，乘其寝，潜就私之。妇醒，问："汝来乎？"应曰："诺。"妇竟不疑，狎亵备至。先是，邻子以故赴北村，嘱妻掩户以待其归。既返，闻室内有声，疑而审听，音态绝秽。大怒，操戈入室。董惧，窜于床下。邻子就戮之。又欲杀妻。妻泣而告以误，乃释之。但不知床下何人。呼母起，共火之，仅能辨认。视之，奄有气息；诘其所来，犹自供吐。而刃伤数处，血溢不止，少顷已死。媪仓皇失措，谓子曰："捉奸而单戮之，子且奈何？"子不得已，遂又杀妻。是夜，木翁方寝，闻户外拉杂之声；出窥则火炽于檐，而纵火人犹徬徨未去。翁大呼，家人毕集。幸火初燃，尚易扑灭。命人操兵弩，搜纵火者。见一人趫捷如猿，竟越垣去。垣外乃翁家桃园，园中四绕周墉皆峻固。数人登梯以望，踪迹殊杳；唯墙下块然微动。问之不应，射之而耎。启扉往验，则女子白身卧，矢贯胸脑。

细烛之，则翁女而金妇也。骇告主人，翁媪惊惕欲绝，不解其故。女合眸，面色灰败，口气细于属丝。使人拔脑矢，不可出；足踏顶而后出之。女嘤然一声，血暴注，气亦随绝。翁大惧，计无所出。既曙，以实情白金母，长跪哀乞。而金母殊不怨怒，但告以故，令自营葬。金有叔兄生光，怒登翁门，诟数前非。翁惭沮，赂令罢归。而终不知妇所私何人。俄邻子以执奸自首，既薄责释讫；而妇兄马彪素健讼，具词控妹冤。官拘媪；媪惧，悉供颠末。又唤金母；母托疾，遣生光代质，具陈底里。于是前状并发，牵木翁夫妇尽出，一切尽得其情。木以诲女嫁，坐纵淫，笞；使自赎，家产荡焉。邻媪导淫，杖之毙。案乃结。

异史氏曰："金氏子其神乎！谆嘱醮妇，抑何明也！一人不杀，而诸恨并雪，可不谓神乎！邻媪诱人妇，而反淫己妇；木媪爱女，而卒以杀女。呜呼！'欲知后日因，当前作者是'，报更速于来生矣！"

彭海秋

莱州诸生彭好古，读书别业，离家颇远。中秋未归，岑寂无偶。念村中无可共语，唯丘生是邑名士，而素有隐恶，彭常鄙之。月既上，倍益无聊，不得已，折简邀丘。饮次，有剥啄者。斋僮出应门，则一书生，欲谒主人。彭离席，肃客入。相揖环坐，便询族居。客曰："小生广陵人，与君同姓，字海秋。值此良夜，旅邸倍苦，闻君高雅，遂乃不介而见。"视其人，布衣洁整，谈笑风流。彭大喜曰："是我宗

人。今夕何夕，遘此佳客！”即命酌，款若夙好。察其意，似甚鄙丘；丘仰与攀谈，辄傲不为礼。彭代为之惭，因挠乱其辞，请先以俚歌侑饮。乃仰天再咳，歌“扶风豪士之曲”。相与欢笑。客曰：“仆不能韵，莫报阳春。倩代者可乎？”彭言：“如教。”客问：“莱城有名妓无也？”彭答云：“无。”客默良久，谓斋僮曰：“适唤一人在门外，可导入之。”僮出，果见一女子逡巡户外。引之入。年二八以来，宛然若仙。彭惊绝，掖坐。衣柳黄帔，香溢四座。客便慰问：“千里颇烦跋涉也！”女含笑唯唯。彭异之，便致研诘。客曰：“贵乡苦无佳人，适于西湖舟中唤得来。”谓女曰：“适舟中所唱‘薄幸郎曲’，大佳。请试反之。”女歌云：“薄幸郎，牵马洗春沼。人声远，马声杳；江天高，山月小。掉头去不归，庭中空白晓。不怨别离多，但愁欢会少。眠何处？勿作随风絮。便是不封侯，莫向临邛去！”客于袜中出玉笛，随声便串；曲终笛止。彭惊叹不已，曰：“西湖至此，何止千里，咄嗟招来，得非仙乎？”客曰：“仙何敢言，但视万里犹庭户耳。今夕西湖风月，犹胜曩时，不可不一观也。能从游否？”彭留心以觇其异，诺言：“幸甚！”客问：“舟乎，骑乎？”彭思舟坐为逸，答言：“愿舟。”客曰：“此处呼舟较远，天河中当有渡者。”乃以手向空中招曰：“船来！我等要西湖去，不吝价也。”无何，彩船一只，自空飘落，烟云绕之。众俱登。见一人持短棹；棹末密排修翎，形类羽扇；一摇则清风习习。舟渐上入云霄，望南游行，其快如箭。踰刻，舟落水中。但闻絃管敖曹，鸣行喤聒。出舟一望，月印烟波，游船若市。榜人罢棹，任其自流。细视之，真西湖也。客于舱后取异肴佳酿，欢然对酌。少间，一楼船渐近，相傍而行。隔窗一

窥，中有三两人围棋喧笑。客飞一觥向女曰："饮此送君行。"女饮间，彭依恋徘徊，唯恐其去，蹴之以足。女斜波送盼；彭益动，请要后期。女曰："如相见爱，但问娟娘名字，无不知者。"客即以彭绫巾授女，曰："我为若代订三年之约。"即起，托女于掌中，曰："仙乎，仙乎！"乃扳邻窗，捉女入；窗目如盘，女伏身蛇游而进，殊不觉隘。俄闻邻舟曰："娟娘醒矣。"舟即荡去。遥见舟已就泊，舟中人纷纷并去，游兴顿消。遂与客言，欲一登岸，略同眺嘱。才作商榷，舟已自拢。因而离舟翔步，觉有里余。客后至，牵一马来，令彭捉之。即复去曰："待再假两骑来。"久之不至。行人已稀，仰视斜月西转，天色向曙。丘亦不知何往。捉马营营，进退无主。振辔至泊舟所，则人船俱失。念腰橐空匮，倍益忧惶。天大明，见马上有小错囊，探之得白金三四两，买食凝待，不觉向午。计不如暂访娟娘，可以徐察丘耗。比询娟娘名字，并无知者。兴转萧索，次日遂行。马调良，幸不蹇劣，半月始归。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，斋僮归白："主人已仙去。"举家哀涕，谓其不返。彭归，系马而入。家人惊喜集问，彭始具白其异。因念己独还乡井，恐丘家闻而致诘，戒家人勿播。语次，道马所由来，众以仙人所遗，便悉诣厩验视。及至，则马顿渺，但有丘生以草韁絷栃边。骇极，呼彭出视。见丘垂首栈下，面色灰死。问之不言，两眸启闭而已。彭大不忍，解扶榻上，若丧魂魄。灌以汤酏，稍稍能咽。中夜少苏，急欲登厕；扶掖而往，下马粪数枚。又少饮啜，始能言。彭就榻研问之。丘云："下船后，彼引我闲语。至空处，戏拍顶领，遂迷闷颠踣。伏定少刻，自顾已马。心亦醒悟，但不能言耳。是大辱耻，诚不可以告妻子，乞勿泄也！"彭诺之，

命仆马驰送归。彭自是不能忘情于娟娘。又三年，以姊丈判扬州，因往省视。州有梁公子，与彭通家，开筵邀饮。即席，有歌姬数辈，俱来祗谒。公子问娟娘，家人白以病。公子怒曰："婢子声价自高，可将索子系之来！"彭闻娟娘名，惊问其谁。公子曰："此娟女，广陵第一妓。缘有微名，遂倨而无礼。"彭疑名字偶同；然突突自急，极欲一见之。无何，娟娘至，公子盛气排数。彭谛视，真中秋所见者也。谓公子曰："是与仆有旧，幸垂原恕！"娟娘向彭审顾，似亦错愕。公子未遑深问，便命行觞。彭问："'薄幸郎曲'，犹记之否？"娟娘更骇，目注移时，始度旧曲。听其声，宛似当年中秋时。酒阑，公子命侍客寝。彭捉手曰："三年之约，今始践耶！"娟娘曰："昔日从人泛西湖，饮不数巵忽若醉。矇眬间被一人携去，置一村中。一僮引妾入；席中三客，君其一焉。后乘船至西湖，送妾自窗棂归，把手殷殷。每所凝念，谓是幻梦；而绫巾宛在，今犹什袭藏之。"彭告以故，共相叹诧。娟娘纵体入怀，哽咽而言曰："仙人已作良媒，君勿以风尘可弃，遂舍此苦海人！"彭曰："舟中之约，一日未尝去心。卿倘有意，则泻囊货马所不惜耳。"又称贷于别驾千金，与公子合谋，削其籍，携之以归。偶至别业，犹能识当年饮处云。

异史氏曰："马而人，必其为人而马者也；使为马，正恨其不为人耳。狮象鹤鹏，悉受鞭策，何可谓非神人之仁爱乎？即订三年约，亦渡苦海也。"

堪　舆

沂州宋侍郎，字君楚，素尚堪舆；即闺阁中亦能读其书，解其理。宋公卒，两公子各立门户，为父卜兆。闻有善青鸟术者，不惮千里，争罗致之。于是两门术士，召致盈百；日日连骑遍郊野，东西分道，出入如两旅。经月余，各得牛眠地，此言封侯，彼云拜相。兄弟两不相下，因负气不相谋，各营寿域，锦棚彩幢，两处俱备。灵辒至歧路，兄弟各率其属以争，自晨至于日昃，不能决。宾客俱引去。舁夫凡十易肩，困惫不举，相与委柩路侧。因止不葬，鸠工构庐，以蔽风雨。兄建舍于旁，留役居守，弟亦如之：三年而成村焉。积多年，兄弟继逝；嫂与娣始合谋，力破前人水火之议，并车入野，视所择两地，并言不佳。遂同修聘贽，请术人另相之。每得一地，必具图呈闺阃，判其可否。日进数图，悉疵摘之。旬余，始卜一域。嫂览图喜曰："可矣！"示娣。娣曰："是地当先发一武孝廉。"葬后三年，公长孙果以武庠领乡荐。

异史氏曰："青鸟之术，或有其理；而癖信之，则痴矣。况负气相争，委柩路侧，其于孝弟之道不讲，奈何冀以地理福儿孙哉！如闺中宛若，真雅而可传者矣。"

窦　氏

南三复，晋阳世家也。有别墅，去所居十里余，每驰骑，一日诣之，适遇雨，途中有小村，见一农人家，门内宽敞，因投止焉。近村人故皆威重南。少顷，主人出邀，跼蹐甚恭。入其舍，斗如。客既坐，主人始操箕，殷勤洒扫。既而泼蜜为茶。命之坐，始敢坐。问其姓名，自言："廷章，姓窦。"未几，进酒烹雏，给奉周至。有笄女行炙，时止户外，稍稍露其半体，年十五六，端妙无比。南心动。雨歇既归，系念綦切。越日，具粟帛往酬，借此阶进。是后常一过窦，时携肴酒，相与留连。女渐稔，不甚忌避，辄奔走其前。睨之，则低鬟微笑。南益惑焉，无三日不往者。一日，值窦不在，坐良久，女出应客。南捉臂狎之，女惭急，峻拒曰："奴虽贫，要嫁，何贵倨凌人也！"时南失偶，便揖之曰："倘蒙怜眷，定不他娶。"女要誓；南指矢天日，以坚永约，女乃允之。自此为始，瞰窦他出，即过缱绻。女促之曰："桑中之约，不可长也。日在帡幪之下，倘肯赐以姻好，父母必以为荣，当无不谐。宜速为计！"南诺之。转念农家岂堪匹偶，姑假其词以因循之。会媒来为议姻于大家；初尚踌躇，既闻貌美财丰，志遂决。女以体孕，催并益急，南竟绝迹不往。无何，女临蓐，产一男。父怒搒女。女以情告，且言："南要我矣。"窦乃释女，使人问南；南立即不承。窦乃弃儿，益扑女。女暗哀邻妇，告南以苦。南亦置之。女夜亡，视弃儿犹活，遂抱以奔南。欵关而告阍者曰："但得主人一言，我可不

死。彼即不念我，宁不念儿耶？”阁人具以达南，南戒勿入。女倚户悲啼，五更始不闻。至明视之，女抱儿坐僵矣。窦忿，讼之上官，悉以南不义，欲罪南。南惧，以千金行赂得免。大家梦女披发抱子而告曰：“必勿许负心郎；若许，我必杀之！”大家贪南富，卒许之。既亲迎，妆妆丰盛，新人亦娟好。然善悲，终日未尝睹欢容；枕席之间，时复有涕洟。问之，亦不言。过数日，妇翁至，入门便泪。南未遑问故，相将入室。见女而骇曰：“适于后园，见吾女缢死桃树上；今房中谁也？”女闻言，色暴变，仆然而死。视之，则窦女。急至后园，新妇果自经死。骇极，往报窦。窦发女冢，棺启尸亡。前忿未蠲，倍益惨怒，复讼于官。官因其情幻，拟罪未决。南又厚饵窦，哀令休结；官又受其赇嘱，乃罢。而南家自此稍替。又以异迹传播，数年无敢字者。南不得已，远于百里外聘曹进士女。未及成礼，会民间讹传，朝廷将选良家女充掖庭，以故有女者，悉送归夫家去。一日，有妪导一舆至，自称曹家送女者。扶女入室，谓南曰：“选嫔之事已急，仓卒不能如礼，且送小娘子来。”问：“何无客？”曰：“薄有妆妆，相从在后耳。”妪草草迳去。南视亦风致，遂与谐笑。女俛颈引带，神情酷类窦女。心中作恶，第未敢言。女登榻，引被幛首而眠。亦谓新人常态，弗为意。日欲昏，曹人不至，始疑。捋被问女，而女亦奄然冰绝。惊怪莫知其故，驰怦告曹，曹竟无送女之事，相传为异。时有姚孝廉女新葬，隔宿为盗所发，破材失尸。闻其异，诣南所征之，果其女。启衾一视，四体裸然。姚怒，质状于官。官因南屡行无礼，恶之，坐发冢见尸，论死。

异史氏曰：“始乱之而终成之，非德也；况誓于初而绝于

后乎？挞于室，听之；哭于门，仍听之：抑何其忍！而所以报之，亦比李十郎惨矣！”

马介甫

杨万石，大名诸生也。生平有“季常之惧”。妻尹氏，奇悍。少忤之，辄以鞭挞从事。杨父年六十余而鳏，尹以齿奴隶数。杨与弟万钟，常窃饵翁，不敢令妇知。然衣败絮，恐贻讪笑，不令见客。万石四十无子，纳妾王，旦夕不敢通一语。兄弟候试郡中，见一少年，容服都雅。与语悦之。询其姓字，自云：“介甫，马姓。”由此交日密，焚香为昆季之盟。既别，约半载，马忽携僮仆过杨。值杨翁在门外曝阳扪虱，疑为傭仆，通姓氏使达主人。翁披絮去。或告马：“此即其翁也。”马方惊讶，杨兄弟岸帻出迎。登堂一揖，便请朝父。万石辞以偶恙。促坐笑语，不觉向夕。万石屡言具食，而终不见至。兄弟迭互出入，始有瘦奴持壶酒来。俄顷饮尽，坐伺良久，万石频起催呼，额颊间热汗蒸腾。俄，瘦奴以馔具出；脱粟失饪，殊不甘旨。食已，万石草草便去。万钟襆被来伴客寝。马责之曰：“曩以伯仲高义，遂同盟好。今老父实不温饱，行道者羞之！”万钟泫然曰：“在心之情，卒难申致。家门不吉，蹇遭悍嫂，尊长细弱，横被摧残。非沥血之好，此丑不敢扬也。”马骇叹移时，曰：“我初欲早旦而行，今得此异闻，不可不一目见之。请假闲舍，就便自炊。”万钟从其教，即除室为马安顿。夜深窃馈蔬稻，唯恐妇知。马会其意，力却之。且请杨翁与同食寝。自诣城肆，市布帛

为易袍裤。父子兄弟皆感泣。万钟有子喜儿，方七岁，夜从翁眠。马抚之曰："此儿福寿过于其父，但少年孤苦耳。"妇闻老翁安饱，大怒輒骂，谓马强预人家事。初恶声尚在闺闼，渐近马居，以示瑟歌之意。杨兄弟汗体徘徊，不能制止；而马若弗闻也者。妾王体妊五月，妇始知之，褫衣惨掠。已，乃唤万石跪受巾帼，操鞭逐出。值马在外，惭懔不前，又追逼之始出。妇亦随出，叉手顿足，观者填溢。马指妇叱曰："去，去！"妇即返奔，若被鬼逐，裤履俱脱，足缠萦绕于道上，徒跣而归，面色灰死。少定，婢进袜履，着已，嚎啕大哭。家无敢问者。马曳万石，为解巾帼。万石耸身定息，如恐脱落；马强脱之。而坐立不宁，犹惧以私脱加罪。探妇哭已，乃敢入，趑趄而前。妇殊不发一语，遽起，入房自寝。万石意始舒，与弟窃奇马。家人皆以为异，相聚偶语。妇微有闻，意羞怒，遍挞奴婢。呼妾，妾创剧不能起。妇以为伪，就榻搒之，崩注堕胎。万石于无人处，对马哀啼。马慰解之。呼僮具牢馔，更筹再唱，不放万石归。妇在闺中，恨夫不归，方大恚忿。闻撬扉声，急呼婢，则室门已辟。有巨人入，影蔽一室，狰狞如鬼。俄又有数人入，各执利刃。妇骇绝欲号。巨人以刀刺颈，曰："号便杀却！"妇急以金帛赎命。巨人曰："我冥曹使者，不要钱，但取悍妇心耳！"妇益惧，自投败颡。巨人乃以利刃画妇心而数之曰："如某事，谓可杀否？"即一画。凡一切凶悍之事，责数殆尽，刀画肤革，不啻数十。末乃曰："妾生子，亦尔宗绪，何忍打堕？此事必不可宥。"乃令数人反按其手，剖视悍妇心肠。妇叩头乞命，但言知悔。俄闻中门启闭，曰："杨万石来矣。既已悔过，姑留余生。"纷然尽散。无何，万石入，见妇赤

身绷系，心头刀痕，纵横不可数。解而问之，得其故，大骇，窃疑马。明日，向马述之，马亦骇。由是妇威渐敛，经数月不敢出一恶语。马大喜，告万石曰："实告君，幸勿宣泄：前以小术惧之。既得好合，请暂别也。"遂去。妇每日暮，挽留万石作侣，欢笑而承迎之。万石生平不解此乐，遽遭之，觉坐立皆无所可。妇一夜忆巨人状，瑟缩摇战。万石思媚妇意，微露其假。妇遽起，苦致穷诘。万石自觉失言，而不能讳，遂实告之。妇勃然大骂。万石惧，长跪床下。妇不顾。哀至漏三下。妇曰："欲得我恕，须以刀画汝心头若干数，此恨始消。"乃起捉厨刀。万石大惧而奔，妇逐之。犬吠鸡腾，家人尽起。万钟不知何故，但以身左右翼兄。妇乃诟詈，忽见翁来，睹袍服，倍益烈怒；即就翁身条条割裂，批颊而摘翁髭。万钟见之怒，以石击妇，中颅，颠蹶而毙。万钟曰："我死而父兄得以生，何憾！"遂投井中，救之已死。移时妇苏，闻万钟死，怒亦遂解。既殡，弟妇恋儿矢不嫁。妇唾骂不与食，醮去之。遗孤儿，朝夕受鞭楚。俟家人食讫，始啖以冷块。积半岁，儿尪羸，仅存气息。一日，马忽至。万石嘱家人勿以告妇。马见翁褴褛如故，大骇；又闻万钟殒谢，顿足悲哀。儿闻马至，便来依恋，前呼马叔。马不能识，审顾始辨，惊曰："儿何憔悴至此！"翁乃嗫嚅具道情事。马忿然谓万石曰："我曩道兄非人，果不谬。两人止此一线，杀之将奈何？"万石不言，唯伏首帖耳而泣。坐语数刻，妇已知之。不敢自出逐客，但呼万石入，批使绝马。含涕而出，批痕俨然。马怒之曰："兄不能威，独不能断出之耶？殴父杀弟，安然忍受，何以为人！"万石欠伸，似有动容。马又激之曰："如渠不去，须以威劫，便杀却勿惧。仆有二三知交，都

居要地，必合极力，保无亏也。”万石诺，负气疾行，奔而入。适与妇遇，叱问：“何为？”万石遑遽失色，以手据地，曰：“马生教余出妇。”妇益恚，顾寻刀杖。万石惧而却走。马唾之曰：“兄真不可教也已！”遂开箧，出刀圭药，合水授万石饮，曰：“此丈夫再造散。所以不轻用者，以能病人故耳。今不得已，暂试之。”饮下少顷，万石觉忿气填胸，如烈焰中烧，刻不容忍。直抵闺闼，叫喊雷动。妇未及诘，万石一足腾起，妇颠去数尺有咫。即复握石成拳，擂击无算。妇体几无完肤，嘲喑犹骂。万石于腰中出佩刀。妇骂曰：“出刀敢杀我耶？”万石不语，割股上肉大如掌，掷地上。方欲再割，妇哀鸣乞恕。万石不听，又割之。家人见万石凶狂，相集死力掖出。马迎去，捉臂相用慰劳。万石余怒未息，屡欲奔寻。马止之。少间，药力渐消，嗒焉若丧。马嘱曰：“兄勿馁。乾纲之振，在此一举。夫人之所以惧者，非朝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譬昨死而今生，须从此涤故更新；再一馁则不可为矣。”遣万石入探之。妇股慄心慴，倩婢扶起，将以膝行。止之乃已。出语马生，父子交贺。马欲去，父子共挽之。马曰：“我适有东海之行，故便道相过，还时可复会耳。”月余，妇起，宾事良人。久觉黔驴无技，渐狎，渐嘲，渐骂；居无何，旧态全作矣。翁不能堪，宵遁，至河南，隶道士籍。万石亦不敢寻。年余，马至，知其状，怫然责数已，呼儿至，置驴子上，驱竟去。由此乡人皆不齿万石。学使按临，以劣行黜名。又四五年，遭回禄，居室财物，悉为煨烬；延烧邻舍。村人执以告郡，罚锾烦苛。于是家产渐尽，至无居庐。近村相戒，无以舍舍万石。尹氏兄弟，怒妇所为，亦拒绝之。万石既穷，质妾于贵家，偕妻南渡。至河南界，资斧

已绝。妇不肯从，聒夫再嫁。适有屠而鳏者，以钱三百货去。万石一身，丐食于远村近郭间。至一朱门，阍人呵拒不听前。少间，一官人出，万石伏地啜泣。官人熟视久之，略诘姓名，惊曰："是伯父也！何一贫至此？"万石细审，知为喜儿，不觉大哭。从之入，见堂中金碧焕映。俄顷，父扶童子出，相对悲哽。万石始述所遭。初，马携喜儿至此，数日，即出寻杨翁来，使祖孙同居。又延师教读。十五岁入邑庠，次年领乡荐，始为完婚。乃别欲去。祖孙泣留之。马曰："我非人，实狐仙耳。道侣相候已久。"遂去。孝廉言之，不觉恻楚。因念昔与庶伯母同受酷虐，倍益伤感。遂以舆马赍金赎王氏归。年余，生一子，因以为嫡。尹从屠半载，狂悖犹昔。夫怒，以屠刀孔其股，穿以毛绠，悬梁上，荷肉竟出。号极声嘶，邻人始知。解缚抽绠；一抽，则呼痛之声，震动四邻。以是见屠来，则骨毛皆竖。后胫创虽愈，而断芒遗肉内，终不良于行；犹夙夜服役，无敢少懈。屠既横暴，每醉归，则挞詈不情。至此，始悟昔之施于人者，亦犹是也。一日，杨夫人及伯母烧香普陀寺，近村农妇，并来参谒。尹在中，怅立不前。王氏故问："此伊谁？"家人进白："张屠之妻。"便呵使前，与太夫人稽首。王笑曰："此妇从屠，当不乏肉食，何羸瘠乃尔？"尹愧恨，归欲自经，绠弱不得死。屠益恶之。岁余，屠死。途遇万石，遥望之，以膝行，泪下如縻。万石碍仆，未通一言。归告侄，欲谋珠还。侄固不肯。妇为里人所唾弃，久无所归，依群乞以食。万石犹时就尹废寺中。侄以为玷，阴使群乞窘辱之，乃绝。此事余不知其究竟，后数行，乃毕公权撰成之。

异史氏曰："惧内，天下之通病也。然不意天壤之间，乃

有杨郎？宁非变异！余尝作妙音经之续言，谨附录，以博一噱。”

妙音经跋

窃以天道化生万物，重赖坤成；男儿志在四方，尤须内助。同甘独苦，劳尔十月呻吟；就湿移干，苦矣三年嚬笑。此顾宗祧而动念，君子所以有伉俪之求；瞻井臼而怀思，古人所以有鱼水之爱也。始而不逊之声，或大施而小报；继则如宾之敬，竟有往而无来。只缘儿女深情，遂使英雄短气。床上夜叉坐，任金刚亦须低眉；釜底毒烟生，即铁汉无能强项。秋砧之杵可掬，不捣月夜之衣；麻姑之爪能搔，轻试莲花之面。小受大走，直将代孟母投梭；妇唱夫随，翻欲起周婆制礼。婆娑跳掷，停观满道行人；嘲嗤鸣嘶，扑落一群娇鸟。恶乎哉！呼天吁地，忽尔披发向银床；丑矣夫！转目摇头，猥欲投环延玉颈。当是时也：地下已多碎胆，天外更有惊魂。北宫黝未必不逃，孟施舍焉能无惧？将军气同雷电，一入中庭，顿归无何有之乡；大人面若冰霜，比到寝门，遂有不可问之处。岂果脂粉之气不势而威？胡乃肮脏之身不寒而慄？犹可解者：魔女翘鬟来月下，何妨俯伏皈依！最冤枉者：鸠盘蓬首到人间，也要香花供养。闻怒狮之吼，则双孔撩天；听牝鸡之鸣，则五体投地。登徒子淫而忘丑，回波词怜而成嘲。设为汾阳之婿，立致尊荣，媚卿卿良有故；若赘外黄之家，不免奴役，拜仆仆将何求？彼穷鬼自觉无颜，任其斫树催花，止求包荒于怨妇；如钱神可云有势，乃亦撄鳞

犯制，不能借重于方兄。岂缚游子之心，唯兹鸟道？抑消霸王之气，恃此鸿沟？然死同穴，生同衾，何尝教吟"白首"？而朝行云，暮行雨，辄欲独占巫山。恨煞"池水清"，空按红牙玉板；怜尔妾命薄，独支永夜寒更。蝉壳鹭滩，喜骊龙之方睡；犊车塵尾，恨驾马之不奔。榻上共卧之人，挞去方知为舅；床前久系之客，牵来已化为羊。需之殷者仅俄顷，毒之流者无尽藏。买笑缠头，而成自作之孽，太甲必曰难违；俯首帖耳，而受无妄之刑，李阳亦谓不可。酸风凛冽，吹残绮阁之春；醋海汪洋，淹断蓝桥之月。又或盛会忽逢，良明即坐，斗酒藏而不设，且由房出逐客之书；故人疏而不来，遂自我广绝交之论。甚而雁影分飞，涕空沾于荆树；鸾胶再觅，变遂起于芦花。故饮酒阳城，一堂中惟有兄弟；吹竽商子，七旬内并无室家：古人为此，有隐痛矣。呜呼！百年鸳偶，竟成附骨之疽；五两鹿皮，或买剥床之痛。髯如戟者如是，胆似斗者何人？故不敢于马栈下断绝祸胎，又谁能向蚕室中斩除孽本？娘子军肆其横暴，苦疗妒之无方；胭脂虎啖尽生灵，幸渡迷之有楫。天香夜爇，全澄汤鑊之波；花雨晨飞，尽灭剑轮之火。极乐之境，彩翼双栖；长舌之端，青莲并蒂。拔苦恼于优婆之国，立道场于爱河之滨。咦！愿此几页贝叶文，洒为一滴杨枝水！

绛　妃

癸亥岁，余馆于毕刺史公之绰然堂。公家花木最盛，暇辄从公杖履，得恣游赏。一日，眺览既归，倦极思寝，解履

登床。梦二女郎，被服艳丽，近请曰："有所奉托，敢请移玉。"余愕然起问："谁相见召？"曰："绛妃耳。"恍惚不解所谓，遽从之去。俄睹殿阁，高接云汉。下有石阶，层层而上，约尽百余级，始至巅头。见朱门洞敞，又有二三丽者，趋入通客。无何，诣一殿外，金钩碧箔，光明射眼。内一女人降阶出，环佩锵然，状若贵嫔。方思展拜，妃便先言："敬屈先生，理须首谢。"呼左右以毯贴地，若将行礼。余惶悚无以为地，因启曰："草莽微贱，得辱宠召，已有余荣。况敢分庭抗礼，益臣之罪，折臣之福！"妃命撤毯设宴，对筵相向。酒数行，余辞曰："臣饮少辄醉，惧有愆仪。教命云何？幸释疑虑。"妃不言，但以巨杯促饮。余屡请命。乃曰："妾，花神也。合家细弱，依栖于此，屡被封家婢子横见摧残。今欲背城借一，烦君属檄草耳。"余皇然起奏："臣学陋不文，恐负重托；但承宠命，敢不竭肝膈之愚。"妃喜，即殿上赐笔札。诸丽者拭案拂座，磨墨濡毫。又一垂髫人，折纸为范，置腕下。略写一两句，便二三辈叠背相窥。余素迟钝，此时觉文思若涌。少间稿脱，争持去启呈绛妃。妃展阅一过，颇谓不疵，遂复送余归。醒而忆之，情事宛然，但檄词强半遗忘，因足而成之：

"谨按封氏，飞扬成性，忌嫉为心。济恶以才，妒同醉骨；射人于暗，奸类含沙。昔虞帝受其狐媚，英皇不足解忧，反借渠以解愠；楚王蒙其蛊惑，贤才未能称意，惟得彼以称雄。沛上英雄，云飞而思猛士；茂陵天子，秋高而念佳人。从此怙宠日恣，因而肆狂无忌。怒号万窍，响碎玉于王宫；澎湃中宵，弄寒声于秋树。忽向山林丛里，假虎之威；时于滟澦堆中，生江之浪。且也帘钩频动，发高阁之清商；

檐铁忽敲，破离人之幽梦。寻帷下榻，反同入幕之宾；排闼登堂，竟作翻书之客。不曾于生平识面，直开门户而来；若非是掌上留裙，几掠妃子而去。吐红丝于碧落，乃敢因月成阑；翻柳浪于青郊，谬说为花寄信。赋归田者，归途才就，飘飘吹薜荔之衣；登高台者，高兴方浓，轻轻落茱萸之帽。蓬梗卷兮上下，三秋之羊角抟空；筝声入乎云霄，百尺之鸢丝断系。不奉太后之诏，欲速花开；未绝座客之缨，竟吹灯灭。甚则扬尘播土，吹平李贺之山；叫雨呼云，卷破杜陵之屋。冯夷起而击鼓，少女进而吹笙。荡漾以来，草皆成偃；吼奔而至，瓦欲为飞。未施抟水之威，浮水江豚时出拜；陡出障天之势，书天雁字不成行。助马当之轻帆，彼有取尔；牵瑶台之翠帐，于意云何？至于海鸟有灵，尚依鲁门以避；但使行人无恙，愿唤尤郎以归。古有贤豪，乘而破者万里；世无高士，御以行者几人？驾炮车之狂云，遂以夜郎自大；恃贪狼之逆气，漫以河伯为尊。姊妹俱受其催残，汇族悉为其蹂躏。纷红骇绿，掩苒何穷？擘柳鸣条，萧骚无际。雨零金谷，缀为藉客之裀；露冷华林，去作沾泥之絮。埋香瘗玉，残妆卸而翻飞；朱榭雕阑，杂珮纷其零落。减春光于旦夕，万点正飘愁；觅残红于东西，五更非错恨。翩翎江汉女，弓鞋漫踏春园；寂寞玉楼人，珠勒徒嘶芳草。斯时也：伤春者有难乎为情之怨；寻胜者作无可奈何之歌。尔乃趾高气扬，发无端之踔厉；摧蒙振落，动不已之阑珊。伤哉绿树犹存，簌簌者绕墙自落；久矣朱幡不竖，娟娟者霣涕谁怜？堕溷沾篱，毕芳魂于一日；朝荣夕悴，免荼毒于何年？怨罗裳之易开，骂空闻于子夜；讼狂伯之肆虐，章未报于天庭。诞告芳邻，学作蛾眉之阵；凡属同气，群兴草木之兵。莫言蒲柳无

能，但须簪篱有志。且看莺俦燕侣，公复夺爱之仇；请与蝶友蜂媒，共发同心之誓。兰桡桂楫，可教战于昆明；桑盖柳旌，用观兵于上苑。东篱处士，亦出茅庐；大树将军，应怀义愤。杀其气焰，洗千年粉黛之冤；歼尔豪强，销万古风流之恨！”

河间生

河间某生，场中积麦穰如丘，家人日取为薪，洞之。有狐居其中，常与主人相见，老翁也。一日，届主人饮，拱生入洞。生难之，强而后入。入则廊舍华好。即坐，茶酒芳烈。但日色苍黄，不变中夕。筵罢既出，景物俱杳。翁每夜往夙归，人莫能迹。问之，则言友朋招饮。生请与俱，翁不可。固请之，翁始诺。挽生臂，疾如乘风，可炊黍时，至一城市。入酒肆，见座客良多，聚饮颇哗。乃引生登楼上。下视饮者，几案柈餐，可以指数。翁自下楼，任意取案上酒果，抔来供生，筵中曾莫之禁。移时，生视一朱衣人前列金橘，命翁取之。翁曰：“此正人，不可近。”生默念：狐与我游，必我邪也；自今以往，我必正！方一注想，觉身不自主，眩堕楼下。饮者大骇，相哗以妖。生仰视，竟非楼上，乃梁间耳。以实告众。众审其情确，赠而遣之。问其处，乃鱼台，去河间千里云。

云翠仙

梁有才，故晋人，流寓于济，作小负贩。无妻子田产。从村人登岱。岱，四月交，香侣杂沓。又有优婆夷塞，率众男子以百十，杂跽神座下，视香柱为度，名曰"跪香"。才视众中有女郎，年十七八而美，悦之。诈为香客，近女郎跪；又伪为膝困无力状，故以手据女郎足。女回首似嗔，膝行而远之。才又膝行近之；少间又据之。女郎觉，遽起不跽，出门去。才亦起亦出，履其迹，不知所往。心无望，怏怏而行。途中见女郎从媪，似为女也母者。才趋之。媪女行且语。媪曰："汝能参礼娘娘，大好事！汝又无弟妹，但获娘娘冥加护，护汝得快婿，但能相孝顺，都不必贵公子、富王孙也。"才窃喜，渐渍，诘媪。媪自言为云氏，女名翠仙，其出也。家西山四十里。才曰："山路濡，母如此蹜蹜，妹如此纤纤，何能便至？"曰："日已晚，将寄舅家宿耳。"才曰："适言相婿，不以贫嫌，不以贱鄙，我又未婚，颇当母意否？"媪以问女，女不应。媪数问，女曰："渠寡福，又荡无行，轻薄之心，还易反复。儿不能为遏伎儿作妇！"才闻，朴诚自表，切矢皦日。媪喜，竟诺之。女不乐，勃然而已。母又强拍唼之。才殷勤，手于橐，觅山兜二，舁媪及女，己步从若为仆。遇隘，辄呵兜夫不得颠摇，意良殷。俄抵村舍，便邀才同入舅家。舅出翁，妗出媪也。云兄之嫂之。谓："才吾婿。日适良，不须别择，便取今夕。"舅亦喜，出酒肴饵才。既，严妆翠仙出，拂榻促眠。女曰："我固知郎不义，迫母命，漫相随。郎

若人也，当不须忧偕活。”才唯唯听受。明日早起，母谓才：“宜先去，我以女继至。”才归，扫户闼。媪果送女至。入视室中，虚无有。便云：“似此何能自给？老身速归，当小助汝辛苦。”遂去。次日，有男女数辈，各携服食器具，布一室满之。不饭俱去，但留一婢。才由此坐温饱，唯日引里中无赖，朋饮竞赌，渐盗女簪珥佐博。女劝之，不听；颇不耐之，唯严守箱奁似防寇。一日，博党款门访才，窥见女，适适然惊。问曰：“子大富贵，何忧贫耶！”才问故。答曰：“曩见夫人，实仙人也。适与子，家道不相称。货为媵，金可得百；为妓，可得千。千金在室，而听饮博无资耶？”才不言，而心然之。归辄向女欷歔，时时言贫不可度。女不顾，才频频击桌，抛匕箸，骂婢，作诸恶态。一夕，女沽酒与饮，忽曰：“郎以贫故，日焦心。我又不能御穷，分郎忧，中怀耿耿，岂不愧怍？但无长物，止有此婢，鬻之，可稍稍佐经营。”才摇首曰：“其直几何！”又饮少时，女曰：“妾与郎，有何不相承，但力竭耳。念一贫如此，便死相从，不过均此百年苦，有何发迹？不如以妾鬻贵家，两所便益，得直或较婢多。”才故愕言：“何得至此！”女固言之，色作庄。才喜曰：“容再计之。”遂缘中贵人货隶乐籍。中贵人亲诣才，见女大悦。恐不能即得，立券八百缗。事滨就矣，女曰：“母日以婿家贫，常常萦念，今义断矣，我将暂归省；且郎与妾绝，何得不告母？”才虑母阻。女曰：“我顾自乐之，保无差贷。”才从之。夜将半，始抵母家。挝阖入，见楼舍华好，婢仆辈往来憧憧。才日与女居，每请诣母，女辄止之，故为甥馆年余，曾未一临岳家。至此大骇，以其家巨，恐媵妓所不甘也。女引才登楼上。媪惊问夫妻何来。女怨曰：“我固道渠不义，今果然！”

乃于衣底出黄金二锭置几上，曰："幸不为小人赚脱，仍以还母。"媪骇问故。女曰："渠将鬻我，故藏金无用处。"乃指才骂曰："豺鼠子！曩日负肩担，面沾尘如鬼。初近我，熏熏作汗腥，肤垢欲倾塌，足手皴一寸厚，使人终夜恶。自我归汝家，安坐餐饭，鬼皮始脱。母在前，我岂诬耶？"才垂首，不敢少出气。女又曰："自顾无倾城姿，不堪奉贵人。似若辈男子，我自谓犹相匹。有何亏负，遂无一念香火情？我岂不能起楼宇，买良沃？念汝儇薄骨、乞丐相，终不是白头侣！"言次，婢妪连衿臂，旋旋围绕之。闻女责数，便都唾骂，共言："不如杀却，何须复云云！"才大惧，据地自投，但言知悔。女又盛气曰："鬻妻子已大恶，犹未便是剧；何忍以同衾人赚作娼！"言未已，众眥裂，悉以锐簪剪刀股，攒刺胁踝。才大号，悲哀乞命。女止之曰："可暂释却。渠便无仁义，我不忍其觳觫。"乃率众下楼去。才坐听移时，语声渐寂，思欲潜遁。忽仰视见星汉，东方已白，野色苍莽；灯亦寻灭。并无屋宇，身坐削壁上。俯瞰绝壑，深无底。骇绝，惧堕。身稍移，塌然一声，随石崩坠。壁半有枯藤横焉，罥不得堕。以枯受腹，手足无着。下视茫茫，不知几何寻丈。不敢转侧，嗥怖声嘶，一身尽肿，眼耳鼻舌身力俱竭。日渐高，始有樵人望见之；寻绠来，缒而下，取置崖上，奄将溘毙。舁归其家。至则门洞敞，家荒荒如败寺，床箦什器俱杳，唯有绳床败案，是己家旧物，零落犹存。嗒然自卧。饥时，日一乞食于邻。既而肿溃为癞。里薄其行，悉唾弃之。才无计，货屋而穴居。行乞于道，以刀自随。或劝以刀易饵，才不肯，曰："野居防虎狼，用自卫耳！"后遇向劝鬻妻者于途，近而哀语，遽出刀擎而杀之，遂被收。官廉得其情，亦未忍酷虐

之，系狱中，寻瘐死。

异史氏曰："得远山芙蓉，与共四壁，与以南面王岂易哉！已则非人，而怨逢恶之友；故为友者，不可不知戒也。凡狭邪子，诱人淫博，为诸不义，其事不败，虽则不怨亦不德。迨于身无襦，妇无裤，千人所指，无疾将死，穷败之念，无时不萦于心；穷败之恨，无时不切于齿。清夜牛衣中，辗转不寐，夫然后历历想未落时，历历想将落时，又历历想致落之故，而因以及发端致落之人。至于此，弱者起，拥絮坐诅；强者愤，忍冻裸行，篝火索刀，霍霍磨之，不待终夜矣。故以善规人，如赠橄榄；以恶诱人，如馈漏脯也。听者固当省，言者可勿惧哉！"

大力将军

查伊璜，浙人。清明饮野寺中，见殿前有古钟，大于两石瓮；而上下土痕手迹，滑然如新。疑之。俯窥其下，有竹筐，受八升许，不知所贮何物。使数人抠耳力掀举之，无少动。益骇。乃坐饮以伺其人。居无何，有乞儿入，携所得糗糒，堆累钟下。乃以一手起钟，一手掬饵置筐内；往返数四始尽。已复合之，乃去。移时复来，探取食之，食已复探，轻若启椟。一座尽骇。查问："若个男儿胡行乞？"答以："啖噉多，无佣者。"查以其健，劝投行伍。乞人愀然虑无阶。查遂携归，饵之，计其食略倍五六人。为易衣履，又以五十金赠之行。后十余年，查犹子令于闽，有吴将军六一者，忽来通谒。款谈间，问："伊璜是君何人？"答言："为

诸父行。与将军何处有素？”曰：“是我师也。十年之别，颇复忆念。烦致先生一赐临也。”漫应之。自念：叔名贤，何得武弟子？会伊璜至，因告之。伊璜茫不记忆。因其问讯之殷，即命仆马，投刺于门。将军趋出，逆诸大门之外。视之，殊昧生平。窃疑将军误，将军伛偻益恭。肃客入，深启三四关；忽见女子往来，知为私廨，屏足立。将军又揖之。少间登堂，则卷帘者，移坐者，并皆少姬。既坐，方拟展问，将军颐少动，一姬捧朝服至，将军遽起更衣。查不知其何为。众姬捉袖整襟讫，先命数人捺查座上不使动，而后朝拜，如觐君父。查大愕，莫解所以。拜已，以便服侍坐。笑曰：“先生不忆举钟之乞人耶？”查乃悟。既而华筵高列，家乐作于下。酒阑，群姬列侍。将军入室请衽，阖扉乃去。查醉起迟，将军已于寝门外三问矣。查不自安，辞欲返。将军投辖下钥，锢闭之。见将军日无他作，惟点姬婢养厮卒，及骡马服用器具，督造记籍，戒无遗漏。查以将军家政，故未深叩。一日，执籍谓查曰：“不才得有今日，悉出高厚之赐。一婢一物，所不敢私，敢一半奉先生。”查愕然不受。将军不听。出藏镪数万，亦两置之。按籍点照，古玩床几，堂内外罗列几满。查固止之，将军不顾。稽婢仆姓名已，即令男为治装，女为敛器，且嘱敬事先生。百声悚应。又亲视姬婢登舆，厩卒捉马骡，阗咽并发，乃返，别查。后查以修史一案，株连被收，卒得免，皆将军力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厚施而不问其名，真侠烈古丈夫哉！而将军之报，亦慷慨豪爽，尤千古所仅见。如此胸襟，自不应老于沟渎。以是知两贤相遇，非偶然也。”

白莲教

白莲盗首徐鸿儒，得左道之书，能役鬼神。小试之，观者皆骇。走门下者如鹜。于是阴怀不轨。因出一镜，言能鉴人终身。悬于庭，令人自照，或幞头，或纱帽，绣衣貂蝉，现形不一。人益怪愕。由是道路摇播，踵求鉴者，挥汗相属。徐乃宣言："凡镜中文武贵官，皆如来佛注定龙华会中人。各宜努力，勿得退缩。"因以镜对众自照，则冕旒龙衮，俨然王者。众相视而惊，大众齐伏。徐乃建旗秉钺，罔不欢跃相从，冀符所照。不数月，聚党以万计，滕峄一带，望风而靡。后大兵进剿，有彭都司者，长山人，艺勇绝伦。寇出二垂髫女与战。女俱双刃，利如霜；骑大马，喷嘶甚怒。飘忽盘旋，自晨达暮，彼不能伤彭，彭亦不能捷也。如此三日，彭觉筋力俱竭，哮喘而卒。迨鸿儒既诛，捉贼党械问之，始知刃乃木刀，骑乃木凳也。假兵马死真将军，亦奇矣！

颜　氏

顺天某生，家贫。值岁饥，从父之洛。性钝，年十七，裁不能成幅；而丰仪秀美，能雅谑，善尺牍。见者不知其中之无有也。无何，父母继殁，孑然一身，受童蒙于洛汭。时村中颜氏有孤女，名士裔也。少慧。父在时尝教之读，一过

辄记不忘。十数岁，学父吟咏。父曰："吾家有女学士，惜不弁耳。"钟爱之，期择贵婿。父卒，母执此志，三年不遂，而母又卒。或劝适佳士，女然之而未就也。适邻妇逾垣来，就与攀谈。以字纸裹绣线，女启视，则某手翰，寄邻生者。反复之而好焉。邻妇窥其意，私语曰："此翩翩一美少年，孤与卿等，年相若也。倘能垂意，妾嘱渠媒合之。"女脉脉不语。妇归，以意授夫。邻生故与生善，告之，大悦。有母遗金鸡镮，托委致焉。刻日成礼，鱼水甚欢。及睹生文，笑曰："文与卿似是两人，如此，何日可成？"朝夕劝生研读，严如师友。敛昏，先挑烛据案自哦，为丈夫率，听漏三下，乃已。如是年余，生制艺颇通；而再试再黜，身名蹇落，窘飧不给，抚情寂寞，嗷嗷悲泣。女诃之曰："君非丈夫，负此弁耳！使我易髻而冠，青紫直芥视之。"生方懊丧，闻妻言，睒睗而怒曰："闺中人，身不到场屋，便以功名富贵，似汝在厨下汲水炊白粥；若冠加于顶，亦犹人耳！"女笑曰："君勿怒。俟试期，妾请易装相代。倘落拓如君，当不敢复藐天下士矣。"生亦笑曰："卿自不知辇苦，真宜使尝试之。但恐绽露，为乡邻笑耳。"女曰："妾非戏语。君尝言燕有故庐，请男装从君归，伪为弟。君以襁褓出，谁得辨其非？"生从之。女入房，巾服而出，曰："视妾可作男儿否？"生视之，俨然一顾影少年也。生喜，遍辞里社。交好者薄有馈遗，买一羸蹇，御妻而归。生叔兄尚在，见两弟如冠玉，甚喜，晨夕恤顾之。又见宵旰攻苦，倍益爱敬。雇一剪发雏奴，为供给使。暮后，辄遣去之。乡中吊庆，兄自出周旋；弟惟下帷读。居半年，罕有睹其面者。客或请见，兄辄代辞。读其文，瞲然骇异，或排闼而迫之，一揖便亡去。客睹丰采，又

共倾慕。由此名大噪，世家争愿赘焉。叔兄商之，惟赧然笑。再强之，则言："矢志青云，不及第，不婚也。"会学使按临，两人并出。兄又落。弟以冠军应试，中顺天第四；明年成进士；授桐城令，有吏治；寻迁河南道掌印御史，富埒王侯。因托疾乞骸骨，赐归田里。宾客填门，乞谢不纳。又自诸生以及显贵，并不言娶，人无不怪之者。归后，渐置婢，或疑其私；嫂察之，殊无苟且。无何，明鼎革，天下大乱。乃告嫂曰："实相告，我小郎妇也。以男子葛茸，不能自立，负气自为之。深恐播扬，致天子召问，贻笑海内耳。"嫂不信，脱靴而示之足，始愕；视靴中，则败絮满焉。于是使生承其衙，仍闭门而雌伏矣。而生平不孕，遂出资购妾。谓生曰："凡人置身通显，则买姬媵以自奉。我宦迹十年，犹一身耳。君何福泽，坐享佳丽？"生曰："面首三十人，请卿自置耳。"相传为笑。是时生父母，屡受覃恩矣。缙绅拜往，尊生以侍御礼。生羞袭闺御，唯以诸生自安，终生未尝舆盖云。

异史氏曰："翁姑受封于新妇，可谓奇矣。然侍御而夫人也，何时无之？但夫人而侍御者少耳。天下冠儒冠、称丈夫者，皆愧死矣！"

木偶戏

商人白有功言："在泺口河上，见一人荷竹篦，牵巨犬二。于篦中出木雕美人，高尺余，手目转动，艳妆如生。又以小锦韉被犬身，便令跨坐。安置已，叱犬疾奔。美人自起，

学解马作诸剧，镫而腹藏，腰而尾赘，跪拜起立，灵变不讹。又作昭君出塞：别出一木雕儿，插雉尾，披羊裘，跨犬从之。昭君频频回顾，羊裘儿扬鞭追逐，真如生者。”

邵士梅

邵进士，士梅，济宁人。初授登州教授，有二老秀才投刺，睹其名，似甚熟识；凝思良久，忽悟前身。便问斋夫：“某生居某村否？”又言其丰范，一一吻合。俄两生入，执手倾语，欢若平生。谈次，问高东海况。二生答：“瘐死二十余年矣，今一子尚存。此乡中细民，何以见知？”邵笑曰：“我旧戚也。”先是，高东海素无赖；然性豪爽，轻财好义。有负租而鬻女者，倾囊代赎之。私一娼，娼坐隐盗，官捕甚急，逃匿高家。官知之，收高，备极搒掠，终不服，寻死狱中。其死之日，即邵生辰。后邵至某村，恤其妻子，远近皆知其异。此高少宰言之，即高公子冀良同年也。

王阮亭曰：“邵前生为栖霞人，与其妻三世为夫妇，事更奇也。高东海以病死，非瘐死，邵自述甚详。”

邵临淄

临淄某翁之女，太学李生妻也。未嫁时，有术士推其造，决其必受官刑。翁怒之，既而笑曰：“妄言一至于此！无论世家女必不至公庭，岂一监生不能庇一妇乎？”既嫁，悍甚，

捶骂夫婿以为常。李不堪其虐，忿鸣于官。邑宰邵公准其词，签役立勾。翁闻之大骇，率子弟登堂，哀求寝息。弗许。李亦自悔，求罢。公怒曰："公门内岂作辍尽由尔耶？必拘质审！"既到，略诘一二言，便曰："真悍妇！"杖责三十，臀肉尽脱。

异史氏曰："公岂有伤心于闺闼耶？何怒之暴也！然邑有贤宰，里无悍妇矣。志之，以补'循吏传'之所不及者。"

狂　生

刘学师言："济宁有狂生某，善饮；家无儋石，而得钱辄沽，殊不以厄穷为意。值新刺史莅任，善饮无对。闻生名，招与饮而悦之，时共谈宴。生恃其狎，凡有小讼求直者，辄受薄贿，为之缓颊；刺史每可其请。生习为常，刺史心厌之。一日早衙，持刺登堂。刺史览之微笑。生厉声曰：'公如所请，可之；不如所请，否之。何笑也！闻之：士可杀不可辱。他固不能相报，岂一笑不能报耶！'言已，大笑，声震堂壁。刺史怒曰：'何敢无礼！宁不闻灭门令尹耶！'生掉臂竟下，大声曰：'生员无门之可灭！'刺史益怒，执之。访其家居，则并无田宅，惟携妻住城堞上。刺史闻而释之，但逐不令居城垣。朋友怜其狂，为买数尺地，购斗室焉。入而居之，叹曰：'今而后，畏令尹矣！'"

异史氏曰："士君子奉法守礼，不敢劫人于市，南面者奈我何哉！然仇之犹得而加者，徒以有门在耳；夫至无门可灭，则怒者更无以加之矣。噫嘻！此所谓'贫贱骄人'者耶！独是

君子虽贫，不轻干人，乃以口腹之累，喋喋公堂，亦品斯下矣。虽然，其狂不可及也。”

辽阳军

沂水某，明季充辽阳军。会辽城陷，为乱兵所杀，头虽断，犹不甚死。至夜，一人执簿来，按点诸鬼。至某，谓其不宜死，使左右续其头而送之。遂共取头安项上，群扶之，风声簌簌，行移时，置之而去。视其地，则故里也。沂令闻之，疑其窃逃。拘讯而得其情，颇不信；又审其颈无少断痕，将刑之。某曰，“言之无可凭信，但请寄狱中，头断可假，陷城不可假。设辽阳无恙，然后即刑不晚也。”令然之。数日，辽信至，时日一如所言，遂释之。

张贡士

安丘张贡士，寝疾，仰卧床头。忽见心头有小人出，长仅半尺；儒冠儒服，作俳优状。唱昆山曲，音调清澈，说白自道名贯，一与己同；所唱节末，皆其生平所遭。四折既毕，吟诗而没。张犹记其梗概，为人述之。

阮亭云：“岂杞园耶？大奇。”

孙必振

孙必振渡江，值大风雷，舟船荡摇，同舟大恐。忽见金甲神立云中，手持金字牌，下示诸人。共仰视之，上书"孙必振"三字甚真。众谓："孙必振有犯天谴，请自为一舟，勿相累。"孙尚无言，众不待其肯可，视旁有小舟，共推置其上。孙既登舟，回视，则前舟覆矣。

元　宝

广东临江山崖峻峭，常有元宝嵌石上。崖下波涌，舟不可泊。或荡桨近摘之，则牢不可动。若其人数应得此，则一摘即落，回首已复生矣。

龙

袁宣四言："在苏州，值阴晦，霹雳大作。众见龙垂云际，鳞甲张动，爪中抟一人头，须眉毕现。移时，入云而没。后亦未闻有失其头者。"

砚　石

王仲超言："洞庭君山间有石洞，高可容舟，深暗不测，湖水出入其中。尝秉烛泛舟而入，见两壁皆黑石，其色如漆，按之而软；出刀割之，如切硬腐。随意制为砚。既出见风，则坚硬过于他石。试之墨，大佳。估舟游楫，往来甚众，中有佳石，不知取用，亦赖好奇者之品题也。"

武　夷

武夷山有削壁千仞，人每于下拾沉香玉块焉。太守闻之，督数百人作云梯，将造顶以觇其异，三年始成。太守登之，将及巅，见大足伸下，一拇指粗于捣衣杵，大声曰："不下，将堕矣！"大惊疾下，才至地，则架木朽折，崩坠无遗。

大　鼠

万历间，宫中有鼠，大与猫等，为害甚剧。遍求民间佳猫捕制之，辄被啖食。适异国来贡狮猫，毛白如雪。抱投鼠室，阖其扉，潜窥之。猫蹲良久，鼠逡巡自穴中出，见猫怒奔之。猫避登几上，鼠亦登，猫则跃下。如此往复，不啻百次。众咸谓猫怯，以为是无能为者。既而鼠跳踯渐迟，腹硕

似喘，蹲地上少休。猫即疾下，爪掬项毛，口龁首领，展转争持间，猫声呜呜，鼠声啾啾。启扉急视，则鼠首已碎矣。然后知猫之避，非怯也，待其惰也。彼出则归，彼归则复，用此智耳。噫！匹夫按剑，何异鼠乎！

张不量

贾人某，至直隶界，忽大雨雹，伏禾中。闻空中云："此张不量田，勿伤其稼。"贾私念：张氏何人，既云"不良"，何反祐祐。既而雹止，贾行入村，访之果有其人，因告所见，且问取名之义。盖张素积粟，家甚富，每春间，贫民皆就贷焉。偿时，多寡不较，悉内之，未尝执概取盈，故乡人名之"不量"。众趋田中，见禾穗催折如麻，独张氏诸田无恙。

牧竖

两牧竖入山，至狼穴，穴有小狼二，谋分捉之。各登一树，相去数十步。少顷，大狼至，入穴失子，意甚仓皇。竖于树上扭小狼耳，故令嗥；大狼闻声仰视，怒奔树下，号且爬抓。其一竖又在彼树致小狼鸣急；狼辍声四顾，始望见之，乃舍此趋彼，跑号如前状。前树又鸣，又转奔之。足无停趾，口无停声，数十往复，奔渐迟，声渐弱，既而奄奄僵卧，久之不动。竖下视之，气已绝矣。今有豪强子，怒目按剑，若将抟噬，为所怒者，乃阖扉去。豪力尽声嘶，更无敌

者，岂不畅然自雄？不知此禽兽之威，人故弄之以为戏耳。

富　翁

富翁某，商贾多贷其资。一日出，有少年从马后，问之，亦假本者。翁诺之。既至家，适几上有钱数十，少年无事，以手叠钱，高下堆垒之。翁谢去，竟不与资。或问故，曰："此必善博，非端人也。所熟之技，不觉形于手足矣。"访之果然。

王司马

新城王大司马霁宇，镇北边时，常使匠人铸一大杆刀，阔盈尺，重百钧。每按边，辄使四人扛之。卤簿所止，则置地上，故令北人捉之，力撼不可少动。司马阴以桐木依样为刀，宽狭大小无异，贴以银箔，时于马上舞动。诸部落望见，无不震悚。又于边外埋苇箔为界，横斜十余里，状若藩篱，扬言曰："此吾长城也。"北兵至，悉拔而火之。司马又置之。既而三火，乃以炮石伏机其下，北兵焚箔，药石尽发，死伤甚众。既遁去，司马设箔如前，北兵遥望皆却走，以故帖服若神。后司马既老，乞骸归。塞上复警，召再起；时司马八十有三，力疾陛辞。上慰之曰："但烦卿卧治耳。"于是司马复至边。每止处，辄卧障中。北人闻司马至，皆不信，因假议和，将验真伪。启箴，见司马坦卧，皆望榻伏

拜，挢舌而退。

阮亭曰："今抚顺东北，哈达城东，插柳以界蒙古，南至朝鲜，西至山海，长亘千里，名'柳条边'，私越者置重典，著为令。"

卷十二

杜翁

杜翁，沂水人。偶自市中出，坐墙下以候同游。觉少倦，忽若梦，见一人持牒摄去。至一府署，从来所未经。一人戴瓦陇冠自内出，则青州张某，其故人也。见杜惊曰："杜大哥何至此？"杜言："不知何事，但有勾牒。"张疑其误，将为查验。乃嘱曰："谨立此，勿他适。恐一迷失，将难救挽。"遂去，久之不出。惟持牒人来，自认其误，释令归。杜别而行，途中遇六七女郎，容色娟好，悦而尾之。下道趋小径，行十数步。闻张在后大呼曰："杜大哥，汝将何往"？杜迷恋不已。俄见诸女入一圭窦，心识为王卖酒者之家。不觉探身门内，略一窥瞻；即见身在苫中，与诸小猴同伏。豁然自悟已化豕矣。而耳中犹闻张呼。大惧，急以首触壁。闻人言曰："小豕颠痫矣。"还顾已复为人。速出门，则张候于途，责曰："固嘱勿他往，何不听信？几至坏事！"遂把手送至市门，乃去。杜忽醒，则身犹倚壁间。诣王氏问之，果有一豕自触死云。

小谢秋容

渭南姜部郎第，多鬼魅，常惑人。因徙去。留苍头门之而死，数易皆死；遂废之。里有陶生望三者，夙倜傥，好携妓，酒阑辄去。友人故使妓奔就，亦笑纳不拒；而实终夜无所沾染。常宿部郎家，有婢夜奔，生坚拒不乱；部郎以是契重之。家綦贫，又有"鼓盆之戚"，茅屋数椽，溽暑不堪其热；因请部郎假废第。部郎以其凶故，却之。生因作"续无鬼论"献部郎，且曰："鬼何能为！"部郎以其请之坚，诺之。生往除厅事。薄暮，置书其中；返取他物，则书已亡。怪之，仰卧榻上，静息以伺其变。食顷，闻步履声，睨之，见二女自房中出，所亡书，送还案上。一约二十，一可十七八，并皆姝丽。逡巡立榻下，相视而笑。生寂不动。长者翘一足踹生腹，少者掩口匿笑。生觉心摇摇若不自持，即急肃然端念，卒不顾。女近以左手捋髭，右手轻批颐颊，作小响。少者益笑。生骤起，叱曰："鬼物敢尔！"二女骇奔而散。生恐夜为所苦，欲移归，又耻其言不掩；乃挑灯读。暗中鬼影憧憧，略不顾瞻。夜将半，烛而寝。始交睫，觉人以细物穿鼻，奇痒大嚏；但闻暗处隐隐作笑声。生不语，假寐以伺之。俄见少女以纸条捻细股，鹤行鹭伏而至；生暴起訶之，飘窜而去。既寝，又穿其耳。终夜不堪其扰。鸡既鸣，乃寂无声，生始酣眠。终日无所睹闻。日既下，恍惚出现。生遂夜炊，将以达旦。长者渐曲肱几上，观生读。既而掩生卷。生怒捉之，即已飘散；少间，又掩之。生以手按卷读。少者潜于脑后交两手掩生目，瞥然去，远立以哂。生指骂曰："小鬼头！捉得

便都杀却！”女子即又不惧。因戏之曰：“房中纵送，我都不解，缠我无益。”二女微笑，转身向灶，析薪溲米，为生执爨。生顾而奖曰：“两卿此为，不胜憨跳耶？”俄顷粥熟，争以匕箸陶碗置几上。生曰：“感卿服役，何以报德？”女笑曰：“饭中溲合砒酞矣。”生曰：“与卿夙无嫌怨，何至以此相加。”啜已复盛，争为奔走。生乐之，习以为常。日渐稔，接座倾语，审其姓名。长者云：“妾秋容乔氏，彼阮家小谢也。”又研问所由来。小谢笑曰：“痴郎！尚不敢一呈身，谁要汝问门第，作嫁娶耶？”生正容曰：“相对丽质，宁独无情？但阴冥之气，中人必死。不乐与居者，行可耳；乐与居者，安可耳。如不见爱，何必玷两佳人？如果见爱，何必死一狂生？”二女相顾动容，自此不甚虐弄之；然时而探手于怀，捋裤于地，亦置不为怪。一日，录书未卒业而出，返则小谢伏案头，操管代录。见生，掷笔睨笑。近视之，虽劣不能书，而行列疎整。生赞曰：“卿雅人也！苟乐此，仆教卿为之。”乃拥诸怀，把腕而教之画。秋容自外入，色乍变，意似妒。小谢笑曰：“童时常从父学书，久不作，遂如梦寐。”秋容不语。生喻其意，伪为不觉者，遂抱而授以笔曰：“我视卿能此否？”作数字而起曰：“秋娘大好笔力！”秋容乃喜。生于是折两纸为范，俾共临摹；生另一灯读，窃喜其各有所事，不相侵扰。仿毕，祇立几前，听生月旦。秋容素不解读，涂鸦不可辩认。花判已，自顾不如小谢，有惭色。生奖慰之，颜始霁。二女由此师事生，坐为抓背，卧为按股，不惟不敢侮，争媚之。踰月，小谢书居然端好，生偶赞之。秋容大惭，粉黛摇摇，泪痕如线；生百端慰解之，乃已。因教之读，颖悟非常，指示一过，无再问者。与生竟

读，常至终夜。小谢又引其弟三郎来，拜生门下。年十五六，姿容秀美。以金如意一钩为贽。生令与秋容执一经。满堂咿唔，生于此设鬼帐焉。部郎闻之喜，以时给其薪水。秋容与三郎皆能诗，时相酬唱。小谢阴嘱勿教秋容，生诺之；秋容阴嘱勿教小谢，生亦诺之。一日，生将赴试，二女涕泣持别。三郎曰："此行可以托疾免；不然，恐履不吉。"生以告疾为辱，遂行。先是，生好以诗词讥切时事，获罪于邑贵介，日思中伤之。阴赂学使，诬以行检，淹禁狱中。资斧绝，乞食于囚人，自分已无生理。忽一人飘忽而入，则秋容也。以馔具馈生。相向悲咽曰："三郎虑君不吉，今果不谬。三郎与妾同来，赴院申理矣。"数语而出，人不之睹。越日，部院出，三郎遮道声屈，收之。秋容入狱报生，返身往侦之，三日不返。生悲饿无聊，度一日如年岁。忽小谢至，怆惋欲绝，言："秋容归，经由城隍祠，被西廊黑判强摄去，逼充媵御。秋容不屈，今亦幽囚。妾驰百里，奔波颇殆；至北郭，被老棘刺透足心，痛彻骨髓，恐不能再至矣。"因示之足，血殷凌波焉。出金三两授生，跛踦而没。部院勘三郎，素非瓜葛，无端代控，将杖之，扑地遂灭。异之，览其状，情词悲恻。提生面鞫："三郎何人？"生伪为不知。部院悟其冤，释之。既归，竟夕无一人。更阑，小谢始至。惨然曰："三郎在部院，被靡神押赴冥司；冥王以三郎义，令托生富贵家。秋容久锢，妾以状投城隍，又被按阁不得入，且复奈何？"生忿曰："黑老魅何敢如此！明日仆其像，践踏为泥；数城隍而责之，案下吏暴横如此。渠在醉梦中耶！"悲忿相对，不觉四漏将残。秋容飘然忽至。两人惊喜急问。秋容泣下曰："今为万苦矣！判日以刀杖相逼。今夕忽

放妾归，曰：‘我无他，原以爱故；既不愿，固亦不曾污沾。烦告陶秋曹，勿见谴责。”生闻少欢，欲与同寝，曰：“今日愿为卿死。”二女戚然曰：“向受开导，颇知义理，何忍以爱君者杀君乎？”执不可；然俛颈倾头，情均伉俪。二女以遭难故，妒念全消。会一道士途遇生，顾谓“身有鬼气”。生以言异，具告之。道士曰：“此鬼大好，不宜负他。”因书二符付生，曰：“归授两鬼，任其福命：如闻门外有哭女者，吞符急出，先到者可活。”生拜受，归嘱二女。后月余，果闻有哭女者。二女争奔而去。小谢忙急，忘吞其符。见有丧舁过，秋容直出，入棺而没；小谢不得入，痛哭而返。生出视，则富室郝氏殡其女。共见一女子入棺而去，方共惊疑；俄闻棺中有声，息肩发验，女已顿苏。因暂寄生斋外罗守之。忽开目问陶生。郝氏研诘之。答曰：“我非汝女也。”遂以情告。郝未深信，欲舁归；女不从，竟入生斋，偃卧不起。郝乃识婿而去。生就视之，面庞虽异，而光艳不减秋容，喜惬过望，殷叙平生。忽闻呜呜鬼泣，则小谢哭于暗陬。心甚怜之，即移灯往，宽譬哀情，而衿袖淋浪，痛不可解。近晓始去。天明，郝以婢媪赍送香奁，居然翁婿矣。暮入帷房，则小谢又哭。如此六七夜，夫妇俱为惨动，不能成合卺之礼。生忧思无策。秋容曰：“道士，仙人也。再往求，倘得怜救。”生然之。迹道士所在，叩伏自陈。道士力言“无术”。生哀不已。道士笑曰：“痴生好缠人！合与有缘，请竭吾术。”乃从生来，索静室掩扉坐，戒勿相问。凡十余日，不饮不食。潜窥之，瞑若睡。一日晨兴，有少女搴簾入，明眸皓齿，光艳照人。微笑曰：“跋履终夜，惫极矣！被汝纠缠不了，奔驰百里外，始得一好庐舍，道人载与俱来矣。待见其人，便相交

付耳。”敛昏，小谢至，女遽起迎抱之，翕然合为一体，仆地而僵。道士自室中出，拱手迳去。拜而送之。及返，则女已苏。扶置床上，气体渐舒，但把足呻言趾股痠痛，数日始能起。后生应试得通籍。有蔡子经者，与同谱，以事过生，留数日。小谢自邻舍归，蔡望见之，疾趋相蹑；小谢侧身敛避，心窃怒其轻薄。蔡告曰：“有一事深骇物听，可相告否？”诘之，答曰：“三年前，少妹夭殒，经两夜而失其尸，至今疑念。适见夫人，何相似之甚也？”生笑曰：“山荆陋劣，何足以方君妹！然既系同谱，义即至切，何妨一献妻孥。”乃入内，使小谢衣殉装出。蔡大惊曰：“真吾妹也！”因而泣下。乃具述本末。蔡喜曰：“妹子未死，吾将速归，用慰严慈。”遂去。过数日，举家皆至。后往来如郝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绝世佳人，求一而难之，何得两哉！事千古而一见，惟不私奔女者能遘之也。道士其仙耶？何术之神也！苟有其术，丑鬼可交耳。”

林　氏

济南戚安期，素佻达，喜狎妓。妻婉戒之，不听。妻林氏，美而贤。会北兵入境，被俘去。暮宿途中，欲相犯。林伪诺之，适兵佩刀系床头，急抽刀自刭死；兵举而委诸野。次日，拔舍去。有人传林死，戚痛悼而往。视之，有微息。负而归，目渐动，稍稍呻吟；扶其项，以竹管滴沥灌饮，能咽。戚抚之曰：“卿万一能活，相负者必遭凶折！”半年，林平复如故；但首为颈痕所牵，常若左顾。戚不以为丑，爱恋

逾于平昔。曲巷之游，从此绝迹。林自觉形秽，将为置媵；戚执不可。居数年，林不育，因劝纳婢。戚曰："业誓不二，鬼神宁不闻之？即嗣续不承，亦吾命耳。若未应绝，卿岂老不能生者耶？"林乃托疾，使戚独宿；遣婢海棠，襆被卧其床下。既久，阴以宵情问婢。婢言无之，林不信。至夜，戒婢勿往，自诣婢所。卧少间，闻床上睡息已动，潜起登床扪之。戚醒问谁。林耳语曰："我海棠也。"戚却拒曰："我有盟誓，不敢更也。若似曩年，尚须汝奔就耶？"林乃下床去。戚自是孤眠。林使婢托己往就之。戚念妻生平曾未肯作不速之客，疑焉。摸其项无痕，知为婢，又咄之。婢惭而退。既明，以情告林，使速嫁婢。林笑曰："君亦不必过执。倘得一丈夫子，亦幸甚。"戚曰："苟背盟誓，鬼责将及，尚望延宗嗣乎！"林翌日笑语戚曰："凡农家者流，苗与秀不可知，播种常例不可违。晚间耕耨之期至矣。"戚笑会之。既夕，林灭烛，呼婢使卧己衾中。戚入，就榻戏曰："佃人至矣。深愧钱镈不利，负此良田。"婢不语。既而举事，婢小语曰："私处小肿，颠猛不任。"戚体意温恤之。事已，婢伪起溺，以林易之。自此，时值落红，辄一为之，而戚不知也。未几，婢腹震。林每使静坐，不令给役于前。故谓戚曰："妾劝内婢，而君弗听。设尔日冒妾时，君误信之，交而得孕，将复如何？"戚曰："留犊鬻母。"林乃不言。无何，婢举一子。林暗买乳媪，抱养母家，移四五年，又产一子一女。长子名长生，已七岁，就外祖家读。林半月辄托归宁，一往看视。婢年益长，戚时时促遣之。林辄诺。婢日思儿女，林从其愿，窃为上鬟，送诣母所。谓戚曰："日谓我不嫁海棠。母家有义男，业配之。"又数年，子女俱长成。值戚初度，林先期治具，为候宾友。

戚叹曰："岁月骛过，忽已半世。幸各强健，家亦不至冻馁。所阙者，膝下一点。"林曰："君执拗不从妾言，夫谁怨？然欲得男，两亦非难，何况一也。"戚解颜曰："既言不难，明日便索两男。"林言："易耳，易耳！"早起，命驾至母家，严妆子女，载与俱归。入门，令雁行立，呼父，叩祝千秋。拜已而起，相顾嬉笑。戚骇怪不解。林曰："君索两男，妾添一女。"始为详述本末，戚喜曰："何不早告？"曰："早告恐绝其母。今子已成立，尚可绝乎？"戚感极，涕不自禁。乃迎婢归，偕老焉。古有贤姬，如林者，可谓圣矣！

胡大姑

益都岳于九，家有狐祟，布帛器具，辄被抛掷邻堵。蓄细葛，将取作服；见捆卷如故，解视则边实而中虚，悉被剪去。诸如此类，不堪其苦。乱诟骂之。岳戒止云："恐狐闻。"狐在梁上曰："我已闻之矣。"由是祟益甚。一日，夫妻卧未起，狐摄衾服去。各白身蹲床上，望空哀祝之。忽见好女子自窗入，掷衣床头。视之，不甚修长，衣绛红，外袭雪花比甲。岳着衣，揖之曰："上仙有意垂顾，即勿相扰。请以为女，如何？"狐曰："我齿较汝长，何得妄自尊？"又请为姊妹，乃许之。于是命家人皆呼以胡大姑。时颜镇张八公子家，有狐居楼上，恒与人语。岳问："识之否？"答云："是吾家喜姨，何得不识！"岳曰："彼喜姨曾不扰人，汝何不效之？"狐不听，扰如故。犹不甚祟他人，而专祟其子妇：履袜簪珥，往往弃道上；每食，辄于粥碗中埋死鼠或粪秽。妇辄

掷碗骂骚狐，并不祷免。岳祝曰："儿女辈皆呼汝姑，何略无尊长体耶？"狐曰："教汝子出若妇，我为汝媳，便相安矣。"子妇骂曰："淫狐不自惭，欲与人争汉子耶！"时妇坐衣笥上，忽见浓烟出尻下，熏热如笼。启视，藏裳俱烬；剩一二事，皆姑服也。又使岳子出其妇，子不应。过数日又促之，仍不应。狐怒，以石击之，额破裂，血流几毙。岳益患之。西山李成爻善符水，因币聘之。李以泥金写红绢作符，三日始成。又以镜缚梃上，捉作柄，遍照宅中。使童子随视，有所见，即急告。至一处，童言墙上若犬伏。李即戟手书符其处。既而，禹步庭中，咒移时，即见家中犬豕并来，帖耳戢尾，若听教命。李挥曰："去！"即纷然鱼贯而去。又咒，群鸭即来，又挥去之。已而鸡至。李指一鸡，大叱之。他鸡俱去，此鸡独伏，交翼长鸣，曰："予不敢矣。"李曰："此物是家中所作紫姑也。"家人并言不曾作。李曰："紫姑今尚在。"因共忆三年前，曾为此戏，怪异即自尔日始也。遍搜之，见刍偶犹在厩梁上。李取投火中。乃出一酒瓿，三咒三叱，鸡起竟去。闻瓿口言曰："岳四狠哉！数年后，当复来。"岳乞付之汤火，李不可。或见其壁间挂数十瓶，塞口者皆狐也。言其依次纵之，出为祟，因此获聘金，居为奇货矣。

细　侯

昌化满生，设帐于余杭。偶涉廛市，经临街阁下，忽有荔壳坠肩头。仰视，一雏姬凭阁上，妖姿婉妙，不觉目注发狂。姬俯哂而入。询之，知为娼楼贾氏女细侯也，其声价颇

高，自顾不能适愿。归斋冥想，终宵不枕。明日，往投以刺，相见言笑甚欢，心志益迷。托故假贷同人，敛金如干，携以赴女，款洽臻至。即枕上口占一绝赠云："膏腻铜盘夜未央，床头小语麝兰香。新鬟明日重妆凤，无复行云梦楚王。"细侯蹙然曰："妾虽污贱，每愿得同心而事之。君既无妇，视妾可当家否？"生大悦，即叮咛，坚相约。细侯亦喜曰："吟咏之事，妾自谓无难，每于无人处，欲效作一首，恐未能便佳，为观听所讥。倘得相从，幸教妾也。"因问生家田产几何。答曰："薄田半顷，破屋数椽而已。"细侯曰："妾归君后，当长相守，勿复设帐为也。四十亩聊足自给，十亩可以种黍，织五匹绢，纳太平之税有余矣。闭户相对，君读妾织，暇则诗酒遣怀，千户侯何足贵！"生曰："卿身价略可几多？"曰："依媪贪志，何能盈也？多不过二百金足矣。可恨妾齿稚，不知重资财，得辄归母，所私蓄者，区区无多。君能办百金，过此即非所虑。"生曰："小生之落寞，卿所知也，百金何能自致。有同盟友令于湖南，屡相见招，仆以道远，故惮于行。今为卿故，当往谋之。计三四月可以归复，幸耐相候。"细侯诺之。生既弃馆南游，至则令已免官，以罣误居民舍，宦囊空虚，不能为礼。生落拓难返，就邑中授徒焉。三年，莫能归。偶笞弟子，弟子自溺死。东翁痛子而讼其师，因被逮囹圄。幸有他门人，怜师无过，时致馈遗，以是得无苦。细侯自别生，杜门不交一客。母诘知故，而志不可夺，亦姑听之。有富贾某，慕细侯名，托媒于媪，务在必得，不靳直。细侯不可。贾以负贩诣湖南，敬侦生耗。时狱已将解，贾以金赂当事吏，使久锢之。归告媪云："生已瘐死。"细侯疑其信不确。媪曰："无论满生已死，纵或不死，与其从穷措大，以椎布

终也，何如衣锦而餍粱肉乎？”细侯曰：“满生虽贫，其骨清也；守龌龊商，诚非所愿。且道路之言，何足凭信！”贾又转嘱他商，假作满生绝命书，寄细侯以绝其望。细侯得书，唯朝夕哀痛。媪曰：“我自幼于汝，抚育良劬，汝成人二三年，所得报者，日亦无多。既不愿隶籍，即又不嫁，何以谋生活？”细侯不得已，遂嫁贾。贾衣服簪珥，供给丰侈。年余，生一子。无何，生得门生力，昭雪而出，始知贾之锢己也；然念素无却，反复不得其由。门人义助资斧以归。既闻细侯已嫁，心甚激楚，因以所苦，托市媪卖浆者达细侯。细侯大悲。方悟前此多端，悉贾之诡谋。乘贾他出，杀抱中儿，携所有亡归满；凡贾家服饰，一无所取。贾归，怒，质于官。官原其情，置不问。呜呼！寿亭侯之归汉，亦复何殊？顾杀子而行，亦天下之忍人也！

狼三 则

有屠人货肉归，日已暮。欻一狼来，瞰担中肉，似甚垂涎；步亦步，尾行数里。屠惧，示之以刃，则稍却；既走，又从之。屠无计，默念狼所欲者肉，不如姑悬诸树，而早取之。遂钩肉，翘足挂树间，示以空空。狼乃止。屠即竟归。昧爽往取肉，遥望树上悬巨物，似人缢死状，大骇。逡巡近之，则死狼也。仰首审视，见口中含肉，肉钩刺狼腭，如鱼吞饵。时狼革价昂，直十余金，屠小裕焉。缘木求鱼，狼则罹之，亦可笑已！

一屠晚归，担中肉尽，止有剩骨。途中两狼，缀行甚远。

惧，投以骨。一狼得骨止，一狼仍从之。复投之。后狼止而前狼又至。骨已尽，而两狼之并驱如故。屠大窘，恐前后受其敌。顾野有麦场，场主积薪其中，苫蔽成丘。屠乃奔倚其下，弛担持刀。狼不敢前，耽耽相向。少时，一狼竟去；其一犬坐于前，久之，目似瞑，意暇甚。屠暴起，以刀劈狼首，又数刀毙之。方欲行，转视积薪后，一狼洞其中，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。身已半入，止露尻尾。屠自后断其股，亦毙之。乃悟前狼假寐，盖以诱敌。狼亦黠矣！而顷刻两毙，禽兽之变诈几何哉，止益增笑耳！

一屠暮行，为狼所逼。道旁有夜耕者所遗行室，奔入伏焉。狼自苫中探爪入。屠急捉之，令不可去。顾无计可以死之。唯有小刀不盈寸，遂割破爪下皮，以吹猪之法吹之。极力吹移时，觉狼不甚动，方缚以带。出视，则狼胀如牛，股直不能曲，口张不得合。遂负之以归。非屠乌能作此谋哉！

三事皆出于屠，则屠人之残，杀狼亦可用也。

刘亮采

闻济南怀利仁言：刘公亮采，狐之后身也。初，太翁居南山，有叟造其庐，自言胡姓。问所居，曰："只在此山中。闲处人少，惟我两人，可与数晨夕，故来相拜识。"因与接谈，词旨便利，悦之。治酒相欢，醺而后去。越日复来，愈益款厚。刘云："自蒙下交，分即最深。但不识家何里焉？敢问里居。"胡曰："不敢讳，实山中之老狐也。与若有夙因，故敢内交门下。固不能为君福，亦不敢为翁祸，幸相信勿

骇。”刘亦不疑，更相契重。即叙年齿，胡作兄，往来如昆季。有小休咎亦以告。时刘乏嗣，叟忽云：“公勿忧，我当为君后。”刘讶其言怪。胡曰：“仆算数已尽，投生有期矣。与其他适，何如生故人家！”刘曰：“仙寿万年，何遂及此？”叟摇首云：“非汝所知。”遂去。夜果梦叟来，曰：“我今至矣。”既醒，夫人生男，是为刘公。公既长，身短，言词敏谐，绝类狐。少有才名，壬辰成进士。为人任侠，急人之急，以故秦楚燕赵之客，趾错于门；货酒卖饼者，门前成市焉。

蕙　芳

马二混，居青州东门内，以货面为业。家贫，无妇，与母共作苦。一日，媪独居，忽有美人来，年可十六七，椎而甚朴，而光华照人。媪惊顾穷诘。女笑曰：“我以贤郎诚笃，愿委身母家。”媪益惊曰：“娘子天人，有此一言，则折我母子数年寿！”女固请之。意必为佞门亡人，拒益力。女乃去。越三日，复来，留连不去。问其姓氏，曰：“母肯纳我，我乃言；不然，固无庸问。”媪曰：“贫贱佣保骨，得妇如此，不称亦不祥。”女笑坐床头，恋恋殊殷。媪辞之，言：“娘子宜速去，勿相祸。”女乃出门，视之西去。又数日，西巷中吕媪，来谓马曰：“邻女董蕙芳，孤而无依，自愿为贤郎妇，胡弗纳？”马以所疑虑具白之。吕曰：“乌有此耶！如有乖谬，咎在老身。”马大喜，诺之。吕既去，媪扫室布席，将待子归往取之。日将暮，女飘然自至。入室参母，起拜尽礼。告媪曰：“妾有两婢，未得母命，不敢进也。”媪曰：“我母子守穷

庐，不解役婢仆。日得蝇头利，仅足自给。今增新妇一人，娇嫩坐食，尚恐不温饱；益之二婢，岂吸风所能活耶！”女笑曰：“婢来亦不费母度支，皆能自得食。”问：“婢何在？”乃呼：“秋月、秋松！”声未及已，忽如飞鸟堕，二婢已立于前。即令伏地叩母。既而马归，母迎告之。马喜入室，见翠栋雕梁，侔于宫殿；中设几屏帘幙，光耀夺目。惊极，不敢入。女下床迎笑，睹之若仙。益骇，却退。女挽之，坐与温语。马喜出非分，形色若不相属。即起，欲出行沽。女止曰：“勿须。”因命二婢治具。秋月出一革袋，执向扉后，格格摇摆之。已而一手探入，壶盛酒，碗盛炙，触类熏腾。饮已而寝，则花罽锦褥，温腻非常。天明出门，则茅庐依旧。母子共奇之。媪诣吕所，将迹所由。入门，先谢其媒合之德。吕讶云：“久不拜访，何邻女之曾托乎？”媪益疑，具言端委。吕大骇，即同媪来视新妇。女笑逆之，极道作合之义。吕见其慧丽，愕眙良久，即亦不辞，唯唯而已。女赠白木搔具一事，曰：“无以报德，姑奉此为姥姥爬背耳。”吕受而归，审视则化为白金。马自得妇，顿更旧业，门户一新。笥中貂锦无数，任马取着；而出室门，则为布素，但轻暖耳。女所自衣亦然。积四五年，忽曰：“我谪降人间十余载，因与子有缘，遂暂留止。今别矣。”马苦留之。女曰：“请别择良偶，以承庐墓。我岁月当一至焉。”忽不见。马乃娶秦氏。后三年，七夕，夫妻方共语，女忽入笑曰：“新偶良欢，不念故人耶？”马惊起，怆然曳坐，便道衷曲。女曰：“我适送织女渡河，乘间一相望耳。”两相依依，语无休止。忽空际有人呼“蕙芳”。女急起作别。马问其谁。曰：“余适同双成姊来，彼不耐久伺矣。”马送之。女曰：“子寿八旬，至期，我来收尔骨。”言已遂逝。

今马六十余矣，其人但朴讷，无他长。

异史氏曰："马生其名混，其业亵，蕙芳奚取哉？于此见仙人之贵朴讷诚笃也。余尝谓友人：若我与尔，鬼狐且弃之矣。所差不愧于仙人者，唯'混'耳。"

萧　七

徐继长，临淄人，居城东之磨房庄。业儒未成，去而为吏。偶适姻家，道出于氏殡宫。薄暮醉归，过其处，见楼阁繁丽，一叟当户坐。徐酒渴思饮，揖叟求浆。叟起，邀客入，升堂授饮。饮已，叟曰："曛暮难行，姑留宿，早旦而发如何也？"徐亦疲殆，乐遵所请。叟命家人具酒奉客，即谓徐曰："老夫一言，勿嫌孟浪：郎君清门令望，可附婚姻。有幼女未字，欲充下陈，幸垂援拾。"徐踧踖不知所对。叟即遣怦告其亲族，又传语令女妆束。顷之，峨冠博带者四五辈，先后并至。女郎亦炫妆出，姿容绝俗。于是交坐宴会。徐神魂眩乱，但欲速寝。酒数行，坚辞不任。乃使小鬟引夫妇入帏，馆同爱止。徐问其族姓，女自言："萧姓，行七。"又复细审门阀。女曰："身虽贱陋，配吏胥当不辱寞，何苦研穷？"徐溺其色，款曛备至，不复他疑。女曰："此处不可为家。审知汝家姊姊甚平善，或不拘阻。归除一舍，行将自至耳。"徐应之。既而加臂于身，奄然就寐。既觉，则抱中已空。天色大明，松阴翳晓，身下藉黍穰尺许厚。骇叹而归，告妻。妻戏为除馆，设榻其中，阖门出曰："新娘子今夜至矣。"因与共笑。日既暮，妻戏曳徐启门，曰："新人得毋已在室耶？"既

入，则美人华妆坐榻上。见二人入，蹻起逆之。夫妻大愕，女掩口局局而笑，参拜恭谨。妻乃治具，为之合欢。女早起操作，不待驱使。一日谓徐曰："姊姨辈俱欲来吾家一望。"徐虑仓卒无以应客。女曰："都知吾家不饶，将先赍馔具来，但烦吾家姊姊烹饪而已。"徐告妻，妻诺之。晨炊后，果有人荷酒胾来，释肩而去。妻为职庖人之役。晡后，六七女郎至，长者不过四十以来，围坐并饮，喧笑盈室。徐妻伏窗以窥，惟见夫及七姐相向坐，他客皆不可睹。北斗挂屋角，欢然始去。女送客未返，妻入视案上杯柈俱空。笑曰："诸婢想俱饿，遂如狗舐砧。"少间，女还，殷殷相劳，夺器自涤，促嫡安眠。妻曰："客临吾家，使自备饮馔，亦大笑谈。明日合另邀致。"逾数日，徐从妻言，使女复召客。客至，恣意饮啖，唯留四簋，不加匕箸。徐问之，群笑曰："夫人谓吾辈恶，故留以待调人。"座间一女，年十八九，素鸟缟裳，云是新寡。女呼为六姊。情态妖艳，善笑能口。与徐渐洽，辄以谐语相嘲。行觞政，徐为录事，禁笑谑。六姊频犯，连饮十余爵，酡然竟醉。芳体娇懒，荏弱难持。无何，亡去。徐烛而觅之，则酣寝暗帏中。近接其吻，亦不觉。以手探裤，私处坟起。心旌方摇，席中纷唤徐郎，乃急理其衣，见袖中有绫巾，窃之而出。迨于夜央，众客离席，六姊未醒。七姐入摇之，始呵欠而起，系裙理发，从众去。徐拳拳怀念，不释于心。将于空处展玩遗巾，而觅之已渺。疑送客时遗落途间，执灯细照阶除，都复乌有。意琐琐不自得。女问之，徐漫应之。女笑曰："勿诳语，巾子人已将去，徒劳心目。"徐惊，以实告，且言怀思。女曰："彼与君无夙分，缘止此耳。"问其故，曰："彼前身曲巷中女；君为士人，见而悦之，为两亲所

阻，志不得遂，感疾阽危。使人语之曰：‘我已不起，但得若来，获一扪其肌肤，死无憾！’彼感其意，诺如所请。适以冗羁未遽往；过夕而至，则病者已殒。是前世与君有一扪之缘也。过此即非所望。”后设筵再招诸女，惟六姊不至。徐疑女妬，颇有怨怼。女一日谓徐曰：“君以六姊之故，妄相见罪。彼实不肯至，于我何尤？今八年之好，行将别矣，请为君极力一谋，用解从前之惑。彼虽不来，宁禁我不往？登门就之，或人定胜天，不可知。”徐喜从之。女握手，飘若履虚。顷刻至其家，黄甍广堂，门户曲折，与初见时无少异。岳父母并出，曰：“拙女久蒙温煦。老身以残年衰慵，有疏省问，或当不怪耶！”即张筵作会。女便问诸姊妹。母云：“各归其家，惟六姐在耳。”即唤婢请六娘子来，久之不出。女入曳之以出，俯首简默，不似前此之谐。少时，叟媪辞去。女谓六姊曰：“姐姐高自重，使人怨我！”六姊微哂曰：“轻薄郎何宜相近！”女执两人残卮，强使易饮，曰：“吻已接矣，作态何为！”少时，七姐亡去，室中止余二人。徐遽起相逼，六姊宛转撑拒。徐牵衣长跪而哀之，色渐和，相携入室。才缓襦结，忽闻喊嘶动地，火光射闼。六姊大惊，推徐起曰：“祸事忽临，奈何！”徐忙迫不知所为，而女郎已窜避无迹矣。徐怅然少坐，屋宇并失。猎者十余人，按鹰操刃而至，惊问：“何人夜伏于此？”徐托言迷途，因告姓字。一人曰：“适逐一狐，见之否？”答言：“不见。”细认其处，乃于氏殡宫也。怏怏而归。犹冀七姐复至，晨占雀喜，夕卜灯花，而竟无消息矣。董玉珓谈。

乱离二则

学师刘芳辉，京都人。有妹许聘戴生，出阁有日矣。值北兵入境，父子恐细弱为累，谋妆送戴家。修饰未竟，乱兵纷入，父子分窜。女为牛录俘去。从之数日，殊不少狎。夜则卧之别榻，饮食供奉甚殷。又掠一少年来，年与女相上下，仪采都雅。牛录谓之曰："我无子，将以汝继统绪，肯否？"少年唯唯。又指女谓曰："如肯，即以此为汝妇。"少年喜，愿从所命。牛录乃使同榻，浃洽甚乐。既而枕上各道姓氏，则少年即戴生也。

陕西某公，任盐秩，家累不从。值姜瓖之变，故里陷为盗薮，音信断绝。后乱平，遣人探问，则百里绝烟，无处可寻消息。会以复命入都，有老班役丧偶，贫不能娶，公赍数金使买妇。时大兵凯旋，俘获妇口无算，插标市上，如卖牛马。遂携金就择之。自分金少，不敢问少艾。一媪甚整洁，遂赎以归。媪坐床上细认曰："汝非某班役耶？"问所自知。曰："汝从我儿服役，胡不识！"班役大骇，急告公。公视之，果母也。因而痛哭，倍偿之。班役以金多，不屑谋媪。见一妇年三十余，风范超脱，因赎之。既行，妇且走且顾，曰："汝非某班役耶？"又惊问之。曰："汝从我夫服役，如何不识！"班役益骇，导见公。公视之，真其夫人。又悲失声。一日而母妻重聚，喜不可已。乃以百金为班役娶美妇焉。意必公有大德，所以鬼神为之感应。惜言者忘其姓字，秦中或有能道之者。

异史氏曰："炎昆之祸，玉石不分，诚然哉！若公一门，是以聚而传者也。董思白之后，仅有一孙，今亦不得奉其祭祀，亦朝士之责也。悲夫！"

菱　角

胡大成，楚人。其母素奉佛。成就塾师读，道由观音祠，母嘱过必入叩。一日，至祠，有少女挽儿遨戏其中，发才掩额，而丰致娟然。时成年十四，心好之。问其姓氏。女笑曰："我祠西焦画工女菱角也。问将何为？"成又问："有婿家否？"女酡然曰："无也。"成言："我为若婿，好否？"女惭云："我不能自主。"而眉目澄澄，上下睨成，意似欣属焉。成乃出。女追而遥告曰："崔尔成，吾父所善，用为媒，无不谐。"成曰："诺。"因念其慧而多情，益倾慕之。归，向母实白心愿。母止此儿，常恐拂之，即浼崔作冰。焦责聘财奢，事已不就。崔极言清族才美，崔始许之。成有伯父，老而无子，授教职于湖北。妻卒任所，母遣成往奔其丧。数月将归，伯又病，亦卒。淹流既久，适大寇据湖南，家耗遂隔。成窜民间，弔影孤惶而已。一日，有媪年四十八九，紫回村中，日昃不去。自言："离乱罔归，将以自鬻。"或问其价。言："不屑为人奴，亦不愿为人妇，但有母我者，则从之，不较值。"闻者皆笑。成往视之，面目间有一二颇肖其母，触于怀而大悲。自念只身，无缝纫者，遂邀归，执子礼焉。炊饭织屦，劬劳若母。拂意辄谴之；而少有疾苦，则濡煦过于所生。忽谓曰："此处太平，幸可无虞。然儿长矣，虽

在羁旅，大伦不可废。三两日，当为儿娶之。”成泣曰：“儿自有妇，但间隔南北耳。”媪曰：“大乱时，人事翻复，何可株守？”成又泣曰：“无论结发之盟不可背，且谁以娇女付萍梗人？”媪不答，但为治帘幌衾枕，甚周备，亦不知所自来。一日，日既夕，戒成曰：“烛坐勿寐，我往视新妇来也未。”遂出门去。三更既尽，媪不返。心大疑。俄闻门外喧哗，出视，则一女子坐庭中，蓬首啜泣。惊问：“何人？”亦不语。良久，乃言曰：“娶我来，即亦非福，但有死耳！”成大惊，不知其故。女曰：“我少受聘于胡大成，不意湖北去，音信断绝。父母强以我归汝家。身可致，志不可夺也！”成闻而哭曰：“即我是胡某。卿菱角耶？”女收涕而骇，不信。相将入室，即灯审顾，曰：“得毋梦耶？”于是转悲为喜，相道离苦。先是乱后，湖南百里，涤地无噍类。焦携家窜长沙之东，又受周生聘。乱中不能成礼，期以是夕送诸其家。女期不盥栉，家人强置车中。至途次，女颠坠车下，遂有四人荷肩舆至，云是周家迎女者，即扶升舆，疾行若飞，至是始停。一老姥曳之入，曰：“此汝夫家，但入勿哭。汝家婆婆旦晚将至矣。”乃去。成诘知情事，始悟媪神人也。夫妻焚香共祷，愿得母子复聚。母自戎马戒严，同俦人妇奔伏涧谷。一夜，譟言寇至，即并张皇四匿。有童子以骑授母。母急不暇问，扶肩而上，轻迅剽遽，瞬息至湖上。马踏水奔腾，蹄下不波。无何扶下，指一户云：“此中可居。”母将拜谢，回视其马，化为金毛犼，高丈余，童子超乘而去。母以手挝门，豁然启扉。有人出问，怪其音熟，视之成也。母子抱哭，妇亦惊起，一门欢慰。疑媪为大士显身。由此持观音经咒益虔。遂流寓湖北，治田庐焉。

饿　鬼

马永，齐人。为人贪无赖，家卒屡空，乡人戏而名之“饿鬼”。年三十余，日益窭，衣百结鹑，两手交其肩，在市上攫食。人尽弃之，不以齿。邑有朱叟者，少携妻居于五都之市，操业不雅。暮岁归其乡，大为士类所口；而朱洁行为善，人始稍稍礼貌之。一日，值马攫食不偿，为肆人所苦。怜之，代给其直。引归，赠以数百，俾作本。马去，不肯谋业，坐而食。无何，资复匮，仍蹈旧辙。而常惧与朱遇，去之临邑。暮宿学宫，冬夜凛寒，辄摘圣贤颠上旒而煨其板。学官知之，怒欲加刑。马哀免，愿为先生生财。学官喜，纵之去。马探某生殷富，登门强索资，故挑其怒；乃以刀自剨，诬而控诸学。学官勒取重赂，始免申黜。诸生因而共愤，公质县尹。尹廉得实，笞四十，梏其颈，三日毙焉。是夜，朱叟梦马冠带而入，曰：“负公大德，今来相报。”既寤，妾举子。叟知为马，名以马儿。少不慧，喜其能读。二十余，竭力经纪，得入邑庠。后考试寓旅邸，昼卧床上，见壁间悉糊旧艺；视之，有“犬之性”四句题，心畏其难，读而志之。入场，适是此题，录之，得优等，食饩焉。六十余，补临邑训导。官数年，曾无一道义交。惟袖中出青蚨，则作鸿鹤笑；不则睫毛一寸长，稜稜若不相识。偶大令以诸生小故，判令薄惩，辄酷掠如治盗贼。有讼士子者，即富来叩门矣。如此多端，诸生不复可耐。而年近七旬，拥肿聋瞶，每向人物色黑须药。有某生素狂，剉茜根给之。天明共视，如

庙中所塑灵官状。大怒拘生，生已早夜亡去。以此愤气中结，数月而死，士林快之。

考弊司

闻人生，河南人。抱病经日，见一秀才入，伏谒床下，谦抑尽礼。已而请生少步，把臂长语，刺刺且行，数里外犹不言别。生竚足，拱手致辞。秀才云："更烦移趾，仆有一事相求。"生问之。答云："吾辈悉属考弊司辖，司主名虚肚鬼王。初见之，例应割髀肉，浼君一缓颊耳。"生惊问："何罪而至于此？"曰："不必有罪，此是旧例。若丰于贿者，可赎也。然而我贫。"生曰："我素不稔鬼王，何能效力？"曰："君前世是伊大父行，宜可听从。"言次，已入城郭。至一府署，廨宇不甚弘敞，惟一堂高广，堂下两碣东西立，绿书大于栲栳，一云"孝弟忠信"，一云"礼义廉耻"。踏阶而进，见堂上一扁，大书"考弊司"。楹间，板雕翠字，一联云："曰校、曰序、曰庠，两字德行阴教化；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一堂礼乐鬼门生。"游览未已，官已出，鬈发鲐背，若数百年人，而鼻孔撩天，唇外倾，不承其齿。从一主簿吏，虎首人身。又十余人列侍，半狞恶若山精。秀才曰："此鬼王也。"生骇极，欲却退。鬼王已睹，降阶揖生上，便问兴居。生但诺诺。又问："何事见临？"生以秀才意具白之。鬼王色变曰："此有成例，即父命所不敢承！"气象森凛，似不可入一词。生不敢言，骤起告别；鬼王侧行送之，至门外始返。生不归，潜入以观其变。至堂下，则秀才已与同辈数人，交臂历

指，俨然在徽纆中。一狞人持刀来，裸其股，割片肉，可骈三指许。秀才大嗥欲嗄。生少年负气，愤不自持，大呼曰："惨惨如此，成何世界！"鬼王惊起，暂命止割，蹻履逆生。生忿然已出，遍告市人，将控上帝。或笑曰："迂哉！蓝蔚苍苍，何处觅上帝而诉之冤也？此辈唯与阎罗近，呼之或可应耳。"乃示之途。趋而往，果见殿陛威赫。阎罗方坐；伏阶号屈。王召讯已，立命诸鬼绾绁提锤而去。少顷，鬼王及秀才并至。审其情确，大怒曰："怜尔夙世攻苦，暂委此任，候生贵家；今乃敢尔！其去若善筋，增若恶骨，罚令生生世世不得发迹也！"鬼乃箠之仆地，颠落一齿，以刀割指端，抽筋出，亮白如丝。鬼王呼痛，声类斩豕。手足并抽讫，有二鬼押去。生稽首而出，秀才从其后，感荷殷殷。挽送过市，见一户垂朱帘，帘内一女子露半面，容妆绝美。生问："谁家？"秀才曰："此曲巷也。"既过，生低徊不能舍，遂坚止秀才。秀才曰："君为仆来，而令踽踽以去，心何忍。"生固辞，乃去。生望秀才去远，急趋入帘内。女接见，喜形于色。入室促坐，相道姓名。女自言："柳氏，小字秋华。"一妪出，为具肴酒。酒阑入帷，欢爱殊浓，切切订婚嫁。既曙，妪入曰："薪水告竭，要耗郎君金资，奈何！"生顿念腰橐空虚，惶愧无声。久之，曰："我实不曾携得一文，宜署券保，归即奉酬。"妪变色曰："曾闻夜度娘索逋欠耶？"秋华频蹙，不作一语。生暂解衣为质。妪持笑曰："此尚不能偿酒直耳。"呶呶不满志，与女俱入。生惭。移时，犹冀女出展别，再订前约；久候无音，潜入窥之，见妪与秋华，自肩以上，化为牛鬼，目睒睒相对立。大惧，趋出。欲归，则百道歧出，莫知所从。问之市人，并无知其村名者。徘徊廛肆之

间，历两昏晓，凄意含酸，响肠鸣饿，进退无以自决。忽秀生过，望见之，惊曰："何尚未归，而简亵若此？"生靦颜莫对。秀才曰："有之矣，得毋为花夜叉所迷耶？"遂盛气而往，曰："秋华母子，何遽不少施面目耶！"去少时，即以衣来付生，曰："淫婢无礼，已叱骂之矣。"送生至家，乃别而去。生暴绝三日始苏，历历为家人言之。

大　人

长山李孝廉质君，诣青州，途中遇六七人，语音类燕。审视两颊，俱有瘢，大如钱。异之，因问何病之同。客自述：旧岁客云南，日暮失道，入大山中，绝壑巉岩，不可得出。谷中有大树一章，条数尺绵绵下垂，荫广亩余。诸客计无所之，因共系马解装，傍树栖止。夜既深，虎豹鸮鸱，次第嗥动，诸客抱膝相向，不能寐。忽见一大人来，高以丈许。客团伏，莫敢息。大人至，以手攫马而食，六七匹顿刻都尽。既而折树上长条，捉人首穿腮，如贯鱼状。贯讫，提行数步，条毳折有声。大人似恐坠落，乃屈条之两端，压以巨石而去。客觉其去远，出佩刀，自断贯条，负痛疾走。未数武，见大人又导一人俱来。客惧，伏丛莽中。见后来者更巨，至树下，往来寻视，似有所求而不得。已乃声啁啾，似巨鸟鸣，意甚怒，盖怒大人之给己也。因以掌批其颊，大人伛偻顺受，无敢少争。俄而俱去。诸客始仓皇出。荒窜良久，遥见岭头有灯火，群趋之。至则一男子居石室中。客入环拜，兼告所苦。男子曳令坐，曰："此物殊可恨，然我亦不

能箝制。待舍妹归，可与谋也。”居无何，一女子荷两虎自外入，问客何得至此。诸客叩伏而告以故。女子曰：“久知两个为孽，不图凶顽若此！当即除之。”于石室中出铜锤，重三四百斤，出门遂逝。男子煮虎肉饷客。肉未熟，女子已返，曰：“彼见我欲遁，追之数十里，断其一指而还。”因以指掷地，大于胫骨焉。众骇极，问其姓氏，即亦不言。少间，肉熟，客创痛不食。女以药屑遍糁之，痛顿止。既明，女子送客至树下，行李俱在。各负装行十余里，经昨夜斗处，女子指示之，石洼中残血尚存盆许。出山，女子始别而返。

向　杲

向杲，字初旦，太原人。与庶兄晟，友于最敦。晟狎一妓，名波斯，有割臂之盟。以其母取直奢，所约不遂。适其母欲出籍为良，愿先遣波斯。有庄公子者，素善波斯，请赎为妾。波斯谓母曰：“既愿同离水火，是欲出地狱而登天堂也。若妾媵之，相去几何矣！肯从奴志，向生其可。”母诺之，以意达晟。时晟丧偶未婚，喜，竭资聘波斯以归。庄闻，怒晟之夺所好也。途中偶逢，便大诟骂。晟不服。遂嗾从人折箠笞之，垂毙，乃去。杲闻奔视，则兄已死。不胜哀忿，具造赴郡。庄广行贿赂，使其理不得伸。杲隐忿中结，莫可控诉，惟思要路刺杀庄。日怀利刃，伏于山径之莽。久之，机渐泄。庄知其谋，出则戒备甚严；闻汾州有焦桐者，勇而善射，以多金聘为卫。杲计无所施，然犹日伺之。一日，方

伏，雨暴作，上下沾濡，寒战颇苦。既而烈风四塞，冰雹继至，身忽忽然痛痒不能复觉。岭上旧有山神祠，强起奔赴。既入庙，则所识道士在焉。先是，道士尝行乞村中，杲辄饭之，道士以故识杲，见杲衣服濡湿，乃以布袍授之，曰："姑易此。"杲易衣忍冻，蹲若犬，自视则毛革顿生，身化为虎。道士已失所在。心中惊恨，转念：得仇人而食其肉，计亦良得。下至旧伏处，见尸卧丛莽中，始悟前身已死；犹恐葬于乌鸢，时时逻守之。越日，庄适经此，虎暴出，于马上扑庄落，龁其首，咽之。焦桐返马而射，中虎腹，蹶然遂毙。杲在错楚中，恍若梦醒；又经宵，始能行步，厌厌以归。家人以其连夕不返，方共骇异，见之，喜相慰问。杲但卧，蹇涩不能语。少间，闻庄信，争即床头庆告之。杲乃自言："虎即我也。"遂述其异。由此播传。庄子痛父之死也惨，闻而恶之，因讼杲。官以事诞而无据，置不理焉。

异史氏曰："壮士志酬，必不生返，此千古所悼恨也。借人之杀以为生，仙人之术何神哉！然天下事之指人发者多矣。使怨者常为人，恨不令暂作虎耳！"

董公子

青州董尚书可畏，家庭森肃，内外男女，不敢通一语。一日，有婢及仆调笑于中门之外，为公子所窥，怒叱之，各奔而去。及夜，公子偕僮卧斋中。时方盛暑，室门洞敞。更既深，僮闻床上有声甚厉，方惊醒。月影中，见前仆提一物出门去。以其家人，故弗深怪，遂复寐。忽闻靴声訇然，一

伟丈夫，赤面长髯，似寿亭侯象，捉一人头入。僮惧，蛇行入床下。但闻床上支支格格，如振衣，如摩腹，移时始罢。靴声又响，乃去。僮伸头渐出，见榻上有晓光，以手扪床上，着手粘湿，嗅之血腥。大呼公子，公子方醒。告而火之，血盈枕席。大骇，不得其故。忽有官役叩门。公子出见之，役愕然，但言怪事。诘之，告曰："适衙前一人，神色迷罔，大声自言曰：'我杀主人矣！'众见其衣有血污，执而白之官。审知为公子家人。彼言已杀公子，埋首于关帝庙侧。往验之，穴土犹新，而首则无之。"公子骇异，趋赴公庭，见其人即前狎婢者也。因述其异。官甚惶惑，重责而释之。公子不欲结怨于小人，以前婢配之，令去。积数日，其邻堵者，夜闻仆房中一声振响若崩裂，急起呼之，不应。排阖入视，见夫妇及寝床，皆截然断而为两，木肉上俱有削痕，似一刀所断者。关公之灵迹最多，盖未有奇于此者也。

周　三

泰安张太华，富吏也。家有狐，扰不可堪，遣制罔效。陈其状于州尹，尹亦不能为力。时州之东亦有狐，居村民家，人共见之，一白发叟云。叟与居人通弔庆，一如人世礼。自云行二，都呼之胡二爷。适有诸生谒尹，间道其异。尹为吏策，使往问叟。时东村人有作隶者，吏即其家访之，果不诬，便与俱往。即隶家设筵招胡。胡至，揖让酬酢，无异常人。吏因告以所求。胡言："我固悉之，但不能为君效力。仆友人周三，侨居岳庙，宜可降伏，当代求之。"吏喜，

欠抑申谢。胡临别，与吏约，明日张筵于岳庙之东。吏如其教。胡果导周至。周虬髯铁面，服裨褶。饮数行，向吏曰："适胡二弟致尊意，事已尽悉。但此辈实繁有徒，不可善喻，难免用武。请即假馆君家，微劳所不敢辞。"吏闻之，自念：去一狐，得一狐，是以暴易暴也。游移不敢即应。周已知之，曰："得勿相畏耶？我非他比，且与君有喜缘。请勿疑。"吏诺之。周又嘱明日偕家人阖户坐室中，幸无哗。吏既归，悉听教言。俄闻庭中攻击刺斗之声，逾时始定。启关出视，血点点盈阶上。墀中有小狐首数枚，大如碗盏焉。又视所除舍，则周危坐其中，拱手笑曰："蒙重托，妖类已荡灭矣！"自是馆于其家，相见如主客焉。

鸽　异

鸽类甚繁，晋有坤星，鲁有鹤秀，黔有腋蝶，梁有翻跳，越有诸尖：皆异种也。又有靴头、点子、大白、黑石、夫妇雀、花狗眼之类，名不可屈以指，惟好事者能辨之也。邹平张公子幼量，癖好之，按经而求，务尽其种。其养之也，如保婴儿：冷则疗以粉草，热则投以盐颗。鸽善睡，睡太甚，有病麻痹而死者。张在广陵，以十金购一鸽，体最小，喜走，置地上，盘旋无已时，不止于死不休也，故常使人把握之；夜置群中，使惊诸鸽，可已痹股之病，是名"夜游"。齐鲁养鸽家，无如公子最；公子亦以鸽自诩。一夜，坐斋中，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，殊不相识。问之，答曰："漂泊之人，姓名何足道。遥闻蓄鸽最盛，此生平之所好也，愿得

寓目。”张乃尽出所有，五色俱备，灿若云锦。少年笑曰：“人言果不虚，公子可谓尽养鸽之能事矣。仆亦携有一两头，颇愿观之否？”张喜，从少年去。月色冥漠，野况萧条，心窃疑惧。少年指曰：“请勉行，寓屋不远矣。”又数武，见一道院，仅两楹。少年握手入，昧无灯火。少年立庭中，口中作鸽鸣。忽有两鸽出：状类常鸽，而毛纯白；飞与檐齐，且鸣且斗，每一扑，必作觔斗。少年挥之以肱，连翼而去。复撮口作异声，又有两鸽出：大者如鹜，小者才如拳；集阶上，学鹤舞。大者延颈立，张翼作屏，宛转鸣跳，若引之；小者上下飞鸣，时集其顶，翼翩翩如燕子落蒲叶上，声细碎类鼗鼓；大者伸颈不敢动。鸣愈急，声变如磬，两两相和，间杂中节。既而小者飞起，大者又颠倒引呼之。张嘉叹不已，自觉汪洋可愧，遂揖少年，乞求分爱；少年不许。又固求之。少年乃叱鸽去，仍作前声，招二白鸽来，以手把之，曰：“如不嫌憎，以此塞责。”接而玩之：睛映月作琥珀色，两目通透，若无隔阂，中黑珠圆于椒粒；启其翼，胁肉晶莹，脏腑可数。张甚奇之，而意犹未足，诡求不已。少年曰：“尚有两种未献，今不敢复请观矣。”方竞论间，家人燎麻炬，入寻主人。回视少年，化白鸽，大如鸡，冲霄而去。又目前院宇都渺，盖一小墓，树二柏焉。与家人抱鸽，骇叹而归。试使飞，驯异如初。虽未拔尤，人世亦绝少矣。于是爱惜臻至。积二年，育雌雄各三。虽戚好求之，弗得也。会父执某公，为贵官。一日，见公子，问：“畜鸽几许？”公子唯唯以退。疑某意爱好之也，思所以报，而割爱良难。又念：长者之求，不可重拂。且不敢以常鸽应，选二白鸽，笼送之，自以千金之赠不啻也。他日，见某公，颇有德色；而某殊无一申

谢语。心不能忍，问："前禽佳否？"答云："亦肥美。"张惊曰："烹之乎？"曰："然。"张大惊曰："此非常鸽，乃俗所称'鞑靼'者也。"某回思曰："味亦殊无异处。"张叹恨而返。至夜，梦白衣少年来，责之曰："我以君能爱之，故遂托以子孙。何以明珠暗投，致残鼎鬻！今率若辈去矣。"言已，化为鸽，所养白鸽皆从之，飞鸣迳去。天明视之，果俱亡矣。心甚恨之，遂以所畜，分赠知交，数日而尽。

异史氏曰："物莫不聚于所好，诚然也。叶公好龙，则真龙入室；而况学士之于良友，贤君之于良臣乎！而独阿堵之物，好者更多，而聚者特少，亦以见鬼神之怒贪，而不怒痴也。"

向有友人馈朱鲫于孙公子禹年，家无慧仆，以老傭往。及门，倾水出鱼，索柈而进之。逾达主所，鱼已枯毙。公子但笑不言，以酒犒傭，即烹鱼以饷。既归，主人问："公子得鱼颇欢慰否？"答言："欢甚。"问："何以知？"曰："公子见鱼，便欣然有笑容，立命赐酒，且烹数尾，以犒小人。"主人骇甚，自念：所赠颇不粗劣，何至烹赐下人。因责之曰："必汝蠢顽无礼，故公子迁怒耳。"傭扬手力辩曰："我固陋拙，遂以为非人耶！登公子门，小心如许，犹恐筲斗不文，敬索柈出，一一匀排而后进之，有何不周详也！"主人骂而遣之。

灵隐寺僧某，以茶得名，铛臼皆精。然所蓄茶有数种，恒视客之贵贱以为烹献；其最上者，非贵客及知味者，不以奉也。一日，有贵官至，僧伏谒甚恭，出佳茶，手自烹进，冀得称誉。而贵官殊无一语。僧惑甚，又出最上一等，细细烹煎而后进之。饮已将尽，犹无赞语。急不能待，鞠躬曰："茶何如？"贵官执盏一拱曰："甚热。"此两事，可与张公子

赠鸽，同一笑也。

聂　政

怀庆潞王，有昏德。时行民间，窥见好女子，辄夺之。有王生妻，为王所睹，遣舆马直入其第。女子号泣不伏，强舁而出。生亡去，隐身聂政之墓，冀妻经此过，得一遥诀。无何，妻至，望见丈夫，大哭投地。生恻动心怀，不觉失声。从人知其王生，执之，将加搒掠。忽墓中一丈夫出，手握白刃，气象威猛，厉声曰："我聂政也！良家子岂容强占！念汝辈非所自由，姑且宥恕。寄语无道主，若不改行，不日将决其首！"众大骇，弃车而走；丈夫亦入墓中而没。夫妻叩墓归，犹惧王命复临。过十余日，竟绝消息，心始安。王自此，淫威亦少杀云。

异史氏曰："余读刺客传，而独服膺于轵深井里也：其锐身而报知己，有豫之义；白昼而屠卿相，有鲠之勇；面皮自刑，不累骨肉，有曹之智。至于荆轲，力不足以谋无道秦，遂使绝裾而去，自取灭亡。轻借樊将军之头，何日可能还耶？此千古之所恨，而聂政之所嗤者矣。闻之野史：其墓见掘于羊左之鬼。果尔，则生不成名，死犹丧义，其视聂之抱义愤而惩荒淫者，其为人之贤不肖何如哉！噫！聂之贤，于此益信。"

冷　生

平城冷生者，少最钝，年二十余，未能通一经。后忽有狐来，与之燕处。每闻其终夜语，即兄弟诘之，亦不肯泄一字。如是多日，忽得狂易病：每为文时，得题则闭门枯坐；少时，哗然大笑。往窥之，则手不停草，而一艺成矣。既而脱稿，文思精妙。是年入泮，明年食饩。每逢场作笑，响彻堂壁。由此"笑生"之名大譟。幸学使退休不闻。后值某学使规矩严肃，终日危坐堂上。忽闻笑声，怒执之，将以加责。执事官代白其颠。学使怒稍息，释之而黜其名。从此佯狂诗酒，著有"颠草"四卷，超拔可诵。

异史氏曰："闭门一笑，与佛家顿悟时何殊间哉！大笑成文，亦一快事，何至以此褫革？如此主司，宁非悠悠！"

昔学使孙景夏先生，往访友人。至其窗外，不闻人语，但闻笑声嗤然，顷刻数作。意其与人戏耳。入视，则居之独也。怪之。始大笑曰："适无事，殆默温笑谈耳。"

邑宫生者，家畜一驴，性蹇劣。每途中逢独行之客，拱手谢曰："适忙遽，不遑下骑，勿罪！"言未已，驴已蹶然伏道上，屡试不爽。宫大惭恨，因与妻谋，使伪作客。自乃跨驴而周于庭，向妻拱手作遇客语。驴果伏。便以利锥毒刺之。适有友人相访，方欲款关，闻宫言于内曰："不遑下骑，勿罪！"少顷，又言之。中大怪异，叩扉而问其故，以实告，相与捧腹。

此二则可附冷生之笑以传矣。

药　僧

济宁某，偶于野寺外，见一游僧，向阳扪虱，杖挂葫芦，似卖药者。因戏曰："和尚亦卖房中丹否？"僧曰："有。弱者可强，微者可巨，立刻而效，不俟经宿。"某喜求之。僧解衲角，出药一丸，如黍大，令吞之。约半炊时，下部暴长，逾刻自扪，增于旧者三之一。心犹未满，窥僧起遗，窃解衲，拈二三丸并吞之。俄觉肤若裂，筋若抽，项缩腰橐，而阳长不已。大惧，无术。僧返，见其状，惊曰："子必窃吾药矣！"急与一丸，始觉休止。解衣自视，则几与两股鼎足而三矣。缩颈蹒跚而归，父母皆不能识。从此为废物，日卧衙上，多见之者。

皂　隶

万历间，历城令梦城隍索人服役，即以皂隶八人，书姓名于牒，焚庙中。至夜，八人皆死。庙东有酒肆，肆主故与一隶有素。会夜来沽酒，问："款何客？"答云："僚友甚多，沽一尊少叙姓名耳。"质明，见他役，始知某人已死。入庙启扉，则瓶在焉，贮酒如故。归视所与钱，皆纸灰。令肖八像于庙。诸役得差，皆先酬之乃行；不然，必遭笞谴。

红毛毡

红毛国，旧许与中国贸易。边帅见其众，不听登岸。红毛人固请："但赐一毡之地足矣。"帅思一毡所容无几，许之。其人置毡岸上，仅容二人；扯之，容四五人；且扯且登，顷刻毡大亩许，已数百人矣。短刃并发，出于不意，被掠数里而去。

抽肠

莱阳民某昼卧，见一男子与妇人握手入。妇黄肿，腰粗欲仰，意象愁苦。男子促之曰："来，来！"某意其苟合者，因假睡以窥所为。既入，似不见榻上有人，又促曰："速之！"妇便自袒胸怀，露其腹，腹大如鼓。男子出屠刀一口，用力刺入，从心下直剖至脐，蚩蚩有声。某大惧，不敢喘息。而妇人攒眉忍受，未尝少呻。男子口啣刀，入手于腹，捉肠挂肘际；且挂且抽，顷刻满臂。乃以刀断之，举置几上，还复抽之。几既满，悬椅上；椅又满，乃肘数十盘，如渔人举网状，望某首边一掷。觉一阵热腥，面目喉鬲复压无缝。某不能复忍，以手推肠，大号起奔。肠堕榻前，两足被系，冥然而倒。家人趋视，但见身绕猪脏；既入审顾，则初无所有。众各自谓目眩，未尝骇异。及某述所见，始共奇之。而室内并无痕迹，惟数日血腥不散。

牛　飞

邑人某，购一牛，颇健。夜梦牛生两翼飞去，以为不祥，疑有丧失。牵市中，损价售之。以巾裹金，缠臂上。归至半途，见一鹰食残兔，近之，甚驯。遂以巾头絷鹰股，臂之。鹰屡掣扑，把捉稍疏，带巾腾去。某每谓定数不可逃，而不知不疑梦，不拾遗，走者何遽能飞哉！